



# 太平洋大戰

HECTOR C. BYWATER 著

郎醒石 吳鵬飛 合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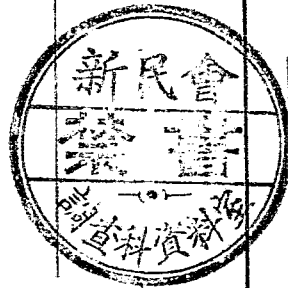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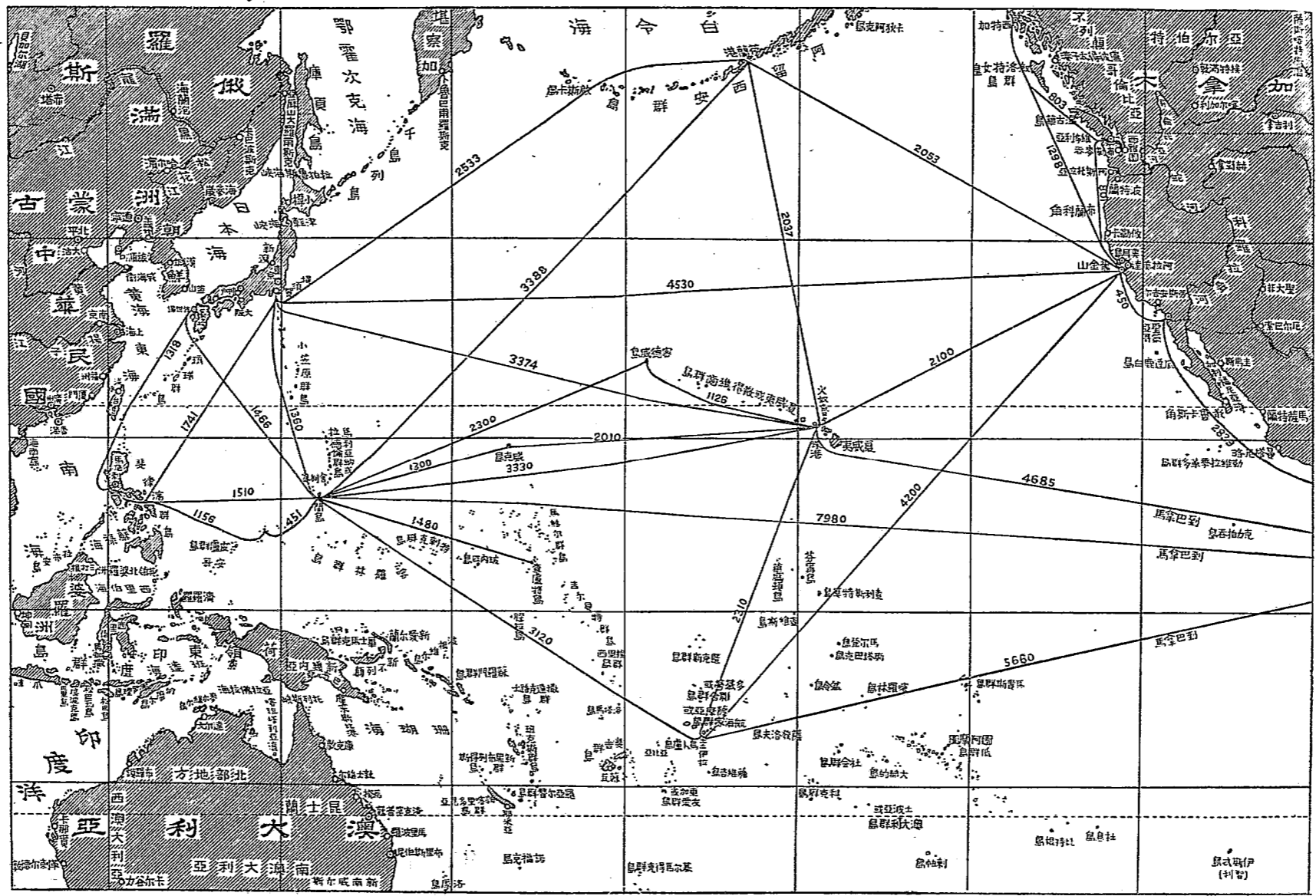
吳郎  
鵬醒  
飛石  
合譯

太  
平  
洋  
大  
戰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873-57  
650-3



## 序

太平洋大戰一書是『太平洋上海權國』的著者鮑瓦特先生的近著。吳鵬飛君自今年正月起，即開始翻譯，中間有懷疑的地方，嘗問難於我。我因為對這本書發生興趣，也幫助他翻了一部份；並且幫助他校了一遍。我現在且把我對於這本書的感想寫出來供大家研究。

近幾年來，外國的作家，對於太平洋問題，發表意見的很多。不過純粹從軍事眼光觀察，藉假設的事實來立論的，本書要算是第一部。本書的著者是英國人，而與美國海軍有深切的關係；同時對於日本海軍的內容，也有相當的認識。所以他關於美日兩國海軍船隻的質量，軍實的準備，作戰的能力，一切原料的供給，與作戰時間支持之長短，均瞭如指掌，確切無訛。

他料定戰事的發動，一定是日本甘為戎首，而日本之所以甘為戎首，是要以對

外來對內。日本國內的無產階級的騷動，既無法可以制止。只有用對美作戰，來移轉他們的目光。使他們一致向外，擁護政府，擁護天皇。

美國在戰事初起的時候，對日海軍的比例，雖然較強。但是美國的艦隊，因為程途遠隔，一時不能由大西洋調到太平洋；恰巧日本又炸燬巴拿馬運河一段，更使美國艦隊無法調動。結果美國的菲島關島，均告失陷。甚至日本的潛艇，到美國沿太平洋岸各地，肆意威脅。飛機竟偷往加利福尼亞省的三藩市投彈作祟。不過美國的國力，究竟比日本強；海軍的比率，究竟比日本高；科學的知識，究竟比日本普遍。一等到美國全國總動員，開始封鎖日本對外的交易，日本對於原料供給，就發生極大的困難。不待二次遠征隊之光降，雅浦島與馬尼刺之決戰，兩方面的勝負誰屬，日本重要人物，早已有幾分感覺到對外來對內的危險，此次對美作戰之鑄成大錯。

然而近代的戰爭，與從前的戰爭不同。從前的戰爭，政府與政府戰，軍隊與軍隊戰；而現代的戰爭，是全民族與全民族戰。從前的戰爭，所用的力量，不過是人

力和武器。近代的戰爭，不僅限制於人力和武器，舉凡一切精神物質兩方面的力量，都要包括在內。所以近代戰爭的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戰敗國固然是國破人亡，就是戰勝國亦必同歸於盡。在著者的意見，太平洋大戰的結果，日本固然是將多年的努力，作爲孤注一擲，喪失掉太平洋海權的地位。即就美國而論，也傷損國家的元氣，一時難以恢復，國家的進步，也因此要倒退幾十年。

鮑瓦特先生在他假設的大戰裏，對於中國，頗抱樂觀。他以爲中國有一位汪祖將軍出世，肯犧牲自己，愛護國家，對於這次大戰，日本爲軍用佔據中國的土地，都強迫日本歸還。他並且把列強在華的勢力排除，雖日本人在內蒙古的勢力，亦被攔斥無餘。汪將軍又親統大軍經秦皇島北上，擊敗李炳輝軍於牛莊以北，並放逐李炳輝至邊省悔過自新。當李炳輝在最危急的時候，日本人曾派兵援救。無如援兵來得過遲，既未能解李炳輝之厄，反而把他們自己困在汪將軍率領的二十萬大軍之中。日本人雖戰得彈盡力竭，而大部份軍隊，却終被汪將軍的軍隊解決。汪將軍遂乘勝沿鐵路長驅直進遼東半島，光復了旅順大連。其時日本欲調高麗駐兵來援，又恐

怕高麗駐兵一調，高麗的革命黨就要發動。欲到國內調兵，又怕工業區域的騷擾，更外擴大，無法鎮壓。況且海軍方面，已聲明由佐世保到黃海的航程，不能負責擔保。有以上種種原因，所以日本人對於汪祖將軍，也唯有暫且屈服。

照著樂觀的推測，當然太平洋大戰，對於中國有利無害。不怪在一二八滬變的時候，多少人希望美國助中國和日本開戰了。不過我們要記得著者假設的大前提，就是中國如有一位愛國志士汪將軍或是多少汪將軍，肯為國犧牲，當然是可抱樂觀。若是擁兵的武人仍然只知佔據地盤，排除異己；無行的文人，仍然專事搜括，反覆無常，對內則爭權奪利，對外則苟且因循，我想太平洋一發生戰事，中國必難以倖免。將來無論勝負誰屬，最後的代價，一定是向我取償。人但知日本是美國的仇敵。不知美國之所以恨日本，並不是有所偏愛於中國，乃是因為日本的對華政策，和美國在華的利益，發生了極端的衝突。日本與中國鄰近，怕別國也在東亞染指，就主張極東門羅主義。美國雖中國較遠，怕日本封鎖東亞的利益，就提倡門戶開放政策。換句話說，日本是要求獨吞，美國是要求共享。不然，何以美國在美洲



就要堅持門羅主義，在遠東就主張門戶開放呢？設日本與美國易地而處，又何以見得牠不是同美國抱一樣態度呢？但是中國處於這種左右夾攻，前後無路的地位，也只有選擇一條危險較小，形勢較緩的路徑進行。孫先生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有一次對學生說：『列強對中國，沒有一國是真正親善的。不過因各國對中國形勢上的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別。有的國家，好比是強盜；有的國家，好比是竊賊；有的國家，好比是騙子。她們對於中國，誰都沒有安着好心，而所用的手段，却各有不同。所以中國對她們的態度也應該有個分別。竊賊與騙子的危險性較小，形勢亦較緩，我們不妨先聯起竊賊騙子來打強盜。等到強盜除掉，不妨再聯起騙子來打竊賊』從孫先生這一段簡單的比喻裏，我們很可以領略到孫先生的外交政策的大概。那就是權操之於我，聯美固可，聯俄亦可，雖聯日亦無不可。權操之於人，不但聯美有危險，就是隨便聯那一國，也有危險。一個國家，同一個個人相同，如其能自立，隨便甚麼人都可以做朋友，隨便甚麼朋友，都可以有益。如其不能自立，要完全靠朋友，固然沒有這種完全肯捨己爲人的朋友，就是有這種朋友，也必定是愛莫能助

。况且中國的朋友，本來對中國沒有安着好心思呢？

日本在去年九一八佔據瀋陽，中國政府節節退讓，於狼短時期中，把東三省土地拱手讓人。自己不想努力，一味依賴國聯。到了現在，方才覺悟國聯的這尊偶像，沒有多大的靈驗，又希望美國為我們來對日作戰。我想美國拼自己的生命財產來為中國對日作戰，固然天下沒有這種好事。即使美國維護正義，主持公道，要制裁日本。苟中國不自努力，而單希望美國來為我們奪回東三省土地以之交還於我，結果必定還是失望！不種瓜怎麼能得瓜，不種果怎麼能得果。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收穫，別人的努力，別人的收穫。中國的東三省只有中國去收復，別人代中國去收復，所收復回來的土地，就恐怕已經不是中國的土地了。現在中國只有一條出路，就是拼自己的熱血，與日人決最後之勝負。勝固可收復失地，從此強大，敗亦足表現民族精神，在歷史上留一偉大之事蹟，使世界列強莫敢輕視。歐戰之時，協約國軍隊佔據羅爾區域。當時德國已敗至不可收拾之地步，而羅爾居民猶以堅壁清野之戰略，不屈不撓之精神，堅強抵抗，卒迫得協約國退讓撤兵。我上一次遊羅爾的時候

，該地的父老尚沾沾樂道他們抵抗協約軍的悲狀情形哩！

現在太平洋大戰還沒有開始。但是太平洋大戰的信號，已經發動。日本對美作戰，最顧慮的，就是原料缺乏。中國東三省寶藏豐盈，日本得到東三省，就可以免掉這一種顧慮。所以日本奪取中國的東三省，就是爲太平洋大戰的準備。如日本不想在太平洋對美作戰，她就不必奪取東三省，她既奪取了東三省，太平洋就必定要發生大戰。如若中國在太平洋大戰裏仍願做一個被支配的角色則已，要是想做一個主要角色，就應該對於東三省的土地，不能放過，一定要以全民族的熱血，和日本拚個死活，不收復已失的疆土，決不罷休。如其我們能將中國東三省的土地收復，日本對於太平洋大戰，就有缺乏原料的顧慮，也就沒有制勝的把握，或許太平洋大戰暫時就不得發生。縱使發生，中國也定可獲得鮑氏所假設的結果。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五日郎醒石序於上海

戰 大 洋 平 太

---

# 太平洋大戰目次

## 序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月.....	一九
第三章 一九三二年三月.....	四一
第四章 一九三二年三月.....	六一
第五章 一九三二年三月.....	八三
第六章 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月.....	一〇五
第七章 一九三二年四月.....	一二七
第八章 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月.....	一四三
第九章 一九三二年六月—七月.....	一六五

第十章	一九三二年八月—九月……………	一八五
第十一章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月……………	一九九
第十二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九三三年一月……………	二一七
第十三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九三三年一月……………	二三九
第十四章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月……………	二五三
第十五章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月……………	二六七
第十六章	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月……………	二八三
第十七章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月……………	三〇一
第十八章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月……………	三二一
第十九章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月……………	三四三
第二十章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三六三
第廿一章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九三三年三月……………	三八九

# 太平洋大戰

## 第一章 導言

戰爭之起因

日本統治中國之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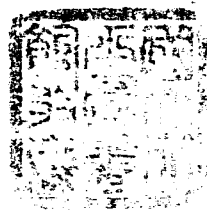
中國進行統一

中美讓與契約引起糾紛

局勢因日本國內共黨騷擾而增重

日政府決以對美宣戰爲解決國內難題之法

當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薩刺耶服地方 (Sarajevo，波斯尼亞 Bosnia 之首府，即引起歐洲大戰之奧太子遇刺巨案發生之地。) 手鎗聲之一發，即觸燃了歐



洲彈藥庫，繼以一聲巨爆，震撼全球。而今吾們也可以說，當一九三一年元月之第五日，東京城內炸彈聲之一響，即成歐近美日間猛烈衝突之信號，其震耳之回響，殆將永留於吾人耳際。藉檔案史料之力，於日本首相川村親王遇刺案，及其後接踵而起卒至釀成太平洋戰事的種種事變之間，吾人固已不難逐步推求其關連之處；惟於近十年來日本及遠東各地之遭遇，作一鳥瞰，尤屬首要之圖。

不錯，遷延五年之久的歐洲大戰，就其結果而觀，對於捲入漩渦的國家，大抵是一件不幸的事變。但於此吾人至少也該承認，這其中有一個國家，却反得因此增加財富，振興實業，並擴張國外政治勢力。那便是日本，彼確曾因歐洲這一幕慘劇而獲利非淺。四年之間，其工業猛進不已，國外貿易擴充四倍，國內準備金額增加十倍。其參與歐戰之舉，既僅虛有其名，故損失極微；然而即此些微損失，且且南赤道以北德屬諸島主權之轉移，而獲厚償。此外，彼復乘歐戰方酣，列強無暇東顧之際，盡力凌逼其亞陸之鄰，其結果於此老大帝國之最富數省，竟得儼以地主自居；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件之要求，更吐露了侵略中國領土之真情。其時，中國



適當紛亂局面，內則政客逐利，外則軍閥割據，雖有中央政府，而政令不出國門一步，因此弄得國庫空虛，民生凋敝，對此強敵，不堪一戰，祇好聽其宰割，予取予求。

日本這般的肆意侵略，數年之內，始終未受嚴重頓挫，直至一九二一年，霹靂一聲，華府會議開幕，列強羣起勸告東京政客，若能改善對華政策，於日本實較有利。於此友誼監視之下，彼乃不得不訂立新約，對於一切有意與華通商或助其發展經濟利益的國家，承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兩大原則。

但不久事實又提示吾人，日人於其所攫亞陸特殊利益，仍不願他人之分潤；其在華勢力圈內排斥外人利益也如故，惟其行動視前謹慎遮掩罷了。中國每次週期性的內戰之爆發，便使彼有所藉口，以駐兵於戰略上的險要之區。其資本家與商人，除於南滿享有獨占利益外，更握有東內蒙一切礦產，鐵道，工業之特權。在華南呢，福建一省，久已入於日本之勢力範圍，而今日人且於揚子流域，經營起煤鐵兩礦來。由是以觀，日人勢力不特遍佈於中國沿海各處，甚且已深入其腹地，頗有喧賓

奪主之意；是則中華民族之前途，實已不堪設想，若不亟自醒悟，則亡國之禍立至！

日本在華勢力之優越既如彼，則在一初踐華土的觀察者，必將誤認日人僅須憑藉由和平侵入而久假不歸之法，即可不受任何阻礙，而使中國政治、經濟之命運入其掌握。事實上則並不這般簡單；蓋彼之所以累次能得一逞，全有賴於中國分裂割據之局。假使中國人一旦能統一全國，組織強固的中央政府，以使中國對外地位名副其實，並實現全國總動員，以捍衛國家利益，祇要有這一種的進步，已可使帝國主義之侵略，絕跡於中國；日人固深知此中生尅消長之理，且惟恐中國之不亂，乃盡力施展其挑撥離間之伎倆，更阻撓一切統一運動，以長保中國分治的局面。因此，中國之所以長此軍閥割據，內亂不息，致使和平統一，遙遙無期，吾人當歸罪於暗助軍火金錢的日人。

分崩離析之局，長此持續，而國事益不可問。但到了一九二九那年，中原忽地出了一位英雄，來挽救此東亞民族之厄運；彼不但是眼前中國的一位救星，中華民

族的復興功臣，且更是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的前驅，宜乎其名震寰宇，功垂千古了。那便是汪祖其人，此人不只是位好學深思的學者，還是一個赤誠的愛國志士；曾卒業於美國大學，在校時，其天才學識，即已爲人所稱道；返國後，往漢口執行律師業務。當一九二九年初，山西軍閥杜世觀，忽蠢然思動，乃秣馬厲兵，大舉北犯，有欲進窺平津，攫取政權之意，於是民生未蘇，而烽火復起。汪祖爲一力主和平統一之人，時雖廁身法界，對於國事，素甚關心，一聞兵燹重開，悲憤填膺，當卽於是年三月，拋去業務，投効北軍，以滅此朝食。既歷數戰，彼之軍事天才，頓行顯露，遂由一己之努力，一躍而居領袖地位，數月後，被任閔將軍之右翼指揮，並卽大敗杜軍於河間之地。未久，閔氏因疾去職，北平政府俯允該軍將士之請，乃以汪祖繼之；此新總司令受命之餘，卽乘勝追擊杜軍，盡破其餘衆，杜氏且不獲身免。當戰事初起，滿洲軍閥李炳輝會作響應杜氏之舉，今杜軍既敗，汪氏乃迅速回軍北指，於十二日中繼程二百英里，卒又大破李軍。接年來李氏早就媚日有據，今汪氏之敗李軍，不啻重創日人之在華利益，遂啓後日外交糾紛之局。

戰事既畢，汪氏返京覆命，並呈請政府，茲後地方長官若再敢公然反抗中央，准彼便宜行事，施以懲創。時總統黃森，一有心人也，想望統一已久，今見佳境漸近，即遍發請柬於各省軍事長官，邀其準時來京赴會，共商統一大計，並附言若有不從，當立遣無敵將軍汪祖率其常勝軍以與周旋。汪將軍之威名，果不虛傳，各地軍事領袖，懾於其威，於一九三〇年初，即已羣集首都。當會議之始，各代表間對於統一之意見，便已甚見接近；尤難能者，各地長官，素不知民族為何物，是時竟亦能天良流露，鑒於往時外力壓迫之苦，乃一致同意於剷除一切日人在華勢力之議案。自辛亥革命而後，中國各派之能推心置腹，攜手合作，以一致對外，此猶為破題兒第一遭。

一九三〇年初，中國之政治變遷既如彼，日人之態度乃大堪注意。日人對此西鄰時局之進展，初猶伴為鎮靜，袖手作壁上觀，迨滿洲李軍之敗，乃漸次深切注意，而窘態亦愈露。日人久信其整個國運——不，簡直是其整個民族生存——胥有賴於中國之開發，故早就以「天賜」的理由，視中國富源為己有。彼之工廠，須由山

西，山東，滿洲等地的礦，不斷供給煤。鐵。銅。錫之類的產物；此種中國來源，若一旦宣告斷絕，則彼之工業機器，便得全部停止運用。日本國內的食料產量，久已不足供應其永在激增着的人口，遂不得不仰賴國外之供給；食料之進口數額，在全國產量中的比率，年來已升至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大部便來自中國；故若一旦沒有中國接濟，日人便得枵腹待斃。一九二六年山西煤油礦發現，日人又復捷足先登，攫得其經營權，日本工業及交通業，昔日以煤為燃料者，至是亦多改以油燃；故若此項供給，有朝斷絕，則猶魚之離水，其必成涸鮒也無疑。有此數因，則彼自非抵死握住中國不可，對於眼前中國政局的改善，更當然要取干涉態度，不肯放鬆的。

但這還是經濟上的理由；此外尚有更重要的政治動機，使日人不得不堅持其在華利益。彼深知中國歷年已備受其侵略之苦，故自己一旦對外有事，至多祇能冀其保守惡意的中立，故平時若不能保有亞陸食品原料取給之權，屆時其作戰實力恐將不能維持一月之久。因之，倘無鄰國物質之助，日本之有屈服於任何海軍強國之虞

，既屬實情，則當其伸展勢力於中國物產富饒之區時，東京政客，便不覺振振有詞起來。

但日本這般奴隸中國的政策，久而不免引起了其他強國的嫉視。數年來，其明白的顯武主義行爲，已使世人爲之側目，而公認爲危害世界和平的國家。其對他國在東亞利益的不容忍態度，屢已引起西方政府的抗議；然而這時已誰都知道，除了用武力干涉外，日人的狼子野心，是無法消滅的；何況她有的是堅強的軍備，有訓練的戰士，一紙照會，直似蜻蜓撼石柱，太不濟事了。據一等軍事家的觀察，彼之海軍，如今在太平洋上，已是獨霸一方，有此戰略上的優勢，敵國艦隊之進攻，大非易事，附近若再無根據地之便利，則更休想逼近其本部沿海之地。若受亞陸方面之威脅，則憑彼擁有之陸軍精銳二十五萬，及有訓練的後備兵二百萬，亦大堪一戰。因之，直到本書所述歷史開端以前，日人在亞陸的優越地位，雖已與他國利益積不相容，却尙未引起嚴重糾紛。

一九三〇年秋，忽地發生了一件意外事故，似即成爲未來事變的導火線。美國

探索隊會於江西青嶺，發現不少煤鐵之礦。那年十月，北平政府即以此稀有富藏之開採權，賜與一美國企業聯合會；這資本集團的主事者舍葉窩多（Waldo Sawyer），乃是當時紐約一位著名的理財家。日政府一聞此訊，立向北平政府抗議，聲稱該地彼國利益實佔優越地位，其開拓權之出讓於別國人民，日政府不能認為有效。中政府當即駁覆，謂兩國所訂條約，從未載明江西為日本屬地，故中政府此舉實充分合法。日政府乃又致二次照會，措詞既不遜，並有恫嚇之意，中政府置而不理，交涉遂暫告停頓。時日報雖危詞恫嚇，謂日本決不容許任何國人開採江西一噸的煤，一噸的鐵，舍氏則仍自進行交涉，以取得開礦之權。

其時日本國內的不穩狀態，已使政府當局惴惴不自安。日本民衆，在二十年前，即便中了偏激學說的毒，政府雖已三令五申，終不能阻遏此激烈思潮的澎湃。浸染着共產思想的人，爲數已不在少；又有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聲聲要求參政之權。舊社會顯在變化着，然而一班舊社會的中堅人物，仍無意於接受此不可避免的新趨勢；彼等始終認定民主政治之肇端，便是彼邦覆亡之開始，故寧受任何犧牲，却不

願容忍之。不錯，經了自由主義派許多年的奮鬥，日本民衆，於一九二五年起，即已享有成人選舉權；可是果不出世人所料，數年來日本政體並無若何變更，專制政治依然存在。國會僅具辯論會之形式，而無實際執行之權。曾使日本躋於強國之林的一班元老政治家，此時雖已相繼物化，却有一羣驢武軍閥，代之而起，以把持國政。因之，當革命巨影一旦遮暗大地，彼等所代表舊社會的陳跡行將一掃而空之際，吾人當不承認其能袖手旁觀的。

許多年前，有一位熟悉亞洲情形的作者，曾預言這班獨裁軍閥對此社會變亂所將取決的態度。彼云：『日本統治階級，素來崇奉着一個傳統的主要原則，就是一個人民當忙於應付對外糾紛時，便致無暇且亦無心以思慮國內問題的。原來這班主政人物，簡直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西方文化的肌膚之下，仍包藏着一副封建時代的賤骨；故彼等對其眼前權勢及傳統思想之將被危害，誰都不信，會默爾而息的。反之，彼等顯不愁沒有方法，以遏止此方興未艾的反叛與混亂之危機的。在較早時期，國內事態遠不如今日般的嚴重，彼等尙且毫不遲疑，而與中國構兵。到了今



日，時局之危急，已不容有所諱飾，然則彼等於一籌莫展之中，再不師其故智，採用此權宜之策，更待何時？愛國心依舊是日本民族普遍的德性，故彼等逆料國內優秀份子既察知除對外開戰外，已無法避免國內糾紛時，必將一致擁護政府之用兵政策。」

迨至本書歷史所錄時期，日本社會狀態，又遠較前節預言之落筆時期爲不甯。共產主義者已遍佈於全國各大工業城鎮，並猛烈活動着；宣傳反動思想的羣衆集會，已在公開舉行，不再有所顧忌；公然違警之事，也時常發生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日本工人舉行勞工大會於大阪，有著名共產黨員渡邊與恩津二人，蒞會演說，警局聞訊，立往逮捕，當與會衆衝突，死警官數人，平民二十餘；時羣情之激昂，警力遠不足以維持秩序，政府乃急調軍隊前往彈壓，亂事始未擴大。次月，渡邊於東京被逮，政府宣稱須予嚴厲處分，因之頓時引起工人的反對，全國各處舉行盛大的公憤會，一致通過決議案，要求政府立即釋放被捕者，並將內相佐佐木解職，因拘捕之令爲彼所下，若要求不得要領，即舉行總罷工。當時內閣中曾有人勸告

首相，當此民情激昂之際，不如釋放渡邊之爲得計；無如川村親王執迷不悟，並表示決不願與民衆妥協，以開惡例；內閣乃議決堅持到底，並爲保全政府威信計，決採用種種必要方法，以維持法律與社會秩序。

首相之態度既聞於外，東京工人大譁，即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宣佈總罷工，風聲所播，全國工業，於二十四小時內，全行停頓；繼以各地同時暴動，其範圍之廣，來勢之猛，警察已無力維持秩序。大批軍隊，乃紛紛調往各大城市，並奉有政府訓令，以嚴峻手段，處置一切紛擾。是月四日之夜，突有大羣民衆，衝進守衛軍隊的警備線，襲擊首相與內相之官邸，並大事搗毀；然而徒手烏合之衆，終不敵來復排槍之威，不久即被驅散，羣衆乃於革命之歌（"Hymn of Revolution"）的悲壯節拍之下，昇屍遊行示威。

次晨，國會將有集議之舉；事先，民衆十萬以上，即麇集於議場之旁。會議時屆，閣僚議員之輩，乃於軍警嚴密戒備之下，相繼安臨會場；是日，場外民衆鼓譟之聲，使會議頗難進行。於答辯兩院質問時，政府宣稱對於措置事變之法，頗有把

握；若罷工依然繼續，主要公共事業將於軍隊保護之下進行；至若不法之徒，希圖破壞國家憲法，政府必當以武力懲處之。

會議既畢，首相方由上院應接室外出，突遇一身衣隨從制服之人，向之投彈，繼以猛烈之炸聲；首相倖免重傷，惟隨之而出之議員二人則立即斃命，並波及室內旁人甚多。凶手當場就逮；此人爲一青年學生，以衣閣員隨從之服，得入議場。是晚，首相舉行會議於其私邸，元老閣員而外，參謀本部部長尾本大將亦被召赴席。當時對此緊急會議之內容，外間頗有矛盾的傳說；惟就日後所生事故而觀，首相於會議時顯會明示其所謂「導人民於理智」的激烈計畫，並當場以立即實行之意見徵得其閣僚之同意。日本歷史家池田 (Ikeda) 博士有一近作對美戰爭之政治先導 (Political Antecedents of the American War)，一九三四年出版於東京；關於此次日本內閣緊要會議的議事錄，該書載有一段時人稱爲翔實可靠的扼要文字；今且擇要錄之如下：

「川村親王於接見赴會者後，宣稱於開始討論之前，彼等須待參謀本部部長之

蒞會，因今次議案實包含至要之軍事問題。時外相福田男爵，海相小島大將，陸相尾籛大將，及其他重要閣員，均已集於首相私邸。迨尾本大將蒞至，首相立即宣佈開會，並作如下之演辭。『諸君當知國事已瀕危境了。亂事傳佈之速，已非吾人所能遏阻；反動首領亦自覺其聲勢之浩大，故其行動日見猖獗起來。有人勸我暫時俯順民情，而與暴徒磋商解決之法，但我意此舉必開非常惡例；因我若如此，彼等必以為示威策略已告成功，則各種無理要求亦必接踵而起。而另一方面，吾人若欲鎮壓此種普遍性的威脅行動，便須乞靈於最嚴酷的手段，這樣，大流血是不免的；尤可慮的，假定亂事既平，人民對於政府一時雖能生畏懼之心，而事過境遷，我恐其接受危險思想之傾向，或將更甚於今。且事實尙不僅若是簡單，於充分利用軍隊之力以撲滅反動行為以前，吾人更先須取得擔保，使軍心不致因革命叛徒狡猾宣傳之煽惑而發生動搖，然我又恐吾等未必能獲有此種擔保。頃據陸相報告，名古屋步兵第八十五聯隊中，有兩大隊兵士，於接到長官訓令以火車載送東京時，竟拉不開拔，其理由為不願向同胞開火，其後雖經嚴重懲處，而其他聯隊中亦接連發生

類似的抗命事件；就在今晚，政府即已接到金澤地方的緊急公文，據云該地駐軍亦有兵變情事。所以吾人對於此後行動，應出以審慎態度，庶免過分動搖軍人之服從心。

「諸君，我認爲如今唯一避免內亂之法，惟有轉移人民對內視線以對外，因爲這樣或可激刺其日見薄弱的愛國心，並使其心有所屬而忘却眼前思想上的不滿。外國侵略的第一聲，必會使社會各派人士盡混過去成見，一致擁護政府而無疑；先前既曾屢試而不爽，現在當然不致發生例外。而事實上此種外力威嚇，早就存在。最近中國的軍國主義熱，不但未告平復，反日見其高；終有一日，吾人不得不出之一戰，以維護吾人在華的特殊利益。美國金錢、軍火之大宗流入中國，以供其對日作戰之需，吾人已得確證；如果證實是必要的話，則最近舍葉讓與契約事件，便在提示吾人，東鄰的美國方在暗中施其狡計，以圖摧毀吾人經過多年慘澹經營所獲之在華經濟優越地位。此時吾人若猶緘默不言，則一旦中美兩國完成其對日備戰的工作，到那時吾人便將被擯於亞陸，而朝鮮的主權亦不可保；自然，這就是說，

日本將到了世界強國地位的終局。

「因此我建議此時吾等不用再行遲疑，應立即向外表示堅決不容外力干涉吾國的既得權利；此舉並無勾動干戈的必然性，但若真要引起戰事的話，我想吾人亦已力足應付了。海陸軍參謀部，對於此點，均已一致同意。中國陸軍的現狀，尙大有利於吾人，但若一旦中國軍隊進行改組，則必漸於吾人不利。至若海軍方面，我敢說，如一旦對美發生戰事，吾國艦隊，在在可操勝算。此外，吾人也已有充分的現金準備，據專家的估計，頗足應付此戰之需要；假令吾國與亞陸的交通不至斷絕的話，則一切主要軍用品原料，吾人便不愁短少；而且吾們國內有的是美滿經營，充分發展的工業，足以製造一切應用物品，以供給長期對外戰事的需要。最後，吾等更無庸顧慮到，除中美兩國外，吾國將有別的敵人；就今日吾國對外邦交而觀，其他強國，並無與我為敵的傾向，除非彼等之利益一旦受到直接損害，——這一點吾人今後實有特別留意與避免的必要。

「吾等且再來觀察一下，從未來這次為維護吾們民族生存而奮鬥的勝利結果

上，所可獲得的利益。第一，近年來在吾國社會漸露頭角的亂世妖魔，雖不能將其一刀結果，至少亦必令彼因此負創而逃；一經戰場的艱苦磨鍊，人民便會拋棄外來的危險思想，而回復其昔日忠君的本性，若然則吾國至少可於今後三十年中，避免了革命的禍害。第二，吾國在華勢力，從此益將根深蒂固，顛撲不破，吾人當可繼續發展其富源，而不懼他人干涉了。第三，西方道德與物質勢力之東漸，已使亞洲人民飽受痛苦，若再任其蔓延，勢必非至逼令全亞洲成爲白人征服之地而不可；這次戰事的結果，却完成了一道森嚴的壁壘，以堵截此西方支配力之伸入。末了，吾人在太平洋區域內，預計更可獲得氣候溫和，地土肥美，埋藏豐富的新領土，以爲吾國過剩人口的最佳尾閘。

「『如今我已把當前難題，詳陳於諸君之前，至就職責所關，二者之中，吾人應擇何途，則須有待於諸君公決；惟於最後決定以前，吾人尚有聆取海陸兩相報告之必要。』

「小島，尾籐，尾本三大將乃相繼起立演說，其所表示海陸軍事勝利把握的意

見，大致與首相語調雷同。經過數小時的慎重討論，全體閣員，對於以對外強硬政策爲團結民衆，撲滅內亂的唯一善策之意見，一致同意；僅內相佐佐木一人堅持異議，並以去就相爭，然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散會時，首相復慎重致詞：『列位，吾等將採必要步驟，以實現此決議案。』傍晚六時，日政府即發出密令，實施戰時應急法第一二兩條，及第四條之第一款。』

於此，吾人應注意到，池田博士雖以所抱自由主義而招本國一部分人士之忌，但其敘述史事之尙稱忠實，則是無問題的；故吾人對於此篇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日本緊急閣議記事錄，願以大致真確的信心接受之。



## 第二章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月

開戰前兩國外交文件之往來

美國與其屬地間無線電及海底電報之交通被阻

美亞細亞艦隊之戰船窳敗不堪

海戰副司令阿普刺吞大佐去留之爭

巴拿馬運河之兩洋交通因日輪自炸而被破壞

潛艇攻擊商輪問題之發生

亞細亞艦隊之惡耗

自日閣緊急會議而後，局勢便急轉直下，一切事變悉隨日本政客之定見而一一實現。一月六七兩日，京城及各地暴動之事，仍有增無已，因政府軍隊之強力鎮壓，流血之悲劇便愈演愈慘。是時，日本顯已瀕接革命危境，空前內亂，為期非遙，

無論友邦敵國，都在靜觀其變，初不料複雜的局勢，至此忽起了一個劇烈的變化。同月十日，於國會集議時，外相蒞席演說，莊重報告中國時局已起一重大變化，而此新局勢更因第三國意外的干涉而增重。福田男爵隨即敘述舍葉讓與契約談判的經過情形；並請聽衆注意，最近中政府對日態度硬化，已非和平政策所可挽救；末後又附加數語云：『爲欲明白表示吾人地位起見，吾政府已通知美國，眼前爭端，僅爲中日兩國間的問題，故我方並不欲以舍葉讓與契約爲題，而與他國進行外交談判。』各議員聆此重要演說後，頗能理會個中性質之嚴重，以愛國心之激發，大爲動容，全場一片歡呼之聲，頓時掩住了場外民衆嘈雜之聲。

一小時後，東京晚報出版，頁首載着觸目大字的標題「外相之演辭」，並附有「美巨人鼻下小日本悲斷其指」之隱語；時議會場外，民衆猶佇立未去，閱報後果不出首相所料，彼等初時不約而同意欲來此發洩的一股冲天怨氣，至此頓時平復下去。其時街頭雖仍有大批工人列隊遊行，但彼等已不再奏革命曲調，却在踏着其前輩英雄戰時所奏的歌聲前進，空氣中並充滿了「天皇萬歲」之莊嚴呼聲。

是夜，工人領袖舉行緊急會議，出席者多數同意立即取消總罷工，並主張對外危機未過以前，暫停對內。僅有少數領袖堅持反對，以爲此次對外危機，實爲政府有意造成，欲圖藉此轉移人民對於當局謬行之視線，况帝國主義的內閣，方將陷國家於戰爭之境，吾人不特不應就此罷休，轉該加緊工作。無如忠言逆耳，此少數意見，終未能爲大眾接受；不但是總罷工從此取消了，大會且進一步議決擁護政府一切禦侮的計劃。

至此，川村親王的策略已算完全成功，而日本亦暫獲倖免於革命危機。然而事實上困難仍未盡去，除非人民愛國之熱，能有長期激刺，反動的火，仍不免有死灰復燃之虞。政府有鑒及此，及授計於新聞界，將美國年來對日僑入境的態度，舊事重提，以引起國人的種族惡感；果然，不出數天，國內即發生激烈的排美風潮。然而此外尚有火上添油，使事態更惡的，不久華盛頓遞來一備忘錄，既堅持含葉讓與契約爲有效，且不承認日本在所爭之區享有優越權利；益以外相於國會中報告此事時之危言聳聽，遂使此照會中之語氣愈顯得硬化，而日人對美情感亦愈形惡化。同

時，日政府更一反外交先例，立以此美國來文內容發表於新聞界；各報館則以其可爲美國對日挑釁之又一證據，當然極表歡迎。

二月四日，美政府致送二次備忘錄，建議遵照一九二二年二月簽訂於華盛頓之九國公約規定，以含棄讓與契約事件提交公斷；日政府則以此問題有關日本主權不能提交國際法庭爲辭，表示拒絕。美政府雖遭此度挫折，其於和平解決之努力，仍不稍懈；然而正在這時，突有一意外風波發生，致使日人宣戰熱度愈見其高。二月十五日，紐約某報，忽載一似屬可靠之驚人消息，宣稱美國駐大西洋艦隊，已奉有緊急訓令，經巴拿馬運河，駛往夏威夷以與太平洋艦隊會合，隨後共同巡視斐律賓羣島。此訊傳出後，美海軍部即於政府官報上，力予否認，並稱雖有少數艦隊已受命駛往太平洋，亦僅屬於普通程序上之調遣而已。

然而大錯已成。美報消息，頃刻傳遍全日，繼之以民衆奮激若狂的情緒表現。而美海軍部否認之訊，則不知何故，竟被稽延數天；當其未達東京時，——或不如說於未經官方證實接得時——日政府即致送一語氣強硬之照會於華盛頓。照會中抗

議『僅能釋爲對日威脅』的美國海軍行動；並指述確聞美國運送艦已奉令裝運戰炮水雷往斐律賓；最後更鄭重宣告此項兵船若不立行召回，『帝國將被迫斷言美政府之意思爲非友好的。』

至此，日政府吾人雖猶不能斷言其必有挑戰之意，却顯有決心，欲乘機以外交屈辱加諸美國；這樣，不但使美國在遠東的威名，掃地以盡，且可強令該國有力地承認日本在華絕對的優越地位，及其對華富藏的獨占權利。華盛頓接得日牒後，也充分感覺到此次爭端之嚴重性，但政府當局認定若是可能的話，祇要不致墮損本國威信，決從事於避免戰禍之努力。當擬發一語氣溫和的冗長照會，敦勸日政府重行考慮公斷建議；並保證美國當謹慎避免一切軍事或其他行動，要足以斷爲有害於日本利益者；結論中更提及兩國間的已往友誼，『於此美政府切望其能繼續不受損害，並願盡力以維護之。』

然而事到如今，和平之門已閉，一切外交技術，遠不足以攔阻彼紛紛準備出動之軍隊。日本既已悍然決定拔劍出鞘，勾動干戈，則於盤馬彎弓，戰機待發之際，

怎肯輕易偃旗息鼓。其最後答覆美國之照會，語氣殊為簡慢，於粉飾和平希望之餘，重行要求美政府茲後不得再有任何軍事接濟，如船隻、軍隊、軍用品之類，運往夏威夷以西之美國屬地。覆文末了，福田男爵並出以嚴重口吻：『帝國政府應要求美政府立即召回已在往馬尼刺途次的運送艦；否則當保留採取在自衛上認為權宜之策的行動之權。』

美內閣中尙有人主張接受此最後通牒，以免捲入戰爭漩渦；但此時美國輿論實已主宰着對日態度。美利堅民族赤誠愛國之天性，正猶諸其酷愛和平之美德，一遇國難臨頭，立能拋棄一切，專心對外。這時日方通牒，若能微帶公正語氣，或少含一些挑戰態度，則美國輿論，必將堅持反對戰爭，而政府祇要能不觸人民之怒，亦必願犧牲任何遠東利益。而今呢，日本那副猙獰面貌，實太令人難堪，彼畢竟也將獲到所期望的結果了。外交部前次致日照會，各地人民幾一致斥為態度太溫和，語氣太軟化了；除了少數例外，新聞界亦紛起督促政府明白通知日本，美國人的忍耐力量已是到了盡頭，並要求當軸立即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以保障美國在亞洲的利益。

尤着重在斐律賓立即施行防禦設備之必要。

於此全國輿論激昂，一致要求犧牲一切，以保障國家利益的局面之下，政府已無取舍之權，惟有增硬對日態度。乃即通告東京，對於已在往馬尼刺途次運送艦之召回要求，美政府不能考慮。時在二月二十八日，爭執中之美運送艦波福特號 (Beaufort) 與紐波特紐斯號 (Newport news)，方行至太平洋中途，美國亞細亞艦隊之驅逐艦數艘，已奉令往迎於馬尼刺東千哩之處，以掩護其完成最後航程。通告日本之同時，亞細亞艦隊司令立布勒 (Ridley) 少將，亦即奉令集中全體艦隊於島主要海軍根據地卡微 (Cavite)，以待後命；並告以政治局勢之嚴重，已使彼為其轄境安全起見，有採取緊急行動之必要。當時致送立布勒少將訓令之發出，曾引起海軍部中的激烈爭論，卒至阿普勒吞 (Appleton) 大佐去職；然而此事直待隔了好久，始為人知。大佐為一學識深造之軍官，時任美國海戰副司令；此要職向為海軍將官之享有以旗表示其職位之權利者所居，如海軍上將，中將，少將之類；彼則僅為一大佐，故當其一年前受此職時，頗為人所不服。

至論亞細亞艦隊之戰鬥力，實尙不及一巡弋洋面之小艦隊；除少數潛水艇及驅逐艦外，所有的祇是些舊式的船隻，其軍事價值甚屬有限。該艦隊之旗艦密祖拉號（Missoula），爲一二十年前所造之舊式裝甲巡洋艦；腓特烈號（Fredrick），亦屬前類，惟艦身較小而年齡更大；加爾維斯敦號（Galveston），但維爾號（Denver），克利夫蘭號（Cleveland），三輕巡洋艦，艦式既舊，行駛速率亦弱；列替斯號（Curtiss）小航空母艦一艘；此外則有驅逐艦十艘，輕水雷敷設艦三艘，潛水艇十二艘，以及各種非戰鬥的海軍補助艦多艘。當時阿普勒吞大佐，深覺該艦隊若受日海軍襲擊，即其中之較大戰船，亦必不能有強大抵抗力，一旦戰事發生，勢有毀滅之虞，故力主全部調回夏威夷，僅留潛水艇及驅逐艦於西太平洋，以襄助斐島之防禦工作。時海戰總司令莫理孫（Morrison）上將，則於亞細亞艦隊戰鬥力之估計，較阿氏爲高，以爲若能集中一處，雖不及日艦隊之強，亦尙可一戰。

阿普勒吞大佐既認亞細亞艦隊集中斐島之令爲未來失敗之前驅，不欲負其發送之責，當即辭去其職，辭職後即被另委以一海上指揮之職，但彼對此任命，遲至遠



東惡耗傳來，證實其預料之不爽時，始行接受。繼其任者，爲哈巴德 (Hubbard) 少將。三月二日，政府接得立布勒少將覆電，聲稱接受政府之令，惟請求速遣援軍來助，並陳述彈藥及其他軍需品之缺乏。自此電到達美國後一天，海底電線之工作即行停頓，立氏之消息從此隔絕；雖由美國西岸高流電台之工作及薩摩亞 (Samoa) 電台之接洽，屢次的發電，均不能招致遠東方面之覆音；即平時播音可及萬哩之遙的關島 (Guam) 無線電台，這時竟亦不能與美互通音問。

西太平洋之沉寂，顯見由於某種極度高流無線電設備，發電阻撓美國屬地信號之結果，而此從中作祟者，更可斷爲日本而無疑；原來彼此時已投開戰之票，且早就忙於敵對行動之進行。三月三日之晚，此說即盛傳於華盛頓；日本駐美大使坂谷伯爵則直至是月五日，始行請領護照，下旗歸國；然而此時日方敵對行動之顯著，已使此種宣戰表示，成爲不需要的贅文了。

當二月下旬，局勢之嚴重已無可諱，停泊於大西洋及加勒比海 (Caribbean Sea) 之美艦隊，亦已紛紛奉令西駛，以與太平洋海軍總司令達林革上將 (Robert J. Da-

Inger)之艦隊會合。不必說得，此項調動命令並不公開，然巴拿馬運河中海軍運輸之忙碌，顯足表示美海軍力之大集合於太平洋，已在積極進行之中。其時美政府尙作和平之想，力圖避免可被釋爲作戰準備的任何行動，故對商務航運仍願維持，惟當此太平洋風雲緊急之際，巴拿馬運河當道，爲欲預防萬一，對於進口商船，無論美籍或外籍，均須先加嚴密檢查。

當三月三日之晨，有日本大阪商船會社 (Osaka Shosen Kaisha) 貨輪明石丸，駛近哥倫 (Colon, 巴拿馬北部之商埠名，臨加勒比海)，即由一美國巡邏船上前檢查。該船爲一普通商輪，滿裝笨重機器及鐵路材料，方由漢堡 (Hamburg, 德國北部之大自由市，在易北 Elbe 河下游。) 駛往神戶，既有相當證明文件，復無可疑之點，因未接有政府扣留日本船隻之令，當即放行；惟當檢查事畢，美船人員曾告以於未離巴拿馬運河區域時，須由美國武裝兵士留船監視，該船船主聞語未表反對，乃有四水兵由一伍長統率，登船隨往。

此載重萬二千噸之大貨輪，即向南駛越加吞水閘 (Catum Locks 按巴拿馬運河之

結構爲水閘式，全河共設水閘三段。是爲該運河之第一段水閘。），行入加吞湖（Cain Lake 爲運河區域加吞鎮附近之一段水路。）；當此船駛入加吞水閘時，適有一美國巡洋艦休倫號（Huron）疾駛而前，時已超越此船八哩之遙。迨行入加吞湖時，此日船卽以二三海裡之高速率，鼓輪疾駛，因之當行近運河水道轉入著名之庫雷布刺溝（Culebra Cut，亦名給勒德溝 Gaillard Cut）處之巴斯奧比斯坡地方（Bas Obispo）時，該船與美艦之距離，竟得縮至五哩。到後來才知道，日船此番追逐的用意，乃圖與美艦同歸於盡；然而休倫號卒獲倖免。當明石丸行近庫雷布刺溝之中段時，突聞震耳巨爆一聲，繼以無邊之河水，濃煙，塵土，沖天而起。於此巨爆之後，陣陣回響之中，復雜以天崩地裂一吼聲，遂使彼不祥日輪之名，從此將與巴拿馬運河之名，永留於世人之腦際。巨爆震撼之烈，竟使庫雷布刺險谷億兆噸之泥土，頓失其位，致釀成空前的大地崩。

當運河職員聞警趕來，行近慘變發生之地時，視線所及，頓現奇觀。大堆山泥，尙危立於運河之畔，惟其兩旁山坡，則塌陷竟及千碼之遙。半小時前之寬闊河

流，是時竟成二十五呎高之泥壁；察其狀，顯為運河河床，因附近山泥崩陷之壓迫而隆起者。至肇禍之日輪，則已片帆無存；吾人初以為偌大輪船，而於數秒鐘內盡成灰燼，殊不可能，然而事實上却是如此。除於出事處數哩外檢得船上碎塊而外，船身及人貨，終無所獲。

損害程度之可驚，祇須略一踏勘，即可窺見。庫雷布刺溝地方，地陷之事，本不足奇，故平時已有特殊機械設備，以為恢復常態之需；可是倭今日這般激變，以前却未有過。當此緊急時期，運河之交通，已成美國之生死關頭；然而偌大泥石堆之清除，寬闊河道之復原，實非數月不為功。而造成此次巨禍之大爆炸，則終未有真相大白之一日。事後日政府否認曾預聞其事，僅稱明石丸之被燬，或由於其燃油失慎所致；此說之幼稚可笑，凡略具軍事常識者，均謂不值一顧。在專家之意，若無巨量猛烈炸藥，決不能造成此驚人巨變；據其中某氏的觀察，船中至少藏有硝酸甘油炸藥 (dynamite)，以硝酸甘油吸收於硅藻土或鋸屑等之內而製成之炸藥。硝酸甘油 Nitroglycerin  $C_3H_5N_3O_9$ ，則為由甘油硝化而成之淡黃色液體，富有爆發性。) 或

他類爆發藥千噸以上，餘人之數量估計則更高。

及一考明石丸之行蹤，則知該輪由神戶裝運雜貨，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駛抵漢堡，卸貨後乃滿載鐵道車頭及笨重機器返國，並無由該埠裝運炸藥情事。該丸於二月五日由德埠起碇；按由漢堡往哥倫，為程僅五千哩；然而該船竟歷時二十六日之久，實則即以其最經濟的速率一〇海裡計算，亦無需如許時日。且據約於同時由歐取同一航路來美之船隻報告，途中氣候頗佳，航行時無甚困難。明石丸航程之遲緩，遂令人疑及該船或有半途與他船會合，而轉駁大宗炸藥之事；然而何以該船儉裝甘油炸藥千噸之多，而不須移去原裝貨物，且又能避去哥倫檢查員之目，則其疑竇終不可解。亦有人以為此項炸藥乃由另一日輪於數日前，甚至數週前駛經庫雷布刺溝時埋於河底，其後始由明石丸按照預定計劃，觸使爆發者；就當時事實而觀，此說似較近理。惟人船之同歸於盡，其由於該船人員之預定計劃，抑因推算不準，爆炸過早，而致殉難，則直到而今，猶是一個疑問。

不僅日政府如此，即肇事貨輪之所有者大阪商船會社之本國及歐洲辦事處，對

此戰機將發之際，破壞運河交通，不愧神機妙算的陰謀。而縱令日政府此後不再有敵對行動，美政府亦將持此慘案所必然。蓋就美人見地而觀，運河之被破壞，爲日人施謀摧毀美國海軍戰略上的一切重要計劃。其時艦隊之大部分，却尙有不少主要戰艦，被阻於另一洋面，今後勢須繞航重岸之海軍根據地。

然而事態猶有更惡劣者在。戰時據有緊要地位之一切此事變後，至少在最近數月中，將被擯於戰地服務之場。

之艦隊，勢須仰賴當地海軍船塢之維持，而此西岸船塢設備之不周，又人所盡知，遠不足以供應偌大海軍之需要。此外，鐵路之運輸量既嫌不足，則於運河修復之前，西方海軍所需之大宗燃料，軍需，及其他軍用原料，便得由海船繞道南美洲南端之合恩角（Cape Horn）運往，衡以普通貨輪之速率，如此遠航，須歷時近二月之久。觀乎此，則運河交通之從速恢復，實有莫大必要。依據最初估計，開掘一深闊之

水道，足以容納最大輪船，至少需四月之加速工程；而事實上則當疏濬工作極度緊張之時，造化故意弄人，地陷重復發生，遂致動工已及六個半月，而運河水道猶未能復原。

同時，就未來的遭遇而觀，日本此番對其世仇的最初一擊，此後將繼續引起美國方面其他的嚴重損害。不久事變又變生了；其本身雖不足重視，而對於即將發生的海軍戰爭，則影響至為重大。自庫雷布刺溝大爆炸案發生後，凡已駛入運河及於哥倫，拔爾波亞（Balboa）巴拿馬南岸之商埠名，為巴拿馬運河之太平洋入口處）正待進口之一切商輪，不論隸何國籍，概在沿岸炮台炮口之下，被迫下旋，以待嚴厲之搜查；因為，敵人爲欲加重運河之損害，難保沒有再度的陰謀。此時運河當局除嚴密注意往來船隻外，爲保守數天秘密起見，更嚴禁爆炸消息傳佈於外，這不但在軍事上的必要，且亦欲防敵人的其他暗藏炸藥船隻之避道而行。自然，日人於開戰前，或恐早已擬就種種計劃，使運河成爲海航畏途，故第二事變之發生，確有可能；而在另一方面看來，庫雷布刺溝爆炸案後，其他藏有陰謀之船隻之將投入此美人

臨時安排之圈套，僅是一種臆想。爲防再度發生事故，美政府更下令守衛運河區域之潛水艇，驅逐艦，及航空隊，全體出動，巡行哥倫及巴拿馬城的周圍二百哩洋面，專以偵視行跡可疑之船隻，凡遇發覺被偵勢欲逃逸者，即行押送入港，以便搜查。

當三月五日上午八時許，有美國潛水艇厄斯四號（U-4），巡至哥倫以北百五十哩洋面，瞥見一未懸國旗之巨輪，方向東駛，足證其由運河而出。但當一見潛艇，該輪忽增加速率，改道而行，艇長布刺德勞（Bradlow）上尉，不覺生疑，因卽下令以一五海哩之速率追之，詎該船對其停輪信號，並不置理；布氏乃命施放四吋口徑空炮二響，仍告無效；遠望惟見此神秘之輪，正鼓輪疾駛，濃煙直冒，顯有力圖脫逃之嫌。

時因氣候惡劣，艦上視線僅及數哩，而此可疑之輪又方疾駛而逃，布氏不獲已，卽下令施放一實彈之砲，惟須彈越船首而過，蓋此時彼猶不欲毀損此船，僅欲迫令停駛而已。炮聲響後，但見彈落之處，距敵船之首不及百碼，然敵船前駛如故。



其時大霧籠罩洋面，逃輪之船身幾已隱約莫辨，潛艇雖已鼓足速率，猶不可追及，至是艇長委實無法，乃下令實彈作瞄準射擊，惟爲避免不需要之損害起見，最初兩砲，尙未燃著火管。第一砲未告命中，彈落處海水激上船首甲板；第二砲則擊去船上一救命艇，並毀損甲板室之一部分。

逃輪負此輕創，始行停駛，並即懸升日旗。時兩船之傳聲器，已及通話距離，經艇上之訊問，日船主當即答話，該船名日光丸，爲日本郵船會社(Nippon Yusen Kaisha)之商輪，方由紐約載運客貨往法爾巴來索(Valparaiso, 南美智利國西北之商港，爲太平洋沿岸之重要口岸。)及橫濱，原擬取道巴拿馬運河，及後於數小時前截取一無線電訊，報告日美戰事即將爆發，乃即改道而行，擬暫泊於巴西(Brazil)口岸，以待本國船公司之後命。繼乃嚴重抗議美艇之向其開火，並聲稱潛艇之襲擊商輪，爲國際公法所不許，故該輪逃避之舉，實屬合法。於此，布氏即打斷日船主之辯論，令其駛往哥倫，船主以抗議之語氣允之，該輪遂於美潛艇砲口之下，隨之來哥倫。爲程既非遙，不久該輪即抵其地，及經嚴密搜查，而一無疑點

可得。時日美之戰已作，該輪已成美人之戰利品，遂被迫供其海軍之驅使。

美海軍部接得由運河當局轉遞之布氏詳細報告後，對其此項措置，深為嘉許。然而從此却開了一個惡例，美國的敵人，必將不旋踵而效法之。果然，不久東京傳來一官方電訊，據稱日政府已通電宣告世界，謂美國潛艇之干涉及攻擊非武裝的日商輪，顯已觸犯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所訂五國條約，而美政府又從而嘉許之，是已視條約諾言為無物，故日政府不得不宣告該公約從此作廢，並保留於必要時使用潛艇之權。因此，厄斯四號之行動是否破壞五國條約對於潛艇處置商輪之規定，一時頗引起國際法學者間之爭論。茲錄有關此案之該約條款如下：

『(1) 於一商船被捕前，須先施以檢查與搜索，以斷定其屬何情狀。

『一商船除非於被警告後拒絕檢查與搜索，或於被捕後不遵所指方向前進，不得被擊。……』

『(2) 交戰國之潛水艇，不論於何種情形之下，概不得免除上述共同約章之拘束；如遇一潛水艇遵照此種規定而不能拘捕一商船時，則現在之國際法得要求其停

止攻擊與拘捕行動，且准許該商船安然前去。

『利用潛水艇以破壞商務，而欲不致觸犯文明國家所共同接受之保護中立國人及非戰鬥員生命的重要條件，各簽約國認為實際不可能之事，一九一四——一八年戰爭中的經驗，便是一個近例；為欲使此利用潛水艇以破壞商務之禁止成為世界公認之國際公法一部分，彼等願首先接受之，以為今後彼此間之拘束，並敦請他國亦接受之。』

上載條款，其意思頗有矛盾之處。一方面此約默認潛水艇有權阻止，檢查，並搜索商船，並得於被拒檢查與搜索時，施以攻擊。而在另一方面，該約又明白規定潛水艇無法於不危及船上非戰鬥員生命的條件之下拘捕商船時，不得從事攻擊行為。末了，此美國為其一員之各簽約國，更於結論中切實約束自身，於任何情形之下，不得利用潛水艇以為對付商輪之工具。然而無論如何，吾人苟欲為美國說法，則儘可認厄斯四號與日光丸之案為例外的事件。試想僅僅兩天以前，有一日旗下之商輪，曾為破壞巴拿馬運河之原動力，雖經日政府否認同謀，而以一隸屬日人且由

人駕馭之商輪，採取一凶跡昭著之戰爭行動，則爲事實；故凡滯留運河近處之其他日船，於未獲反證以前，致受嚴重嫌疑，並被視作現實敵船，自屬情理之所必然。依據上項理由，更證以當日光九被要求停駛受檢時非常可疑之行動，美人於駁覆日人之自辯書中，乃力言厄斯四號措置之正當。至若當時阻止日輪者之爲潛水艇，而非水面游弋之兵船，則非關此問題之要旨。於結論中，美政府宣稱五國條約仍屬有效，並願令其潛水艇繼續遵守之。而日政府則始終堅持厄斯四號之射擊日輪，顯爲解除公約上潛水艇不得用以破壞商務之禁令的行動；而從那時起，日人便肆無忌憚，盡力利用海底兵船，以襲擊其敵國商輪。而美日間對此問題口舌之爭，則繼續不息，簡直與其槍砲之戰同始終。

然而眼前美國人士的注意，却集中於一件更緊要的事故——那奉令抗禦強敵以捍衛祖國海外主權的美國戰士之遭遇。三月二日至七日此數天內，西太平洋方面，竟無隻音傳來華盛頓；這彷彿是該處四周已有堅固的隔屏圍着，使慘劇發生的噩耗，不能穿之而過。直至三月八日下午，始有香港方面之新聞電信，由倫敦傳至紐

約，以突破此數日來之沉悶局面；據云中國口岸，盛傳斐島附近日美海軍發生劇戰，其結果美方全軍覆沒。數小時後，又有一同處所發電報，傳來一更可怖之消息，據云有一由巴塔維亞（Batavia，荷屬東印度羣島之首府，位於爪哇島西北岸。）駛往香港之荷蘭商輪，於馬尼刺之西二百哩處，發見美國驅逐艦克洛斯基號（Crosby）水兵七人，時正依附一船上碎片，隨水漂流，救起後，因已筋疲力盡，不能作有條理之報告，僅能簡略地說，與日本全體艦隊作戰的結果，彼船與其他美國戰船均已沉沒。於接到第三次電訊前，即由東京傳來一簡要之官報，證實美海軍敗耗之不訛，全文如下：

『三月六日午前，吾南洋之艦隊，於平賀中將統率之下，遇美國亞細亞艦隊於馬尼刺灣外之洋面，當即開戰。吾軍以應戰得法，故能着着佔勝；敵艦雖頑強抵抗，三小時後，即全軍覆沒。吾軍共擊燬敵巡洋艦五，巨型補助艦一，驅逐艦九，並潛水艇數艘；敵軍需船二沉一俘；此外俘獲亦甚多。是役吾方損失極微。南洋戰事尚在繼續，惟料勝利必屬吾方。』

日人之戰報，每次總不會失之過長，却又能以暢所欲言爲標準；此番並未例外，明白報告美國僅有的遠東艦隊之覆亡，也就是斐島唯一海面防禦力之殲滅。斐島既失海軍之蔭庇，顯將受到日人全力的攻擊；雖云該地陸上有砲壘，海面有水雷，頗堪一抗，可是對此強敵之猛烈襲擊而能長期孤守，則華盛頓無人敢信。悲劇之慘狀，每可於事前想像而得，然而却並不因此減弱吾人對於悲劇之悲痛情緒。遠東之惡耗，頓時挾來了一陣悲哀的思潮，這時，美人頗少念及斐島之危，却舉國哀悼此數千戰士，於破船漸沉，海水隨合，獨軍旗猶微露水面之時，喋血殉難之狀。然而此震於慘狀之最初情緒，不久即爲奮鬥到底之堅決意志所勝。無論戰事延長至何時，生命財產犧牲至何程度，決傾全國之力，以赴國難；美利堅民族，這時正秉着此種堅苦卓絕之奮鬥精神，以靜待目前青天霹靂的馬尼刺慘劇之後音。

## 第三章 一九三一年三月

美亞細亞艦隊爲優越之日艦隊所攻

美艦多數被燬

日人準備侵襲

防軍準備拒敵

一讀立布勒少將死後公佈之私人信件，吾人便知彼於戰爭發生以前卽已料知，若其統率之亞細亞艦隊，不先發動而待日軍來襲，則必陷於絕境。於其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所書之信中，他說：

『余已奉令集中海軍力於馬尼刺，與陸地防軍合作，以拒隨時可逢之日軍襲擊。海底電線之工作，昨晚起已告停頓，而無線電中傳來之訊，又矛盾而不值一讀，故吾等於昨天起，已不能得祖國消息；因之，吾等不知此時吾國與敵人已宣戰否。』

此間與祖國的聯絡，除了日人的從中作祟，還有誰呢；然而雖說吾等這般與外隔絕，却也料着戰事快要爆發了。自然，以吾等所有之少數舊式戰船，對付日人之無畏艦，是不會有多大成績的；不過吾等頗欲提高犧牲的代價。余不願留守於馬尼刺灣內，因為那不免要重蹈一八九八年西班牙人株守自殺之覆轍的。一俟燃料裝足，——此項準備余頗望其明午左右即可告竣——余當立令全體艦隊離去馬尼刺灣，隨後沿海岸線巡行，以待新發展之遭遇；並令空軍前行偵察，如遇敵船來襲，應及早通知吾等。敵艦如有運兵船隨來，則吾等當於未遭失敗以前，盡量擊沉之；惟余恐敵人於擊敗吾艦隊以前，未必裝運陸軍與俱。余以為吾等祇要能有速力強大，裝置新式之戰船一隻，定可略與敵人周旋；然而此時吾等之陷於優劣懸殊之境，事實如此，又有何法挽此危局；不過無論如何，吾等當至死保守吾等之隊旗』。

昔日驍勇善戰之將，每能由強弱懸殊之絕境，爭得勝利；惟於現代海戰場中，已頗少此種「戰勝機會」(“*Fighting Chance*”)。一國海軍，若有最佳兵船及最大重砲，則其長官士兵之作戰技術祇須及於平均標準，一旦與他國海軍開戰，勝利可操左券



；至於勇敢絕倫之精神，百折不回之意志，駕馭純熟之絕技，這種種長處，於今日物質勢力佔優之戰爭中，已無多大效力。莫理孫上將當知下令亞細亞艦隊留守斐島，不啻即宣告其死刑！不過，到如今吾人才知，當時華盛頓政府胸有成竹，以爲就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日人在濟物浦（Chemulpo，爲朝鮮之第一商埠，在朝鮮半島之西岸。）之行動而觀，此次日人必施故技，以海陸聯軍入犯斐島，因此必有滿裝陸軍之運兵船與海軍俱來，若然則美艦隊雖老弱無用，亦頗能重創日軍，以抵償其自身之損失。

但聯合進犯的理論，適足表示美人對於日人之用兵術的觀察，僅是一知半解。吾人知日人於過去戰爭中，頗諳用兵之術，苟料其今日已忘，則顯爲不近情理之想。彼等若於收拾斐島附近之美艦隊以前，即行遣送陸軍登陸，則必因恐美國援軍之蒞止，始欲於此敵軍接應未來以前，先行佔領島地。而事實上則日人實無冒昧出此之必要。蓋美方大艦隊若果西來接應，必隨以行動遲緩之燃料船及其他主要補助船隻，雖一路開足速率，且假定途中別無阻礙，其橫渡太平洋之期，預計至少需三

週之久。然而美方戰鬥艦隊之是否將來亞洲洋面，雖猶在不可知之列，日人却已熟籌種種應付之策，並深信於斐島尚未得手以前，彼等必能設法，以阻撓美艦隊之蒞止。

故嘗平賀中將南下與美國亞細亞艦隊清理宿怨時，並未攜有運兵之船。此行彼率有戰鬥巡洋艦三，爲旗艦金剛號，比叡號，及霧島號；輕巡洋艦六；驅逐艦二十四；及航空母艦鳳翔號；其戰船中之最低速率爲二五海浬。以此日艦之優，比之美船之劣，可真有天懸地隔之概。立布勒少將之二裝甲巡洋艦，其速率名義上爲二二海浬，但就整個艦隊之行動而論，則其較日艦已大遜色之速率，猶須爲其餘行駛更緩之美船所制限；此外「但維爾」(Devon)式之舊巡洋艦三艘，其速率不能逾一五海浬。至於砲力方面，日人更佔絕對優勢。單論重砲一項，彼有十四吋口徑砲二十四門，其射程達二四〇〇〇碼；與之相持之美船，僅有十吋口徑砲及八吋口徑砲各四門，其射程僅及一五〇〇〇碼，餘則更不足道。除「但維爾」式舊巡洋艦三艘不能頗爲戰鬥員外，略堪應敵之美船，僅有驅逐艦十，輕水雷敷設艦三，及潛水艇十

二；尚有航空母艦刻替斯號，其速率爲二二海浬，共攜飛機十四，其中六架置有魚雷射擊之設備。當時立布勒少將願留於馬尼刺灣內，其艦隊或可苟安一時，因日方頗知守衛灣口之科勒季多（Corcoran）砲台，架有十二吋口徑砲，或將有所顧忌，而不敢貿然遣其巨艦入內。

但若美艦隊果留馬尼刺不去，則恐日艦一來，不易復出，蓋敵人必將於灣口以潛水艇埋設水雷，並於附近駐守巨艦，實行封港政策。美艦既被封鎖，則日人便可無所顧忌，遣送運兵船來斐。一九〇四年俄艦隊旅順被圍之一幕，便是一個殷鑒。

呂宋（Luzon，斐律賓羣島中之北部大島，馬尼刺即位於該島西南岸。）北岸，遠在馬尼刺砲台火力之外，運來日兵之將於該處上岸，自在意料之中；此支陸軍，至少當在八萬人左右，而呂宋全島守軍，連土兵在內，亦不逾一萬七千之數，除略一稽延日軍前進之時間外，實無多大作戰之望。故日軍一登陸後，便可長驅南下，及佔有馬尼刺城，則馬尼刺灣即在日軍重砲威脅之下，至是美艦隊便成釜底游魚，束手待斃而已。上列事實既加熟思，吾人即可知立布勒少將迎敵於馬尼刺灣外之主張

，實爲當時僅存之善策；蓋若如此，則彼之船隻於猶能浮於水面之時，尙不失其爲艦隊，縱令力弱，亦可抵擋一陣，使日艦不能長驅直入。

當三月五日午後，時已薄暮，一美方偵察機，忽於波基阿多角 (Cape Bogard) 正西二百哩處，發現大隊戰船，濃煙直冒，方向斐島追波逐浪而來；當飛近偵視時，突有三日機飛起追擊，美機師趕即加足速率逃回，始得脫身，乃以無線電通知立布勒少將敵人來襲之訊。戰事之砲聲，便開始了。六日晨，天將破曉之際，另有美機數架飛起偵視，立見日艦隊已近斐島。晨五時，敵隊已抵林加煙灣 (Lihou Bay) 之西不遠處，正向東南南而來，遙望但見戰鬥巡洋艦三艘，一字式並船而進，驅逐艦與輕巡洋艦則緊護其側，以防潛水艇之襲擊，後隨航空母艦鳳翔號，並有追擊機數架，巡行於大隊前之上空。鑒於空軍爲防禦上之必要武器，所有美機全已奉令暫時不必參戰，故此時彼等僅翱翔於遠處上空，以靜察敵方行動。這時立布勒少將佈置已畢，迨上午八時，全隊已駛近羅邦島 (Ludao) 西北十哩之洋面，其戰鬥員中僅輕巡洋艦克利夫蘭號，曾因引擎損壞退回卡微退 (Carrie) 呂宋島之商港名，在

馬尼刺西南十哩。(修理，速率跌至一〇海浬，餘船尙稱無恙。潛水艇六艘，昨晚已遣出，時正四散遊弋於呂宋西南岸附近之洋面，並奉命一遇機會，即行襲擊敵方巨船；其餘半數，則方巡邏於薩比格灣 (Subig) 與味德島 (Vardé) 之間。

及九時十五分，據偵察機之報告，日艦隊方向一隱不可見之目標猛烈開火，疑爲一潛水艇。隆隆砲聲，美船上人清晰可聞，時衆人神經極度緊張，俱靜待敵人之初次觀面。正在這時，突有二日機疾飛而近，當越過美船時，中有一機拋下炸彈一枚，幸未命中，彈落於旗艦船後約二百碼之海面，頓時浪花四濺。刺替斯號之各機，初巡視於八千呎高度之上空，至是乃飛下應戰，當即擊落其中一架。迨十時二十分，旗艦密組拉號之瞭望樓，已能望見敵船之煙，不數分鐘時，日戰鬥巡洋艦之形，即隱約現於水平線上，大戰隨開。關於此戰之始末，待戰爭告終，亞細亞艦隊中之生還者，將有詳細之文字敘述，這是後話不提。

立布勒少將之副官厄爾琴上尉 (Ellis)，時在旗艦身歷其境，事後撰有一書，詳述所遇，今爲明瞭當時戰况起見，爰特取材是書，而製成一摘要錄如下：

『吾方首次應戰者僅吾等所乘旗艦及腓特烈號；以此二船而君猶呼之爲戰鬥隊的話，則吾等正領導此小得可憐之戰鬥隊迎敵。加爾維斯敦號，但維爾號，刻替斯號這三船，因無戰鬥能力，故已駛離吾等正左舷之外四千碼處，如此或可避免敵方砲火之威脅，且據少將莊重沉痛地說，亦不致距離吾人過遠，萬一吾船被燬時，彼等猶可撈救泗水而逃之人。吾船左右兩舷之前，則有驅逐艦兩隊，專防敵方魚雷艇之襲擊。當十時三十分時，據瞭望樓報告，雙方僅相距二四〇〇碼，時少將與余方佇立於艦橋（橫架兩舷之高座，爲艦長發號施令之所。）之後旁。

『此時氣候殊佳，敵船之半面，吾人已可清晰辨認，由望遠鏡中視之，則戰鬥巡洋艦上敵軍瞄準巨砲之動作，更是歷歷在目。就吾人所知，彼方十四吋口徑砲之最遠射程爲二三〇〇碼；這不免是過低的估計吧，因當彼方施放最初數砲時，吾船測驗器上之記錄已爲二四〇〇碼，而彈落處亦距吾人甚近。當吾人注視料爲金剛號之敵方指揮艦時，突見眼前有光一閃，發自該船之前砲塔，僅十五秒鐘後，頓聞轟然巨聲，彷彿發自一急行列車，繼見距吾船右舷六百碼處，浪花大起。此砲發

後二分鐘內，敵艦暫無動靜，吾船乘此急向左舷轉舵數方位（羅盤中所示方向三十點之一，爲一方位。），冀以越出敵砲射程，同時吾方驅逐艦亦發濃量煙幕，以蔽敵人視線。

『當十時四十五分鐘時，金剛號突賜吾人以一份四砲齊發的賀禮，俄頃而其他兩戰艦亦加入戰陣。是時也，千四百磅巨彈飛舞空中，發聲之烈，耳爲之聾；雖中有一彈距船甚邇，致落水處浪花激上後甲板，却無一命中。當吾等方欲步入司令塔時，回頭腓特烈號，則見一片火焰，正由該艦舷側而起，察其狀，顯因有一高爆彈於中艙處穿入一六吋砲塔而於其薄鐵甲內部爆發所致。正當我注視此陣陣烈焰時，又有二彈射中該船，當亦爆裂，惟此時余已無暇再靜觀其所致損害程度。時吾船猶未受彈，似因敵方誤以腓特烈號爲旗艦，故顯在集中砲火於該船。時雙方距離，漸已縮至二一〇〇碼，以吾砲之射程而論，明知其尙感鞭長莫及之苦；惟以當時敵方砲火之猛烈，而已則不能回敬，此種情況，在吾等身歷其境者，最覺不耐；少將乃下令十吋口徑砲塔試放數砲，據云欲以稍遏敵人凶焰。不用說，吾砲開火後，據

瞭望兵報告，彈均不及鵠的而墜；雖然，以身臨戰場之人，耳聞已砲轟發之聲，燥急之心，却已爲之寬慰不少。

『時在十時五十三分，吾船首次中彈，彈來稍偏，距船首數呎，惟已射及吃水線（船體外部上之線，船體平浮時，此線與水面相符或平行。）上，故炸發時立即撥去船首甲板之一部。時據瞭望樓報告，嚇特烈號已呈難支之狀：煙囪已被擊落兩個，船尾延燒甚烈；首尾雖尚平行，船身則已陷入水中，似因其船壳鐵甲受創甚重所致。是時以敵船之高大速率，早可縮短射程，以制吾船死命，今乃不然，是彼顯欲令其砲手從事遠程射擊之訓練。但此種不痛快的宰割况味，頗爲少將所不耐。在此間不容髮的當兒，吾人若不甘束手待斃，不與還擊的話，則惟有冒險前駛，以達吾船砲火之射程。主意既定，乃即轉舵向右，以二一海浬之最高速率，鼓輪前進；而事有可異者，當吾人如此急向敵船逼近，直至一五〇〇碼以內時，吾船竟未受嚴重襲擊；其由於彼方觀吾意外行動而驚慌失措，抑由於誘兵之計，以速吾死，余實不知。至是，敵船已爲吾砲火力所及，艦上前後砲塔，乃即加緊射擊，甚至右舷六



吋口徑之砲，亦加入工作，雖彈藥之僅成浪費，而無損於敵人，亦所不顧。惟吾人至少亦會使金剛號命中一彈，因余曾曰觀該船第二煙囪之旁，有一巨爆發生，船身隨亦微現欹側之狀。然吾人所能懲創敵人者，亦止乎此；日司令似覺不能再聽我所爲，乃卽斷然結束此幕武劇，以絕後患。

『茲後之遭遇，殆非筆墨所能形容。眼前則海水鼎沸，浪花四濺，耳畔則砲聲連珠，六秒鐘內竟有巨爆六響；其後突聞轟然巨聲自天而降，彷彿一棵碩大無朋之美洲杉樹（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所產之松族大樹），忽然倒於甲板之上，繼見眼前如電一閃，又一砰然巨聲之後，余卽昏無所知。醒時，則見己身方被曳入驅逐艦哈爾柏特號（Hull）上之小舟。舟上人告我，吾方旗艦已被擊成粉碎，並於十一時三十分沉沒；艦上生還者，連余共僅七人。少將或卽被使余受震昏迷之彈所中，而與船同歸於盡；余意當失去知覺時，必有人曳余出司令塔，至此救余者爲誰，則仍不得而知。

『時吾等由小舟上猶可見日人方挾其戰勝全威，以掃蕩吾殘餘之艦隊。於旗艦

沉沒前未久，腓特烈號即被炸燬殆盡。時猶見但維爾號傾側頗甚，滿船着火。其旁不遠處爲加爾維斯敦號，方與敵船作最後之掙扎；與之對峙者爲敵輕巡洋艦數艘，正向該船猛烈掃擊，遙望彈落紛紛如雨；不久即見該船船尾漸上升，船首漸下沉，而終與波臣爲伍。約四哩之前，則有吾驅逐艦五艘，方與三倍之敵船相持，戰事正酣，以相距過遙，戰況未能詳悉。惟事後據告，此次與吾等同出應敵之驅逐艦與水雷敷設艦十三艘中，其敗回卡微退者，僅有四艘。

『正當屏息靜觀戰景，忽聞頭頂機聲軋軋，仰視上空，但見四機連翩而至，據舟上人云爲吾方之機；是四機確爲刻替斯號上之魚雷飛機（載魚形水雷由空中射擊之機。）；當該母艦眼見將被數日巡洋艦掃擊時，急令各機飛離甲板。刻替斯號俄頃即爲日艦砲火擊沉；船上各機，乃開始與敵人作最後之奮鬥。時四機正向吾人視線所能勉及之數日戰鬥艦，疾飛而去。其後據云，二機未達目的即被射落，餘一機施射魚雷，命中戰鬥巡洋艦比叻號；另一機則更爲得手，所放魚雷，竟獲射沉敵偵察巡洋艦龍田號一艘；比叻號雖被重創，事後猶能勉力駛回日本。

「當午後二時三十分之際，有日驅逐艦柳號，駛近小舟，並將舟上人移往彼船，當晚又轉遷於戰鬥巡洋艦霧島號，從此吾等便度着俘虜生活了。上述戰況，爲余於羅邦 (Luban) 之役中所目擊者。吾方艦隊，可謂全軍覆沒，殉難之長官士兵，其數當在二千五百以上，但吾人至少可說已曾保持美國國旗之榮譽。而在日方，雖僅被燬龍田號及二驅逐艦，傷亡士兵亦祇六百之數；惟就敵我兩方優劣懸殊之情形而觀，則彼方可謂全然是一個損失。」

當是日兩艦隊發生劇戰時，美潛水艇四出遊弋，圖欲襲擊敵船，却因敵方防範甚嚴，機無可乘。但當是晚十時左右，潛艇厄斯一八號 (S18) 與厄斯二三號 (S23)，方結伴巡行於薩比格灣西南南約三十哩洋面，瞥見有數巨艦駛來，因即潛往襲擊。來者爲日戰鬥巡洋艦，方向北駛回，因有負創之比叻號同返，故行駛甚緩；四週雖有驅逐艦之嚴密掩護，兩美船仍得尋隙襲擊。是役共發魚雷六枚，其一擊中霧島號，惟因發彈失當，故其損害甚微；厄斯一八號亂準金剛號連發二枚，飛越其船尾，而射中一大驅逐艦濱風號，因命中要害，不數分鐘即行沉沒。兩潛艇雖受多量

水彈（以船艦或航空機攻擊潛艇時所用者，可在水中預定之深度炸裂。）之攻擊，卒獲免脫。

立布勒少將之艦隊既告覆沒，斐島之門戶遂大開。當最後被擊之美船猶未沉沒，日艦隊司令即以無線電通知本國，速運陸軍來斐。此項運兵船，數日前即已集合於久根及其他日港，準備首途；一接此電，當在海空兩軍掩護之下，於三月六日薄暮，以一二海浬之速率南駛，預期可於四半天後趕抵呂宋。時美方海軍，除少數潛艇與驅逐艦外，最近的尚在五千哩外之夏威夷。

此支進犯軍隊，人數既遠出呂宋美守兵之上，至少爲六與一之比，槍砲與一切軍事準備又較優越，於登陸時更有半數日艦隊之砲火掩護；遇必要時，軍隊與軍需之接濟，更可以二〇海浬速率之船，由日本以三天之期，或由更近之海軍根據地台灣以三十六小時之短航程運來；故此次斐島之征，一切行軍條件，均於日人有利。據傳日人對於斐之準備，於二月之第三週，即已着手進行，換言之，於正式宣戰以前，早就開始。時東京運兵股已徵得速率一四海浬以上之商輪百餘艘，以供政府

調遣之用；其後因恐如此一則日本航業將受嚴重影響，且國內一切速率最大之商輪一旦停航，顯將留下大規模軍事行動之痕蹟，而啓他人之疑；因遂決計捨去快輪，而以速率一二海浬之船代之。至以此行駛較緩之商輪，載運征斐軍隊，雖費時較久，惟當預計亞細亞艦隊覆沒後，其東太平洋全體美艦隊之欲蒞臨斐島，非數週之期不爲功時，則此些微時間之遲延，實無關軍事之得失。

征斐軍隊，共五師團，人數約近十萬。日陸軍之一師團，通常包有步兵二旅團，騎兵砲兵各一聯隊，工兵輜重兵各一大隊，此外並有軍事化學（毒瓦斯）隊，及摩托機關槍連。此次除五師團兵力兩外，尙隨有坦克車隊四聯隊，共有「熱田」式輕坦克車三十輛，其每小時平地速率爲十二哩。船上並載有摩托浮橋巨舟，專備大砲與坦克車渡越溪澗之用。最大之砲爲八吋口徑榴彈砲，及用於遠射程之十四生的高速度砲（彈道低而速力高之砲）。此行除航空母艦松島號攜有飛機二十架外，尙有運送船五艘，滿載飛機，其數連前當在百八十架以上。運兵船平均每船裝運二千人，另有較大之船數艘，則每船裝運三千人之多。

平時日軍例有登陸於假想敵岸之訓練，故其長官士兵，對於此種動作，習之已熟。登陸軍隊所需之一切應用物件，如小舟，駁船，浮橋舟，及移動碼頭之類，各軍團本部中數年前即已準備就緒。登陸軍隊與掩護艦隊間之合作戰路問題，亦久已通盤計劃。此外，於一九〇四年對俄戰爭及更十年前對華戰爭中，日人已能充分表現其以迅速且安全之手段遣送大批軍隊登陸之絕技。此次斐島登陸，阻擋雖亦不免，惟以美方駐兵之寡，且又不能預知其敵人將以何處爲上岸之地，則日軍之不致遭遇猛烈抵抗，自可逆觀。

日本參謀本部，對於斐島的防禦工事，久已瞭若指掌。尺寸之地，都經日軍官之測量與繪圖。東京帝國陸軍大學 (Imperial Staff College) 置備之軍用地圖上，不但斐島現有砲台之位置及設備，已有精確之說明，卽其將築新砲台之地點，亦已一一明白標出。彼等於馬尼刺附近沿岸，從未作登陸之想。科勒季多島上，築有堅固之砲台多座，其十二吋口徑巨砲，均架設於隱蔽不見之山嶺；而馬尼刺灣寬十二哩之入口處兩岸，亦是要塞設置，以扼馬尼刺之外戶。是類巨砲，均能掃射海面多哩

之遙，那末日人既非狂愚，豈有縱令戰艦兵船，陷此險境，以供其荼毒之理！若欲以艦隊之砲火鎮懾之，亦不可能；砲台有凝和土築成之高厚胸牆爲蔽，非砲火之力所能損；除非砲身或架砲之具受到直接損害，海面襲擊，必將無濟於事；而當砲台對外射擊時，砲身每次僅露出胸牆數秒鐘之久，與其對峙之敵艦，決不能作瞄準回擊之舉。此外砲台更有堅固非常之鋼製掩蔽物，以防空中襲擊。

然而敵人之欲窺道入灣者，不但懼於砲台之威，且因入口處所埋數行水雷之阻，而有戒心；故馬尼刺要塞一日在美人之手，則敵艦便不能越雷池一步。沿岸往北四十哩之薩比格灣，亦有砲台之建築與水雷之埋設，且因美國舊海軍根據地與倫敦加坡（Olentang）港即在該處，故其防禦工事之鞏固，亦足令敵人退避三舍。而況呂宋沿岸未有堅固防禦工事，便於日軍登陸之地正多，則日船決無自投砲台，水雷的虎口之理。

日人頗知此次征斐之舉中，所最可畏者，爲美方空軍；而由日後事實之證明，彼等對於斐島飛機確數之調查，尚猶不免失之錯誤。據日方間諜之最後一次報告

，二月之末，斐島所有合用美機，不逾五十之數；然而即當是月之二十五日，美國有一運送船駛抵馬尼刺，載來戰鬥力頗大之新式飛機三十架，吾人將見其在呂宋之防禦工作上，佔一極重要之地位。呂宋美兵之數，吾人已知不逾萬七千之數；其中八千爲美國常備陸軍，內有步兵，砲兵，及工兵；二千爲海軍；餘爲斐島士兵，內有斥候隊與民軍。全島共有平原砲台十處，每處各有砲四尊；山上砲台三；裝置於環帶牽引車（行於崎嶇或泥濘之地，昇峻阪或越深溝亦用之；車輪在循環無端之帶之內，齒輪轉則帶亦轉，車因以行。）上之六吋口徑移動砲十二。此外，更有裝置於鐵道車上之八吋口徑砲六尊，依附鐵道而行，速率甚大，且可直接向外射擊；該島有一鐵道，與其西北岸適成平行，若遇敵人欲於該處任何沿岸地點登陸，僅須以此六砲車行駛於該鐵道上，則於其砲火密集之下，敵船便不得近岸。末了，美艦隊於慘敗後，尙遺有驅逐艦四及潛水艇十二，自立布勒少將殉難後，已歸克利夫蘭號摩迫艦長（Chase）統率，其長官士兵，方咬牙切齒，日欲爲其死難同伴復仇。

三月六日之當晚，立布勒少將之敗耗傳至馬尼刺後，誰都料到，敵人即將入犯



，而戰事隨時即可發生，因是時除日方運兵船之已近島岸而外，再無更可能之猜測。實則吾人已知，日方遣送陸軍之舉，會因須待美艦覆沒之捷音而從緩；然而敵方此種調度，斐島方面，當然無從探悉。是夜及茲後數天中，美方飛機與潛艇，日夜巡視於呂宋北岸附近，無敢或懈。又因不知敵人將由何方出現，潛艇隊乃分組工作：五艘留於西岸附近；另五艘組成一隊，遊弋於恩加娜角（Cape Engano）以東洋面，餘一艘爲厄斯一一號（SI1），與厄斯一五號（SI5），則被遣北往巡視巴令湯（Balintang）海峽，蓋恐日方運兵船或將取由此道南犯。

戰 大 洋 平 太

---

## 第四章 一九三二年三月

日運兵船抵斐時爲美飛機潛艇所襲

日軍於重創下登陸

美防軍之力抗

馬尼刺之降敵

美艦隊之殘餘得逸

斐島全爲日人征服

關島消息之隔絕使祖國疑慮莫釋

當三月十一日清晨，美機數架由呂宋飛出，瞥見聖大克盧茲 (Santa Cruz) 西  
北五十哩洋面，有數戰艦，正向東南駛來，當即察知爲戰鬥巡洋艦金剛號及榛名號  
，後隨較小船隻甚多；四周更有驅逐艦與輕巡洋艦，其掩護之周密，即近處有美方

潛艇，亦無從施行襲擊。是數船顯爲掩護登陸軍隊之先鋒艦隊，因之聖大克盧茲區域內所可召集之美機，均卽奉令準備截擊。惟當此令發出後不數分鐘，卽據恩加娜角無線電台報告，美機於該處之東五十哩洋面，亦發現大批敵船，方向南駛，而此電傳達未竟，又來一新報告，云有大批敵船，已行近波力諾角（Cap. Bolinas）。從這數項報告上，未來之戰况，頗可逆觀；日人之計劃，顯欲於呂宋東西南岸同時登陸，使兵力已感單薄之美防軍，不得不分頭抵禦。美軍總司令奧泥爾（Orneil）將軍，當卽不敢怠慢，採取必要步驟，以應付此危急局面：聖大克盧茲飛機截擊敵艦之令，卽行取消；另下令通知全體美機，須作襲擊敵運兵船之準備。同時草湮艦長亦卽召集全體潛艇，告以三處所發現敵船之陣勢。波力諾角所發現者，或爲敵運兵船，若果如此，則料其必往林加煙灣，因該處頗宜爲日軍登陸之地；爲防此路敵軍起見，八吋口徑鐵道砲車二輛，當卽奉令儘速北駛。飛機則集中於達谷判（Dagupan）。駛越恩加娜角之敵船，或將行入東岸六小灣口之一；但因一切登陸軍隊必以馬尼刺爲最後目的地，故可料其決將擇一易於往南之地上陸。

迨是日午前十一時左右，聖大克盧茲西北之敵艦已駛近該處，既行至射程所及，卽向鎮上開放數砲，登燬去電報站，及房屋數椽。此舉顯爲調虎離山之計，欲令駐於其他沿岸之美軍離去防地，以便日軍偷登；當爲美方察破。日艦見岸上並未還砲，知計未得逞，乃鼓輪疾駛而南，卻留下護送飛機數架，以與一由易巴（Yiba）飛出偵視敵艦行動之美機作戰。初意此項敵艦必向馬尼刺駛去，詎知不久又折回北行，未幾卽告失蹤。此後敵方便開始洩露其攻斐計劃。午後三時，美機一隊，方巡視於波力諾角與散斐喃多（San Fernando）間之上空，突爲一隊日機猛烈襲擊，美機當卽還敵。

當此空戰方酣，又來大隊日機，飛越島地，溯河而上，並向達谷判飛機塲猛烈轟炸；隨後更有敵巡洋艦與驅逐艦，於將近距林加煙數千碼之處，卽以毒瓦斯彈及高爆炸彈齊向岸上注射，美軍亦以野戰砲及榴彈砲還擊。時天將近暮，觀察日軍行動，似有欲乘黑夜登陸之意。果然，當午後五時，美機遙見有運兵船二列，向灣駛來，並有驅逐艦行於其前，施放濃煙，以圖蔽其敵人之目。美機所以雖曾奉令暫保

實力，而竟不耐等待者，即因此種機會不可錯過；時已有美機二十，翱翔於萬呎上空，及聞此訊，又有同數美機離地而起。數分鐘後，此大隊戰機，即冒險飛越敵艦之密集高射砲彈，直向運兵船衝去；途中並力避敵機之阻擋，蓋此時彼等已負有較空戰更緊要之任務。迨飛越敵艦所施煙幕，運兵船即歷歷在目，共爲巨輪二十四艘，滿裝兵士，列成二縱隊，徐向灣口而來。美機乃即作一大迴旋，略一下降，並紛拋炸彈；機身距水面僅數千呎，已爲船上機關槍與來復槍火力所及，於是空中頓時子彈亂飛，美機復陷險境：然美方機師，爲欲重創敵人，已久抱絕大犧牲，則其勇敢之胆氣，又豈敵方砲火之所能懾伏。於是來復槍及高射砲砰然之聲，與炸彈下墜之轟聲，雜然並作。

第一縱隊中之最大運兵船，爲日本郵船會社之貨輪佐渡丸，時艙面甲板滿載衣茶褐色制服之軍士。當第一架美機飛越此縱隊時，即向該船投下五百磅炸彈三枚，一剎那間，此龐然巨舟，即變成一浮動之屠場；當有數百日兵，粉身碎骨，另有同數之人，則臂折肢斷；同時尚有一彈炸裂於中艙甲板之下，延燒易燃之軍用品，因

之滿船火起，濃煙亂冒。另有兵船十艘，亦受炸彈之懲創，損害甚重。和笠丸因受炸過猛，不數分鐘即告沉沒，所載兵士二千二百人，死亡及半。另一船椿丸，因所中燐彈燃及船上油槽，以致延燒甚速，船身頓爲濃煙所蔽，滿船兵士，遂紛紛被迫落水。除兵士大批死亡外，各船所載軍用物件如小舟及其他登陸用具，亦被炸彈毀損不少。事後據身經此戰之美機師云，當時參戰之美機，若能由四十架增至百架，則日方運兵船必被炸燬淨盡，而其登陸之計劃亦必同歸失敗；觀乎當時日船損害之重大，此說當非誇張之辭。然而僅這一些懲戒，其成績已頗可觀：日軍死傷及溺斃者，在六千以上；其登陸用具損毀之，亦多足使日軍登陸之舉，耽誤數小時之久。

然而美機命運，經此一戰，亦已到了日暮途窮之境。觀乎當投彈時飛行之低，及上射砲火之密，此四十架美機而能生還其一，卽屬難能之事。當劇戰時，有二十五架當場被擊下墜，另七架因受創過重，於飛陸時卽行損毀，其能安然飛回機場者，僅有八架。可是雖經一度嚴重打擊，敵軍依然逐步進逼。運兵船仍於滾滾煙霧之

後，避去防軍視線，積極推進。同時並有戰鬥艦數艘，於兵船之後，由飛機之指導，向岸上美軍戰壕施放一陣遠射程之鉄雹，以掩護其兵船前進。防軍方面，亦不示弱。瀰漫水面之大煙霧中，敵方運兵船料在前進之中，是時船上兵士或方遷入小舟，以作最後衝上岸邊之準備亦不可知；於此危急當兒，小鵠的雖不可見，然而此龐大霧，便是一個絕妙大目標，因之岸上衆砲即齊向此中射擊。同時有八吋口徑鐵道砲兩尊，則被調往薩谷判東北二十哩處北上，以便於敵船更近岸邊時，施以側面射擊。

時朦朧穿煙而近之數敵船，已向岸上盡力攻擊，防軍爲欲迎敵起見，鐵道砲車乃復奉令南返；詎意正當此時，散法比安 (San Faldian) 附近之鐵道，忽被地雷炸燬，此事顯由敵方間諜所爲，非有一小時以上之佈置不爲功。此舉之結果，使防軍方面最凶猛之砲二尊，不能運轉自如；蓋茲後此二砲既被阻於散法比安，則於該處南部爲此砲射程不及之沿岸地點，美軍便不復能阻敵人之登陸。時日軍已積極準備登岸。運兵船愈已近岸，其施放煙幕以資掩護之驅逐艦，因灣水漸淺，不得不停止前



進；惟此時黑暗已籠罩大地，故煙霧濃度雖視前大減，猶可妨阻美方探海燈與發光彈（一種裝在薄鐵盒中，能發光輝之彈。戰時由鎗砲內射出之，以燭視敵軍之地位者。）之偵察力。迨鐘鳴八下，即有第一批日軍，衝破煙幕，直向岸邊而來；其中有乘摩托艇者，亦有由汽艇拖曳之小舟載來者，並由船首白砲，施放煙幕彈，以阻防軍視線。時遂巡於灣口之敵戰鬥艦，已停止砲攻，至輕巡洋艦與驅逐艦，則於離岸不遠處，依舊不斷發砲。

至是美軍砲台與戰壕，已被敵艦連續砲轟，達四小時之久，故受損甚重；但若敵方希冀從此逕可登陸而不受抵抗，則是癡人作夢。當第一批渡船於煙幕後出現時，岸上砲火即如雨而下；經此猛烈掃射，渡船當被擊沉不少，更有許多小舟則因所載兵士均被擊倒，駕駛乏人，於是隨波逐浪，漂流無定。然而尚有未被命中之船，則依然死命向前進逼，及船身衝上岸邊後，但見茶褐色之小動物，紛紛如蟻，手擎來復槍，頭頂彈藥盒，棄舟涉水，一片聲吶喊而來。雖在十字砲火威脅之下，飲彈者猶似草遇鎌刀，排隊而倒，人潮則仍洶湧奔逐而前，頃刻激上漲灘，波及美軍前

壕，更漂沒之。同時第二批載兵渡船，亦已蒞止，於是又一軒然人波，湧上岸來。時日軍既深入美兵防區，故海面較小戰艦之砲火，亦即停止。

日軍於第一批登陸後，不及一小時，即已佔有廣大之根據地；經其工兵隊神速之工作，浮橋已經安設就緒，時正有大批重砲及輕坦克車，紛紛越橋而來；美軍戰壕四道，亦已盡落日人之手。戰壕爲防軍最要工具，而此四戰壕，僅當數日前，美方逆料敵人將於達谷判地方登陸，始行開築，位置既不佳，壕身又過淺，而保護此戰線之鐵絲網且甚缺乏；因之，經不起日艦之砲轟，此項障礙物，當即破裂六處，戰壕亦被剷平多處。然匿此簡陋防禦物旁之美軍及斐地土兵，猶能沉着應敵，故進犯戰壕之日軍，死亡達二千人之多。而防軍方面，經此日方海陸兩度襲擊，受損亦重，是日午後應敵者長官士兵共計五千，生還者僅二千人。

慶戰結果，美方高級軍事長官僅存阿布涅 (Abner) 上校一人，眼見死守之無益，乃決下令停戰南退，以與守衛馬尼刺城之奧尼爾軍隊合作。但此時而欲安全退却，已不可能。當是夜此疲乏之美兵殘餘沿塔拉克路 (Tarak) 狼狽南退時，日機

紛紛追來，藉鎗火之光照，投彈無數，有時更突然低飛，以機關槍向地面掃射；比及天明，更有第一批日坦克車來襲，其中有五輛竟突入美軍後部隊伍，衝得敗兵零落不能成隊，後經野戰砲擊退。美軍於撤退時，一路把鐵道拆毀，以阻追兵。此項鐵道，先曾被敵機破壞多處；有二列車於午夜前不久，駛離卡拉勾（Calasiao），因被日機低飛投彈，車身破損不堪，乃停留於撒卡羅（San Carlos）與馬拉息啓（Malasiqui）之間。

正在這北部發生事變的當兒，另有日方運兵船二十五艘，於飛機、巡洋艦及驅逐艦緊密掩護之下，駛下呂宋之東岸，當十二日晨九時，已行近坡力羅島（Polillo）。時有美潛艇厄斯一號與一五號，追躡其後，已逾五十哩長程，卻苦無下手機會。至此，該隊敵船，轉舵向右，離去坡力羅島，改往西駛，擬越過佐馬力格島（Zomilon），正在這時，先行數兵船中，忽有一艘，似因引擎損壞，突然駛離航線，致為後船船尾所撞，全隊秩序頓時大亂。伺隙而動之美潛艇，見機不可失，立即潛入潛望鏡視線所及之深度，向前推進，直行至與敵相距千碼以內之處，連發魚雷八枚，

時敵船猶絲毫未覺被襲，但見於此短射程內，八彈疾飛而出，瞄準亦甚佳，遙聞炸聲隱約六響，料知至少有六彈未曾虛發。此初批發彈，即命中敵船四艘。仙臺丸船身連中兩彈，立向左舷傾側，顯見得不濟事了。其前則有大阪丸，暗輪已爲一魚雷擊去，另一彈則炸去其汽鍋間，故亦已動彈不得。更後之羽根丸與阿蘇丸，一則船首下陷，一則船腰豁裂，惟後船卒被移岸修復。

時敵方既發覺有人偷襲，各驅逐艦，除有二艘靠傍將沉之仙臺丸，以搭救船上兵士外，餘則四出狂駛，以搜覓此隱匿不見之潛艇，同時並紛紛拋擲水彈，激起無數個沸騰之巨大噴泉。但當一度襲擊後，美濤艇即行潛入百五十呎之深度，同時並裝置新魚雷於放射管中，以備二度進攻。厄斯一號幾被一水彈所中，彈炸處離船之近，竟使全船震撼甚烈，艇中人均立足不住，幸經駕馭得法，得免於危；十分鐘後，重又施放魚雷四枚，以襲擊敵船隊之後部。同時厄斯一五號則於一哩以前作戰；於是魚雷之爆炸聲，再度響徹全海。是役有三敵船受厄：一艘不數分鐘即行沉沒，其滿船兵士，竟不及被救危險，同與波臣爲伍；另一艘船尾漸現下沉之狀；第

三艘引擎雖受損害，尙無大礙。適當厄斯一五號施放其最後一枚魚雷時，突爲一日驅逐艦察見，立以三五海浬之高速度循水沫痕跡趕來，並連擲水彈二枚，其爆炸時震撼之烈，幾把艇身全部提升海面；當此美艇被震露出水面時，驅逐艦上砲彈如雨而至，艙口被擊破裂，艇中卽有一人匍匐而出，然而便於此一剎那頃，砲彈繼至，船身又被擊破多處，於是經一最後震盪之後，此美艇遂永沉海底。至彼僅存之少年美兵，不久卽被另一驅逐艦撈獲。

這時厄斯一一號猶未知其僚艇之已遭毒手，於二度攻擊後，重又潛入水深處，以裝置新魚雷。艇長和克勒 (Holler) 上尉，當能察知，若猶遲遲不作遠走高飛之舉，則危險殊甚，蓋是時水面既有感覺靈敏之日驅逐艦，四出搜覓，空中更有目光銳利之日機，向海面翱翔偵視。惟彼同時亦必念及於敵登陸以前，彼實負有盡力懲創之至要任命；或卽因此一念，故彼決計於未就死前，施放其最後一次之魚雷四枚。時安然無恙之各運兵船，已遠在己艇之前，且鼓又輪疾駛而逸，而已則潛行水中，速率甚低，決無追及之望，彼乃移其目標於已負創傷而行駛較緩之船；經其

襲擊之後，敵船最先一艘即被命中二彈。詎不久即有一水彈襲來，其爆裂之結果，或令此潛艇之船身因受劇震而裂成巨洞，故即被迫浮出水面，船身與最近之敵艦相去僅一哩餘；然而或因追者精神過於興奮而致行動粗魯，或因此時猶淡淡籠罩水面之煙霧之掩蔽，此負創之美船，一時竟未被發覺。

隨後便發生即日人亦誇爲戰場上最壯烈之一幕。和克勒上尉若肯就此歇手，舉艇歸降的話，必獲充分之安全，因日兵頗具俠氣，對此勇猛之敵人，當能以優禮待之。這時，潛艇已不中用了，既不能潛水，又不能於水面行駛，僅存一種武器，可對敵人作最後之一擊。和氏與其艇員雖明知其結果足使人艇兩亡，卻毅然利用此最後奮鬥之機會。當艇身浮起水面時，艙口立即打開，彈藥由下取起，其四吋口徑砲一尊立向相距最近之一艘敵運兵船盡力射擊。

敵艦兵士，遇此意外襲擊，雖頗吃驚，卻並不因此喪失其神智。一剎那間，即有二驅逐艦疾駛而來，並向潛艇射擊，時此艇浮於水面不動，而艇上之砲，則方猛烈發彈。二分鐘後，日艦即駛近該艇，而便在此短時間內，艇上之砲又已發出多彈

，且有一彈射中前行之驅逐艦。時厄斯一號之死神已疾馳而至，而艇上之砲手，猶能從容不迫，連續發彈，彷彿正在演習打靶一般，故我謂其英毅之胆量，及鎮靜之態度，卻是舉世罕見，更無有能勝之者。

至於此幕海上英雄劇之事實，吾人僅可得之於日方之目覩者，幸彼等亦頗能以持平之言詞出之。關於厄斯一號之遇難情形，日驅逐艦上某軍官曾作下列報告：

『敵艇初向吾運兵船易爾森丸轟擊；當吾等疾駛而前時，彼乃移其僅有之砲向吾船發射，即有二彈飛來，立斃數人；第三砲則不中，而吾船亦愈與該船接近。時見艇上站有水兵甚多，司令塔上並有一軍官昂然交臂而立；觀其狀，顯無歸降之意，當吾船猛烈衝去時，彼等急在裝置砲彈，猶圖一禦。尖銳無比之船首，適中司令塔後部，並深入艇身之鐵甲，幾使船身裂成二段；經此一擊，該船恍似巨石投水，立即下沉；吾船因撞力之猛，不及煞輪，往前直進片時，返顧船沒處，但見巨大水泡無數，向上直冒，並有油跡一大片，隨波四散。迨吾等返至原處，尋覓艇上兵士時，僅獲一人，撈起時知覺已失，雖經軍醫多方施救，不久即死；至於其他遇難

美兵，則於撞船後即無可見，料已與船偕亡。此勇猛之敵艇，及其全船壯士，便這般同歸於盡了。」

然而捨身殲敵之結果，鮮有較此次美艇更成功者。此二艘中號潛艇，已能痛懲日方之運兵船。有五艘或立即沉沒，或陷於下沉之危狀；另二艘亦已不能行駛，於被卸所載兵士後，須由他船拖曳；羽根丸初時雖為魚雷所中，其後若不受厄斯一號之猛烈砲轟，猶能浮於水面，不至沉沒。至於兵士死亡之數，至今猶成疑問；據日方宣稱，溺斃者二千人，實則恐不止此。然而無論如何，此次美艇之猛烈襲擊，足使第二批日軍登陸之時間，為之耽誤不少，且防守呂宋之美軍若能有更強兵力，必可因而獲助不少；蓋當時佐馬力格島附近魚雷砲震天價響之轟聲，立即引起飛視上空之美機師注意，彼等估量此批運兵船南下之行徑，料其必向拉夢灣（Lamon Bay）而去，因即以無線電通知岸上防軍，使有準備。

馬尼刺防軍司令部自接此訊，立遣遊擊隊四千人，攜帶野戰砲二門，由鐵道運往帕格比羅（Pagbilao）與拉該馬諾克（Laguinac）二處駐防，並飭令各機一聞敵



船近岸之訊，立由卡微退出動。拉夢灣內，並無水雷之設防，而時間之侷促，又不容此缺憾有所彌補，其時所得爲者，僅可就陸上預料敵將集合之處，趕築戰壕，並謹慎分配此少數防軍，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此時若欲於岸邊防止日軍進犯，顯不可能；因此路日軍不但人數有五萬之衆，且其掩護艦隊之密集砲火，又遠非美軍之單薄砲力所能爭雄。卡拉謨巴地方（Calamba）有一狹徑，爲日軍登陸後行往馬尼刺必經之路，故爲美方計，於此強弱懸殊之下，最上之策，莫若集中兵力於是處。至於阻撓日軍登陸之工作，祇好委由空軍單獨任之。

三月十二日午後五時餘，始有第一批日艦，駛入此介於卡爾巴利特（Calhalete）與阿拉巴特（Alabat）兩島間之拉夢灣。大隊戰鬥機與爆炸機爲其先行，飛至陸地上空，意欲與美機作戰，以分其對運兵船之心；以一無所遇，有數架乃巡視拉謨港（Port Lampon）日軍準備登陸之處，餘則飛往帕格比羅窺探美軍防地，並向地面投彈。

至是，日軍猶不信登陸時之不受抵抗，當各驅逐艦駛近海岸至二千碼之遙時，

即向俯臨港口之森林高原猛轟不絕者半小時之久，未聞岸上還擊一砲，運兵船始疾駛入灣。時適有美機一架匿於四哩高度之雲端，以窺察敵方行動，至是乃急電通知帕格散占（Pasarian）靜待消息之二十架美機，數分鐘後，即見此全隊空軍，以最高速度，直向海外飛出。然而美機雖突如其來，日方似早料及有此一幕，故能從容應戰，絲毫不露驚慌失措之狀。當美機飛越海岸，即被大隊敵機攔住去路，格鬥頗烈，其結果半數美機或遭擊燬，或被迫降落，日機亦損壞多架；另半數則衝出敵軍陣線，直向敵運兵船飛去，途中因敵方海軍高射砲之掃射，又被擊落三架，經此二重挫折，二十架美機，僅存其七。更可惜此次彼等襲擊敵兵船時之情形，亦遠不如隔晚其同伴在林加煙時的順利：此時敵兵船離岸尚遠，方以最高速率駛來；而其迴避之水面範圍又頗大，使美機甚不易覩準投彈。經此隊剩餘飛機捨身奮鬥結果，日船一沉三損，日兵死亡，約在一千以上。至是，美方便不復能阻日軍之登陸。時日艦仍續向毫無敵踪之高原開砲，空中又有大隊飛機掩護，運兵船乃於此二重障礙之下，急行而進，因未遇阻礙，登陸之工作進行甚速。

十三日清晨，上岸日軍，至少有三萬人，並携有小砲及坦克車之大部分；數小時後，登陸工作即行完畢。至於此後日軍向內地長驅直入，及在卡拉謨巴地方遇到頑強抵抗，卒將美兵全部殲滅，這種種情形，殊無敘述之必要。要言之，防軍頗能爲勇士所應爲，惟因敵軍人數多出十倍，初戰即陷於不利之地位。日軍於林加煙與拉夢兩處登陸時，及經其後陸上一戰，受創甚重，死傷共約萬五千人，其數遠逾迎敵防軍之衆。然而此時南北同時直趨馬尼刺之日軍兩大隊，人數猶在八萬以上。

茲後數天中，日軍前衛與小組美遊擊隊之間，發生無數次小戰。但至三月十九日那天，不可避免之最後結局終於實現：爲欲避免馬尼刺全城之被砲火荼毒，奧尼爾將軍不獲已，卽於是日率其不滿二千之軍隊出降日兵。此舉雖頗受不明當時困難局面之美國輿論詆責，究可認爲聰明之主張，且頗具道德上之勇氣。蓋就當時情形而觀，繼續抵抗，已不濟事，若猶不自量力，冀作孤注一擲，則不但徒然犧牲了殘餘美兵之生命，且又糜爛了人煙稠密的城市，而結果於敵則無多大損害。

馬尼刺歸降之五天前，停泊於馬尼刺灣之美驅逐艦與潛水艇，全體奉令突圍逃

往關島。此殘餘艦隊大部得能安離險地；僅潛水艇厄斯一〇號(S10)因誤觸日軍所埋之水雷而被燬；驅逐艦奧斯逢號(Oshorne)則爲日輕巡洋艦數艘追及擊沉。至老巡洋艦克利夫蘭號及潛艇厄斯一九號(S19)，則因前船速率過遲，後船機件損壞，明知不能逃避封鎖艦隊之堵截，乃由水兵鑿沉之。奧尼爾將軍事先又已下令毀滅一切軍用物件，如戰砲，飛機之類，故當歸降時，日軍所獲戰利品甚少。二十日，日軍卽於宮武大將統率之下，整隊入城，因感於美軍奮勇抵禦之精神，乃允不解除其武裝。

前一日，另有日軍兩師團約五萬人，於民大諾島(Mindanao，斐島南部之大島)之辛丹干灣(Sindangan)登陸，隨向薩波盎加(Zamboanga，民大諾島之西岸海口)進兵。民大諾之守兵，連民軍及警隊在內，尙不逾五千之數，故無猛烈抵抗。於同一週內，撒馬(Samar，在斐島東部)與帕奈(Panay，在斐島西部)兩島，亦爲少數日軍支隊佔領。由佐世保駛來之潛水艇隊，卽以馬尼刺附近之軍港卡微退爲大本營，另一部分則駐泊於民大諾東南部之達華奧灣(Davao)。此外尙有軍用飛機

五百架隨來，以爲日軍防守斐島之用。

當三月之末，留在美人手中三十年之久的斐島，日軍已是全部佔領，於是其對美戰爭之第一目的總算達到。美國軍事家鑒於斐島與日過邇，而距美國最西海軍根據地又頗遙，故久已料及一旦日美開戰，該島必立即陷落。然而此種失守之惡耗傳來，終不免使全美爲之震驚。

初時美人甚恐其旅居呂宋，民大諾等處之僑胞，爲日軍所荼毒；其後始知此種擔憂，卻是一種過慮。日人一旦佔領斐島後，對於當地居民，無論土人外僑，一概待以非常溫和之態度。旅斐美人，僅須保證決不干涉新當局之行動，仍得照常營業，歸降之美兵，除少數態度頑強者被押送日本外，都樂於留駐原地，蓋彼等均任私計祖國必將及早出兵驅逐敵軍，收復失地。

當此國難臨頭之秋，美國不免有一班自命爲軍事家的人，痛責政府，於日軍侵斐之際，何以因循坐誤，不發救兵。此等人卻並未想到，彼時倘美國艦隊駛入西太平洋，恐十九無生還之望。要知日人若未充分佈置，以阻美軍西來，決不會貿然作

征襲之舉。於運兵船尚未有一艘離去日港以前，即有一警備線，橫築於一切通入西太平洋之水路。小笠原羣島 (Bonin Islands) 之魯意港 (Port Lloyd)，駐有日本主力艦隊；由馬紹爾 (Marshall)，喀羅林 (Caroline)，馬利亞納 (Mariana) 三羣島起，更有大批日巡洋艦，驅逐艦及飛機，川流不息，四出梭巡於南部洋面。

因之，夏威夷一旦有大批艦隊出動西駛，必立爲日方偵知，則其巡邏隊必將由各處雲集，以迎候於途中。爲欲不至遠離其必須同行之軍需船及補助船起見，此美艦隊勢須減低行駛速率，因遂日夜均恐不免於日方潛艇之襲擊，更西進則又恐受日機轟炸之厄。若有一船於中途被損，則此船即不能與大隊同行，而劫運必難免，故其結果此艦隊中，將必有多艘船隻，於西行途中被燬；即幸其大部分能安渡險境，則試問於其長航程之終點，將向何處覓其安身之地？是時彼等已身在敵海，既乏燃料，又無軍需接濟，多留一日，危險便愈增，死神亦愈近；日受敵方飛機，潛艇及水雷敷設艦之磨折，船數將日見其少，隨時更有日軍大舉圍剿之虞，其結果非至全隊覆沒之境而不已。明乎此，則無怪美海軍當局之猶豫滿腹，未敢輕易令其艦隊西

駛，以免陷於絕地。

且吾人當憶自戰事開始後之整二週中，美國對於西太平洋之情形，全已隔絕。三月三日，因日方高流電台之阻撓，斐島電訊即告中斷；翌日起，關島方面，亦已寂然無聞；故此後美旗之是否猶飄揚於馬尼刺及關島之上空，實不可知。雖云於敵對行動開始數小時內，二地之即將同告失陷，勢有不能；惟當遠在兩國正式宣戰以前，日軍之已在出動中，且當美政府猶狐疑於敵對行動已否開始之際，日軍之已於馬尼刺及關島兩處登陸，則事或有之。事實上關島直至四月三日猶在美人之手，故若於察知日方必有作戰之意後，夏威夷艦隊即行出動，更假定途中並無日軍留難——，此種希望殊不可能——則必能於是日以前抵達關島，以增厚其防軍之力。惟在絲毫未明此中底蘊之美海軍當局，認為此舉不免過於愚妄，故於未獲西太平洋實況之消息前，斷然拒絕遣艦往西出動。

至於關島消息隔絕之原因，今可以數語括之。三月四日，突由舍判 (Saipan) 飛來一隊日機，向馬察諾地方 (Machanao) 之無線電台，擲下炸彈數噸，電台設

備，當即全部被燬；因損害過重，非當地人員所能修復，而海底交通又已於前一日中斷，因之關島一時與外界完全隔絕。至關島今後遭遇，自當順次談及；惟於繼續敘述此太平洋戰場上兩雄對壘時之經歷以前，吾人應先觀察戰事開始時雙方之實力。下一章便將及論此點。



## 第五章 一九三二年三月

### 開戰時美日兵力之比較

#### 兩國遠隔之不便

#### 關島之形勢

自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海軍限制條約 (The Washington Naval Limitation Treaty) 訂立後，海軍國間主力艦與航空母艦之競造雖被制止，較小兵船之添造却未受限制，於是此較小兵船之軍事價值，因戰艦噸位之限制，而有了比率上之增重。自從那年後，日美兩國在海軍軍備上，競爭頗烈，各致力於所謂補助艦隊之建造，以適用於小艦戰爭之新策略；而此種新戰術，早就推翻了世界海戰史上歷來認為傳統的艦隊之配置與戰略，終且有全部取而代之之勢。華府會議數月後，日本即已踏正步調，採用一大規模之巡洋艦添造計劃，規定於一九二八年完畢，至此，除主力艦十艘

外，彼將有下開之補助船數：每小時速率三三海哩之巡洋艦二十五艘，每船噸數由三五〇噸至一〇〇〇噸，驅逐艦近百艘；潛水艇八十艘。此外對於一切補助船隻，凡為現代艦隊之補充與維持上所需者，如燃料船，軍需船，修理船，及驅逐艦隊與潛水艇隊之父母船之類，日政府亦必盡量添置，毫無讓步。但當一九二五年時，因見美國採用巡洋艦添造之新計劃，乃以維持均勢為言，重復擴充其正在進行中之造艦計劃，增造巡洋艦八艘及潛水艇二十艘，並限令於一九三〇年完成。其後因造艦工程進行之速，所有計劃中之船隻，竟於規定期限之整一年前，即已全部竣工。

同時美國亦恐其小戰艦噸位落人之後，復於一九二七年，經國會長期討論之後，另撥巨款，添造巡洋艦四艘及大號斥候潛水艇二十四艘。日方之反應，則為一補充議案之通過，限於一九三三年完成五巡洋艦，及未有數目規定之潛水艇一批；此批戰船，於此次戰事爆發以前，大半已經動工。故於華府會議後之八年中，美日兩國之海軍，實質上已擴充不少；其間美政府曾有二次提議舉行一新會議，以制止海

軍低級軍備之競造，惟因對方缺乏誠意表示，卒不果行。

就開戰時之雙方實力而觀，日本所有各式小戰艦，除驅逐艦一項外，均居於顯著的優越地位。彼手頭已有快巡洋艦三十三艘，並有五艘方在趕造；潛水艇百艘，多屬航洋大船，在建造中者亦有自二十五至三十艘之數。僅驅逐艦一項，美國較勝於日，共有二百七十五艘；日本所有不逾百數，惟多為較新且較強之構造。

航空母艦一項，日方因受華盛頓條約之限制，略見遜色，僅許有八一〇〇噸，而美則可有一三五〇〇噸。美國有航空母艦二艘，為戰鬥巡洋艦所改造，合佔六六〇〇噸，餘數則分配於新築之三船，各為二三〇〇噸，共計五艘。日亦效法美人，改造主力艦加賀號與赤城號為飛機母艦，其排水量各為二七〇〇噸；至是，彼所可添造之噸數，僅剩三分之一，乃以之建造鳳翔號，為九五〇噸，及另三艘小船，各近六〇〇噸之數。加賀號與赤城號之速率，為二四海浬與二八海浬，並各載飛機五十架；鳳翔號每小時可行二五海浬，能容飛機二十架；另三艘小船，其速率為二八海浬，各載飛機十五架。故日方共有速率甚高之船六艘

，專供飛機載運之用。

至於潛水艇一項，日人共有三種：中號船，其排水量由七〇〇至一一〇〇噸，耐航遠程由七〇〇〇至九〇〇〇哩；大號船，其排水量由一五〇〇〇至二五〇〇〇噸，耐航遠程與中號船同；及潛航巡洋艦。此最後一種潛艇，其建造計劃，乃德人所創，及一九二五年始落日人之手；迄日美開戰時，日人已依此計劃，完成六艘，尙有二艘在建造中；至其構造內容及作戰能力，則因日方嚴守秘密，故外間鮮有知之者。

當一九二四年，日本海軍考察團遊歷歐洲時，由柏林之德國第一流潛艇構造專家家雪刺謨 (Otto Schramm) 教授處，獲得一潛航巡洋艦之全副圖樣，其船身之巨大，竟遠過當時世界最大之潛水艇；並延聘德國技師，來日監造此項怪船。一九二五年春，第一艘即於吳軍港船塢下水。是船長四〇五呎，寬四五呎，排水量爲七〇八〇噸；藉二九〇〇〇匹馬力之「第則爾」發動機 (Diesel engine, 德人第則爾 Rudolf Diesel) 所發明，爲內燃機關之一種，以吸入衝動，僅輸入空氣而緊壓之，致所生之

熱冷燃料——通常用黑油——著火，而燃料以高壓力自然分爲細點入於氣筒；此機熱率甚大。之之力，其水面速率爲二三海裡；更藉電動機之力，其水下速率爲一海裡。司令塔之前首，有矮砲塔一座，設有八吋口徑可裝二五〇磅巨彈之砲一對；此塔可藉電力旋轉，故除船尾外，塔上之砲可向任何方向射擊。此外並有四吋口徑之快砲三尊。魚雷發射管，甲板裝有二具，吃水線下之船身內部則有八具。八吋口徑之砲，每門備有彈藥五百發；魚雷發射管，每具備有魚雷四枚。砲塔，司令塔，及當行駛水上時露出海面之全部甲板，均有堅厚鋼甲包住，除最猛火器外，爲任何砲火所不能損。船身構造，尤見堅固，足拒炸彈與水彈之襲擊。船上更有巨大油槽，於適度速率之下，藏油足敷二四〇〇哩長航程之需。深水中可潛行之時間。不及二分鐘。是船雖有偌大之船身與噸位，若由一隊訓練純熟之水兵管理之，則預料較之駕馭僅及其十分之一大小之潛水艇，不致感到更大的困難。此第一艘奇怪巨艦，日人定名爲長崎號。

於長崎號試航期中，日人又依同一計劃，另建五艘；惟其中有一艘爲水雷敷

設艦，計劃中原有之重砲二尊，則改爲輕快砲數門，船上共備有水雷二五〇〇枚。以潛航艇而有恁般體積與威力，實爲當代海軍列強所望塵莫及；然而此批怪艇之實際軍事價值，吾人日後將見其今日評價之過高。

日本現役海軍共有軍官七五〇〇人，士兵七〇〇〇〇人。其長官士兵間之人數比率甚高，約一與九之比；而美國海軍，則僅一與一七之比。此種差異之減縮，其原因乃在參謀人員與軍事專家，此兩種人僅爲戰時所需，而各日船則在常年亦全體攜之與俱。此外，日艦水兵，平時亦必保留戰時編制百分之九〇至九五之數。此種制度，雖不免加重平時海軍之維持費，却可得到戰時充分準備之益。

日本常備海軍，平時每在立即行動之準備中，故動員令之執行，僅數小時內事。於此現役軍隊之後，尙有大批後備隊，長官士兵合共近五萬人，於其第一期之七年預備軍役中，年須受訓練十五天。日本海軍訓練之成績，曾有一時非常優良，近年來則日見減色，這或許是由於兵士所由徵募之平民社會中反軍國主義漸次普遍之結果吧。然就大體而論，日本海軍，仍足與任何強國之海軍爲匹敵。軍官既受有良

好教育，辛勤耐勞，忠於其職；士兵亦聰明解事，苟於適當領導之下，頗能表現服從與盡職之德性。技術訓練，亦已臻完善之境。日人雖缺乏機械化之特質，却甚富創造天才，且無論如何，對於一切應用於現代海戰上之艱深技術，總可認為已能操縱自如；砲彈射擊與魚雷施放之術，亦頗能合格。至若船隻，器械及軍備之計劃與構造，全仿歐美最新式樣，甚且從而改良之。

日人軍備之最銳進者，當推航空一門。戰爭之前一年，日本之海軍航空隊已有戰機九〇〇架，駕駛員一二〇〇人，其中有最精良之航洋飛機頗多。國內航空製業已甚發達，故無需加工趕造，每月即可製出飛機一五〇架。海軍飛機之最佳者，當推「旭」式大號爆炸機，每架能攜炸彈噸半，及魚雷機，每架能攜二三吋短形魚雷二枚。日本航業界現置有千噸以上之商輪近千艘，其中有速率高大之巨船頗多；多數今已徵發於海軍界，以供武裝巡邏船，補助航空母艦之類之用。

若與美國開戰，日本戰略上之地位，甚近於理想美滿之境。夏威夷為與之最近的美國設防軍港，中間猶相隔三千四百哩之遙。北由千島列島 (Kuriles)，南迄台

灣，幾成一連鎖之島地壁壘，使日人無慮外來之襲擊。激盪亞陸東岸之水，如鄂霍次克海（Okhotsk Sea），日本海，黃海，及東海，多在日人之掌握，而今斐島既被征服，則其海上霸權，又已伸及南海。故若日人之艦隊一日存在，則其與亞陸交通之生命線，便一日可保無虞。不獨如此，於小笠原羣島及赤道以北之舊德領諸島，日人更有許多或明或暗之海軍根據地，橫截於東太平洋西來之航路。僅於東北一處，外來艦隊，或能不蹈日人魚雷根據地之警備區域，而直逼其沿岸地方。

日領之海外島地，數年前多已強固設防。舊德領諸島，於歐戰後由國際聯盟委託管理時，雖曾明文規定，日人不得用作軍事根據地，但如今戰事既已逼近，此項條款當然失效；為防美人佔領其一二小島以為海軍前哨起見，於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間，日人即已於該區進行防禦工程。擇尤要之島地，如喀羅林之雅浦島（Yap），馬紹爾之查盧特島（Jaluit），及馬利亞納之舍判島（Saipan），架設重砲，唯其主要之防禦力，則為飛機與潛艇。

眼前的戰事，雖顯以海軍力為主要角色，而日方陸軍之功用，却亦不可忽視。



日人所需之食糧及原料，多半取給於亞陸，於其對美戰爭中，若一旦失去此種巨大來源，則其戰鬥力便不能持久；維持此物質接濟之艱巨工作，當由日本陸軍担負之。爲欲保有此戰時必需之西鄰富藏，尤其因華人未忘宿怨，必將乘人之危，斷絕一切供給，以圖報復，故日人嚴防其在華所攫利益之被侵蝕，自屬必要之舉。中國對於此次戰爭之所抱態度，雖猶未可預斷，然而東京政府頗知至多僅能冀其處於惡意的中立地位。若一旦日人敗衄，則中國之將以兵刃相向，自更在意料之中；而由本書首章事實之暗示，中國軍隊漸趨合作之現象，愈令日人惴惴不安。

由於上述理由，日人自不得不駐紮相當數額之陸軍於滿蒙二地，因是二處爲彼等取給最多之區。而事實上則當戰事進行，華方態度愈見可慮時，日本軍隊之分佈於中國各要地者，不下六師團之衆。同時日人又竭力運用外交手腕，以求取過去十年中兩國邦交並不甚睦之俄人好感。當開戰時，莫斯科政府即行宣布中立；然日人對之，却不能無疑，萬一戰運不佳，此不可恃之友邦，隨時可由暗仇變爲明敵。本來，日人於其國勢全盛時代，對其大陸鄰邦，素來強取豪奪，肆無忌憚，受之者雖

衝之切骨，惟因懼於其軍備之盛，莫可奈何，祇好飲恨於心。但若日本一旦對外有事，則或華或俄或二國同時出而爲難之虞，必將牢留於日戰略家之腦際，而遂嚴重影響於其軍事計劃；故戰爭之發生，不啻給日人以一個總結帳危機，以全部發露其歷年來橫暴政策之下場。總之，日人平時樹敵既多，自無怪而今對美作存亡攸關之一戰時，爲敵包圍，各欲從後制其死命。

而事實上日人所需分兵戒備之側面攻擊，尙不止中國一處。當戰事初起時，朝鮮即發生嚴重內亂。是年四月，該地獨立黨人突樹革命旗幟，勢甚猖獗，日政府急調陸軍三師團往討，經猛烈之征剿，亂事始告平息，惟因當地人心不穩，政府深恐亂事復作，出征軍隊，不敢調回一聯隊。此外，台灣人民，平時即已頑強難馴，當此危急之秋，難保不生變故，日人因亦不得不加調重兵於該地。故總計日軍之已受牽制，而不能隨意調動者，不下十一師團之衆，約佔陸軍平時編制兵額十分之七。

然而雖經幾度尅減，日本之陸軍力，依然未可輕侮。前期預備隊一經召集，日本陸軍，即可增至八十萬人；此外尙有後期預備隊百四十萬人，多數曾受軍事訓練

。自歐戰後，日本陸軍軍備，亦已大加改良。砲兵隊，輜重隊，及其他軍役部分，均受最新式之編制，並備有最新式之武器。坦克車隊，於十年前開始設立，而今已置有輕重坦克車百二十輛之多；陸軍飛機之可供調遣者，亦有八百架。故若今次戰事，萬一由海面波及陸地，日人亦必能一顯其好身手。最後，經防禦上之幾番努力，日本沿岸壁壘森嚴，足拒敵艦之來犯，更不必說。凡主要之港口及險要之海峽，均設強固砲台，上架重砲，以資捍衛。除上項靜止的防禦設備而外，日人尚有一完備之鐵道網，因之一遇任何沿岸地點有敵來犯，頃刻可有大批軍隊，由他處趕來應援。

至是，日人所有兵力及其所處戰略上之特殊地位，吾人已以最扼要之方法，觀察完畢，且回頭來研究一下美國方面的情形吧。

直至一八九八年對西班牙戰事的前數年，美國海軍，僅以防守本國海岸為唯一任務。遲至一八九〇那年，美人始以造船經費之大部分，建造低舷鐵甲艦多艘；此種新戰船，設有旋轉自如之砲塔，用以為浮砲台雖頗勝任，却不能巡行作戰於公

海之上。其後乃有航洋之鐵甲艦，代之而興，組成美國第一批新式艦隊之核心。自佔有太平洋之西班牙屬地後，美國海軍之職務，便為增重不少，其有待於解決之當前問題，已不單是本國海岸之設防，且是數千哩外太平洋中新領土之保障。

斐島之如何能獲相當安全，而不受敵人威脅，這倒是戰略上最困難的問題，美國人士，頗不欲加以討論；蓋若欲完成上項目的，增設軍備之費用，勢必超出此新領地之經濟價值。最低限度，斐島防禦計劃，不但包括美國海軍之大擴充，且須有需費浩繁之當地防禦工程之設施；然而縱令有此兩重防禦設備，斐島之能否遂保無虞，猶屬疑問。據美國海軍界之意見，若僅賴兵船與砲台之保護，斐島之安全，仍不可恃，故非更有一支軍隊，相埒於一假想敵國所能遣出之兵力者，常駐島地不可；此項建議，終不能獲得美國輿論之贊助。彼輩乃退而求其次，擬於斐島之內，或於其鄰近之一島上，築一堅固之根據地，以容納一強有力的美國艦隊，使能屹然立足於西太平洋；斐島既有此批艦隊之鎮守，或其旦夕馳援之便利，敵國侵略之野心，或可稍戢。

因之許多年來，美國一班戰略家，不時督促政府，並提出種種計劃，以設防於卡微退，或於關島更佳；卡微退位於馬尼刺灣內，關島則為馬利亞納羣島之一，在馬尼刺之東千五百哩。然而一切建議，均屬徒勞。國人或不明戰略上之形勢，或對此偶得的邊遠領土之得失命運，簡直毫不在意；其結果，卡微退始終淪為三等根據地，全無庇護與補充一現代艦隊之設備，關島亦僅成一燃料站，毫無防禦工事可言。此種消極政策，繼續盛行，直至一九二〇那年，國會始撥款加築關島防禦工事，並改築阿普刺港（Apra），以為艦隊碇泊之地。此項工程，顯僅屬於培植是島為一等海軍根據地之初步計劃，却不料方在襁褓之時，即遭一九二二年華盛頓五國公約之戕害；該約規定於包括斐島及關島之指定區域內，不准建造新砲台或新軍港，且於此數島維持海軍及沿岸防禦物之用的現有設備外，不得有所添設。

此種軍備限制之結果，不啻於戰爭時期，橫斥美國艦隊於西太平洋之外；蓋近代戰船，僅能於安全根據地之附近水面有所活動。以有燃料持久力之束縛，尤其於戰時疾駛之必要致燃料耗費特多之情形下，戰船之活動範圍，因之大受限制。火奴

魯魯 (Honolulu, 夏威夷羣島之首府。), 距舊金山二一〇〇哩, 置有足以應付大艦隊需要之主要設備, 爲美國在太平洋之唯一島地根據地; 以此處爲出發點, 艦隊可安然巡行於周圍一五〇〇哩, 至二〇〇〇哩洋面, 若更遠去, 則於駛回時, 將有燃料不足之虞; 苟欲減低速率, 以節省燃料, 則在戰時, 實屬危險之舉, 以緩駛易受潛艇襲擊之故。而關島及斐島, 却遠在火奴魯魯之西三三二五哩與四八〇〇哩。由是以觀, 夏威夷之海軍力, 對此遠處西太平洋之地, 顯有鞭長莫及之苦。

當戰事之初, 美海軍有主力艦一八艘, 每船排水量由二一八二五至三二六〇〇噸; 輕巡洋艦二二艘; 驅逐艦三〇〇艘以上; 潛水艇一二五艘; 大號航空母艦五艘。海軍各級員兵, 連海軍陸戰隊在內, 約近一一五〇〇〇人。短期軍役制度, 實爲美國海軍之大病。戰船水手, 若欲訓練純熟, 非六年之期不可; 然美國水兵之軍役, 則大都僅有四年, 而重入兵籍之事又屬罕見; 因之每年總有大批的遣散與補充, 而兵士技術標準之低落自亦不免。雖曾有人屢提修正案, 規定最低軍役期爲六年, 國會則直至一九二九年始通過之; 故當戰前, 此種新制度之利益, 海軍界猶未享得

，時兵士中十分之四，其軍役期尚未滿三年。至日本海軍，多數爲志願兵，至少曾從軍役六年。於此種差異情形之下，吾人當不能說美國水兵的訓練程度，與日人相同。果然，美國新兵，心智既較靈敏，稟性亦較近於機械生活，然而此種長處，終不足以彌縫訓練時期過短之缺憾。也有人說，美兵既有上項長處，故於戰場中實地經驗之獲得，可較速於日人；惟當開戰之初，訓練不熟之美兵，究有相形見絀之概。

當一九三一年時，美國陸軍之平時兵額，甚近十五萬之數。會因歐戰經驗而獲益非淺；至其編制，訓練及設備之優良，堪與任何強國之陸軍爲敵。國防軍人數，初時據報爲四十二萬五千人；惟此數與實際之兵額相去甚遠，故到一九三一年時，卽降至二十萬。至美國陸軍之預備額，則頗可驚。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歐戰告終，武裝美人，共有三百六十萬之衆；尚有大批人民，準備應募；就當時報名投効的人數而觀，宜於軍役之人，實逾二千四百萬。故以美國幅員之廣，人口之衆，若能假以時日，僅就本國之供應力，卽可徵募並編制一世界最大之陸軍。當對日開戰後，

美國強迫軍役制，即行恢復；因就當時戰事形勢而觀，除防守工作外，陸軍並無多大功用，故最高兵額，暫定爲百萬之數；然而即此少數兵額，亦直至數月後，始予補充完畢。

至若美國戰略上的當前問題，亦可略一說明。日人對於美陸而欲施以猛烈攻擊，實不可能。以兩國距離之遙，日方艦隊一旦遠離己海，實不足與其敵方之聯合艦隊爭雄；日兵進犯太平洋沿岸，既成事實上之不可能，故雖有一班毫無戰略常識之著作家，妄作蜚語，以動人聽聞，美國海陸軍界，仍堅持此說，毫不爲動。夏威夷之安全，亦不足懼；以太平洋美艦隊之主要根據地，今乃橫渡三千四百哩之遼闊洋面來犯，日人雖愚，必不出此。

既如上述，美國海岸與夏威夷二處，不致受敵人之猛烈襲擊，而可高枕無憂。然而僅僅保持守勢，決不能博得勝利之果的。若欲獲此最後勝利，計惟有擊敗敵軍，或於必要時施以封鎖上之壓力。爲欲達上項目的之一，非於接近戰事區域，即西太平洋上，獲有一二根據地不可。然則此項海軍根據地，又如何才可獲得？而問題



之要點亦在於此。事實上斐律賓與關島既同告失陷，美國於夏威夷以西之屬地中，已無一可供作戰事根據地者。密德威島 (Midway)，位於夏威夷之西北一一二六哩，與日本海面相距仍遠，至若威克島 (Wake)，雖在夏威夷之西二〇〇〇哩，僅一環狀之珊瑚島，不能以爲巨船寄旋之地。

由此以觀，吾人立可瞭然於美人而欲有一戰事根據地，非從日人領地中覓取不可；然而即在此敵人之領域中，適宜地位之擇取，亦頗非易事。馬紹爾羣島，距離戰區，似嫌過遙，且因戰船若由該處出發活動，勢須遭受鄰島日潛艇襲擊之厄，故爲美人所棄置。喀羅林羣島中之坡內匹 (Ponape)，亦有一般短處，加以該港之水路情狀，更非宜於巨船之旋泊，故亦爲美方所不取。皮盧羣島 (Pelew) 西太平洋密克羅內西亞 (Micronesia) 島羣之一。) 中之安哥 (Angau)，距離雖宜，惟與其他日島過遙，日軍旦夕可至，仍非美艦隊容身之地。至於馬利亞納羣島，則除關島外，已無一差強人意之良港，今關島既落敵手，其餘島地，自不能復博美人之青盼。末了，於下一章中，吾人將知美人經慎重剔選之結果，最後却屬意於小笠原羣島，以

爲戰事根據地最宜之點，希望美艦隊之能由此出動，以與敵艦相周旋於敵人洋面。

如今，爲繼續編年順序之敘述起見，吾人應重移視線於關島方面。是島爲馬尼拉亞納羣島中之最大者；雖具備戰略上之最優利益，而如上所述，終未能被闢爲一重要之軍港。自一八九八年西班牙戰爭時，爲巡洋艦查理斯敦號 (Charleston) 攫取後，從此僅被美人視作海軍兵船及政府運送船之裝煤站。島上西班牙人所遺下之古式堡壘，到而今幾乎一仍舊觀，鮮有加以改良的。

是島由東北北迄西南南，長約三十哩，平均寬六哩半，全島面積共計二〇八方哩。北部爲一高原，高出海面約自三百呎至六百呎；東西兩岸尤見高峻，並有險岬突入海中。自遠處望之，是處頗疊平坦；往北則地勢陡起，爲散塔洛薩 (Santa Rosa, 高八七〇呎)，馬契諾 (Machiao, 高六一〇呎)，及馬塔哥克 (Matagaug, 高六三〇呎)。(諸山所在地；馬契諾山爲是島最北之處，首爲日機炸燬之無線電台，卽坐落於此。往南則地勢多山，並有高峯多處，如阿琉塔謨 (Alutum, 在里昆內散斯——卽偵察之意——山 Mount Reconnaissance。)、察緯 (Chachao) 及廷科 (Tinko)

，各在千呎以上；最高之峯爲查馬隆·曼格羅 (Jamullong Manglo)，高出海面近千三百呎。近阿干哪鎮 (Agana)，有一泉，可得多量清水。西岸介於青山白水之間，土地平曠，略帶起伏之狀；東岸則地勢崎嶇險峻，塔洛佛佛港 (Tarlofo) 爲其僅有可容船舶之處。有塔洛佛佛河流入是港，因以河名爲港名；灣之兩側均爲峭壁，形勢頗屬險要，灣內水深六至八尋 (Fathom，度名，長六呎，用以量繩索及深淺等者)，可容最巨之輪。

塔洛佛佛以南，已無一港，可容吃水量深之船隻。島之東南端，雖有阿哲揚港 (Ajayan)，惟因附近暗礁頗多，除最佳之天時外，船隻入口，殊多危險。其中有一巨礁，由是處迤邐向西數哩，環繞科科斯島 (Cocos) 一周，復折而北行。巨礁終點之北，有攸馬塔灣 (Umata)，距是島西南端之北二哩，當西風起時，卽有巨浪拍岸，舟泊其處，危險殊甚。有頽廢之堡壘三，一在南入口處，名紐厄斯特刺·栖娜刺 (Nuestra Senora de la Soledad)，一在北部之岩嶺。攸馬塔昔時爲一大鎮，惟當一八四九年時，大部已爲地震所燬。

由攸馬塔往北八哩，爲阿給特灣 (Agate)，是處除西風盛行之時外，頗宜泊舟，惟以近岸處暗礁甚多，不易登陸。復北行數哩，有奧洛忒半島 (Oraté)，適成關島最大良港阿普刺港 (Ara)之南岸，其北界則爲卡布刺斯島 (Cabras)及略與半島海岸平行之琉密諾暗礁 (Luminao)。港水頗深，宜泊巨舟，惟水面滿佈淺灘，小渚，及珊瑚礁，故舟行出入，須持戒心，偶一不慎，則隕越堪虞。灣口亦有西班牙古堡二：一在灣端岩石之上，爲磚石所砌成，名聖大克盧茲堡 (Santa Cruz)；一在奧洛忒岬 (Oraté Point)，名散地牙哥堡 (Santiago)。美人因是二堡位置，過無隱蔽，易受海面砲擊，故從未加以修理。爲固防計，另築土砲台三座，各架新式六吋口徑砲二尊：一在奧洛忒岬；一在近半島東端之薩美 (Sumay)不遠處；另一則在阿坦塔諾 (Atantano)之羣山間，俯瞰海面。故扼守港口附近者，共有新砲六尊，其中四尊，且擅居高臨下之優勢。

阿干哪灣，爲關島首府阿干哪鎮所在地，位於阿普刺港之東北八哩，灣身爲一狹長之凹形，巨浪直入，毫無隱蔽，故不可以爲泊舟之處。散刺非爾 (San Rafael)

與散阿圭達 (San Azneda) 二石築古堡，爲是處僅有之防禦工事，各架輕快砲數門。阿干哪鎮，適在阿得拉普 (Adelup) 與阿拍官 (Aperguan) 二岬之間，有居民六千，房屋二百幢；此類房屋，石砌者甚少，僅總督官邸，兵工廠，兵營及監獄等數處；街道已經鋪砌，並有一優美官道，直通阿普刺。由阿干哪灣以迄是島最北端之立替狄安 (Ritidian)，沿岸地勢險阻異常，入口處僅一塔馬因灣 (Tuman)，是處雖爲暗礁圍住，却有數處裂口，可供小舟出入，岸邊亦不險阻，故上陸甚易。關島共有美海軍陸戰隊二千人，大部駐紮於阿干哪鎮；阿普刺港亦爲其主要衛戍地。彼等除沿岸砲台之大砲數尊外，尙備有野戰輕砲數門及機關槍多架。

太 平 洋 大 戰

---

## 第六章 一九三一年三月—四月

關島總督哈柏大佐驚聞馬尼刺失陷之訊

二船由美蒞止載來重要軍用品

島方準備抵禦

日軍首次來犯重創而退

島上僅留戰船爲潛艇二艘

日軍再度入寇其勢更凶

關島投降

哈柏大佐得逸

關島自三月四日，爲日機投彈，炸燬馬契諾之無線電台後，未受驚擾者，約二

週之久。其間雖偶有日機，飛越島地上空，却未投彈。時島上僅有美機八架，因總督決暫保存，以待急需，故當時未出搦戰。

迨三月十八日之晨，阿琉塔謨峯之瞭望台，報告於南方洋面，發現黑煙，總督隨派一機往探。來者為美驅逐艦拉謨柏石號（Lamberton），登特號（Dent），及立紮爾號（Rins）。此船時已用作水雷敷設艦，方於斐島投降前，由馬尼刺灣突圍而奔。時正見其於奧洛忒岬之西十哩洋面，鼓足速率，循锯齿狀迂道而行，並沿途施放煙幕；不數分鐘後，前行一艘已在開火，繼以水彈炸聲。據岸上守望者之觀察，必有一敵方潛艇來襲；果爾，則以此三船方鼓輪疾駛而近，敵方此舉似屬徒勞。而事實則又不然，居中之登特號，方駛近灣口，且已與奧洛忒岬平行，其右舷巨浪陡湧，繼以沉重之巨爆一聲；是船竟被一魚雷攔腰命中，擊破船背，因之轉瞬即沉。同時由彼隱匿不見之敵船，又有二魚雷襲來，立紮爾號幾亦險遭不測。

迨立紮爾號及拉謨柏石號駛抵卡布刺斯島附近寄碇處後，其長官立即登岸向總督報告斐島遭遇；在此任者為哈柏（Harper）大佐，時猶初次聆此鄰島惡耗。當此



數艦離斐時，馬尼刺猶未失守，惟可料知雖非旦夕不可保，亦必數日間寧。斐島既落敵手，則誰都知道，關島隨時有被攻之可虞；惟以是處防禦工具之缺乏，似少猛烈抵抗之望。與驅逐艦同時離去馬尼刺之潛艇，是時尚未蒞止，以其速率之低，逆料於二三日內，恐猶不能到達阿普刺港。

同日午後一時，復據阿琉塔謨峯之瞭望台報告，海面又發現黑煙，此番則在西方，隨又派一機往探。來船爲大貨輪二艘，方向阿普刺駛來；稍近，即發現爲本國海軍運送船波福特號 (Beaufort) 與紐波特號 (Newport News)，二月間由舊金山首途往馬尼刺，船上滿載大砲，水雷，及他項軍需品。波福特號之速率不逾八海涅，二船又須結伴而行，故是行費時甚久。當三月九日，二船猶在斐島之東七百哩洋面，忽遇一德國商輪，告以馬尼刺附近美艦隊覆沒之訊，因知若續向斐島前進，船貨必落敵手，乃決作歸計。欲待駛回火奴魯魯，則以燃料漸告匱乏，似已有所不能；且當十三日近暮，瞥見遠處一船，料爲日潛艇，雖經設法迴避，翌日又遇一可疑之船，方取道東來；因之歸途似已絕望。

至是，關島已成二船僅有避難之地。紐波特紐斯號上置有長波無線電機，當向關島通話，以定行止；惟屢次發電，終不得覆，足見事有不妙，甚或關島已爲日軍佔領，亦未可知。但船上煤艙已漸空虛，不數日燃料必罄，故是時明知前途可慮，而除冒險作自投羅網之舉外，已無他策。二船乃決向關島進發，惟相約一遇險象，立即逃逸；途中却未遇有障礙，及十八日午前，且已望見關島海岸。時出迎之美機，告以近處已有日潛艇踪跡，二船乃鼓足速率，循鋸齒形迂道前進；不久復有驅逐艦拉謨柏吞號出迎，疾行繞其四周，並連發水彈，以資掩護，二船因得安抵阿普刺。一經傍岸，船上珍物，卽火速開始起卸，蓋正爲防軍所亟需者。

及十九日之夕，阿普刺岸邊，已駁起架於環帶牽引器上之新砲，七吋口徑者十二門，六吋口徑者八門，並各附有牽引自動車；野戰砲十五；三吋口徑高射砲十；及大批彈藥。另由波福特號上，起卸摩托貨車二十輛。上項七吋口徑砲，爲一效力異常之武器，乃歐戰時由舊戰鬥艦上拆下，改爲陸用者；砲身長二五呎，可施放含有二四磅三硝基甲烴 (T. N. T. Trinitrotoluene 之縮寫，其化學公式爲  $\text{CH}_3\text{C}_6\text{H}_2(\text{N}$

○2)3。此化合物係由硝化甲烴 *nitrating toluene* 所製；對於摩擦或尋常之震盪並不敏銳，用爲各種炸藥之成分，亦可單獨用爲子彈之裝填藥。之一五三磅砲彈。由其環帶牽引器上，是砲可於仰角四〇度處放射，彈程遠及十四哩；每砲由一輛一二〇匹馬力之汽油牽引車拖帶，可攜上高山峻嶺，或行於崎嶇不平之地，而無所難。是砲因移動極便，而射程又甚可觀，故爲防守海岸之最佳武器，除最巨戰船外，頗足應付一切水面浮敵。當時此類移動砲台，若能僅假斐島防軍以三兩座之數，則於敵軍入寇時，抵禦效果，必爲大變，至少當可重懲日人。

現任關島總督兼防軍司令哈柏大佐，初爲美國海軍大學講師，以戰略上頗具卓見而得名，兩年前始升任今職；自此彼當可一展其才略，以昔日之學說，逐步付之實現。到任既及二載，故彼對是島防守問題，籌之已熟。以關島地勢之險要，且其可供登陸之處又頗少，若能於要害之地，設立砲台，架以遠射程之重砲，憑險而守，則幾成金城湯池，堅不可破。惜此項防禦工程，華盛頓會議之前，既爲國人所忽視，其後則又爲條約所不許。此舉既成夢想，大佐乃退而思及其次，以爲若能假以

巨大口徑之移動砲數門，亦足使敵船不敢稍近。而今此無路投奔之二船，來得正好，其所攜大批利器，適中總督下懷。

哈柏大佐，在防守問題上，既經一番研究之後，逆料進犯關島之敵，或將擇定東岸之塔洛佛佛港，及西岸之阿普刺港或塔馬因灣爲登陸之處，以地勢相宜故；其次則當以攸馬塔灣，阿給特灣，及阿干哪爲易受攻擊之地，數處均在西岸。雖無足數重砲，以埋伏於上述地點之附近；惟於探悉敵方目的所在後，始調七吋砲車趕急赴援，亦尙不遲。且幸島上海軍陸戰隊，在本國服役時，大都便受到應用此項武器之訓練；砲隊立即編成，每隊攜砲三門，及同數之摩托貨車，以備裝運兵士彈藥之用。另組野戰隊砲及高射砲隊，各砲則由馬來羣島土產之水牛拖帶之。至此，防守計劃，雖經佈置妥貼，却留下一個重大缺憾，而已無可補救者，便是飛機之短少。不特砲兵與砲車，易受空中之轟炸，且是時島上兵士，共僅二千之數，若於作戰時遭受重創，決無餘額以資補充；入寇之敵，若有雄厚之空軍，則地面防兵之抵抗，更必立歸失敗。

當三月二十日之晨，驅逐艦立黎爾號即於阿普刺港之入口處，埋設由波福特號運來之水雷百枚；事畢，方欲作同樣防禦佈置於塔洛佛佛港及塔馬因灣，而敵即開始來犯，事遂作罷。是役之先行爲四日機，於是日午前十一時由西北行近，繼以六千呎高度飛越島地上空。哈柏大佐早料敵方有此一舉，事先已以油布及樹枝掩蔽一切大砲，以避敵機視線。時敵機由北部之攸刺諾岬（Cano）飛入島地，隨後沿岸南下，迨抵阿干哪時，飛行極低，投下炸彈數枚，當機去該處傾頽之屋不少，並死傷居民多人。當戰爭將開端時，日探曾以關島無高射砲之消息報告其本國政府；是時日機既以爲島上並無是項武器，因遂放胆低飛至二千呎高度處，以圖詳探阿普刺之砲台。時該處附近適有此項新近運來之空戰砲六門埋伏，時機既至，一得命令，出其不意，立即向空放射；砲手雖無施放是砲經驗，却因敵機甚近地面，故射擊殊準。二機幾於立被擊落；第三機因受創不能飛行，被迫降落海面；餘一機則被免脫。

及午前十一時三十分，阿琉塔謨瞭望台又報告於西北天際，發現多量黑煙。哈

柏大佐乃又飭其少數飛機之一架往視，蓋及早得悉敵艦實力及其航路，實屬重要企圖；惟當此機出發時，爲保留島上已感單薄之空軍實力計，奉令飛行於敵人射程外之上空，且非至不得已時，不得與敵機作戰。不久，即據此機報告敵情如下：『敵艦隊現幾向正東前進。內有裝甲巡洋艦四，斥候艦四，驅逐艦約十六，另一船似爲航空母艦；此外尚有汽船十五，恐即敵方運兵船。斥候艦爲先行，巡洋艦居中，運兵船殿後，驅逐艦則四周掩護。余正爲敵方高射砲及敵機夾擊。』

往偵之機，當被召回；不數分鐘後，即見其正向阿普刺低飛而回，其後方有四敵機盡力尾追；察其狀，顯欲誘敵深入高射砲射擊範圍。敵機不知是計，放胆追來，當被擊落二架；另二機則因飛行較後，卒被曳尾逃去。

迨午後零時十五分，阿琉塔讓峯頂，已能望見敵艦隊之行踪，遙見其已分爲二隊，一往東北駛去，顯欲繞航立替狄安岬，隨後折向島之東岸南下，另一則逕行南駛，足證其欲以西岸之一點爲目的地。至是，敵人之欲於東西兩岸同時登陸，已屬無疑，所待悉者，則此兩支敵軍，各將以何處爲其入寇之地。

當午後一點二十分時，突有裝甲巡洋艦二艘，察爲常磐號與朝魔號，正向阿普刺港駛近，並向岸上及砲台猛烈轟擊。及後方知，此二艦原有之前輪八吋口徑砲塔，各已改設十二吋口徑榴彈巨砲一對，並有鋼甲掩護。同時空中復有日機，指示艦上砲火之方向，其飛行之高度，非高射砲射程所能及；且若美砲一經發彈，其砲位即被發現，則必成爲日艦隊砲火之目標，而立被轟燬。與洛忒及薩美二砲台，受彈甚烈；惟於此彈雨之中，砲台上少數海軍陸戰隊，亦不示弱，發砲還擊，其結果竟有數彈命中此二日艦，常磐號更因一彈適落其砲位之間，一對巨砲嘗被炸損，不得已駛離砲台彈距以外。然而不及二十分鐘後，是二砲台即同歸沉寂；所架大砲四尊，已燬其三，其砲手亦已非死即傷。另一位於阿坦塔諾羣山間之砲台，則以建築年代較近，又因其位置不如前二者之易爲敵砲瞄準，故尙能繼續支持半小時，直至彈藥堆爲一敵彈偶中，巨炸之下，斷送了大部分勇士的生命，砲台始告靜止。

管理移動重砲之海軍陸戰隊，自始即躍躍欲試，以圖援助其砲台同伴，而哈柏

大佐之令又不可違；事先大佐曾嚴重吩咐，未得其令，不准發一礮。時彼方居於廷啓奧山（Tinian），以爲觀察之所，並有掩蔽之物，以避敵人視線；已接得報告，據云第二支敵軍方駛越塔宛安岬（Tarakan），並沿海岸而行；不數分鐘，又據報有日裝甲巡洋艦春日號，日進號，方以十時及八時口徑大礮向塔洛佛佛港轟擊。觀此，知敵必將於阿普刺及塔洛佛佛兩地同時登陸；無如日機既在頭上，地面便不敢移動一礮，以防被發覺後，立將因敵方海空之轟擊而被燬。

至是，制空權已成哈柏大佐防守計劃中之先決條件，當敵軍初發現時，彼即已考慮及此。就彼所知，此次敵艦隊僅攜來航空母艦一艘，爲松島號，時由岸上望之頗爲清晰，方巡行於阿普刺之外十二哩洋面，並有驅逐艦三艘，掩護其旁。若能擊沉或重創之，則其所攜飛機，必將因無家可歸，立即停止活動；或降落水面，以待他船之裝載；或以燃料告罄，飛往其最近之棲止場舍利。此舉雖冒險，却頗值得；彼意既決，乃即令其僅有之八機，膺此重任。四架爲偵察機及戰鬥機；餘爲爆炸機，各能攜六百磅重炸彈二枚。直至此時，是數機始終被



隱藏於關島北部之第第多 (Deddo) 臨時飛機場；是處一部分爲村舍所掩蔽，略避敵人視線。

一聞總督之令，八機當即全體出發，以從事於機師及其同伴航空員（與駕駛員同乘飛機以偵察或投彈者。）所稱之冒險事業。彼等却奉令，除以松島號爲鵠的外，不得他顧；遇必要時，戰鬥機應犧牲自己，使爆炸機得以安抵目的地。將出發時，是隊司令治亞 (Tia) 上尉，接讀總督之電云：『君若擊沉敵之航空母艦，關島之圍可解。此舉成敗，實關全局。行矣，敬候佳音！』

當八機飛起後，尙未升至二千呎高度時，已被日機察覺，乃即疾飛追來。是時，美機開始即見順利，蓋日機因不悉其敵人目的何在，故不知逕飛口外，以便於中途攔截，却僅在後尾追。航空母艦，因構造異常，頗易辨認：僅有煙囪一，位於船之右側，甲板並棲有飛機多架。當美機飛近時，甲板上即有敵機二三架飛起迎敵，因使艦上之敵不便放射，迨後雖欲發彈，則已不及。美機隊之前行爲二戰鬥機，立以機關槍向迎面飛起之敵機掃射，當被先後擊落二架；至是，爆炸機已行近目標

，開始投彈。

松島號之廣闊甲板，卻是個絕妙投彈的，時美機又已降落至五百呎之短距離，故一經動手，便彈無虛投。當各機投彈時，因爆炸之烈，有一架竟受震傾覆，機師不及駕駛，機首即直向海面墜落。餘二爆炸機，時因日追機之攻擊，投彈不甚準確；然此後亦有二彈擊中甲板，第三彈稍偏，適中船側之吃水線上，立時炸成一巨洞。戰方酣時，岸上守望兵注視甚切，至是料知各機已告成功；遙望敵船，煙燄齊冒，船身漸趨傾側，當有飛機數架，由甲板滑下水面，十分鐘後即行沉沒。原奈此船一經轟炸，自始即不能動彈；發動機爲一巨彈所燬。另有數彈，則穿越甲板，猛炸於船身之下層。至其沉沒之速，若僅船側吃水線之一巨洞，似不能致；故此外恐尚有其他部分，爲炸彈裂成巨口多處，使此偌大巨船，頓沉海底。

敵軍猝經此擊，不免舉止失措，秩序稍亂，出征之美機四架，乃得安然飛回第多之飛行場；另四架則已償此大功之代價，與其忠勇烈士，同將長眠於太平洋之深處！生還之四機，戰鬥機佔其三；迨裝足彈藥後，重又奉令飛起，以驅逐滯留空

中之日機。及午後三時，僅見有一日機北去，顯欲飛往舍判，中途爲阿干哪數高射礮追擊。至於美機，吾人見其最後一架，時已墮落於巴立加達山（Barrigada）巔，燃燒方烈；至是，關島之空軍，已告絕跡，而其豐功偉烈，則將永留於美人腦際。

就其接踵而至之行動以觀，日人對於航空母艦之被燬，顯因不知其影響之重大，故尙毫不介意。彼等竟不料防軍另有狡計，而此計非待敵方空中偵察力消滅後，不能施展；而在不知底細之人，對於日人此番失察，亦必甚爲可異。吾人當憶：日人對於島上防禦情狀之消息，全以戰事將爆發時，其間諜所編之報告爲根據；却不料運送船二艘之隨後蒞止，且攜大批移動重礮與俱。

迨午後三時十五分，停留於阿善刺港外洋面之敵船，礮火已息，却有驅逐艦數艘，駛行入港，沿途以水雷防禦器（此器形如魚雷，前端有鋸齒，器身有鰭具及舵，以索繫出於船首兩側之前，航路中遇有布列之水雷，得以此器斷其纜具。），於水雷海面開闢航路；當其穿越入口處之暗礁與淺灘時，行駛甚緩，岸上頗易瞄準射擊，以制其死命，而終未發一礮。時拉謨柏吞號與立裝爾號，方停留於聖大克盧茲

島附近，船身傾欹，甲板不見人影，在敵人之意，是二船非爲炮火擊損，卽已爲其水兵毀棄。敵人既見岸上久無動靜，斷爲防軍武器必已盡燬無疑，遂乃放胆進行其登岸工作。但見遠處有運送船九艘，開始向前推進，甲板滿載兵士，舷側繫有小舟，並有驅逐艦數艘並駛而前，以圖掩護登陸。八哩之外洋面，泊有裝甲巡洋艦春日號，常磐號及朝魔號，則離岸較近。運兵船並不逕行入港，僅於駛近卡塔蘭灘（Catalan Bank）一哩內時，卽行停泊，此時但見船上兵士，紛紛跳入小舟；移載既畢，小舟卽由摩托汽船及驅逐艦拖曳，直向岸邊而來。

時岸上哈柏大佐觀察日軍行動已久，却從容不迫，直待敵舟逼近岸邊不及半哩，始行展其錦囊妙計。至此，阿普刺後羣山之間，突聞震天一聲大礮，一剎那頃，各礮順次響應，靜寂局面，從此打破。各礮安置地位頗佳，使水面敵人，但聞其聲，不見其影。時先行之兵船，方以船舷向岸行來，益以四哩之短射程，故陸上諸練之礮手，頗易瞄準射擊。七吋口徑礮之第一彈，卽向此船飛去；衆礮齊發之際，此船及其僚舟，卽紛起爆炸之聲。不久野戰礮亦參加作戰，榴霰彈直向滿載兵士之舟

如雨而下，不數分鐘即半成焦木。

日軍經此意外襲擊，不覺魂飛胆破，迨神志初定，則已有三船被燬，餘亦負創甚重。隨行之驅逐艦，立即死命向前，掩護餘船，並以礮向岸上藏礮之處亂放；同時停泊遠處之巨艦，亦復衆礮齊放。岸上則仍不停向兵船掃射；真不料此隊侵略工具，頃刻却變爲屠戮之場。其中三艘，雖受重創，卒被救離火線；餘六艘則已無法可想，惟有束手待斃。有一艘方由一驅逐艦拖救出險時，中途沉沒；片刻後，此救人之船，因有一彈適中其發動機，遂亦遇難。裝甲巡艦常磐號，因受創過重，被迫駛離火線；朝魔號則其前艙煙囪，被擊傾於舷側；即距岸最遠之春日號，亦被命中數彈。

及午後四時三十分，日軍於阿普刺之登岸企圖，可謂全歸失敗。殘餘敵船，均已逃離火線；拉謨柏吞號與立紮爾號之小艇，於口外拯起氣息僅屬之日兵數人。日運兵船及小舟上之屠戮慘狀，殊屬可驚；死亡者不下五千之數，殘餘船上之兵士，亦已大半受傷。

同時在關島東岸之塔洛佛佛港，亦發生同樣戰事。是處防軍大砲較少，故僅擊沉運兵船三艘，餘被負傷逸去。然而役日本海軍，首次受創最重：當其入犯時，裝甲巡艦日進號突然駛行入港，迫行至距岸三哩以內時，岸上美兵即衆砲齊鳴，巨彈紛飛，不五分鐘，敵船已不中用，雖有驅逐艦搶前施救，不及繫一巨纜，即行炸沉。

至是，其他日艦既開岸上砲聲，正與進攻阿普刺者一般，亦即衆砲齊發，重向陸地轟擊。當是東西二處岸上發砲時，山縫樹隙，均有褐色濃煙上冒，頗似防軍砲位所在之處，因之日艦大小各砲，羣向有煙處掃射；其結果美方並無一砲被損，砲手死傷亦不逾十二之數。原來是項誘敵砲火之煙，並非發自砲口，却由發煙彈所致；此種化學小彈，於遠離砲位之處，緊隨砲聲，按時發射。是法竟將日方瞭望者完全瞞過，遂使日艦枉費了巨量彈藥，而結果仍歸慘敗。

夜尙未臨，兩處入寇艦隊，即已遠竄海外，進攻計劃，似已完全放棄；而防軍方面，則仍徹夜守砲位，嚴陣以待，深恐日人或將乘此黑夜，於他處偷行登陸。

但當二十一日之晨，海面不見隻船，始知敵已連夜遠走高飛；遙望東北水平線上，微影依稀，料必負傷殘敵，方向台灣狼狽而遁。至此，關島雖幸暫得轉危爲安，大獲全勝之防軍，料知敵必捲土重臨，且來勢亦必更見凶惡，所成問題者，遲早之間而已。防軍中頗有人以爲於日軍二度來攻以前，本國或將有艦隊來援，實則此種希望，殊少實現之可能。關島既與外界隔絕音問，美海軍界必不知是島現狀，轉恐疑其已落敵手。而東京之無線電公報，則於三月二十日即已宣稱，『關島要塞，已爲帝國海陸聯軍攻陷。』

自日軍敗退後，哈柏大佐，即忙着重行分配礮位，加築護礮胸牆，添掘戰壕，並修理道路，以便移動重礮之通行。然彼深知欲再獲前次勝利，殊無把握可言。此次敵人必將攜有足數空軍與俱，則美軍一經發礮，礮身必立被發覺，而成衆矢之的。

及三月二十二日，美潛水艇五艘，由斐行抵阿普刺，翌日復有三艘蒞止。不幸彼等所攜魚雷，大都已經耗盡，而關島彈藥庫又無是項藏物。潛艇而無魚雷，在防

禦工作上等諸廢物，故於裝足燃油後，大佐即令六艘駛往火奴魯魯；與之同行者，復有驅逐艦拉謨柏吞號，立黎爾號及運送船紐波特紐斯號。留於關島者，僅潛艇厄斯二三號與五〇號；紐福持號因當日軍進犯時，其機件爲一流彈所損，不良於行，故亦留此未去。至此批遣往夏威夷之美船，差幸一路平安無事，這是後話不提。

直至四月三日那天，日軍始二次來犯。是日清晨，島地上空，即發現大隊日機，須臾復有大批戰船及運兵船，出現於遠處洋面；戰船中有戰鬥艦及巡洋艦六艘。日人於前次戰事中，既領受過嚴重教訓，此次便改變戰略，不先砲轟，却令運兵船四艘逕行入港，示意欲於薩美之濱登陸。時敵機雲集上空，防軍自應知所顧忌，不便露其破位；然而對此日運兵船之奮勇進取，又勢非開砲不可，稍一遲延，敵必將於岸上獲有立足地，如此則大勢便去。大佐不獲已，乃下令埋伏各砲，立向來船掃射。

但當各砲彈火方一閃爍，即有日機十二架，蜂擁疾飛而下，不顧高射砲之射擊，死命向地面發光處投彈。不數分鐘，停泊港外各艦，亦即依飛機指示方向，以毒



氣彈與高爆彈，猛向岸邊注射。此番轟擊，已非如前次之無的放矢，既有空軍以爲耳目，幾於每排礮彈，均能命中防軍之礮位，或於不遠處炸裂，故頃刻之間，半數美礮，即告靜寂。美軍又無防毒面罩，故適當敵方窒息彈之衝。看守礮位之美兵，全體失去戰鬥力者，不止一處；另有數處，則人礮俱爲高爆巨彈所燬。至是，復有運兵船多艘，逕行入口。時岸上雖仍有雜亂礮聲，對此近岸日兵，已無多大阻礙；日艦則爲壯胆計，猶以氣彈及礮彈，不斷向岸邊掃射。

當午前十一時三十分時，首批兵船之軍隊，已移入小舟，並被拖近岸邊；及午，即有數千登陸，並穿越奧洛忒之森林高原，直向阿普刺進發。此時西岸大礮，均已被燬。殘餘防軍亦僅數百，故日軍登陸時，損害極微。到處雖伏有少數陸戰隊，一遇日軍，即以機關槍掃射，而日機亦必聞聲立至，投下毒氣炸彈，其結果防軍非死即退。初哈柏大佐既知日軍無意於東岸登陸，急調埋伏於塔洛佛佛附近山間之七吋口徑礮西來赴援；孰知礮身甫離隱匿之地，即爲日軍海空夾攻，因之無一能達阿普刺者。一經炸彈與礮彈之轟擊，有時自動牽引車被燬，因而不能拖礮前進；也有

時押運兵士，全體遇難，礮逐中途被棄。至是，礮隊司令奧力味上尉（Oliver），眼見不可復進，又恐礮落敵手，乃決毀之；雖有日機出而阻撓，飛下以機關槍向毀礮兵士掃射，美司令此舉，卒獲成功。

迨薄暮時，關島南半，已全爲日軍佔領。殘餘美軍雖向北退，惟其希望已絕；時日機已徧佈島地上空，一遇目標，非擲炸彈，卽以機槍掃射；彼等僅因樹木之掩蔽，始得苟延殘喘。是夜，哈柏大佐，與其殘餘軍官三人，開一軍事會議，以爲繼續抵抗既不可能，計惟降敵；降敵雖覺可恥，然而若不如此，則眼前除枉然犧牲此已曾力抗強敵之殘餘部隊外，委實已無他策。次晨，此不逾百數之美軍，出現於平曠之地，一遇日機，卽解甲示降；日機見狀，立返軍部報告。二小時後，當有一隊日步兵趕來，押送降兵往阿干哪。時日軍司令本莊大將，已佔居總督寓邸；接見大佐時，頗能以優禮相待，稱頌其防守之功，並語以必善待其部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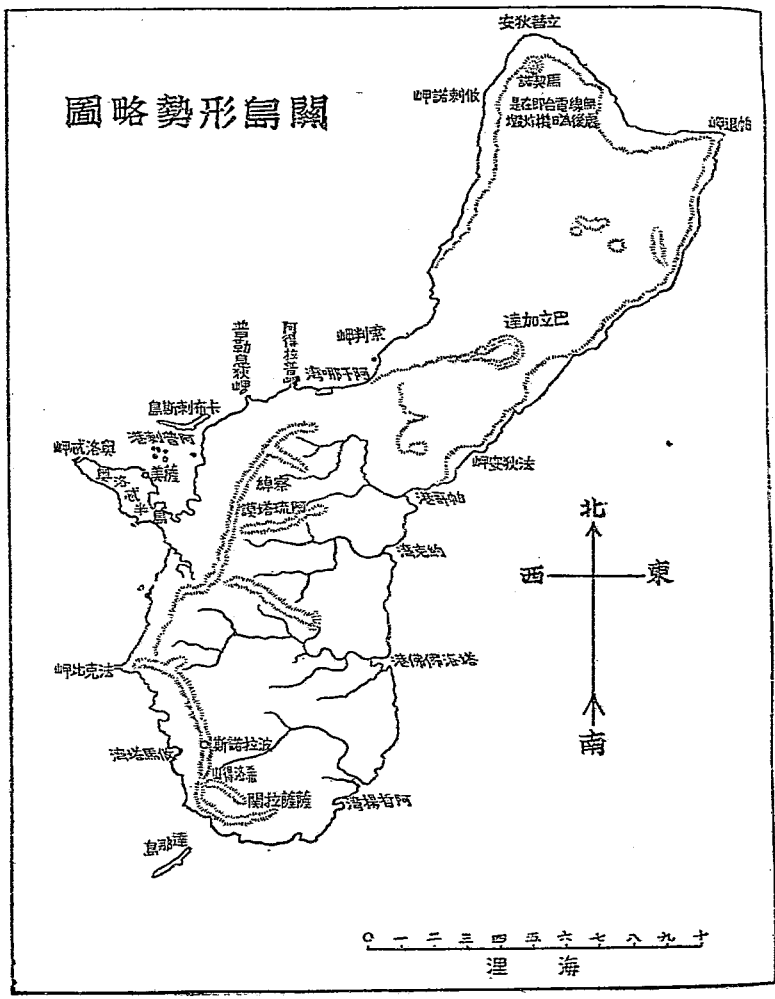
然而命運似已注定，哈柏大佐之俘虜生活，爲時甚暫。當四月六日，彼與另一軍官，被移往驅逐艦蘇蘇，行將押送日本；乃啓行未及二十哩，突爲美潛艇厄斯五

○號施放魚雷，命中要害，數分鐘後即行沉沒。當是船下沉時，潛艇於其不遠處浮起水面，時大佐已由沉船投水，瞥見己船，因急向其游近，並高聲告以本人為誰。艇員立即將其救起，並又拯獲斯克裡坦上尉 (Sehnerer)，但當遍覓另一同難軍官時，則久而不獲，顯已與波臣為伍；正在此時，天空忽現日機，不得已，潛水以避之。此後厄斯五○號曾於關島附近洋面，隱伏數日，冀欲再截擊一較大之日艦於途；結果一無所遇，而燃料漸罄，乃嗒然駛回火奴魯魯。至其僚艇厄斯二三號，則未抵該處，自此且音訊無聞，而其後日方亦無擊沉之證實；因之羣疑莫釋，或以為其中途必遇意外，亦有認為必因偶觸日島附近水雷而被燬。

戰 大 洋 平 太

---

# 關島形勢略圖



## 第七章 一九三二年四月

### 關島失陷後戰局之觀察

#### 美國經濟地位優於日本

#### 日人破壞美國海上貿易

當四月四日關島失陷之時，太平洋戰事進行，適及匝月。美國戰略家，自始卽已警告國人，遠處西太平洋之島地，於現狀之下，決不足以抵抗暴日，一經開戰，必立被征服；一月來之事實，果證是說之不訛。然而此種失敗，雖早爲諳於戰略者所料及，且於戰事進行中民衆亦已推想而得；而一旦惡耗傳來耳邊，全國內外之震動情狀，曾未爲之稍殺。時日人於此「旗開得勝」中，被迫所付之高昂代價，美人猶毫末知悉，故羣料其損失必微，而日方官報亦不出而糾正此誤。直待潛水艇厄斯五〇號，以哈柏大佐載回火奴魯魯後，全世界始得聞關島防軍神勇抵禦之一幕真相。

自美日開戰後，美國頗有人因屢接國外惡耗，懊喪之餘，不覺漸有日人無敵之慨；而今哈柏大佐首次大破日軍之故事，及艦艇官員對於犯斐日軍之死傷記錄，至少可打破國人之自餒觀念，因之當其傳入美國後，一時大受民衆之熱烈歡迎。然而同時美國當前將遇之難題，則亦無可否認。日人之實力，顯有未可輕侮之處。其海陸兩軍之效能既大，其兵士又頗能憑其傳統的勇敢精神以作戰。軍隊之後，又有團結一致之民衆，以爲後盾。僅數週前，勢將釀成日本內亂之政事，轉瞬已告妥協；徵兵之令一出，各界立即起而響應。初政府深恐社會黨人出爲和平運動，因即設法預爲防止；實則此舉殊屬多事，除少數不重要之例外，是黨首領，均已一致無條件的擁護政府。其後此種舉國一致的精神，既因大赦政治犯之令，大爲增進；更因是年三月間發表之國民宣言，而充分表現。宣言中力述對於「美國不可容忍之挑釁行爲」，日本不得不採取自衛行動之理由；附署者有日本各界知名之士百人，其中六爲社會黨首領。故日本各階級民衆，至少於此危急之秋，已能攜手合作，以形成一堅不可破之對外聯合戰線。

不獨如此，於眼前戰略競賽之進行中，日人之着着佔勝，似可預卜。彼一方面有萬里重洋之屏障，可毋慮敵人之來犯，一方面却因近水樓台之便，可略取敵人要害之地。不數週間，日人即已由美人之手，奪得斐律賓與關島，使其於戰區附近，已無可以根據之地，是彼之初步目的已達。然則彼之今後行動，又將如何？其將知足於初次勝利，而遂憑其金湯之險，以靜待四千哩外敵人之反攻；抑將挾其黷武政策，擴大戰事，甚至遠及夏威夷或美國本部？美國人的意見，均一致趨向後說，因後說確較有充足的根據。蓋日本政治家雖愚，臨此可畏之敵，當不至忽視戰事延長之危險，而自欺一至於此；同時更不至如癡人作夢，僅以此最初懲創，即可希冀美人畏怯求和。若欲逼令美人就範，非大張撻伐不為功；同時事勢提示日人，此種軍事行動，以從速為妙。戰事一經露骨，美國之兵力，便可與日俱增；若能假以時日，則彼可趕造一舉世無匹之大艦隊，募集千百萬精兵；尤可懼者，美人有雄厚之財力，為今日其他強國所望塵莫及，一旦準備就緒，全國經濟總動員令既下，日人便將似「靖蜒撼石柱」，遠非其敵。故就日人立場而觀，時間實是問題中之要點。



但若日人既已毅然採取攻勢，進攻之地點及策略，亦頗成問題。距離之過遙，使日本難於被攻，正猶之使彼不易直搗敵人腹地。在現代戰爭中，「距離」一物，實支配着整個軍事計劃，故何方能佔此項優勢，便可有勝利之望。觀此，則若欲懲創敵人，控制海權乃成先決條件；而在今次戰事中，此種權力，却須伸展於戰爭更上空前未有之廣大區域。本來，美日兩國，以相隔之遙，不特於本國海面，且更於毗連洋面中隨心所欲之遼闊部分，各可獨霸一方，而無人與爭。憑其主力艦隊之權威，以夏威夷為核心，美國便可雄視東太平洋。此批艦隊，既有夏威夷為其根據地，益以阿留西安羣島（Aleutian Islands，位於北美阿拉斯加及亞洲堪察加 Kamchatka之間，大小凡百五十餘，皆火山島）為出發點之補助艦隊之合作，便力足控制一切由西太平洋通入之水道；此種制海力若一日存在，日人便一日不敢窺視夏威夷，美國本部更不必提。反之，於現狀之下，東太平洋面之不受敵艦單獨或結隊騷擾，雖難確保，而此種侵掠結果，損害之不致嚴重，則可斷言。

而在日本方面，於短期間內，亦決不愁有大批敵軍之壓境。美國艦隊西來後所

必需之少數根據地，彼已以敏捷手段佔領之，這樣便不啻已撲滅了此種外力入寇之可能性。故現時彼在西太平洋所享之獨占優勢，正不下於美國之在東太平洋。彼之艦隊，總噸位上雖稍見遜色，却包有大批補助小艦，足以分配於警備區域之前哨洋面，附近且有根據地甚多，以資接濟。由日本本部以外之周圍二千哩洋面，彼而今已握有小笠原，斐律賓，馬里亞納諸島，以爲美滿之海軍給養地；更遠則復有馬紹爾及喀羅林羣島，諸地一遇需要，立可改爲軍事根據地，以便艦艇之活動。當戰事之初，日人早於東北孔道，配置輕巡洋艦二艘，潛艇一隊，飛機一隊，並以庫頁島 (Sakhalin) 是島本屬中國，後爲俄國所據，日俄戰後，則爲日俄所分有，日南俄北；日人謂之樺太 Karanto，俄人謂之薩哈連；位於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 Okhotsk Sea 之間) 爲其根據地，嚴密戒備，以防美人由是處入寇。總之，日人今已奄有西太平洋要害之地，任何敵軍，若欲悍然闖入其警備區域，而不招覆亡之禍，殆有不能。

以上所述，爲太平洋兩方之形勢。於此兩國警備區域之間，尙有一中立地帶，

北由阿留西安，南迄薩摩亞（Samoa 羣島名，介於夏威夷與新西蘭 New Zealand 之間，一名航海家羣島 Navigators Islands，由大小十四島嶼而成，概為火山質；歐戰前分屬美德二國，戰後和會議決，德屬島嶼，委由新西蘭管理矣。）寬約一千哩，長逾四千哩。任何一國，其燃料貯量巨大之船隻，平時均可自由橫渡此中立地帶，但當戰時，立將受到敵方艦隊集中力之威脅。原來主力艦隊，須有設備完善之根據地以為後盾，始能出外活動，且其活動力，亦僅能及於隨行之最小船隻耐航方所克勝任之遠距離。不錯，兩國海軍之較大船隻，其所裝燃料，足敷橫渡太平洋之需要；但吾人應知船隻之耐航力，戰時與平時，決不可相提並論的。兵船於平時遊弋海面，可以「經濟速率」緩行而進，僅及最高速率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最可節省燃料。但在戰時，此種好整以暇的航態，便不可能；船隻若緩行直進，易為敵方潛艇瞄準襲擊。因之當航行於敵艇出沒之洋面時，須以高速度行駛及屢易航路為必要之條件，如此則耗費燃料必巨；這般屢易航路，即今日海軍界有所謂「循鋸齒狀而行」之法（“Zigzagging”）。軍艦耐航力之可靠記錄，雖不常見公佈，然吾人頗

可慮。兩國戰鬥艦及巡洋艦之連續航程，於戰時狀態之下，不能逾四千哩之數；這是說，是項戰船，必不敢冒險駛離其最近根據地二千哩外。

不僅如此，任何一國之艦隊，因驅逐艦之結伴隨行，其集合活動範圍又須受到一層嚴重限制；蓋驅逐艦之燃料貯量，遠較大戰船爲小。雖云於遠出巡行時，較小船隻之燃料，可於半途補充，但果如此，則全隊行駛速率勢必減低，而敵艇襲擊之厄難免。而當戰鬥巨艦遊弋洋面時，又非有驅逐艦四周掩護不可。由是以觀，則無論美日艦隊，其活動範圍顯皆不能超越各自根據地一千餘哩以外。凡此種種條件，便整個支配了兩國直接相犯之可能性。

日人若欲重創美人的話，非先於其敵人近處獲有一根據地不可；那末此種立足地，又以何法取得呢？反之在美人方面亦然，於未獲得西太平洋之根據地以前，便無從對日採取攻勢。實際之形勢既如此，自無怪有不少人預料因此種地理上之障礙，太平洋戰事必將立陷窘境，而和議亦必隨之實現。是種見解，一時在美頗爲盛行，並有一部分新聞界，以戰事顯已不能進行，拖延實屬無益之理由，早就催促政府

，即向日人言和。其後美國經濟漸受戰事影響，全國和平空氣，更見濃厚起來。

當戰前之十年中，美國對於遠東的商務，進展甚速，及至一九三〇年，在其對外貿易中佔着很大部分。但自戰事爆發後，此宗有利交易，突告停頓。美國船舶從此已不能再傍東亞口岸了；雖云美國貨物仍可由中立國商船載往中國市場，但事實過於明顯，當此美國商業遭厄之際，其他國家，必將乘機攫其生利事業而為己有；果爾，則美國必受嚴重影響，蓋近年來彼已愈益仰賴亞洲市場，以銷售其過剩貨物。當一九二一年時，美國有一位著名經濟學者，力述發展對亞貿易之重要；彼云，歐洲之購買力既因一九一四年戰爭之影響而衰退，為維持美國商業之繁榮計，應另覓新市場以代之。『為欲繼續運用此因應付過去七年間需要而擴充之全部工業機器，並欲以厚薪雇用全體工人以維持吾人所堪自傲之國內生活標準起見，吾美國製造業者此後應輸出較今日更多量之出品。遠東便為吾人過剩貨物之最佳尾閘。』彼之忠告，未為國人漠視，因之於此後數年間對華商務優勢之奔競中，美國卒能獲得領袖地位。彼已有巨量資本投入中國工業，有數個最有利利益可圖之讓與契約已在美人

掌握，中美兩國之經濟關係亦日趨密切之境。而今呢，十年心血所成繁榮之果，勢將盡付東流。當戰事初起時，此種危險趨勢，一時頗引起一般美人之焦慮；幸其後所發生之事變，已提示彼等，此海軍主要活動區域內之交通停頓狀態，却未蔓延及於整個太平洋面。

時美國對於遠東貿易，大部分已假手於中立國商輪，故初未因對日開戰而全部停頓。當開戰之初二週間，凡航行於日海軍活動區域之美國商輪，非被拘留，即被逐往中立口岸如上海香港等處；然其損失總數頗不足道，即其因被扣與停航而致的損害，亦不足以言對於戰事將發生顯著影響。除斐島失陷時被擄及其後公海上被截獲者不計外，經上項橫暴政策之結果，落於日人手中之商輪共十一艘，船貨損失約二百五十萬圓。

美國有一商輪，曾於遼寧之營口，爲日人所捕，此事頗爲人所不滿；出事之處實爲中國領土，而日人竟以屬地目之。其後於山東烟台地方，又發生日人扣留美船之事；是處地方政府，則以奉有北平密令，對於日人此舉，即表示爲中國當局拿手

戲之消極抗議。自此北平與東京間，便發生嚴重之外交糾紛，直至最後，中政府請求國際聯盟出而干涉；數週後，日人因見國際空氣不佳，中立國輿論對其專橫行動日表不滿，不獲已，表示讓步。國際聯盟，久已不爲人所重視，然從這次解決爭端之成功中，多少也可爭回一些已失的信仰吧。而中國則自經此番教訓，從此却不敢怠慢，一遇機會，立即利用中立國利益，以拒日人。

時美國重要商輪，因日人追捕，多避難於英人勢力下之香港。其後日海軍省聲稱爲不欲於是處附近脅迫此項逃船起見，已嚴令其一切巡洋船隻，不准擅近香港海面。然而駐香港之美領事，人頗乖覺，且略諳東方人的心計，當即勸告一切本國船隻暫時不可離港，卻先令一年齡最大速率最低之輪，單獨駛出，以試探日人之真意。當擇定婆羅洲號 (Borneo)，以供嘗試；是船總重二千噸，平時航行於香港，斐律賓，及北婆羅洲 (North Borneo)，婆羅洲爲馬來羣島之一，分屬英荷二國；英領婆羅洲位於荷領婆羅洲之北，劃分三部，北婆羅洲即其一部，地占是島之東北部。) 諸口岸間；此次出發，僅載壓艙之物。據彼之意，是船若能渡越中國南海，脫離戰

區而不受阻礙，則其餘較大較快之船，必更易於脫身。

事果有必然者，就東方事件而論，日人之刺探本領，確是不錯，婆羅洲號之行動，必有人立即報告日軍事當局。當該船駛離香港領海未久，即有日本潛艇出現水面，示以信號勸令停航，該船伴作不知，仍行前駛，日艇乃即開砲，一彈越其船首而過。時此美船之無線電設備恐已損壞，故不能使外界得悉此事，而日艇砲聲，卻驚動了一英驅逐艦，尋聲來視。經其歸後報告所遇，美商乃各自相慶，幸從領事忠告，先候僚船冒險成功之訊，已船始免於厄。

當開戰之初數週間，日巡艦即忙於在中立國船上搜查美商貨物，蓋是項貨物，彼等已目之爲戰時違禁品。不久美商即思得良策，於雇用中立船隻載貨時，改造貨單，以避搜者之目，不過有時仍被發覺。但當戰事進行正酣，日人忽恐開罪於中立強國，乃又變通辦法，凡遇未獲敵有確據之商貨，不予留難。

吾人已知，自日光丸事件發生後，日人必將毫不猶豫，據爲口實，利用潛艇以破壞美國商務。果然，日人此舉之證實，不久即臨。雖於戰事迫在眉睫之時，美政



府即會警告本國一切商輪，遠離危險地帶，可是當戰事初起數天，仍有數輪不免爲日方艦艇發見追捕。但日人因有德人之殷鑒，對於以潛艇擄掠敵船之舉，頗能顧及國際法律，與當年德國「攸」字潛艇（U-boat，德人每以「攸」字第幾號命潛艇之名，故名。）之殘酷行爲，恰是相反。

一讀四月二十八日美國郵船東方號（Orient）之被捕經過，則當時日艇行動，吾人便可窺見一斑。是船方由悉尼（Sydney，澳大利亞之要埠名，在新南威爾斯州 New South Wales 東南沿岸。）返舊金山，行至太平洋中途華盛頓島（Washington Is.）之西北百五十哩處，爲日潛艇洛字五一號（Ro. 5）截獲。當初發見時，日艇約在美船之前二哩，乃放空砲一響，要求停輪；美船見狀，立即加足速率，改易航道，並欲以煙幕自蔽。但以日艇高速率之追逐，美船迴避之舉，遂歸失敗。時有二彈飛掠船首而過，而美船猶不停輪，日艇追急，乃認真開砲，惟所發射，尙爲未置火管之十二磅彈。當有一彈命中美船煙囪，至是船主始令停輪待查。日艇乃以砲口瞄準此逃船，駛近數百碼處，並遣兵士一隊登船搜查。隨即沒收船上文件，強

駐武裝兵士一隊，迫令駛往查盧特島 (Julia)；該處屬於馬紹爾羣島，時已供作日海軍前哨之一。並勒令船主撒德斯特綸 (Sandstrom)，以名譽擔保不再圖逃，並以簽字爲憑，如若不允，當立燬其船，而移彼等往小舟；略一遲疑後，船主依其所求，卻不料彼便因此番屈服，事後大爲國人所不滿。

數日後，又有一美船，爲一日艇攔獲；是船爲美海軍補助船巴斯號 (Bath)，時方由火奴魯魯載貨往土士伊拉 (Tutuila，美屬島名，爲薩摩亞羣島之一)。此次美船雖亦無抵抗可能，——船上僅置機關槍二架——却猶力圖脫逃；直至船上發動機爲日砲所損，不可復進，始行屈服。是役船上水手死五人，傷數人。當美船被追逐時，適有一英國商輪駛近；傷者於昇往日艦醫治包紮後，即與餘人同被移往英輪。巴斯號因機件毀損過重，無法修理，乃被擊沉。

最後，於四月三十日，又發生潘興號 (Pershing) 事件，此次日人行動，雖當時不顯，却帶有一種俠士氣度。潘興號初爲美國航政署所有，自近充政府運送船後，始用今名。方於隔日由火奴魯魯首途，欲往舊金山；船上載有美國陸軍及海防砲隊

之軍官二百餘人，多爲被召返國以訓練方由各地募集之新兵者；此外復有大批返國養病之軍官及平民，更有軍官內眷數十。當出發時，因途中決不慮有敵船發現，且當戰事爆發後，附近洋面已有遊擊艦隊巡行，以防萬一，而今自無專船護送之必要，潘興號因遂泰然就道，而不虞有變。

當出事日之晨，破曉未久，夏威夷之珠港 (Pearl Harbour, 一名珍珠灣，爲美國在太平洋中最要之海軍根據地，位於火奴魯魯之西北。) 無線電台，突接是船電云：『吾人方爲日潛艇所逼；敵以高速率追及，並向吾船發砲。』此後遂音信沉寂。自此惡耗傳出後，火奴魯魯人士之驚恐情緒，自可想像而得。潘興號既爲美政府運送船，當成敵方合法之戰利品，是則船上乘客之安全，大爲可慮。島方當遣大號水上飛機二架，又大隊驅逐艦，火速往援，至於能否及時趕救，甚屬疑問。一小時後，始來一電云：『船已得釋，續向前進。』至是羣慮冰消；惟雖有此佳音之慰藉，島民仍不免涉於狐疑，蓋日人對此珍貴之擄掠物，何以竟肯破格放行？然而此運送船畢竟能安抵舊金山；船主乃述其脫險經過如下：

『由火奴魯魯啓旋之十四小時後，船上守望者瞥見右舷船首之前，有一潛艇，船身甚巨；初時各人均意爲吾方之船，蓋以是處距離日本洋面之遙，敵船決不能遊弋至此。但不久吾人卽悟所料之非是，此生船已向吾船發砲，有一巨彈飛掠船橋而過。吾船最高速率僅一五海哩，敵船至少有一八海哩，明知脫身無望；余則不顧，立命掉首疾駛，不理敵艇砲火，直至一彈炸裂於船首之前數呎處，巨浪激上甲板。至是，余知後一彈必將命中吾船，爲乘客安全計，乃決停輪。時見敵艇已迅速行近，觀其船身長度至少在三百呎以上，甲板並架有巨砲二尊。不久卽有軍官一及武裝水兵四人登船，索視船上文件，次乃命余召集全船水手乘客於甲板上，日軍官卽對余云：「是船當沉。汝已有足數小舟，以攜載此全船人員；彼等若能簽字保證永不參加此次戰事，我將全體釋放之。」余當告以氣候不佳，小舟又過於擁擠，況船上復有婦孺四十餘人，途中恐多危險。彼始云：「那末罷了，只須彼等宣誓不再參戰，艇長或可放行此船。」余當以此意傳達於窩坦上校(Warner)，上校嚴拒宣誓之舉，並不准餘人如此。日軍官初雖時露不耐之狀，却頗溫文知禮，及聞是語，乃大不

擇，悻悻然返艇覆命。不數分鐘復來，云：「上校及高級軍官五人，應作戰時俘虜，船則可予放行。」上校知不可與抗，乃偕痕得森 (Henderson)，和夫曼 (Hoffmann)，格林 (Green) 三少校，隆曼 (Longman)，栖波爾德 (Seibold) 二大尉，出立人叢，聲言甘爲俘虜。日人乃令彼等略整行囊，並以吾船一小舟載往日艇；最後則見彼等立於敵船甲板，向吾人揮手告別。同時，搜查日兵又毀去船上無線電具，沒收一切照相機，事畢始放吾船前進。」

其後始行發覺，火奴魯魯第二次所接運送船已被放行之電訊，實爲日艇司令所發，這又是一個近代戰爭史上所罕見之有禮行動；島民因此舉當時大慰其心，頗爲感念。至彼俘有美國軍官之日艇，則於一月後始抵日本，這是後話不提。

就上述事件而觀，日人對於戰時敵方商務之處置，頗合人道主義；論其影響，實較殘忍政策，可獲好果。吾人深信，於一究既往歷史之後，日海軍參謀本部必已知交戰國若能採取此種人道方法，不特可免開罪於中立國家，且可使被追之船易於就範。實則彼若不此之圖，簡直是愚妄之輩；觀乎德人於歐戰時採取「見必沉之」

之法的結局，便可不言而喻。

但美人因海外航業及商務遭受打擊，其憤慨之情緒，決非日人任何量之小惠所可壓抑。就美人財富而論，此筆損失，誠不足道，美國報紙却已大聲要求本國海軍部明白宣布，究竟在幹些甚麼。舊金山有一家報館，且以尖刻語句責問政府云：『何以敵艦可以自由來去，任意擊沉吾船，甚且使夏威夷與大陸之間，亦已非吾遠送船之安全航道？敵艦之行將直入舊金山港而無所阻，更爲明白之事實。國人年耗巨金以維持海軍，而今則戰事既生，「用在一朝」之時機已至，而彼當局竟以不能盡職聞，此豈即國人所望報之初意？』諸如此類之詰難政府語調，一時遍於全國。

然而海軍當局，亦自有其苦衷，蓋其所有設備，實遠不足以應付當前難題。爲欲保護美國海外貿易，非有大批巡洋艦不爲功，而此時美國海軍則無此項餘力。現有巡洋艦，僅足供給組成戰鬥艦隊中斥候部隊之需，此爲其一切任務中之最要者；故此外已無新式戰船，可供抽調，以爲保護商業之用。然於此心餘力絀之窘狀下，海軍當局，猶能勉順輿情，立以舊式裝甲巡艦夏羅德號（Charlotte）與罕廷頓號（

Junagton)，從事刷新，並以夏威夷與太平洋岸間之航路，爲其巡行區域。惟當戰事初起時，以現有艦隊之總動員，水兵之常備兵額早達不敷分配之境，而應募雲集之新兵，又至少須經歷一年之訓練，始能服役於海上；因之，上述二船之水兵缺額，祇得以尙未諳練之新兵補充之。餘外之保護工作，則惟有聽令美國航業界自行設法，海軍部暫時實已愛莫能助了。爲自衛計，一切外洋商輪，均擬架以歐戰後貯藏未用之砲，然而此處却又嚴重感到良好砲手不易羅致之苦。此外，護送制度之組織，縱令以美國太平洋貿易範圍之大，誠屬必要，則以既乏適宜之武裝船隻，仍等畫餅；而況巴拿馬運河之交通既被阻斷，除往夏威夷與薩摩亞之航線外，目前美國商船之活動範圍，實際已限於沿岸地帶。

## 第八章 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月

中韓境內之事變

日俄間之糾紛

日人對歐貿易未爲美政府重視

日人埋設水雷於夏威夷附近

聖第亞哥附近亦有水雷發現

五月杪美艦隊之駐防情狀

美海軍諳練兵員不敷分配之恐慌

當戰事之初期，美國之際遇，既作觀察如前，則同時期內遠東事變發生之趨勢，實亦有緊接敘述之必要。日人檢查新聞之嚴密，不但在本國如此，且遠及於國境



之外，而於其勢力下之中國省分尤見成功，因之美人所接亞洲消息，既短少且不可靠。就東京傳來之公報語調而觀，億兆之中國人民，已引日人爲彼之心腹，以其所憂爲己憂，對其鞭笞欲征服東方民族之白人的工作，深表同情。據該報云，以中國對日感情之佳，駐滿日軍因以減少，參戰兵力遂大爲增厚。續云，朝鮮與台灣亦無不穩之狀，且各能表示忠順之心，日人因得傾其全力於懲創傲慢無禮之敵人，而無後顧之憂。至論己國人民，該報又向世界宣稱，『彼等之尙武精神仍未稍減，「犧牲一切以博最後勝利」之口號，隨地可聞。』

是報所述日本民衆之表示，美人一時雖無法辨其真偽，而中國態度之被憑空捏造，則立由其他方面證實之。北平之中央政府，對於日人之困難，不但不予贊助，却採取一種惡意政策，頗足使日人侷促難安。其初期計劃中，有所謂停運條例者，不但對於軍器軍火，卽一切原料而有變爲軍需品之嫌疑者，均在禁止出口之列，其中包含煤，鐵，及其他以大宗運日之礦物。停運條例而能有效，則必立將減低日人之戰鬥力，而逼其罷戰；惜當時中國政府之權力，不能及於日人勢力下之數省，而此

諸省又正爲礦產最富之地，其政令因遂等諸具文。不過，既有此種事實，華人對其強鄰之暗中仇視，顯然可知。

停運條例既被漠視，北平政府乃照會列強，責備日本破壞中國之中立地位，並保留日後採取對策之權利。觀此，日人在其最有重大利益之鄰陸，於戰事初期即已感到嚴重紛擾之可慮，是則不但不能如東京公報所傳減少駐軍，且須增厚其兵力，以防不測。然而華人對日之惡感，不僅表現於外交抗議，時人皆知當此朝鮮革命立將爆發之際，已有不少中國志士，挾其巨資，往助該處黨人，遂使日人更有顧此失彼之苦。

可是日人尙有一種惶慮，便是俄人態度之曖昧；蓋俄政府已顯有乘此島國多故之秋，圖收漁利之意。近十年來，日俄間許多爭端中，以庫頁島問題最爲嚴重。當一九二〇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蘇俄共產黨人，曾於尼哥來佛地方（Nikolaevo，一稱廟街，居黑龍江口左岸，庫頁島之西，爲漁業之中心。），戕殺日人七百，致爲日政府藉口報復，於是年四月間佔領庫頁島北半不去。其後是處發現油礦甚富，

日人遂益無離去之意；俄人雖屢圖收復，終歸失敗。及一九二五年一月，雖有協定之成立，以調和兩國爭端，然而此種和解契約，爲時甚暫，兩年後卽爲俄政府以日人背約行動之理由，宣告廢止。

而今日人既忙於對美作戰，此種機會，正是俄人求之不得的。開戰才及一月，俄政府卽致送一照會於東京，不特要求立卽並全部撤退庫頁島北部之日軍，且要求確認日人久已拒絕考慮之中東鐵路俄人權利。說到中東鐵路問題，使吾人憶及一九二四年之奉直戰爭；此種內戰，說來痛心，便是辛亥革命以來中華民族繁榮之魔障。自從那年滿洲督軍張作霖戰敗吳佩孚後，俄人卽以贊助之功，要求恢復其昔日管理中東鐵路之權；其後俄人雖得實地管理之，而其此項權利之再度取得，除中國政府外，迄未爲他國所承認。此次莫斯科所發照會，雖非最後通牒，卻隱含着強硬條件，而於抵達日本時，東京方盛傳大批俄軍集中滿洲邊境之訊，因之日政府大爲不安，雖欲考慮接受，亦頗有所不能。初日人幾願犧牲一切，以保持蘇俄之中立；至是，乃深覺若慨然允其所請，則所受犧牲，必將更甚於國威之墜損。

庫頁島北部一旦歸還原主，日人便將失去一主要油礦。事實上是處煤油埋藏並不甚富，日海軍當局久欲另覓新供給地，而結果頗不如意。初以遼寧之撫順煤礦為理想中之新產油地，欲以乾蒸溜法由泥板岩（*Slate*，地質學名詞，岩石之為軟板狀者稱之；由黏土凝固而成，色自灰色以至黑色，常包有動植物之遺體及黃鐵礦。）中提取原油（未經提鍊之石油。）；其始日人對之，頗具奢望，迨經長期試驗，所耗不貲，則知是處油量不多，質亦不佳，且提取之費又較出品價值為昂。次乃移其視線於台灣；其結果雖不如前者之失望，而藉鑽孔之法所獲油量，仍不敷日本戰時之需。最後又垂涎於民大諾，此為斐列賓南部大島，日本專家視為唯一之產油良地；惟位置不佳，實為其主要缺憾，蓋是島面積近三萬七千方哩，而油礦則深藏腹地，距離海口甚遙。

當時日海軍參謀部長，首即猛烈反對冒昧接受俄人之要求，力言若日人放棄庫頁油礦，則目前戰事，恐有慘敗之虞。然而事實又甚明顯，日人若欲冀其畏鄰長保中立，雖不免於犧牲，終須忍痛割愛。當此事變之秋，彼等苟非愚妄之輩，決不敢

輕易開罪於俄人。日本政治家深知俄國雖經一九一七年革命，俄皇時代之帝國主義遺風，則曾未稍替；對此滿蒙膏腴之地，仍然眼紅，時機一至，立將攫為己有。而今日人多信，因統治中國問題，日俄戰事遲早必將重開。當一九〇四年時，日人認為俄人在滿勢力之消長，至有關於大和民族之未來安全，因遂決以帝國存亡為孤注一擲，以與此北方強鄰相搏；自經此戰，日本對華關係，密接不已，直至而今，此亞陸老，大國家，竟成日本民族繁榮之源泉了。此次對美戰事之起，至少在表面上，吾人可說日人乃欲拒絕美人分嘗禁樹。俄國日人雖亦目為死仇，然欲與之作對，眼前顯非其時；故於對美戰事未結束前，首須示以好感，以免陷於腹背受敵之不利地位。

因之，外務省乃通知海軍參謀本部，庫頁北部歸還問題之談判，方將着手進行，惟彼等當盡力使之拖延。至於俄人對於中東鐵路之要求，乃包括由滿洲西境至庫里斯克 (Zichak) 之烏蘇里鐵道全段鐵路管理權；日人對之，立即表示原則上之接受，並建議舉行會議於赤塔，以便從長計議。觀此，日人顯欲希望於上項交涉猶

未確認俄人要來以前，對美戰事卽有轉機，於是便可揭去往日虛與委蛇之面具，而向俄人挑戰。凡此種種，均爲日人當對美戰事之初，所須打開之困難局面。此時彼早已感到須以持重之外交手腕，對付中俄兩國報復性之惡意，並深知除對當前之敵累戰皆捷外，已無其他魔力，足以驅除此亞洲之險惡風雲，使歸烏有之鄉。

當開戰未久，日人卽已深切感到停止對美貿易之痛苦；並有數種主要工業，自始卽因養命源泉之中斷，而患半身不遂之症。戰前日本幾有半數生棉，仰給於美，而此項原料又爲製造彈藥所不可缺者，今此源既絕，日人乃不得不以高昂之代價，改向他處購入。鋼鐵之需求，亦頗有相憐同病之概，煤油一項更不必說。上述原料，在戰時均有無上價值。輸出方面，絲棉二類商品，亦受嚴重影響，其原因不但因失去美國大主顧，出品銷路頓減，且因生棉來源不繼之情狀下，益以政府大批徵發，以備製造彈藥之用，使原料短缺問題更難解決，工業界乃紛紛被迫縮短開工時間，而出品自少。日人向太平洋對岸鄰國宣戰所致之此種實業影響，戰前雖已有一班日本政論家，不願輿論之厭聞，屢作預言，照戰初現象，似乎彼輩鯁鯁過慮。可是

數月之後，人類生活所不可逃之供求定律，便作威作福起來，國外貿易亦因戰事中之人工障礙而有捨近就遠之苦。此時兩交戰國均不得不以高昂代價，向他處取得多量生活必需之品，因之中立國家，大獲其利；至若彼等有否發覺此等需要品，雖外表是中立國的物品，而多半仍是由敵國運至中立國者，則甚屬疑問。

爲欲補救原料缺乏之恐慌，及儲足彈藥以應任何意料中之大量需要起見，日人當即盡量利用各種船隻，以與中國，澳洲，印度，歐洲，及南美洲通商；此項貿易，頗有一時，未受美國海上兵力之干涉，因之尙覺順利。然而美國經濟地位之優越，不久漸行顯露，日人乃不免受其磨折，對於切要之物，不但須付給高昂且飛騰中之價格，有時且因美人之壟斷而無從購得。幸而日政府早料有此一日，對於重要物產之交易，如米，棉，銅，鐵，煤油，羊毛之類，事先訂有豫約，要不然，日人必將受苦更重。然而處境之艱難縱令如此，日本民間，頗有不肖之徒，悍然不顧物源之時虞匱乏，及市價飛騰之影響，而從中壟斷牟利；政府雖加制止，仍歸無效，爲保存民族道德計，乃覺有採取更嚴厲步驟之必要。

於未討論美人忽視日人對外貿易之事實以前，吾人先該明瞭，由於相隔洋面之遼闊，及各無接近敵境之軍事根據地，故任何交戰國對於另一國之商務，而欲持續破壞，均非處於有利之地位。

當開戰前，美國於地中海駐有一支艦隊，中有新式巡艦特稜吞號（Trenthorn）及驅逐艦多艘；其後戰作，依照艦隊動員之預定計劃，此支兵力當被調回本國海面，以收集中之效。好久以後，美政府諸人，始覺此舉之失策，蓋若當時不予調回，且加補充，則必可妨阻日人恃為戰力後盾之對歐貿易，如此豈非大佳。日本郵船會社，平時即有定期班輪百艘，航行於日本與歐洲口岸之間，自與美人停止貿易後，復有大批空閒船隻，加入此條航線。而今事實甚顯，當時美人若認真干涉日人此項商務，則戰事必可提早結束。惜因美國自身非賴海外貿易為生，彼邦戰略家一時遂未思及日本之從未為一自給之國，其在戰時尤非仰賴他人不可；海外貿易既為日人養生要源，若與為敵，便當首斷此路，今乃計未及之；直至其後軍事失利，使海軍戰略為之大變時，彼等對於懲創敵人之工作，始有較正確之認識。



當開戰之初，日輪落入美人之手者爲數甚少，即以其船身大小及經濟價值而論，亦不足道。事前日政府必曾早日警告本國船隻，觀於明石丸破壞巴拿馬運河之舉，更可信其必然。

當此美人忽視日本對歐貿易之際，華盛頓却有少數人注意到日人之當前困難。據聞當時戰時內閣中，不止一人，逆料日人終必因不堪中俄之單獨或聯合壓迫，遂不得不以言和與賠償損害之方式，擺脫對美戰事，以與其新敵相搏。此種見解，自爲一部分人所樂聞，蓋若所料不錯，美人便無須準備更積極之軍事行動，使社會感受不安，依據是說，彼邦保持守勢已足，祇須計劃保護海岸線與海上貿易，却不必担受海外戰場之損害與危險；換言之，戰鬥行動僅須限於最狹義之防禦性質，此外之事則爲靜觀遠東事變的發展，以待日方之被迫言和。然而此項似是而非之推論，頗爲戰略家所不服，更不能逃報界之評擊；並有一部分報紙，力言此種樂觀派之僥倖心，隨時有失望可能。有思想之美人，憶及當日人於一九〇四年對俄絕交時，出以何等審慎之態度，因之甚不信今次日人之未預獲不受側面襲擊的保障，而遽敢對

美開戰。

吾人應知，是時世人尙昧於所以迫令川村親王及其閣僚對外宣戰之國內動因。彼輩對於中俄發生糾紛之危險性，事前之會否預料或經充分審度，頗成疑問；惟其對於與其釀成國內革命，不如甘冒對外巨險之決心，則由是年一月五日日本緊急閣議所傳出之消息中，可以斷知。

方當華盛頓人士意見紛歧之際，霹靂一聲，太平洋上又傳來驚人消息。爲繼續其先聲奪人之策略，並爲保存大和民族之道德計，日人乃決意進行戰事於敵國海岸。其第一步計劃，爲水雷之埋設，最初乃施諸火奴魯魯與珠港附近海面；是二處均在亞胡島（Oahu）上，相距僅數哩之遙，前者爲夏威夷之首府，後者則爲美國在太平洋之要港。行其事者，似爲一七千噸之日潛艇，卽本書所曾說及之怪船之一。首當其衝者，則爲美國航政署之郵船杜威號（Dewey），是船總排水量爲五六三〇噸，於五月二十日甫由火奴魯魯啓旋，卽觸水雷而沉。當地海軍當局一遇此變，工作立見緊張，一方通知港內船隻，一方又以無線電警告外來商輪，於未經查明水雷區

域之面積以前，一概不得出入港面，以免危險。幸賴當時氣候之良好與處理之得法，一週之間，兩處所埋水雷，即全被察出掃除，且僅觸沉掃除水雷之補助淺漂船一艘。出事時，方有大批艦隊集中於珠港，則此水雷區域之且待觸沉一主要戰船後始被發覺，事頗可能，今以美方損失之微，則美國海軍大幸運之反面，正是日人之大失望。

第二次水雷陰謀，則發現於加夢灘 (Cannon) 之南，適在聖第亞哥灣 (San Diego)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南部沿岸之商埠。入口處之外。以是處所遇之損害而觀，美人又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當五月二十五日之晨，有驅逐艦一隊，出外操演，誤入水雷區域，其結果雅波洛號 (Yarborough) 與湯普孫號 (Thompson) 二艘被毀，羅布號 (Laub)，巴拉德號 (Ballard)，及亞綸窩德號 (Aaron Ward) 三艘略受損傷。此番海軍當局却得安然掃除水雷餘孽，不復有所損害。以日本潛艇決不能遠涉大洋來此，故此處水雷之埋設，頗似日本漁船所爲，蓋戰前會有大批日人漁船，捕魚於墨西哥之加利福尼亞省 (Lower California) 沿岸之處。聖第亞哥之海

軍當局甚信是說，當即組織巡邏船隊，遊弋於下加省附近洋面，以防再生此等事變。雖云承其乏者頗多為補助小艦，然而此舉幾使美國巡洋船隻，為之調遣一空。

於結束本章以前，且來敘述一下巴拿馬運河阻斷後美國艦隊之駐防情狀。於此戰事初期，美人對於周密之檢查制度，猶付闕如，新聞界中，不免有嚴重走漏消息之事，故日人對於美國海軍現狀，此時必已瞭若指掌。

讀者早知亞細亞艦隊，自經日人征斐一役，幾於全隊覆沒；所賸餘者，僅驅逐艦二，潛水艇七，及駐泊中國沿江一帶之非要戰船數艘而已。除此西太平洋艦隊外，美國海軍於東太平洋中，尚有下列諸戰船：

(一) 戰鬥艦 一二艘——

西維基尼亞號 (West Virginia)

馬里蘭號 (Marylan)

科羅拉多號 (Colorado)

加利福尼亞號 (California)

田納西號 (Tennessee)

新墨西哥號 (New Mexico)

愛達和號 (Idaho)

密西西比號 (Mississippi)

賓夕法尼亞號 (Pennsylvania)

亞利桑那號 (Arizona)

俄克拉何馬號 (Oklahoma)

尼瓦達號 (Nevada)

(2) 新式巡洋艦 一三艘——

明尼亞波利斯號 (Minneapolis)

波特蘭號 (Portland)

堪薩斯市號 (Kansas City)

英的安納波里號 (Indianapolis)

俄馬哈號 (Omaha)

密爾窩基號 (Milwaukee)

辛辛那提號 (Cincinnati)

刺里號 (Raleigh)

底特律號 (Detroit)

里士滿號 (Richmond)

康科特號 (Concord)

馬布爾赫德號 (Marblehead)

孟斐斯號 (Memphis)

(尚有萬噸新式巡洋艦二艘行將竣工，惟尙未能入水。)

(3) 舊式巡洋艦 七艘——

夏羅德號 (Charlotte)

罕廷頓號 (Huntington)

休倫號 (Huron)

西雅圖號 (Seattle)

查里斯敦號 (Charleston)

撒冷號 (Salem)

新奧爾良號 (New Orleans)

(4) 航空母艦 二艘——

薩刺拓加號 (Saratoga)

蘭格勒號 (Langley)

(5) 驅逐艦 (一等) 一一三艘——均屬「平坦甲板」式 ("Flush deck")

(6) 潛水艇 四一艘——其中「微」式 ("V") 六、「厄斯」式 ("S") 一六、「阿耳」

式 ("R") 一九。

(7) 巡邏船 一五艘——均「鷹」式 ("Eagle")

(8) 水雷敷設船 二艘——

阿魯斯圖克號 (Arcostock)

巴爾的摩爾號 (Baltimore)

(9) 水雷掃除船 一二艘——均屬「鳥」級 ("Bird")

(10) 驅逐艦供給船 四艘——

阿爾退耳號 (Alhair)

立革爾號 (Rigel)

麥爾維爾號 (Melville)

布法羅號 (Buffalo)

(11) 潛水艇供給船 二艘——

荷蘭號 (Holland)

卡諾帕號 (Canopus)

(12) 修理船 二艘——

米多薩號 (Medusa)

普洛米忒斯號 (Prometheus)

(13) 雜項補助船 一四艘——包括油船，煤船，軍需船，病院船等。

當巴拿馬運河被阻後不久，集中於夏威夷之珠港者，有下列諸艦：戰鬥艦全隊

一二艘，編成三支隊，各為四艘；新式巡洋艦八艘，分成二支隊，各為四艘；舊式

巡洋艦西雅圖號，為指揮旗艦；驅逐艦三六艘，編成六隊，各為六艘，以新式巡洋

艦康科特號為旗艦，並附供給船阿爾退耳號，立革爾號，及麥爾維爾號三艘；潛水

艇「微」式六艘，「厄斯」式一二艘，亦附供給船荷蘭號一艘；水雷掃除船六艘，

及雜項補助船約一二艘。此太平洋艦隊，經上批抽調後，餘乃分配於聖多亞哥，灣

美耳島 (Maré, 位於舊金山灣之北。), 及布勒麥吞 (Bremerton) 之間, 却以駐泊於聖第亞哥灣者佔最多數, 是處之旗艦為補助艦普洛順號 (Procyon)。

至於滯留大西洋之美國艦隊, 則有下列諸船, 多屬舊式者:

(1) 戰鬥艦 六艘——

紐約號 (New York)

達薩斯號 (Texas)

阿肯色號 (Arkansas)

歪俄明號 (Wyoming)

猶他號 (Utah)

佛羅里達號 (Florida)

(2) 新式巡洋艦 一艘——特稜吞號 (Triton)

(尚有萬噸新式巡洋艦數艘行將竣工, 惟尙未能即行入水。)

(3) 舊式巡洋艦 九艘——

匹茲堡號 (Pittsburgh)

拍布羅號 (Pueblo)

聖路易號 (St. Louis)

羅徹斯特號 (Rochester)

北明翰號 (Birmingham)

拆斯忒號 (Chester)



奧林比亞號 (Olympia)

查大拏加號 (Chattanooga)

得梅因號 (Des Moines)

(4) 航空母艦 二艘——

勒克星敦號 (Lexington)

賴特號 (Wright)

(5) 驅逐艦(一等) 一六〇艘

(其中尚有二等驅逐艦多艘，惟已不宜於為現役戰船。)

(6) 潛水艇 七〇艘——各式均有，惟已無一宜於隨同戰鬥艦隊作遠航程之巡行。

(7) 巡邏船 六艘——多為武裝快艇；其後又有數艘補充，以應急需。

(8) 驅逐艦供給船 四艘——

多賓號 (Dobbin)

輝特尼號 (Whiney)

得迫波拉號 (Denbola)

布立治坡特號 (Bridgeport)

(9) 潛水艇供給船 五艘——

部士迥爾號 (Bushnell)

佛爾吞號 (Fulton)

俾味號 (Beaver)

卡謨登號 (Camden)

塞芬那號 (Savannah)

(10) 水雷敷設船 二艘——

勺馬特號 (Shamout)

舊金山號 (San Francisco)

(11) 水雷掃除船 三〇艘——均屬「鳥」級。

(12) 修理船 一艘——味斯塔爾號 (Vestal)

(13) 雜項補助船 三二艘——包括油船，煤船，軍需船，病院船等。

當戰作時，美國政府乃盡行撥出久藏不用之驅逐艦及他項戰船；惟因駕馭人員頗不易覓，又鑒於巴拿馬運河被阻後東西水道隔斷情狀，遂抽調大西洋偵察艦隊水兵之半數，由大陸運往太平洋，以補新戰船之缺額。至偵察艦隊中之遺缺，則由新兵補充之；是批新兵，為海軍招兵局新募來者頗多。其中頗有曾經從軍者，惟大都則為初嘗海軍生活之青年；其實即以彼具有過去經驗之新兵，對於最近改良之射擊

法及他種戰術，仍大有瞠目不解之概。

觀此，則吾人謂爲美國海軍將領於此戰事初期，其對敵人機巧行動之憂慮，尙不如對諸練兵員不敷分配者之甚，實非過甚之詞。

## 第九章 一九三二年六月—七月

日潛艇進攻美國西岸

加州之空中騷擾

日航空母艦得逸

美國民衆加緊防禦工作之堅強要求使政府無法拒絕

大批新艦之添造

大西洋偵察艦隊繞航合恩角往太平洋

日人之第二步行動，則頗使美人受驚非淺。當六月十七日，約在水雷陰謀案發現後之三週，有貨車一列，滿載駐聖亞哥艦隊之軍用品，突於聖大安拿 (Santa Ana) 之南四十五哩處出軌。方紛擾間，空中復來巨彈，於出事處炸裂，及後始知，爲日航洋潛艇愛字五四號 (I-5) 所爲，是船方停留於距岸一哩洋面，既經燃着貨

車並肇巨禍後，即潛下水面，而不復見。事後發覺有大段軌道，曾被掘毀，初意預匿陸上之日謀所爲；及後有人以爲是處鐵道距海既近，且爲海面視線所及，或爲敵艇兵士於深宵偷行登陸後所爲，按之當時情形，是說似較近理。且出事前日艇必會半浮水面，窺視岸邊，以待貨車之行近。政府當遣驅逐艦多艘，搜尋附近洋面，結果一無所獲。實則敵艇已偷行北上，當晚復發現於洛斯安吉爾 (Los Angeles,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南部之城名，位於聖第亞哥之西北。) 之附近洋面；受其害者，爲一美孚大號油船摩斐特占涅號 (J. A. Moffett Junior)。於聖大摩尼卡灣 (Santa Monica) 爲魚雷所中，將沉時被拖近岸，而終不濟事。

於當地政府對此案猶未及充分查實時，日艇又北上作三次侵襲，此時則在金門海峽 (Golden Gate 舊金山灣入口處。)，其結果擊沉四船而未受干涉。海軍當局見敵人猖獗若此，不覺大怒，立調全隊巡船及飛機，趕往最近出事之處；然而日艇司令狡獪殊甚，且能算準時刻，故當索遁者所至之地，敵艇計已得逞而他去，僅見遇害船隻之遺跡而已。是次被難各船並未即時沉沒，船員於倉卒間得能逃入小舟，

故尙無生命損失。

而今始知，日艇此次並非單獨行動，當其往太平洋岸途中，多半路程，有補助航空母艦博多號與油船劍崎號，追隨同行。當時美人却未猜疑及此；經多方探查，僅知爲一潛艇，排水量約近二千噸，架有五·五吋口徑砲一對。是艇復載有構造奇特之小型水上飛機一架。

隱藏二日後，偵者之心稍懈，此愛字五四號潛艇乃復北上，遠及哥倫比亞河（Columbia Riv.）口，施其故技，擊沉二船，並向亞伯丁（Aberdeen），南本德（South Bend），及其他華盛頓州之沿岸城鎮砲轟。此種明目張胆之行爲，其所致損害雖甚輕微，却使太平洋沿岸一帶居民，人心惶惶，秩序騷然，而市虎杯蛇，謠言更熾。據洛斯安吉爾某日報宣稱：日方已有大批潛水巨艇，渡洋東來，以圖毀滅一切沿岸城鎮；海面射程不及之地，則有潛艇攜來之飛機（關於此點，則報紙所料，實較當時社會所見，更近事實。）施以破壞；故此時美國西部，已無一片安土可言。沿岸城鎮，有多處地方政府，致電華盛頓，請求速調戰船長駐其地；有一市長

，則以爲非有艦隊一分隊，駐防其轄境，不能視爲滿意。事實上海軍當局決無如許船隻，以應此項需要；縱令有之，則若欲如此分配，而不致牽動預定之整個軍事計劃，亦不可能。

於一八九八年時，像這般人心浮動的情景，亦曾一度發生，那時適當美班戰爭，大西洋沿岸居民，深恐西班牙或未刺上將（Cervera y Topete 1839-1909）率艦來攻，因之人心惶惶，不可寧日，政府不得已，乃以舊式低舷鐵甲艦數艘，分配於各口岸，聊爲民衆壯胆，實則是項戰船，已無軍事價值可言。而今又因時勢之急需，太平洋沿岸飛機全被調往俄勒岡（Oregon）附近洋面搜尋敵踪，遂使加利福尼亞州防空虛，而予敵機窺襲之便，然美人於此，當不能以疎於防範，歸罪於政府。當六月二十二日，加利福尼亞上空，突來一隊日機，初發現時幾爲肉眼所不能見，紛向舊金山，奧克蘭（Oakland，城名，在舊金山灣上。）及洛斯安吉爾同時投彈；此種進攻方法，使美人不知敵人主要目的何在，不免舉止失措，不及防範，故於日人最爲有利。

舊金山居民，一聞當地少數高射砲聲（吾人應知，此時日機高飛於彈方射程以外，故地面之砲僅聊資恐嚇而已），即成千上萬，自室內擁入街心，各欲探聽實況，以致交通要道均爲民衆擠住，雖經警察竭力驅逐，仍歸無效。迨天方破曉，上空襲擊即行開始，當有巨爆數聲發自近處，羣衆至是，始倉皇走避，秩序頓時大亂，因之被擠倒地，踐踏致死者，觸目皆是。炸彈既不斷下落，繼以巨爆之聲大作，猛烈襲擊，顯在進行之中，且決非美人所知之敵艇一機之力所能致。當地既無空軍出敵，日機乃得暢所欲爲，從容分擲所攜炸彈於舊金山及奧克蘭之各處街市；是項炸彈，多合高爆藥物，故其損害生命財產之力最大。當地醫院，雖盡量收容，而傷者仍接踵而來，頃刻間即有人滿之患；此批被難市民，有爲彈片所中，有爲高屋墜下之磚石所創，亦有於奔避時被踏傷者。日機投下之彈，有數枚爲燃燒彈，着物即燃，幸因舊金山救火設置完備，始未成災；僅有一處，則以不及撲救，延燒甚廣，是處面臨哥特島（Goat），爲海運區域，故燬損堆棧碼頭甚多。參加是役之日機，共有十一架之多，舊金山經此一擊，生命財產損害甚重。至進犯洛斯安吉爾上空之日



機，則僅九架。惟因投彈處起火甚多，故其所致損害，較之舊金山尤爲重大。延燒油池數處；各街大火，經長時間之灌救後，始告全熄；因主要之技師室被燬數處，致電影業亦受嚴重影響（舉世聞名之美國電影業中心區好萊塢 Hollywood 卽在該處郊外。）。

此次進襲加州之日機，實僅二十架；而據當時美人估計，則遠出是數之上。當出事時，奉令北上偵察敵艇蹤跡之美機，立被召回，至則敵機早已失跡；當地人民又僅能告以敵機初由海外飛入，及後復經原路飛出，餘則一無所知，以偌大洋面，却若無從搜覓，因之美機於此次北往南返中，竟是兩頭撲空。至於當初加州空軍之所以被調北上，却另有一段原因在：自日艇愛字五四號初次發現於加州沿岸後，民衆頗多要求政府集中注意於日艇北去之路，以爲此入寇者必於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太平洋沿岸之省。）沿岸諸島中，有其秘密根據地，以爲進取之出發點。

這些時後，航空母艦之謎，始略爲道破，然往後則此案事實仍不多得，直待戰

事告終，具相始行大白。博多號，初爲一載客之巨快郵船，戰事既作，乃於橫濱賀改裝爲航空母艦，可載大號水上飛機二十架，每機攜炸彈半噸。爲避耳目計，運載飛機時，摺疊機翼，藏於艙艙；船身則改裝爲英刻藍煙囱班貨輪模樣，架有六吋口徑砲四尊，砲身隱於虛設之甲板室後。當五月三十一日，是船偕同油船劍崎號，由查盧特島出發，途中有大部分航程，可以放胆而行，不慮發生岔子，大有橫行太平洋之概。迨行近彼等望而生畏之夏威夷東北四百哩洋面時，始遇一英國商輪，方由溫古華（Vancouver，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州之商埠名，當太平洋鐵道之終點，爲西岸第一良港。）往澳洲，見此喬裝日船，引爲僚船，向致敬禮，却不見答禮，其無線電管理員雖覺不解，尙不疑有他，因亦置之。

當六月十六日近晚，二船已行近美國海岸二百哩處，途中竟未遇一巡邏之船；至是，乃分道而行，博多號沿岸南下，油船時亦喬裝英輪，則緩駛北上，似爲往加拿大口岸者，實則赴其先期佈置就緒之隱匿地點。當二十二日之午，博多號已行抵勒葉斯岬（Reyes）之東南二十哩洋面，當在金門海峽之西七十哩。時適有一武裝快

艇，由後備兵駕駛，巡哨而來，瞥見此船，即加盤問；因見船上懸有英旗，且據云往法爾巴來索（Valparaiso），毫無可疑之處，當予放行。假令其時美艇更行近至可以口頭交談之距離，則博多號之日軍官，雖為善操英語者充任，其行藏必被窺破；然而敵方計既敗露，則以此喬裝日船之較猛炮力而論，美艇亦必無幸。博多號既離險境，一小時後，四望無他船，即行停輪，並由艙中取出飛機，配就機翼，裝足彈藥，移下水面，各機乃鼓輪飛起，逕往加州城鎮肆擾。

博多號則徘徊於附近洋面，靜待各機奏凱而回，並升足火力，以便隨時脫逃。日人之冒險行動，至此可謂已入最危險時期，蓋是時美方警報隨時有發生之可慮，一旦巡邏各船有備，則此日船直似釜底游魚，定難漏網。然而日船好久未見美方動靜，却有事畢飛回之機發電詢問船之所在，須臾復見四機方在飛回途中，如是二十分鐘後，除一機外，船上已絡續接得各機飛回之訊。最後，飛回各機，重由水面取起，移藏艙底；當移船時，中有一機，因不慎而損，遂被棄去。諸事既畢，日船仍冒險守候附近，以待未回之一機，一小時後，始知無望，乃以高速率駛往油船所隱

之地。數日後，聖大巴拉 (Santa Barbara, 城名，在加州西南。) 附近海濱，余來失蹤日機之遺體，因料此機當飛回母船時，或因機件損壞，被迫降落水面者。

入夜未久，此奏凱而去之日船，突爲一船自一哩後以探海燈照射，並有數彈飛來，彼則繼續前進，並不還砲；其實來船之船身隱不可見，即欲還砲，亦有不能。是船爲美國海防部巡洋小艇 達號 (Tida)；排水量一七八〇噸，最高速率一六海哩，架有五吋口徑砲一對；素常駐於華盛頓州之通森德港 (Townsend)，今因巡洋船隻之急切需要，故已改隸於海軍軍務處。是艇因速率較遜，不久即失敵船所在。海軍當局據報後，即以其艇員所見之模糊船形，通知一切巡邏船隻，加意矚緝此可疑之船。至於雖受砲擊而猶不肯停輪，此種行爲，是否便足證實逃船之卽爲敵船，則於日方官報宣佈事實以前，始終成一疑問。

前章說過，舊巡洋艦夏羅德號，已被調航行於舊金山與火奴魯魯之間，以保護來往船隻；時方行至相距夏威夷不及五百哩之洋面，由此出發，最宜於搜查逃船。既由無線電中得上峯之許可，卸去護送商船之責任，是艦乃急鼓輪向西北駛去。其

原有速率爲二海浬，以汽鍋年齡過大，且廢置亦已頗久，茲已低至一九海浬左右；經勉力駛行近十二小時後，速率又見減少；復以平均一七海浬之低速率推進十二小時後，仍無敵船影踪；眼見繼續前進無益，乃決改道往火奴魯魯。事實上博多號自離加州海岸後，料知北行最可不至與美船相值，故有一時幾向正北航行，而夏羅德號則從未行至其二五〇哩之距離以內。是月二十四日，博多號即與劍崎號會合，次日裝足燃料後，繼續取道北上，終得安抵橫須賀。

日潛艇愛字五四號之遭遇，則較不幸。於俄勒岡沿岸襲擊美船後，又繼續北航。當六月二十三日，行至夫拉威立角（Cape Flattery）附近，瞥見商輪數艘，乃復浮出水面；時在日機轟炸舊金山與洛斯克爾之翌日，故日艇現形之目的，顯欲分去防軍之心，使彼航空母艦得以安然逸去。時有美驅逐艦瑟克號（Shirk）與刺司班號（Rahburne），會於布勒麥吞海軍造船所，與另數艦大加修理後，方往胡安對岳卡海峽（Juan de Fuca）位於華盛頓州與溫古華島之間，爲啣接太平洋與佐治亞灣之處。增防，半途得電，示知日艇最近出現之處。瑟克號司令美那德少校

(Maynard)，料知已船相距電訊中之敵艇位置不出數哩，乃令其僚艦以最高速率隨之往；及抵出事地點，敵艇果在，且竟不及逃避。時愛字五四號方在襲擊美國輪船公司大貨船西查拍號 (West Jappa)，其所攜小飛機則未參加；貨船僅載壓艙之物，其高大船身，却掩蔽住美艦之行動，直至駛行甚近，敵艇始行察覺，然於潛行入水前，猶能趕緊向貨船施放魚雷一枚。至是，美艦水彈，紛向日艇潛入處附近注射；初據艦上人云，未有一彈命中，而事實上日艇必受致命之傷，蓋彼從此已不復爲其敵友所見。然當時美方則無法知之，甚且對前此美艦之屢遭襲擊，由一艇抑數艇所爲，亦不敢決。海軍當局，深恐海岸附近，猶有敵船匿跡，因仍嚴密防範，通令一切商輪暫避港內數日，迨經飛機與巡邏船隻澈底搜查後，始悉危險已過，戒備工作乃爲稍弛。至論日艇此次牽制之策，對於博多號，確有重大助力，使其進退不受注意，更以聲東擊西之計，使防軍忽視加州一帶防務，集中全力於夫拉威立角附近區域，遂授其空軍以恣意襲擊之機。

此次騷擾太平洋彼岸之舉，計畫既頗妥善，進行又極得法，日本民衆對之，不

覺歡欣鼓舞，羣情若狂，報章更極盡鋪張揚厲，歌功頌德之能事。惟就軍事效果而觀，此舉之能否得失相抵，頗成問題。日人此番出擾，其主要用意，顯欲藉恐嚇太平洋沿岸居民之手段，迫令美海軍當局，順從民意，改變原有軍事計劃。果然，沿岸城市，經此一擊，輿論沸騰，要求捍衛地方之切，政府不復能固持成見，毫不置理。軍政部立由夏威夷召回驅逐艦十二艘，並徵發大批快艇與商輪，趕設武裝，以增厚海防兵力；復調七吋口徑鐵道快砲二尊，由海防砲隊攜往洛斯安吉爾區域鎮守，以該處鐵道瀕海，可向海面射擊甚遠。同時更有大號海軍氣球二具，小號陸軍飛艇二架，及飛機二十架，奉令於沿海地帶，日夜守望；舊金山，洛斯安吉爾，及沿海各城，則架設高射砲多座，以補空防之不足。可笑敵人此番僅略施小技，美方即已大動人馬，以為消極防衛，故日人於此，可謂多少已獲有間接之軍事利益。然而經此一變，美國海防大有改善，日人此後便不復能效法故智；且更使美國內地居民敵愾同仇之精神為之大振，全國人士堅持到底之毅力亦為增強不少：則日人於此，又未能免於打草驚蛇之失策。

於是事實又可證明，一種恐嚇政策，非有優越武力以爲後盾，決無成功之望，而當時此項武力，日本却付闕如。同時在美國方面，政府對於日人此番進擾沿岸之應付成績，亦決不能使民衆有所愜意。敵人竟敢悍然侵入美國領海，破壞沿海要口之交通，砲轟加州最大城鎮，猶且安排妙計，幾得全軍而還！原來美人此時所知日方損失，僅爲聖大巴巴拉附近海面發現之墜落日機；至於愛字五四號潛艇之失蹤，則以日方嚴守秘密，直至好久後才得知悉。

南北戰爭而還，像目前般輿論指摘執政者之軒然大波，美政府可謂從未經歷。總統及其內閣，若亦屬凡胎而非天人，則對此各地民衆尤其受害區域之猛烈鞭撻，勢非表示屈服不可。因之，彼等於施行上述之地方防衛計劃而外，更被迫向民衆表示，鑒於巴拿馬運河修復之需時，決令一切兵力，不待此項交通恢復，提早集中於被危害區域。美方此種舉動，日人似曾接有諜報，故方慶其強迫敵人提前實現未臻成熟之軍事行動之目的已遂。然而吾人並非好作怪論，此番海空兩路之騷擾，其對美人之最後效果，實較日人爲有利。



當戰起時，美國國會即通過一擴充海軍之二萬五千萬圓緊急費用案；更就當時情形而觀，政府似有大批各式戰船，已在趕造之中，實則並無其事。當時政府中，預料戰事不久即將告終之人，頗估勢力；甚至海軍高級軍官中，亦有人反對大興造艦工程之舉，以爲於此批新船浮海以前，戰事恐將早已結束。而今吾人才知，當時海軍部長及海戰總司令，均抱此種見解，故影響所及，當戰事之初二月內，動工新艦，僅限於巡洋艦四艘，驅逐艦二〇艘，潛水艦數艘，及航空母艦二艘。西岸騷擾事件發生，始令彼等恍悟日人胆大妄爲，已出預料之外，更與日人即將言和之論斷不合。日人若果有早日停戰之意，當不爲此益增東鄰惡感之舉；今乃反是，彼竟利用種種方法激怒美人，則其苦鬥到底之決心，顯然可見。彼非但不獻阿列布（常綠喬木名，產南歐，其果實形似橄欖。）之枝——言和之象徵，却反擲下鐵的手套——挑戰之表示。

是故美國朝野反響之表示，既速且決，目前情勢，既全含有長期奮鬥之預兆，該邦乃即以剛毅之精神，整軍經武，以禦外侮。戰初雖即有強制軍役之規定，並有

百萬兵額之預定，却因逆料不致有大戰事發生，故迄至此時，所募兵額，猶不逾十五萬之數。今則不然，擴充陸軍計劃，大加修改。當舊金山慘案發生後不及一週，陸軍兵額，即已驟增至近百萬，並下全國經濟總動員令，以供應此巨額軍隊。同時，大規模之造艦計劃，亦經擬定，其要項爲戰鬥巡洋艦四艘，巡洋艦二五艘，驅逐艦一〇〇艘，潛水艇五〇艘，航空母艦六艘，此外水雷掃除船及其他補助船隻，不計其數。因此次造艦噸數之巨，遠非全國現有船廠所能勝任，政府乃急於東西兩岸，添設大造船所，並置備標準生產之新機器。此外，爲減輕國內工業之痛苦起見，政府復向歐洲定購大批造船材料，鋼鐵鑄物，大砲及各種彈藥；僅此國外定貨一項而論，其價值已達二萬五千萬圓。時日人已先期訂有同樣契約，益以歐洲製造業者乘機漁利，故擡其價，美人對於所定各貨，遂不得不付以高昂之代價。三十年間，美國海軍需要之仰給於他人，於今尙屬初次，然而環境所迫，除此以外，委實已無他策。

至論美國此次造艦計劃，雖無詳細說明之必要，却有數要點，值得吾人注意。

當海軍當局討論四戰鬥巡洋艦之噸位時，風聞日人已有同樣計劃；據云彼方於二月間，卽有主力艦三數艘，開始建造，每艦排水量近五萬噸，架十八吋口徑巨砲數尊，其戰鬥力之強大，空前未有。爲抗衡計，乃規定己艦排水量五萬二千噸，速率三五海浬，並架設十八吋口徑砲八尊；契約中雖言明二十個月內完成，然而欲其如期交貨，殊少希望。二十五艘巡洋艦之噸數與砲位，均爲一律，卽萬噸及八吋砲九尊；惟其中十五艘裝有蒸汽鍋輪，餘爲煤油發動機。此種不同裝置，便含有速率強弱之別，蓋煤油內燃機，雖經近年之積極改良，用以爲速率高大之巨船之發動機，較之蒸汽鍋輪，尙見遜色。此十艘油燃巡洋艦，各置發動機三部，合生制動馬力六萬匹，其最高之推進速率爲二八海浬，較之配置汽鍋者低去七海浬；是種船隻，却亦有其長處，蓋其巡行耐力可增大百分之三四十，此於今日遼闊洋面之軍事行動，實爲首要之優點。至於驅逐艦一項，吾人僅須知道，有一部分配置油燃機，以增加巡行時之耐航力，餘則裝以汽鍋，以維持追敵時之高速率。潛水艇以續航能力爲要著，排水量分有數種，惟多爲一七〇〇噸。上述諸船，一經圖樣脫稿，卽行儘量動工

築。然而無論造船所工作若何緊張，第一批新船，總需好久時間，方能完工下水；在此趕造期內，海軍當局，遂仍不得不憑藉原有不足數之戰船，以担負當前之艱巨任務。

海軍當局之第一步工作，為履行總統對民衆之誓言，調遣其全國海軍艦隊近三分之一，繞道南美往西，此行需時二月。大批運送船及軍需船，須徵發調集；大西洋海軍造船所中待修之船隻，須加緊修理；此行之時間表，亦須由海軍參謀部詳為擬定。凡此種種事項，決非咄嗟之間可辦，當局乃盡量發表準備計劃及船隻調動之種種消息，以安民衆之心。其後並宣稱，經海軍部及大西洋海軍造船所人員之調度得法，故於七月十日，已有下列艦隊，取齊於罕普吞路 (Hampton Roads，即折撒比克灣 Chesapeake，在維基尼亞州 Virginia，有孟祿堡 Fort Monroe 在其入口處。) ，並即奉命南駛，以與太平洋艦隊會合於聖第亞哥。

(一) 戰鬥艦 六艘

紐約號

達薩斯號

阿青色號

- 歪俄明號  
猶他號  
佛羅里達號
- (2) 巡洋艦 六艘  
特稜吞號 匹茲堡號 柏布羅號  
聖路易號 北明翰號 拆斯忒號
- (3) 航空母艦 二艘  
賴特號
- 勒克星敦號
- (4) 驅逐艦 一〇〇艘——均屬「平坦甲板」式。
- (5) 水雷敷設船 二艘  
舊金山號
- 勺馬特號
- (6) 水雷掃除船 二〇艘——均屬「鳥」級
- (7) 驅逐艦供給船 三艘  
輝特尼號 得坦波拉號
- 多賓號
- (8) 修理船 一艘——味斯塔爾號

(9) 雜項補助船 四〇艘——包括油船，煤船，軍需船，病院船，及運送船。此艦隊中，潛水艇無一隨行，蓋以彼等式樣陳舊，無多大戰鬥能力，且恐途中機件毀損，耽誤全隊行程，反為不妙。於此吾人當可感到遠航偵察船隻之缺少，時新式巡洋艦僅特稜吞號一艘，已充為驅逐艦隊之旗艦。全隊由騰普勒吞上將 (E.C. Templeton) 統率之，其旗艦為達薩斯號。

全隊中之較大船隻，規定於下列港口寄旋，添裝燃料：

(甲) 聖胡安 (San Juan, 西印度羣島中美屬波多黎各島 Porto Rico 之首府。)

——距罕普吞路 一二八〇哩

(乙) 伯南布哥 (Pernambuco, 巴西國 Brazil 之商埠名，為南美距歐最近之良港)

。——距聖胡安 二五〇〇哩

(丙) 蒙德維多 (Montevideo, 烏拉圭國 Uruguay 之首府，亦為南美良港。)

距伯南布哥 二一〇〇哩

(丁) 奔德亞利納 (Punta Arenas, 智利國 Chile 之商港，瀕麥哲倫海峽 Magellan

Straits，爲南美最南之都會。)——距蒙德維多 一四一〇哩

(戊)法爾巴來索 (Valparaiso) 位於智利國之西北，爲南美太平洋沿岸之要港。

)——距奔德亞利納 一二七四哩

(己)巴拿馬——距法爾巴來索 二八〇〇哩

此行航程，連由巴拿馬至聖第亞哥之路程在內，共萬四千哩。有較小航隻多艘，因燃料容量較小，故除上述地點外，更指定於其他口岸停泊，如西班牙港 (Port of Spain) 西印度羣島中英屬特立尼達島 Trinidad 之首府)，帕拉 (Para) 巴西國北部之商埠。) 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巴西國之首府所在地，在該邦東南沿岸。) 及喀老 (Callao) 祕魯國之第一貿易港。) 當全隊沿南美東岸南下時，途中雖有多船，因久置未用後倉卒下水之故，機件及其他部分發生障礙，時而不得不駛往最近港口，修復後單獨前進，此外却算得平安無事。一路既閑暇無事，各艦乃尙不時操練陣勢，艦上所有大批新兵，亦能繼續其未完之訓練課程。

## 第十章 一九三二年八月—九月

日潛艇二艘預伏於麥哲倫海峽以待美偵察艦隊之來

邀擊之計半受挫折

美艦沉損多艘

日潛艇之末路

偵察艦隊終抵目的地

戰略的批評

日人逆料美國艦隊必將取道合恩角 (Cape Horn, 南美洲之最南端, 在提厄刺 得翡哥羣島 Tierra del Fuego 中之一島; 諸島分屬智利, 阿根廷二國。) 西來, 乃復師其故智, 設伏於是處。不知從何時始, 即有潛艇愛字五三號與愛字五八號二艘, 隱匿於俾格爾海峽 (Beagle Channel), 是處為最南海道, 隔離提厄刺。得



翡哥島 (Tierra del Fuego, 羣島之一。)於北，及那法林 (Navarin)、和斯特 (Hobbe) 兩島於南。峽身長百二十哩，平均寬二哩，由正西流至正東，所經之地，多爲直道；因兩岸之高山峻嶺，遂成荒涼區域中形勢詭異之處。天賜佳地，以爲日艇藏身之所，蓋平時罕有船隻遠道來此海峽，且其近中段之處，復有一支流，名曰蓬孫拜海峽 (Ponsonby Sound)，逕向南去，於合恩角近處入海。海峽兩岸，汶港甚多，故日艇究以何處爲其臨時根據地，殊不可知；惟據云彼等時而由智利領海移至阿根廷領海，隨後復行溜回，其意以防萬一侵犯兩國中立之問題發生時，則可藉此使爭端混亂不清。於此吾人應附帶明瞭智利與阿根廷二國之境界，始則由北往南，劃分提厄刺•得翡哥島，及抵俾格爾海峽，即突然轉折，與峽水同向東去，故是島以南諸小島，均爲智利轄地。

當八月七日，美艦隊已駛越維爾京角 (Cape Virgins) 而入麥哲倫海峽。一閱附圖，則其此後經歷，便可有扼要之說明。海峽之大西洋入口處，其始百哩內，兩岸較爲平坦；迨略逾第二段海腰後，兩旁地勢漸見崎嶇不平，往後則峯巒起伏，林木



深茂，山巔積雪未溶，隨處且有一二冰川，點綴其間。當晴朗時，是處景色，頗現雄偉之狀；一遇氣候惡劣，則以霧雨之障蔽，竟使眼前景物，模糊莫辨。峽水雖頗清澈，及近山麓，則深不可測，故岸邊多可傍舟；既近岸邊，則首觸舟人眼簾者，當為遍植高岡之晚櫻（Fuchsia）巨樹。附近地帶，人煙頗為寥落，氣候則夏感濕熱，冬苦嚴寒。

便在第二段海腰內之北岸，設有智利共和國之最南城鎮本德亞利納，或稱散的岬（Sandy Point）。此孤立之港，對於碼頭，防波堤，起重機，及其他煤站之設備，應有盡有，却獨缺船塢一物。海峽區域中，人煙最密之地，當推是處。從附圖上可以看到，亞利納與太平洋之間，橫有海灣港汊無數，往西之路大可一擇，中伏之機會因亦隨之增多。其中却有要道三處如下：

（甲）取道科克班海峽（Cochuan），直入太平洋。

（乙）逕走麥哲倫海峽盡頭，穿越夏羅德皇后島（Queen Charlotte Is. 在北）與荒

島（Desolation Is. 在南）之間水道而入太平洋。

(丙)折由麥哲倫海峽支流斯密司海峽 (Smith Channel) 入太平洋；往西商輪多取此道。

於通過海峽時，此艦隊仍依原來隊形前進，以驅逐艦及水雷掃除船開道，重艦分成數隊隨之，每隊雜以較小戰船，航空母艦賴特號及勒克星敦號，一為前驅，一充殿軍，補助船隻則分配於各小隊。由於一部分補助船之行駛甚緩，且為節省燃料計，更當是處霧深之際——在此南緯度地域，其時已入冬令——全隊速率，從未越過一〇海浬，常且不及此數。以全隊行列之長（時有大小船隻一七〇艘），益以行動之遲緩，頗易成爲潛艇偷襲之的；惟吾人亦須知有此瀾漫大霧之障蔽，敵船之視線亦必甚受影響。

日艇愛字五三號及五八號，先二日即已預伏於勺爾灣 (Sholl Bay) 附近，是處爲麥哲倫海峽通入科克班海峽之起點，乃美艦隊往西必經之地，彼等守候於此，可不致有「失之交臂」之虞。有駐亞利納之日副領事隨時告以美艦行動；以無線電信之利用，恐啓智利當局之疑，雙方乃假手領館所備之摩托快艇，以傳遞消息。

行抵亞利納後，美艦隊當即寄棧二十四小時，以便由隨行之煤船，油船，及其他特別規定於是處交卸燃料之船，添裝燃料。此後行程未定，惟若取道斯密司海峽時，則應雇用當地領港員，以收駕輕就熟之效；爲適應此項需要計，乃於此時預爲編排臨時隊伍。

於此，有一事應加補述，以其甚有關於未來之事變。當全隊行抵麥哲倫海峽時，巡洋艦特稜吞號，並未隨同大隊入口，却奉令獨行南下；此行使命爲繞道探察南首洋面之氣候，以決定大隊是否以取道彼行程較久，且又較無蔭庇之科克班海峽爲得計。是船排水量爲七五〇噸，速率在三三海浬以上。當其穿越勒美耳（Leman）海峽，繞航合恩角時，所遇之惡劣氣候，爲行於麥哲倫海峽中之大隊所不知；隨後由科克班海峽折入，東駛勺爾灣，以守候大隊由亞利納來此會合。

是處適有片片散霧，絡繹飛越峽水而來，迨當八月九日之晨，愈積愈厚。二小時後，特稜吞號艦長蘇謨斯（Soames），料知濃霧暫無消散之望，乃遣其所載二機之一飛升上空，以察大隊已否行近。原來艦上所裝無線電機，其天線不幸於前一日

爲惡劣氣候所損，故在此種情況之下，似已不能將消息傳達外面。

維時，特稜吞號之突如其來，方使匿於其旁之二日艇大爲惶惑。彼等固不知是巡艦單獨留此之目的，因遂滿懷鬼胎，疑及彼等行踪之已爲美司令所偵悉，果爾則美艦大隊必於驅逐艦沿途搜查後始敢前進，而彼等之計必且功敗垂成。臨此意外之變，彼等以事前未有訓令，頗有不知所措之苦。衡以責任之心，正如常人一般，決不願就此罷休；而此勺爾灣口埋伏之所，曾經審慎擇定，更不欲遽爾離去。經一番考慮之後，乃採取折衷辦法，留愛字五三號於勺爾灣，以窺伺特稜吞號行動，愛字五八號則駛上往亞利納之大道前進，以探視美艦隊下落。

日艇去未久，特稜吞號水面飛機一架，適亦奉令往探大隊行程，升至浮動低處之層霧以上，卽向北飛去。迨近佛洛衛德角 (Cape Fear) 時，霧勢略弱，機上望見水面較前清晰，偵察員馬吞上尉 (Murton) 曾受防禦潛艇技術之特殊訓練，方向水面注視，突見有一潛艇，亦與已機往同一方向前進，當卽告知機師，翱翔一二週後，斷知所見不訛，急以一五〇哩高速率疾飛前去，不久卽與大隊相遇。騰普勒

吞上將時由亞利納啓程才一小時，一接發現敵艇訊之，立即下令除驅逐艦與輕巡洋艦繼續前進搜尋敵踪外，全體折由原道退回。不幸當各船掉首時，煤船阿克羅斯號（Alex），其舵機數日前即生障礙，至是遂不由自主，撞及並行之戰鬥艦猶他號，艦上司機見狀，急欲趨避，乃即撥機倒駛；時猶他號後緊隨另一戰鬥艦佛羅里達號，因事出倉卒，又以視線不佳，未知前船已生變故，遂亦不及煞輪，猛撞猶他號右舷船尾，所撞處吃水線上立成巨洞。三船緊撞一處，未及分離者迄二分鐘之久，因之各船損害益重。第三分隊船隻，幸經操縱得法，撞船之禍始未再度發生。

相撞三船中，以阿克羅斯號損害最重，其引擎室已被撞成巨洞，船身立即漸趨傾側；而陸上懸崖峭壁，近岸處水深不可測，雖欲拖之向岸，亦所不能；船上人員當被救出，船身則於半小時內沉沒。猶他號受損雖較輕，但若出事時氣候不佳或出事地點距離港口過遠，則其命運亦將不堪設想。是船構造雖甚堅固，除於船尾處撞成一洞外，近旁船艙，亦被震毀多處；被撞後水由洞口潮湧而入，幸賴艦上所備強大抽水機，盡力抽水，始未下沉。是艦卒憑己力駛回亞利納，並藉曳船巨纜之力，

拖傍碼頭水淺處，使艦身不致全部被水淹沒；隨後經修理船味斯塔爾號人員之一番靈敏工作，益以當地船工及救船機件之助，遂得暫時修復，使其終獲抵達目的地。至論佛羅里達號，船首雖因被撞略生裂痕，却無大礙，故仍能隨同大隊繼續前進。

當撞船時，日艇若在近處，則襲擊之良機，當莫過於此；然當時相距過遙，且未幾其自身安全亦大生問題。時美方驅逐艦隊，除有六艘留在猶他號左右外，爲數共九〇艘，以北明翰號及拆斯忒號爲前驅，並有特稜吞號報信之機及艦隊所攜他機爲嚮導，盪擁而來，不久即發現日艇所在，頃刻間水彈如雨而下；日艇雖未命中一彈，惟以衆寡懸殊，被迫以潛航退入廢灣（Jagers Bay），又孰知此舉竟使彼走入末運。其行踪不久卽爲美機察見，美艦急於灣口堵其出路，並向日艇四周亂擲水彈，日艇受震不過，狼狽激上水面，於美艦炮火密集之下，頃刻被燬，當其破碎船身下沉時，並無投降表示。就調查所知，是船被追時，曾發魚雷二枚，却無一中的。當其被燬消息傳至東京時，日方報紙卽大事頌揚其功，力讚美方阿查克斯號之沉沒，及猶他號與佛羅里達號之損傷，乃由於彼之魚雷所致。關於此事，當時東京官方必



會獲有較真確之報告，惟因失事艇員之獲有死後晉級及勳章，遂使鋪敘誇張之人益得有所假託，以附會其說。

其時特稜吞號接有無線電訓令，已迎上驅逐艦隊，却未疑及尚有另一日艇，隱藏於其守候處之附近哩。那天餘下的時間，則忙於猶他號的修理，及隊伍的重編。次晨，大隊繼續前進，隊伍大致一仍其舊，特稜吞號則撥歸先鋒部隊。騰普勒吞上將雖據特稜吞號報告太平洋氣候惡劣，却因鑒於麥哲倫海峽航道更易中敵埋伏，決計捨近就遠，取道科克班海峽西上。當大隊駛越佛洛衛德角，方向科克班海峽進發時，突有魚雷二枚連續發來，一中第二分隊之運送船伊文思山號 (Mount Evans) 右舷，一中油船特隣尼替號 (Trinity) 左舷。二彈之鵠的顯為中隊之戰鬥艦，蓋阿肯色號險為第二彈命中，幸經轉舵迅速，得免於難。

各船早有準備，一聞此警，立即加足速率，並循鋸齒狀而行；同時驅逐艦立即橫截於各巨艦與魚雷來處之間，並藉飛機之助如前，開始搜覓敵艇踪跡。

時特稜吞號適居第一分隊之末，二船被彈後，即與其餘數船首先來援，當其行

近特麟尼替號時，速率既低，其長五五〇呎之船舷又成百艇絕妙鵝的，因之轉瞬即來二彈，攔腰射個正着：方圖駛往勺爾灣待修，未及近岸，鍋爐室之火已爲海水灌熄，船即下沉，附近各驅逐艦乃忙於拯救艦上員兵。特凌吞號之被毀，爲二日艇此來之最大亦即最後成功，此後便不能復有所爲了。驅逐艦與飛機，搜覓附近水面，達數小時之久；時霧猶甚濃，敵艇竟毫無影踪，以微音器之未有聲息，斷其必已隱伏水底無疑。

時伊文思山號亦已沉沒。特麟尼替號船首雖已傾側，卒藉水雷掃除船二艘之拖曳，掙扎行回亞利納修理。此遠處僻地之智利口岸，却因美艦隊之不幸遭遇，其修船機關以及他業，一時頗受物盡其用之利。

騰普勒吞上將決欲懲罰此剪徑之日艇，以免再度來襲，乃留驅逐艦四分隊於出事之處，繼續搜索；大隊則續沿智利海岸前進，惟於未抵法爾巴來索以前，一路遠離岸邊而行。同時駐於森地亞哥（Santiago，智利國之首都。）之美使，對此智利領海聽命日人妄用之錯誤，即向智利政府提出嚴重抗議。當地政府對於此事，尙爲一

九一四五年間德人自由行動以來初次所遇之外交難題，爲欲平息美人之怒，立調大批戰船南下，並授訓對於任何日潛艇或其他足以破壞該國中立地位之交戰船隻，一律施以嚴厲處置。此政策見效之第一聲，便爲限制亞利納港之日副領事，除港務外，不得再使用其摩托小艇，此舉顯將制愛字五三號之生命而無疑。十日後日艇忽於聖大易涅茲島 (Santa Inez) 南端附近一冷僻小灣內，出其不意，爲二智利驅逐艦撞見，當於炮火威脅之下，被迫投降。當片刻前，彼突於是處擱淺，其船身及昇降翼同被震傷，失却潛水功用，致爲來艦所窘。至是，智利二艦乃遣一小隊武裝兵士駐守日艇，並押送往塔爾卡瓦諾 (Talcahuano)，施以拘禁。不料日艇艇長谷崎少校，雖經日使告以彼之戰功，使美船二沉一創，頗爲上峯嘉許，猶以身爲俘虜爲可恥，竟於其艇被禁數日後，即行剖腹自盡。

美驅逐艦搜索麥哲倫海峽之事，若不欲節省篇幅，亦頗堪一述。於愛字五三號被捕以前，南美大陸沿岸，及其附近之南緯五〇度與合恩角間之無數小島中，這其間海灣汝港不計其數，平時人跡罕至，這時却遍佈了美艦蹤跡。搜索隊四隊，各有

驅逐艦六艘，各有一定之搜索區域；並規定各隊須於最短期間內搜遍其轄境內一切敵艇可以匿跡之處；至若灣口水淺之處，顯非潛艇所能容身，則不入內察視。

美艦隊此後航程，尙算平安無事，其主要部隊於九月九日始抵聖第亞哥。經歷這般遠航程後，便有多船，須予嚴密檢點，並有種種缺陷須加修補；因聖第亞哥船廠不及收容，乃有一部分船隻分往美耳島 (Martha's) 及布勒麥修理。總計將近一月後，各事始行大定；而猶他號之修理，則尙未能蒞事；可是巴拿馬運河之交通，却也於九月底恢復。差幸當繞航南美之時，各艦新兵，獲有駕船術之實地經驗不少；可笑美艦隊這次迫不及待，大兜圈兒的成績，僅是如此，所受損失更不必說。

此次麥哲倫海峽事件，其對於兩關係國之影響，頗有不同之處。日方報紙關於此項消息之審慎記載，頗引起國民之熱烈情緒，迨愛字五三號艇長自盡之訃傳來，更使舉國人士，眉飛色舞，歡聲雷動。谷崎少校之殉節以及愛字五八號艇長黑山少校之遇難，既使民衆崇奉二人爲日本當代唯一英雄，政府則更不怠慢，藉以激勵民氣。

美國輿論，對之較不愜意。有些人歸罪於海軍部及艦隊司令之措置失當；也有人則不願批評騰普勒上將，以為彼已能表現其智慧與才能，以指揮各艦，使當時禍變不致增重。然而此次事變之最要結果，乃使政府得有充分理由，設立檢查新聞制度，以限制報章關於海軍行動消息之登載；很有人說得不錯，此次美艦隊繞航南美之舉開始後，美國各報對其前進狀況，競作詳盡記載，是則當日人安排計劃以圖邀擊美艦隊於麥哲倫海峽之時，於此必曾獲有不少幫助。

就客觀地位而觀，吾人便不免於下一斷語，認此次日人較獲佳運。彼等必曾經百般考慮，以求設伏於適當之時，最宜之地，而不啓他人之疑；若不是意外遭遇使然，使愛字五八號事未有警告而為美機察見，則美艦隊決不能避免兩艇之聯合剪徑，而不受更嚴重之損害。然而愛字五八號雖不幸未捷先毀，谷崎少校猶能單獨運用其最大智慧，使愛字五三號獲有最光榮之成功；至其卒遭拘禁，實亦不足為奇，觀於日人官方對於此事之記載，其海軍參謀本部事前恐已早料有此結局。至論計劃之事前安排，吾人頗可料知當時日人預定埋伏之潛艇，或恐不止此數，其後審情度

勢，始覺以二艘爲最佳；蓋超越此數之伏兵，必愈增計劃敗露之危險，而當時日人手頭所有宜於遠道埋伏之船隻問題，且不置論。

若論美人此次之失於檢點，則其海軍部當不能有所逃罪；因若盡於事前至少應慮及敵人有此類行動之可能，或設法以預防之，或授權行軍司令，在路線選擇上得以便宣行事，以收隨機應變之效。大隊之寄紮於亞利納港，乃海軍部所預定，而特稜吞號之被遣繞航合恩角及守候大隊於勺爾灣，則爲騰普勒吞上將行權之舉；却不料此舉最關當時行軍得失，使艦隊之倖免於重大挫折，上將之功殊不可沒。

## 第十一章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月

### 美政府決取攻勢

#### 莫理孫上將力主小笠原羣島之征

#### 潛艇施行偵察

#### 小笠原羣島之形勢

#### 出征兵力之構成

#### 達林革上將對於成敗之罣慮

至是，雙方仍相持不下，戰事之勝負甚不可決，而這時東京對於最後勝利之把握，恐亦未必較華盛頓為樂觀吧。果然，日人已盡拔西太平洋之美旗，且對敵人海岸之進攻，雖非重創，却也頗足令其難堪。可是日人雖狡，其智也有窮時；以地理

的關係，直接進犯之力，本屬有限，至是則更成強弩之末。若欲陸軍建功，首須破壞或封鎖敵人之艦隊；可是美國艦隊，非但未損毫末，其戰鬥力且在與日俱增。戰前日本曾有一班幻想作家，爲文描寫日本全勝軍隊進取夏威夷時之情況；也有人甚且預言大批日軍於加利福尼亞登陸時之盛況。不但日人夢想如此，即美國方面，許多年前亦有一位軍事評論家胡麥利（Homer Lea），曾著一書，認爲日軍之進犯且征服華盛頓，俄勒岡，加利福尼亞三州，並非難事。而今美國西部，雖尙有少數無聊報紙，舊事重提，鋪敘敵人進犯之可能，冀以聳入聽聞；多數穩健報紙，則力斥此種願慮爲杞人之憂，並深致疑問『日方運兵船如何能遠涉四千五百哩洋面而來，而况美國之優越艦隊又在以逸待勞？』不錯，以如此遙遠之地，而欲遣兵調將，以張撻伐，這是無論那一國，尤其是日本，雖其軍事領袖如何精通輜略，所不敢夢想的。夏威夷之征，危險亦正同，因誰都知道，是處常年駐有美海軍之主要部隊，隨時準備立即行動。因之，舊金山之阿岡諾特報（Argonaut）乃作結論曰：『日人之征美論，正猶諸美人之征日論。』



然而方在阿岡諾特報作其得意之斷語時，却不料相離征日之期不遠之計劃，已在華盛頓醞釀之中。至是，執政諸公「早見和平」之迷夢既醒，乃不得不熟籌良策，以打破眼前相持不下之僵局；彼等亟欲覓一計劃，使干戈早日停息，蓋戰事之破壞影響，時已遍及全國，使社會漸呈不安之家。百業都受打擊，經濟情形甚不穩定，證券市場則一聞謠言，便現恐慌之狀。身受軍事教育之人，竟亦有公開作和平宣傳者，社會中較不安靜之人遂大爲所惑。不穩之狀，已是蔓延各地；以言社會制度之將被根本動搖，爲時雖覺過早，而一念及未來之恐怖局面，却頗不乏杞憂之輩。鑒於過去數月中因擴充海陸兩軍而糜費巨帑，因之昔日採取守勢較爲經濟之說，已不爲人所信。閣員乃對前說之人發問，若放棄數月來之消極戰略，而準備一大規模之攻擊，豈非更要合算？苟有全國力量以爲後盾，不難予日人以重創，打破其昔日小勝利所引起最後勝利之願望，而迫令屈服。卽云此舉頗含冒險僥倖之心，然較之戰事無期拖延，毫無最後勝利之望的結果，則其利害爲何如？直至此時，美方因對戰事計劃之舉棋不定，猶未能有明白之用途，以喚起其軍備補充之需要；既無固定

目標，因之其海陸軍領袖不能確知當如何準備，而金錢之虛糜，精力之徒勞，遂不可免。

當前美人之所需，乃爲一明白規定之作戰計劃，以確保各武力間最密切且最有效之合作；此計劃一經進行，則此後所需者，僅爲應用物品之供給。就眼前事實而觀，在各種軍需品方面，陸軍部與海軍部頗有角逐爭勝之意，各自大宗添置，却並未明白用途。例如，陸軍部已定造裝置最大口徑砲之鐵道砲車五十輛，意欲增厚海防砲兵團之移動鐵道砲隊之力；此項重砲，用以抵禦敵艦，固可綽乎有餘，以充其他軍務，則「殺雞何用牛刀？」而況事實上欲向日方戰鬥艦隊，發射一彈之機會，又幾若千中求一。

當六月之初，白宮舉行一會議，以研究整個之戰局，出席者有內閣主要官員及海陸軍高級軍官。當會議時，海戰總司令莫理孫上將提出一經其部屬研究已久之計劃，襲取小笠原羣島，以爲美艦隊之征日根據地。小笠原羣島，位於日本橫濱之東南約五百哩。此爲太平洋作戰計劃之一，當未開戰許久前，海軍參謀部即已與海軍

大舉及海軍軍事參議會共同研究。自提出後，海軍高級軍官對之不加贊可的頗不在少，認為既不妥當，且多危險，同時頗有軍事經驗之陸軍長官，亦一般表示懷疑，因之此計劃一時未能實現。莫理孫上將却是胸有成竹，毫不為動，對於各方批評，輒予圓滿答覆，其如簧之舌，雖不能使戰略專家折服，終於說動了閣員之心，而得如願以償。固然，領袖間之意見一致及互相信任，為事業成功之唯一要素；然而一旦計劃既定，吾人又何愁關係方面之不捐棄成見，各盡己力，以求幸福之果呢！

關於採取此項計劃之經過，報章記載頗有出入之處，這裏因有扼要敘述之必要。於有秩序之攻勢開始以前，相近敵岸之根據地既屬必要，莫理孫乃提出兩處，以應此先決條件。一為才落敵手之關島，另一為小笠原羣島中之魯意港 (Port Lloyd)。有數點理由，關島頗宜為美國遠征艦隊之根據地。第一，是處雖離日本較遠，使封鎖敵岸之舉為不可能，美艦隊若能奪回，却可於日人曾享霸權之附近海面，充分活動。第二，關島既經奪得，日人因恐美海軍力又將再度樹立於西太平洋上，必可被迫作一海上決戰。第三，由此美巡洋艦可出而扼守歐來航路，以截留日人視為

作戰源泉之軍需品。第四，以此爲出發點，遠航潛艇且可深入黃海與日本海，以危害日本與中國間之交通。末了，如遇戰風順利，是島又爲規復斐島時之絕妙進身階。然而以直接軍事行動奪回關島之舉，却亦含有數種困難，莫氏認爲不易解決，於此海軍要人亦多深以爲然。第一，關島當爲日人料知其敵人最欲襲取之地，故事前必然有備，則偷襲之計必不得逞而無疑。關島之失陷，爲時已久，日人當可於島上積極佈置防禦工事，且據情報處報告，日本潛艇與飛機，於馬利亞納羣島附近活動尤勤，故出征艦隊之去，正中彼方之計。有此諸端，更益以其他多種原因，襲取關島之舉，遂被放棄。

攻取小笠原羣島之計，因之較有希望。莫氏却也承認，此舉太覺莽撞，然而成功之最大希望，也就在此。彼以爲日人決不料其敵人有此膽大之舉，以進犯其大海軍且夕可以趕至之鄰島；雖知魯意港築有砲台多座，但信其必不若何強固。總之，突然襲擊，實爲此項計劃之要著。隨同出征之戰鬥艦隊雖須渡越遼闊之洋面，却並不望其與島地防軍爲敵，乃由飛機以毒氣應戰；是項毒氣，爲厄基武德廠（Eschscholtz）

ood)之最近出品，名曰「八四七」(847)，現有之一切防毒面具均失其效，飛機若挾之以向島上防地猛烈施放，可使日軍於數秒鐘內立失知覺。空軍得手之後，卽有運兵船，滿載精兵二萬及大砲軍火，駛入魯意港內，船上並有特殊設置，以便迅速登陸之需。此支軍隊，當攜有七吋及一五五耗口徑快砲五十尊，射程可及萬八千碼。此外，出其不意之毒氣襲擊，或可使日方防軍不及毀砲，即被征服，果爾則島上海防砲台，可絲毫無損而落美人之手。日本主力艦隊之立由五百哩外之橫須賀港趕至，當可料其必然；然當駛抵小笠原時，彼等將見此中要島已懸美旗，並有遠射程巨砲遍佈岸邊；於此彼等必將噤若寒蟬，不敢遽作驅逐暴客之想，且其征關島時之重大挫折，殷鑒未遠，更不敢暴露其最巨戰艦，以供隱伏岸邊之重砲膏吻。

同時，美艦隊以其前哨根據地密德威島 (Midway) 爲出發點，並以威克島 (Wake) 爲其小船及潛艇歇足地，首途逕來小笠原；至時日艦隊必方以巨量彈藥攻擊島上砲台，且或有數艦已爲美方砲火所燬；於此美艦隊一經接觸，甚易大獲全勝，出征小笠原之一幕因可美滿結束。小笠原一旦失陷，且將成爲敵之強固根據地，使

其得向己國本部海岸進行猛烈攻擊，日人對之如何忍受得任，故料其遲早必將被迫作殊死戰，此則正是美方求之不得的。

莫理孫上將之計劃概要既如上述，吾人乃將敘述其進行之經過。此計劃實現之第一步，當爲探查日方主力艦隊之下落，蓋當四月間曾聞彼等寄旋於小笠原羣島，雖誰都不信其將滯留是處至數日以上。偵察諸島而欲不爲敵知，幾於不可能，然而此項難事畢竟由一潛艇分隊擔任之。是隊共有「厄斯」級潛艇六艘，此時則有潛艇徽字一號（ $\sphericalangle$ ）加入，以增厚其力；其臨時大本營，建於威克島，遠在魯意港之東約千五百哩。是處僅爲一環狀之珊瑚小島，中有礁湖一，湖水甚淺，却有一水道穿礁通入，可容貨舟及摩托小艇出入其間。除可供作避風之處，使路過船隻得以停下添裝燃料外，是島——或可稱羣島，蓋此數小島連接着爲數有三——實無寄旋便利之可言。數年前，有一美國海軍軍官考察其地，歸後曾作報告云：「島地之總面積約二千六百畝，頗多在水平線十呎至十五呎以上；諸礁長約四哩半，寬一哩半；其主要地軸爲由西北以迄東南，且因是處之盛行風向爲正東與東北，故每可借爲船隻

避風之處。』

當十月二十三日，微字一號艇長格洛甫中校（Grovers），率同「厄斯」級潛艇二艘，裝足燃料，由威克島首途往探小笠原之動靜。二十八日晚，微字一號於遠離其僚艇三百哩處，望見皮爾島（Pearl），為羣島中之要島，乃獨自前進偵察。此時彼須萬分小心，不但為己身安全，且防驚動敵人，蓋此計之成功，全賴日人之懵然不知，若其一旦覺察是處有人窺探，則必起疑而有備，美人便將無機可乘。

微字一號留於羣島附近，有三日之久，却絲毫未見大艦隊之影蹤。是艇白晝中以匿伏海底之時為多，其最常藏身之處為窩爾刻灣（Walker），在魯意港之北數哩，是處水深不及百呎，灣底雖略見堅硬不平，却是個很好的憩息之所。不時升至潛望鏡所及之處，却不露出水面，窺測四周形勢；偶聞一船由頭上駛過，並至少有一次察得一驅逐艦之暗輪推進聲近在耳邊。近暮時則必離去巢穴，駛向海外，於距岸十五哩處浮出水面，重裝電池，並使士兵得以攀登甲板吸取新鮮空氣，及活動筋骨四肢。裝電機器，發聲頗大，極易為日方巡邏船隻所聞，因之艇上人每懷鬼胎；可

是事實上愁也無用，債事與否，祇好聽諸自然。事畢，且不潛水，向岸行近，窺察更是親切，却隨時準備一遇危險之象，立即向下躲藏。

當十月二十九日午夜，是艇更冒險行至距魯意港（又稱二水港）入口處不及一哩，而視聽所及，仍未察有巨數敵艦碇泊港內之象；次夜又巡行羣島四周，亦未覺有異狀。及十一月二日，乃中止窺探，逕行駛回，於小笠原之東三百哩處，得遇潛艇厄斯二八號與四〇號，時有阿耳二三號隨來，攜有全班交代員兵及接濟物品。

格洛甫中校乃與部下離艇登厄斯四〇號，另有阿耳二三號載來之生力員兵接替補缺，並有布賴安少校（Bryan）為司令官，同時微字一號亦即添裝燃料。阿耳二三號原為潛艇，時則艇上一切機件設置，已被移去，改為潛航油船，而由厄斯二八號拖帶來此。經此一番周密接濟，微字一號乃得於四十八小時內，復返其敵島附近之藏身地。其後又得微字三號之補充，使偵察敵岸之船，幾於更番不絕。此項艱難行動，歷時數月之久，却因美艇之審慎與機警，日方始終未予覺察；其中却有一次



險事，乃是十二月四日日本主力艦隊之蒞止魯意港。是日微字三號方巡行間，忽於弟島 (Oto)西北三十哩處，發現敵艦大隊，乃留於水面甚久，以辨認其中巨艦之形狀，隨後潛下，盡日匱伏不動，惟因是處海水過深，不能棲於水底，乃不得不繼續運轉電動機，却默祝敵船電警器不致敗壞其事。時彼無意於襲擊來船，蓋此舉顯有破壞整個計劃之可慮；當出發偵察時，各艇均已奉有不得干涉敵船之嚴令。

此次日艦隊僅留魯意港一日，這於微字三號頗為幸運，因彼須於十二月七日往遠處找其瓜代之船微字一號；萬一日艦多留數日，彼不去則偵察組織必失聯絡，去則日艦行動無人守視，而計算其逗留是處之久暫，又爲此行任務中之最要者。及十二月五日，日艦即復駛出洋外，並演習發砲；時美艇方守候於遠處，敵方一舉一動，盡行知曉。日艦此種往來於本國及小笠原間之定期巡行，顯爲操練性質，毫無戰略作用可言；可是這樣一來，使莫理孫上將之計劃，更無把握，蓋萬一其出征隊來時，適遇日戰鬥艦隊守候是處，則慘敗必不可免。爲預防此項危險起見，須待確知定期巡視是處之敵軍已返橫須賀後，出征隊始可出動，因之潛艇不斷窺探之任務益

覺重要起來。

出征小笠原之準備，自始即進行不遺餘力。此偏遠戰場之形勢，在美海軍界頗爲生疎，僅有少數軍官，一度親臨其地。當一五四三年時，西班牙探險家維刺羅波 (Vilalobos) 首先發現是處；五十年後，日本航海家小笠原再發見之。十九世紀初，美國捕鯨船不時近傍諸島；一八五二年六月，培理副少將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 亦曾率美艦薩斯刺罕那號 (Susquehanna) 及薩刺拓加號 (Sara Loga)，蒞臨其地。及一八六一年，日本殖民一隊，由一政府官員領導之下，登皮爾島，似因是處不宜卜居，故不久即行離去。說也奇怪，僑居此荒島之白人，最初爲一美人，名薩服立 (Nathaniel Savory)；是人生於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之裴德福城 (Bedford)，當一八三〇年時，於其漂泊生活中無意間航至皮爾島，其後娶一馬利亞納土女，定居不去；直至一八七四年，始告善終，時年已八十，子孫繞膝。日人對於小笠原羣島，初時毫不注意，及一八七五那年，聞得英人有併吞之意，乃捷足先登，立遣官員一人，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蒞止魯意港，並以日皇之名義

佔有之。

是處自再度發見後，日人即以發見者之名小笠原名之。諸島爲火山質，最大者爲皮耳島 (Peel, 或稱父島 Chichi.)、貝勒島 (Bailey, 或稱母島 Haha), 及巴克蘭島 (Buckland, 或稱兄島 Ani)。要港則爲魯意港，在皮耳島，是處有政府建築物，氣象臺，防軍司令部，及電報站，蓋由夏威夷橫斷太平洋西來之海底電報即經過此島。是港僅爲一大火山口，面積甚小，但船隻頗易出入，且爲泊舟佳地。岸邊多危巖絕壁，除近岸處外，港水甚深。關於是處之防禦工事，雖無可靠消息，却料其僅於俯視魯意港及菲吞灣 (Filton Bay) 之諸高原，築有混凝土砲基，架以速射重砲而已。菲吞灣爲是島東南岸之小港。是島附近，因水勢過深，不易敷設水雷；且當美艇窺察時，曾逼近魯意港口，未遇危險，更足證其未成水雷區域；可是爲防患未然計，出征各船，仍都繫有水雷防禦器。

爲運送出征軍隊起見，海軍當局已徵發商輪二十五艘，其中速率最低者爲一二海浬。凡備載運大砲及其他重笨軍器之船，均置有強力起重機，並有寬闊艙口，裝

設附以堅固鉸鏈之跳板；事前於譜熱海峽 (Pugat Sound, 華盛頓州西北部之內海。)，——運兵船多艘卽於是處配置就緒——且經多次試驗，其結果裝於船底之七吋口徑砲，可在極短時間內，由跳板移上碼頭。所攜武器中，有陸上飛機八十架，多爲戰鬥式，據料於傍岸數小時內，卽可全部起卸配就，準備飛昇。出征軍隊，由帶克曼將軍 (Dykeman) 統率，以陸軍一師爲基礎，略事擴充，包有下列部隊：

- (1) 步兵二旅
- (2) 野戰砲隊三聯隊
- (3) 移動重砲隊一聯隊
- (4) 信號兵一連
- (5) 毒氣砲隊一大隊
- (6) 工兵一聯隊
- (7) 軍醫職員團一聯隊
- (8) 其他雜項部隊，如空軍分遣隊，摩托車運送隊，及輜重隊。

此支軍隊，爲數共約二萬二千人。鑒於魯意港 地位狹小，可供登陸之處有限，乃安排摩托駁船一隊隨行，以助不能插足碼頭旁之運兵船於他處起卸兵士；當有大批此項駁船，徵發備用，並規定於由威克島 迄目的地間之最後一段航程中，每艘運

兵船須拖帶駁船一二艘。護送此行之海軍，則有下列各船：新巡洋艦明尼亞波利斯號，排水量萬噸，架設八吋口徑砲多尊；巡洋艦康科特號及馬布爾赫德號；驅逐艦三十艘，隨有供給船布法羅號及麥爾維爾號；其司令則為多易爾少將 (Doye)。初步對魯意港之毒氣攻擊，則有水上飛機百架擔任之；是項飛機分載於航空母艦四艘，為薩刺拓加號，蘭格勒號，和斯吞號 (Houston)，及沙夫忒號 (Shafter)，後一艘為商輪所改裝。達林革上將 (Dallinger) 之戰鬥艦隊，則奉令集中於密德威島，並將由是處迅速向威克島出動，以便與遠征隊互通無線電訊；同時並有油船與軍需船隨行，以便遇必要時於威克島有所補充。當然，凡此種種佈置，都已列入海陸軍官聯席會議所擬定之程序表中。

凡可逆料之事變，均經預籌對付之策。萬一皮耳之征，使日方主力艦隊由橫須賀聞警來援，則守候於威克島之戰鬥艦隊，立可趕往迎敵。迨達林革上將之戰船趕抵該處時，其燃料雖必已耗去頗多，但苟能擊敗甚或殲滅日艦隊，則燃料之用盡自不足慮；蓋彼時小笠原既落美人之手，油船及軍需船之來，危險性已較少。此行之

唯一缺點，則是小笠原並無可用之船塢，使重創之船無從修理。而在另一方面，若得戰事如意，則以美方火力之優越，必可迅獲全勝。因偵察潛艇之順利報告，遠征隊乃規定於十二月二十日由火奴魯魯啓程，六天後離去密德威島，預計翌年一月二日可抵威克島，八日可抵魯意港。

當十一月近末，出征陸軍即集合於夏威夷，時運兵船早已準備就緒，士兵乃得於未出發前舉行一次登陸演習。日艦隊此次既於十二月四五日間察視小笠原羣島，則依其定期巡行之程序看來，重臨其地之期，至早當在二個月後；其實即令彼於美遠征隊猶在半途之時重來小笠原，則守候附近之美艇亦必能及早通知己方。凡此種種問題，既經精密考慮，海軍參謀部乃決依照原來之日程表，下令運兵船及護送隊均於十二月二十日由火奴魯魯首途西行。當是日下午四時，商輪二十五艘，滿載兵士，即行啓碇，與戰船會合於海外。此行美人絲毫不敢大意，因前章已曾提及，日方潛艇早曾於夏威夷領海有所活動，甚且於珠港附近埋設水雷；爲防患未然計，出發時有水雷掃除船於大隊十哩前開道前進，並有驅逐艦隨途掩護，以防敵艇，因

之途中未遇此項危險。

沿途平安無事，迨十二月二十六日，大隊已抵密德威島。大部乃寄紵於西華德路 (Seward Road)。時兵士既漸習於海上生活，精神煥發，各信此次大冒險必能成功。而在高級軍官方面，態度却不如此樂觀。達林革上將先就非常擔憂，並於事前向海軍部作書面表示；彼指斥全部計劃，認其已明白達反海軍戰略之主要原則。馬罕 (Mahon)，科倫布 (Columb) 及其他有權威之海軍戰略史家，亦曾歷舉種種歷史前例，以證明於未進犯敵土以前取有制海權之重要，今此權未得而即出征，恐不免於慘敗。在達氏之意，此舉若僅用爲誘出敵方艦隊之餌物，以求決一死戰，或可成功，但此種冒險，未免過於可怕，彼並毫不猶豫，稱此計劃爲近於孤注一擲。然而此類批評，終不能說動內閣；達氏見政府之決議既不可挽回，乃即快然返而盡其本分，以致力於彼所認爲毫無希望之事業。

太 平 洋 大 戰

---



## 第十二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九三三年一月

遠征隊途遇颶風受害甚重

分遣隊會合之誤期

日人接聞警報

遠征隊退却但爲日艦追及

兩敗俱傷

殘餘部隊之東返

遠征隊滯留於密德威島二十四小時，並作最後準備後，即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啓程往威克島，以完成其此行之第二段一〇三四哩航程。戰鬥艦隊則較遲一日出發，並略偏北西進。氣候自始頗佳，但當二十九日之夜，西南狂風大作，巨浪湧上運兵船，毀損小舟及甲板裝置甚多，而浪花飛濺，更使守望者不辨前船後尾之糺糊燈光

；蓋其時大隊已漸近敵海，爲避免被敵船所覺起見，故各船僅許有此幽暗燈光。當三十日晨一時，風勢愈烈，有運兵船馬刻特號 (Marquette)，突爲後船阿臨吞號 (Arlington) 猛撞，左舷後部當被鑿成巨洞，舵機立失操縱之力，船身失道，隨水漂去，巨浪更由裂口湧入，頃刻間滿船皆水，眼見得已是無望。時船上雖有探海燈向失散餘船頻發信號告急，然而於此巨浪滔天之際，彼等自顧不暇，對此不幸僚船，簡直愛莫能助。船上有兵士千二百人，集合甲板待援，其中却有數十，立爲巨浪捲去；於此驚風駭浪之中，小舟已不濟事，雖有數舟嘗試下水，不及一分鐘即遭顛覆。幸不久即有驅逐艦索麥斯號 (Somers)，窩登號 (Warden)，及班克洛夫特號 (Bankroft) 三艘趕來施救，其艦長不願衝撞傾覆之險，駛傍此將沉之船；遇難兵士見救者已在目前，乃紛紛投水待援，雖頗多爲凶波漂沒，由驅逐艦撈起者，却有五百三十人之多。馬刻特號乃即傾向船尾而沒，時距出事僅半小時；連水手在內，死亡之數達九百以上。

然而不幸之損害尙不止此，迨一時三十分時，阿臨吞號亦報告船身漏水甚劇，

不能前進。當發生撞禍時，其船首曾陷入馬刻特號之左舷，及至退後，其吃水線下鋼片一大塊又爲巨浪捲去。船首既現不濟之象，船乃不敢前進；察視創處，則前艙一間已爲海水淹沒，前甲板幾與水面齊平，暗輪亦已昇出水面。若是風平浪靜的話，此船猶得勉強浮於水面，但鑒於當時氣候之惡劣，顯已不能倖免。船長斯塔刻 (Stark) 深知除棄船外，委實已無他法，乃決援救船員出險；惟於放下救命艇以前，請求驅逐艦以燃油注射怒潮洶湧之海面；藉此救急之法，小舟乃得渡近戰船。餘人則投入水中，而被撈起；另有多人，藉救命繩之力，得以出險。阿薩吞號於三時沉沒，遇難者約百五十人。

次日正午，風浪略見平靜，遇難二船救起之兵士，乃分載於其恆運兵船，大隊續向前進；然而此時因了隔晚一番打擊，愁雲慘霧已籠罩了全隊。此次除重大之生命損失外，尚有二船所載之大宗彈藥及其他重要軍需，亦同歸於盡。另有數船，則起重機及他項機件受到損害，往後從事起卸工作時，必生不少困難。最可惜的則是摩托駁船之損失，此項船隻於風浪初起時即被漂散，其結果僅得保存四艘，餘已不

知去向；此爲起運巨砲及重笨武器於魯意港之要具，今既散失，必致耽誤登岸工作，而嚴重影響恐不能免。

既遇此意外風浪，多易爾少將頗不知應否繼續前進，爲謹慎計，意欲折回，惟鑒於事情重大，則又不願出此，蓋彼深知此後彼之取決須由自身獨負全責。而所攝訓令，又明白囑咐，於離去威克島後，除非登陸工作完成，或半途發現敵艦，不得發送無線電訊；於此，彼遂不能與戰鬥艦隊司令或其他可以聽訓之長官通話。不得已，且與帶克曼將軍商議，經帶氏竭力反對折回之舉，前進之意始決。此舉之是否失着，則後人議久而不可決，終成懸案。此征多氏既未生還，其所以決計前進之理由，吾人自亦不得而知；惟就推測而觀，當時情形必使彼尙以繼續此行爲得策。兩運兵船之撞沉，近千一百兵士及一部分重要軍需品之損失，雖不能說非重大之打擊，却亦難於認爲出征兵力經此挫折，便無成功之望。就實際利害而觀，更可痛的則是摩托駁船之散失及卸貨機件之重大損害，因是項用具，於往後登岸工作中，實佔最要地位；然多氏則信既有毒氣攻擊以爲先導，遠征隊之登岸工作不慮防軍之阻撓

，必仍可於日艦隊趕至以前蕪事。若敵方戰鬥艦未在海面，則所將遇到之阻力，僅爲潛艇與魚雷艇，最不幸則遇輕巡洋艦；然而多氏却攜有巡洋艦三艘，及驅逐艦甚多，亦堪一敵，更不足懼。觀於上述諸點理由，公正之史家，對於多氏輕進之罪，必能出以寬恕之詞。

由於風浪之阻礙，及兩運兵船之撞沉，遠征隊之行程大受耽誤，故當預定抵目的地之日，即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之晨，大隊尙在小笠原之東二百五十哩洋面。大隊初與密勒大佐 (Miller) 統率之航空母艦隊，相約會於是處，迨抵此指定地點後，却不見航空母艦之影蹤。不錯，遠征隊此時已誤期四十八小時，但不信密勒大佐已急不及待而先去。多氏因料其必在附近，遣出驅逐艦四艘往覓；同時明尼亞波利斯號及康科特號所攜飛機，亦出發探其下落。實則密勒大佐一行，離此尙遠，彼於十日前亦遇惡劣氣候，沙夫忒號之舵及一暗輪受傷甚重，不能復行。損壞之舵曾加修理，却不濟事，因之除拖帶外，已無他法；幸其右舷暗輪尙稱無恙，復藉薩刺拓加號曳船索之助，每小時猶能維持十四海哩，但較原有全隊速率已低數海哩，因之

就誤航程不少。

鑒於一行抵集合處時必將遲上數天，密勒乃遣其僅有之掩護巡洋艦辛辛那提號（艦長愛德華滋 Edward），趕往欲與遠征隊會合，並述所遇。驅逐艦數艘則仍隨行，因此時一行已入敵潛艇遊弋範圍，况彼手頭又有一半損之船，使餘船行動大受掣肘，不能再作冒險之想。當一月八日之晨，天曉未久，辛辛那提號瞥見不及千碼前有一潛望鏡，幾於同時，即有魚雷二枚疾飛而至，艦上人不慌不忙，略一轉舵避之，方待發砲而敵已不見。五分鐘後，又有一潛艇現於水面，時相距頗遙，非魚雷之彈力所能及，艦上乃放膽連發數砲，但在未經瞄準射程以前，敵艇又已潛水而逝。深恐在後之母艦中伏，愛德華滋艦長乃急致電密勒大佐，告以敵艇發見之地。此時彼對無線電機之利用，毫不遲疑，蓋彼知頃間攔截於途之巡哨潛艇，必向其司令部報告所遇；不但如此，敵既於較近小笠原之洋面發現彼之行踪，則亦必立即斷知羣島之被襲，乃轉瞬間事，早安排對付之策矣。

至是，全局頃刻爲之大變。偷襲之計已歸失敗。不特島上防軍已有嚴重戒備，

即呼喚可及之一切戰船，亦必火速趕至，甚至日方戰鬥巨艦，即云尙停留於橫須賀，亦可於二十四小時內駛抵魯意港。日人方面之已遍傳警報，從無線電訊之頻繁中，即可窺見一斑；辛辛那提號之電機，數小時內即已截獲電報數十通，雖由於日文密碼，不能窺其內容，而其形勢之緊張，則可無疑。晨六時三十分，密勒大佐即接得辛辛那提號發現敵艇之報告，深知事態已非常緊急，而運兵船隊之下落猶無所悉，因之對其安全極爲望慮，當令該艦繼續找尋。當然，攻取小笠原之計已不能行，航空母艦已無所用，爲安全計，應儘速離去此轉瞬將成驚濤駭浪之海。但鑒於其艦薩刺拓加號，速率既高，戰鬥力又強，又攜有爆擊機多架，實爲掩護運兵船退却之無上利器，彼乃決計乘之往與遠征隊會合，却令其餘二船，連同半損之沙夫忒號，盡力向東駛回，以與戰鬥艦隊會合。

此時戰鬥艦隊總司令達林革上將亦已得此驚耗，深知事已萬分危急。時彼約在威克島西北四百五十哩，故尙距小笠原千二百哩。彼雖猶未知遠征隊因風浪之阻礙及兩運兵船之撞沉而誤期，但鑒於其尙未與母艦隊會合，則可斷知其中途必已遇到

重大阻礙。據彼推測，此時運兵船若已行近小笠原，則日艦隊由橫須賀趕來截擊，較之彼趕往救應，不用一半時間，彼亦深知多易爾少將之少數戰船，決不能敵大批日艦。對此千哩外之同伴厄運，明知已無法挽回，可又不願坐視不救。時戰鬥艦隊自離密德威島後，耗去燃料不及三分之一，故尙可以高速度作長途航行；雖云返航用之燃料，亦應充分保留，然而此時達氏但遠征隊求之安全，對於別的問題，却已顧不得許多了。因之，立率其三戰鬥艦分隊，內有最速重艦及其隨從之巡洋艦與驅逐艦，於一月八日晨八時，以一八海哩之速率，直向魯意港奔去。

至是，吾人又應回提到遠征隊之行蹤；此時彼之處境實已至最危險時期。吾人已知，當一月八日黎明後，多易爾少將既未遇母艦隊，曾遣飛機驅逐艦往覓。於未得確報以前，彼決定爲慎重計，改道北行，逆料母艦隊必將由此來會。及晨間七時三十分時，截獲辛那提號報告密勒大佐發現敵艇之密電，立即料知凶變之預兆已臨。彼知此時敵既有備，小笠原之征立須放棄，且料彼之將爲敵艦衆矢之的，僅且夕間事；因卽下令大隊立以極速率向原路退却，並召回出偵之驅逐艦。半小時後，



接得一明尼亞波斯號出偵之機可慮電訊，云巴望見辛辛那提號，是船當於正午時蒞止，並報告薩刺拓加號已以全力趕來會合。迨午後五時，大隊已離小笠原之東三百五十哩，時因每小時之航行，足以減去日艦追及之危險，故各船兵士，初時提心吊膽者，至此漸覺寬慰。然而自始即緊隨不捨之惡運，此時猶未離去大隊。

當一月八日，橫須賀遍傳警報時，日方主力艦隊已在海外，方巡行於港東三百哩處；同時南洋艦隊，於磯村少將統率之下，甫於三日前由佐世保出巡南部洋面，時正行至馬利亞納羣島之西北五十哩處。南洋艦隊，置有萬噸新巡洋艦三艘，爲旗艦千歲號，四篠號，及笠地號，各架八吋口徑砲多尊，速率爲三四海涅，此外尚有較小巡洋艦大井號一艘。磯村少將既接魯意港之電，告以敵隊約在小笠原之東或東北四百哩，當即下令全隊速率增至二五海涅，趕往截擊。主力艦隊，以與小笠原相距過遙，少有追及美船之望，却仍遣其速率二八海涅之戰鬥巡洋艦三艘趕往，試欲與南洋艦隊會合。爲加厚追敵之兵力起見，復由橫須賀及久根調出耐航力巨大之大號飛機十二架，往與磯村少將合作，搜覓美船蹤跡，並向之進攻。末了，逆料美船

必向威克島遁去，乃復令潛艇一小隊，由關島出發向威克島之西部洋面巡弋，希圖阻其歸路。

日方此種佈置，多易爾少將當然無從知悉，但彼亦必料知其將遇之危險。時遠征隊方以一二海湮之速率向東退却，旗艦明尼亞波斯號當先，運兵船居中，馬布爾赫德號與康科特號在左右翼，辛辛那提號押後，驅逐艦則四周掩護以防潛艇。航空母艦薩刺拓加號於當日下午六時迎上大隊，密勒大佐隨來，當即奉令與旗艦並船而進。頃刻間，大隊即首次遇到日人所撒羅網已漸逼近之象徵，時突聞空中嗡嗡之聲，返顧則見有大號水上飛機二架，方由船後趕至；辛辛那提號即以高射砲轟擊，薩刺拓加號則遣數機迎敵。來機中一架於飛越運兵船五千呎高度之上空時，投下巨彈二枚，幸因瞄準不佳，無一命中。另一機則向薩刺拓加號追來，並欲低飛襲擊，未及投彈，即為一高射砲擊落，並有機體碎片墜於明尼亞波斯號之甲板。前機既見投彈未中，折向西飛，却有戰鬥機數架在後緊追；美機之速率至少當快上一倍，故五分鐘後即趕上日機，一番惡戰後，始行將其擊落，却有美機一架亦與同

命。

多氏深知此二機於施行襲擊前，必已報告美船下落於追趕之日艦隊。故料已隊已不復能脫身。是夜又二度聞得空中軋軋之聲，却未見向下投彈；至是，更可推知遠征隊之命運將於次日分曉。此後二十四小時內，大隊若能安然前進，而未見日艦隊之追近，便有脫離險境之望，蓋日人必知此時美方戰鬥艦隊已以全力西上接應，不敢過於窮追。但當九日之晨，朝曦初出，危險之象立見。西南水平線上，已有黑烟上冒，不久即有四巨船朦朧出現；出視之機，電告來者爲敵巡洋艦，戰鬥力似頗強大。此爲磯村少將之艦隊無疑，彼旣已覓得美船所在，方在儘速趕來，欲爲祖國建立殊勳。

初觀之，兩方兵力，似非不足爲敵。各有巡洋艦四艘，雖云多易爾少將僅有八吋砲艦明尼亞波斯號一艘，以與架設同樣巨砲之日船三艘爲敵，彼却有驅逐艦三十艘，何況復有薩刺拓加號，其所載飛機頗可挽回戰運；敵方則無驅逐艦，飛機亦僅巡洋艦上携來之數架。若多氏得能自由運用其戰船，必可獲取勝利；只可惜眼前

彼身邊隨有大批行駛既緩且又赤手空拳之運兵船，不能不予保護，因之其作戰自由大受掣肘之苦。戰鬥隊形於晨間七時即行排就，時敵艦猶在二三〇〇〇碼以外。明尼亞波利斯號及其三較小僚艦，一字兒充當頭陣，適居運兵船之右舷；運兵船則已奉命改駛東北，有驅逐艦十二艘隨從衛護，蓋是處洋面隨時有潛艇襲擊之虞。薩利拓加號則居運兵船與戰鬥列之間，如此既為敵艦射程所不及，遇必要時又可遣出飛機，或接應多氏，或掩護運兵船。餘下驅逐艦二十艘，則緊隨旗艦前後，準備一得命令，即向敵陣放射魚雷。

多氏備置未竣，日方又有一批水上飛機，由西方上空趕至，惟飛行極高，非砲力所能及。是支空軍，方由小笠原調來，欲與隔日由橫須賀及久根出發之遠航飛機合作；以有三千哩之耐航力，故每次可停留上空兩日。欲知日方此時所取陣勢，且引用日本海軍參謀本部所編戰史之語：『磯村少將便藉此批飛機之無線電話報告，得以早悉敵方隊形，而施有效攻擊。』『既知敵方佈置，彼即令笠地號繞道北上，隨後南下撲擊敵運兵船，已則率領三船追擊敵艦，使其兩下不能兼顧。』由生還軍

官口中得悉，多氏既見敵隊有一船出陣往北疾駛，卽知其意，初擬下令全隊轉舵十六方位往追，繼覺不妙；時敵隊幾已與彼船並行，且越逼越近，彼若跳出陣線，往追笠地號，敵隊既無阻攔，必直逼運兵船，其危險豈不更大。至是，彼惟有通知運兵船及其隨從衛護之驅逐艦，盡力避去敵艦追擊，一方則令薩刺拓加號遣機往禦。

便在多氏發號施令之時，敵方旗艦已首先發砲；時兩隊相距一八〇〇〇碼，此距離雖爲八吋砲射力所及，若欲砲火見效，仍嫌太遠，故有時不免射擊不準。多氏有鑒及此，直待兩方相距一六〇〇〇碼時，始下令各船發砲，然康科特號，馬布爾赫德號，及辛辛那提號之六吋砲彈，猶不能及的而墜水。當明尼亞波利斯號發其第三排之八吋砲時，卽收跨射（卽砲彈落於敵船前後，已計算得真射程之謂。）千歲號之效；至是，兩方砲火，漸見猛烈起來。多氏屢圖縮短射程，使其餘船之六吋砲亦能勝任，而敵船則每次迴避，始終保持一六〇〇〇碼之距離，以充分發揮其較大砲彈之火力。不但如此，多氏因不敢被誘遠離運兵船，其速率未逾二〇海浬，而敵船則至少在二五海浬，故方迅速追越其前。正在此時，多氏忽下令增速三海浬，蓋

彼已窺知日船意欲抄上己船之前，而取縱射之法，使運兵船亦捲入火線之內。時日船已向美船轉舵四方位，故兩隊方以高速率漸次逼近，射程立由一六〇〇〇碼跌至一二〇〇〇碼，有一時且及九〇〇〇碼。距離既近，戰事顯見愈烈，兩方均各儘速發砲，所發之彈亦漸見準切。明尼亞波利斯號當有一彈射及千歲號中艙，擊下其前烟囪，並起大火。二分鐘後，此美艦自身亦連受數彈，一彈擊毀司令塔，多氏當以身殉，並死全體隨從士兵；船身一時無法駕馭，逸出航路，以船首向敵衝去，未及駛回原路，即復爲敵彈所中。

時在晨間八時，戰事進行已整一小時，猶未稍歇。迨八時零五分，大井號經不起辛辛那提號之密集火力，船尾向下，漸露窘狀；時後甲板燃燒甚烈，濃烟上冒，僅少數砲尙在發彈。再經美艦之排砲三發後，續以中艙一聲巨爆，是船即行傾覆，而於八時十五分下沉；但彼初非無人爲之復仇。吾人早知日船砲火較優。時明尼亞波利斯號已有砲塔二座被燬，船身裂成六巨洞，漸現不支之狀。馬布爾赫德號則被數彈毀去前艙砲位，另數彈深入舷側，已有多量海水流入，致船身甚向右舷傾仄，

這不但使船行速率減低，且不能再向敵艦發砲。康科特艦亦受嚴重創傷，但猶能行駛，各砲亦多能發彈；惟因敵方砲火之密集，砲塔及船身鐵甲不能盡禦來彈，致原有砲兵多半傷亡，不得已乃由其他水兵補充之。辛辛那提號，則因主要對手為輕裝巡艦大井號，此敵船僅有五。五吋口徑砲七尊，故得未遭毒手，其唯一重創則為前艙汽鍋間所中一彈。

且再來一察日方之損失。時千歲號已有一砲塔不能作戰，左舷汽機被燬，船上數處起火。四篠號僅受輕微之傷，直至為一魚雷所中；美驅逐艦雖經數次襲擊，僅此一彈建功；然而即此一彈，亦祇在離船首數呎處炸裂，仍不能重創日艦。

戰初，多易爾少將即下令驅逐艦出擊，各艦乃奮勇爭先，於敵船砲火密集之下衝鋒前進。首次進襲，即有五艦，或被擊沉，或受重傷，而全隊所發魚雷二三十枚，無一命中。迨二次衝鋒，四篠號始被射中一彈，然進犯之船復被重創而退。美艦隊所有驅逐艦二十艘，至此僅有九艘尚能作戰。

迨八時四十五分時，磯村少將決欲結束此戰。彼即以大砲儘速向明尼亞波利斯

號發射，並令四篠號亦集中砲火於此。經此一陣猛烈掃射，美旗艦益見狼狽不堪，舷側鐵甲幾被炸盡，二五〇磅巨彈紛紛射入，且因屢次巨爆，鋼甲板被炸穿者不止一處，於是碎片如雨落入船身機件之中。大水則由下注入，淹沒爐火，並使司機及火夫不得不離去其職。此碩大美艦，終至不能動彈，創痕纍纍，而敵艦砲火，仍復注射不已。馬布爾赫德號見狀，雖自身已被重創，仍奮勇衝入火線，希圖以其受傷船身掩蔽此奄奄待斃之旗艦，然而為時已晚。明尼亞波利斯號終於九時零五分沉沒；各驅逐艦於附近水中，先後救起士兵八十人。

日司令既已結果其主要敵人，乃下令前進，以圖消滅敵隊殘餘；二船復集中砲火於馬布爾赫德號，有時亦向康科特號任意發彈。正在此間不容髮之際，空中突來美機一隊，紛向日艦投下毒氣彈及磷彈。千歲號首當其衝，受創甚重，毒彈之氣，不但使甲板上人全失知覺，且立即分佈於砲塔及下層船艙；頃刻間船身已為毒氣包圍，隨處並發出磷彈之青色火焰，砲聲全息，船向橫斜裏衝去，顯已無人駕駛。美方驅逐艦普勒斯吞號 (Purson) 與哥爾咨波洛號 (Goldsbrough)，見機不可失，立



即衝出，並於五百碼處發射魚雷；各彈多能中的，合發震天巨爆一聲，同時船身燃燒甚烈，火舌且高及桅頂。濃烟散後，此日旗艦已傾向船尾，二分鐘後即行傾覆而沒。驅逐艦乃逼覓落水之人；飛機則猛攻方在疾駛而逸之四篠號，沿途雖有數次命中，使船上半數水兵失去知覺，然而終被免脫。

至於美機隊之所以來遲一步，則因其先前方忙於對付笠地號，吾人當憶及，是船爲日司令調往抄襲運兵船之歸路者。當初薩刺拓加號若能立即遣出其機，此日船或不能行入其目標射程之內。不幸最初即有日飛艇四艘，聯合向此母艦襲擊，並於低空投下炸彈，因之頗有損傷；日艇雖立被逐去，却因飛行甲板受損，各機昇起甚感不易。經此一番波折，笠地號遂得隙以向赤手空拳之運兵船肆虐。彼首遇驅逐艦則林號 (Zelin)，法刺加特號 (Farragut)，伊文思號 (Evans)，及和普衛爾號 (Hopewell)，猛衝而進，却毫不在意，立以巨砲襲之；前二艘當被擊沉，餘則敗退，所發魚雷，無一命中。同受犧牲之美船，則有驅逐艦供給船麥爾維爾號，其魚雷庫必爲一彈觸發火管，以致全船頃刻炸燬。運兵船爲日艦擊沉者，有占勃連湖號

(Lake Champlain)、斯波坎瀑布號 (Spokane Falls)、及西尖號 (West Point)、延橋號 (Cheyenne Bridge) 及另三船則受重創。

正在這運兵船無法避免日砲規運的當兒，即有薩刺拓加號首批飛機箭也似疾飛來援，見狀更不遲疑，冒着高射砲之險，猛向笠地號衝去，既近目標，乃以備攻魯意港要塞之毒氣巨彈，紛向下投，以奪去日兵魂魄，並雜以六百磅重炸彈，以燬其艦身上層建築。各機因低飛而爲已彈炸裂時震落海面者，不止一架，但餘機則仍盡力攻擊，直至彈盡始罷。日船遂成絕望，其兵士已有五分之四中毒昏迷，各砲乏人施放，初時敗退之五驅逐艦見狀，返舵來攻，三魚雷即畢其命。當此巨艦深陷水中將次下沉之際，尙見甲板上有一二十人，努力掙扎，希圖逃生；彼等之數百同伴，却已爲彈所迷，不及知己身劫運，而即與船俱沉。

戰事至此已終，且來計算一下雙方損失。磯村少將所屬之巡洋艦，四沉其二；據戰後日方公佈，是役死亡員兵千二百人以上。美方則旗艦明尼亞波利斯號，及供給艦麥爾維爾號，同歸於盡。馬布爾赫德號早入半沉之狀，終以魚雷一枚沉之；康

科特號因船身機件均被重創，雖勉能行駛，却不中用了。僅存辛辛那提號，得免致命之傷。驅逐艦沉去八艘，三艘喪失航海之力。薩刺拓加號則除飛行甲板受損外，無他創傷，故尙能應戰。是役死亡士兵，亦在千數以上。

運兵船隊，受害尤重，傷亡數額驚人。此次出征，連擊沉三艘之溺斃者及其他傷害在內，兵士死亡近四千人，受傷者亦有數千。不但如此，有數船已因砲火之荼毒，絲毫不能動彈，另數船則雖受重傷，尙能勉力行駛。然而再度被襲之險，依舊存在，因第二批敵軍是否尙在尾追之中，無從得悉。磯村少將之艦隊，是否僅爲日方追擊艦隊之先頭部隊？如果不錯的話，那末敵軍將於何時追至，以消滅此殘餘之遠征隊？凡此種種不祥問題，均發自虎口餘生之各運兵船，全體兵士議論紛紛，大有風聲鶴唳之概。大隊而今祇有辛辛那提號，薩刺拓加號，及驅逐艦數艘，實力單薄，若遇新敵，不堪爲戰。實則遠征隊之危險期已過，因日方戰鬥巡洋艦趕至中途，已截獲美戰鬥艦隊之電訊，不敢再行窮追。

當九日下午三時，戰鬥艦隊先行大飛船芝加哥號，已望見遠征隊，迨與密勒大

佐通話後，復前進偵視敵踪，四小時後已西行二百哩，據報未見敵船，至此大隊始知身後已無追兵，心爲大慰。更幸數日來氣候甚佳，船行不感困難，要不然再來一次颶風，受損諸船定難保全。大隊遂以少數殘餘驅逐艦爲左右翼，損船拖帶他船尾梢，安心向威克島緩緩而進。迨至次晨，則兩受潛艇襲擊，魚雷一枚了結康科特號之殘生，辛辛那提號險亦命中，又一彈則中運兵船加飛爾德號（Garfield），却未擊沉。經驅逐艦驅逐後，敵艇始不復見。及十一日近暮，有葛頓巡洋艦波特蘭號，堪薩斯市號，及英的安納波里號來迎；彼等爲總司令遣出先行，以掩護遠征隊渡其末段航程者。

既有此隊巨艦以爲護符，大隊此時僅慮潛艇之襲擊，及後更與戰鬥艦隊之驅逐艦相遇，則卽此恐懼亦已消失。達林革上將既接報事變經過後，料知不致再與日方主力艦隊相遇，乃減低速率至一二海浬，以省燃料，並令兩戰鬥艦分隊駛回威克島，已則率領旗艦，科羅拉多號，馬里蘭號，加利福尼亞號，及病院船二艘，向前迎去。當十三日午後四時，遠征隊已在眼前；迨兩隊會合後，卽以重傷兵士移往病院

船，隨後結伴東返。十五日抵威克島，見有油船及軍需船鵠候該處；乃停留兩日，以添裝燃料，並將損船暫行修復；中有二運兵船，已不堪用，嘗被鑿沉。及至十七日，原有遠征隊即於驅逐艦隊簇擁之下，往向東進，並於二十五日行抵夏威夷。至是，遠征不利之一幕始告結束，直到而今，其健在者猶不免談虎色變，而以倖獲生還得侈談當時經歷爲大幸哩。

戰 大 洋 平 太

---

第十三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九三三年一月

海戰總司令莫理孫上將辭職馬勒上將繼任

哈柏少將副之

騰普勒吞上將代達林革上將而爲艦隊總司令

議決破壞日人商務

又一批戰船之添造

遠征之新計劃

停戰運動之失敗

日人在華之糾紛

揚子江上之砲艦衝突

美政府初因輿論之督促，積極改變戰事行動，及聞小笠原遠征隊失利之訊，大爲不安。

莫理孫上將主張小笠原之征最力，此舉不啻以彼一生名譽爲孤注一擲，迨敗耗既經公佈，當即辭去海軍總司令之職。海軍部長乃以馬勒上將 (Lincoln B. Muller) 繼其任；是人素以精明強幹，深謀遠慮見稱於國人，爲人穩健持重，對於未有成功把握之事從不肯貿然嘗試。至副司令一職，自哈巴德少將 (Hubbard) 辭去後，迄未有人繼任，至是輿論乃屬意於哈柏少將 (Joseph Harper)；是人即前任關島總督兼防軍司令，關島失陷後逃回美國者，新近始由大佐陞至旗級爵位（即海軍將官之享有以旗表示其職位之權利者，如上將，中將，少將之類）。戰前哈氏僅被目爲海軍韜略學者，及智守關島一幕後，人始知其更是一等將材；自任今職後，憑其偉大之人格，凡與接觸之人，大爲彼所支配，即總司令本人亦不能免。這二人在任時意見非常融合，簡直可稱是一對協力合作之範模軍人，因之收效甚佳；就後日軍事行動而觀，哈柏少將輒居主動地位，貢獻多數計劃，隨後更經馬勒上將之斟酌修改，始



行付諸實現。

爲對民衆更作讓步起見，海軍部復將達林革上將解職，却委爲較不重要之海軍考試院及退職軍人委員會主席。以一著名之旗級軍官，既曾預料戰事之不利，又曾盡力減免其禍患，今事後遽予罷黜，雖覺甚不公允，政府則以爲達氏既已不幸爲民衆所不滿，若仍令其留任，亦屬不智。此種無罪受謗之事，爲戰時所常見，幸達氏素有服從之天性，對此上峯措置，當即誠意接受，毫無怨言。繼其任者爲騰普勒吞上將，此人吾人當能憶及，曾由罕普吞路率領偵察艦隊，繞道麥哲倫海峽來聖第亞哥。此外尙有其他官職之改任，惟因較不重要，恕不多贅。

海戰總副司令到任之第一件事，便是在二次遠征準備未竣以前，破壞日人商務計劃之商權。時美國新式巡艦，既已全調太平洋上，且在是處又須供作戰鬥艦隊之偵察艦，故欲立即干涉日人對歐貿易，甚非易事。幸而大西洋方面之美國輪船公司，很有數條商船，其所備特性如速率及耐航方之類，頗宜於改充補助巡艦。此數船爲勒維亞坦號 (Leviathan)，總排水量近六〇〇〇噸，速率二三海浬，爲世界最大

二船之一；喬治華盛頓號 (George Washington)，二二七八八噸，一八海涅；味嫩山號 (Mount Vernon)，一八三三二噸，二〇海涅。另有郵船十二艘，各爲二四一〇〇噸，及一七海涅，均以歷任美總統之名爲名；其中有數艘已充太平洋方面之運兵船，故此時僅餘五艘，可提供破壞日人商務之用，其船名爲克利夫蘭總統號 (Pres. Cleveland)，哲斐孫總統號 (Pres. Jefferson)，馬狄孫總統號 (Pres. Madison)，皮爾司總統號 (Pres. Pierce)，及塔夫脫總統號 (Pres. Taft)。這八條船當即調在大西洋海軍船廠儘速改裝，以備應用；彼等既退出航務，則美國橫渡大西洋之航業利益，勢必拱手讓人，至於最受其惠者當爲英德兩國。

同時太平洋方面之敵方商務，亦當施以懲創。新近完工之萬噸巡洋艦奧爾巴尼號 (Albany) 與哥倫比亞號 (Columbia)，遂於前一艦艦長阿普勒吞大佐 (Appleton) 統率之下，奉令向西出動，以土土伊拉 (Tutuila，薩摩亞羣島之一。) 爲主要根據地，隨時破壞日人對澳貿易。並受訓沿途搜覓日巡洋艦而擊燬之；吾人往後可見，此舉尤著奇效。

建設修理局之工作，亦更見緊張，一方儘速完成原有計劃中之船隻，一方又準備添造下列諸艦：

(1) 一二〇〇〇噸巡洋艦六艘，均配置第爾爾發動機。

(2) 一五〇〇噸驅逐艦五〇艘。

(3) 航空母艦四艘。

(4) 航洋潛水艇二〇艘。

(5) 補助艦六艘，爲軍需船及供給船。

因太平洋上偵察船隻之非常短缺，海軍部乃復向該岸船公司徵發大批合用商輪，改爲武裝，以充補助巡艦。

且移轉目光，來討論一下二次遠征之新計劃。此計劃已在海軍參謀部研究之中，遇必要時更向其陸軍僚屬徵取意見。其內容採取早日提議二計劃之一部分，因其最後成功之不可恃，乃復加以詳細修改。此所根據之兩計劃，許久前即已製就，却一向未爲人所重視，今且扼要歸納如下：

(甲)由阿拉斯加 (Alaska) 編成一支陸軍西進，並由荷蘭港 (Dutch Harbour) 直犯日本本部北端之北海道，另調一艦隊，即以荷蘭港為根據地，掩護登陸之舉。

(乙)攫取坡內匹島 (Ponapi)，並改為臨時根據地，以威逼關島與斐律賓之日海軍。是島位於喀羅林羣島之東部，初為德領，以凡爾賽和約之規定，歸由日人統治。

是二計劃均有其天然之障礙，而以前者因北海道與阿拉斯加間之海上氣候惡劣，尤不易行。因之，甲項計劃，美國海陸軍當局從未加以深切注意，惟為遮掩其真正意向起見，乃藉此以欺瞞敵人。既欲使日人誤信其對方採取甲項計劃，美政府乃虛作種種精密之佈置。挑選兵士中之因某種原因而不能列入精銳部隊者數千人，運往譜熱海峽，更有少數部隊逕調荷蘭港，同時凡為海陸軍事專家所建議之巧計，亦必力使實現，以欺敵探。

自此海軍部對於舊金山，波特蘭 (Portland)，俄勒岡州西北之沿河商埠。及西

雅圖 (Seattle) 華盛頓州之海口，在譜熱海峽。(一切運兵船隻之調動，概以密令出之；此法既經實行，則後日美方若須裝運軍隊及軍火往真正戰場時，日人必猶誤意其赴假託之地，如此收效必宏。爲保護阿拉斯加航路計，因調舊巡洋艦及驅逐艦遊弋其間；驅逐艦本巡行於較南之沿岸洋面，此時則以武裝快艇及他項補助船之代庖，始得抽調北上。經此一番故佈疑陣，荷蘭港頓似成爲美海軍活動之中心點。美政府却故意向敵探洩漏消息，云有戰鬥艦阿肯色號，歪俄明號，猶他號及佛羅里達號，即將按照預定計劃，調來荷蘭港，隱泊於港口水柵與水雷區域之後，以圖大舉，更散佈謠言謂有大批艦隊亦準備向該處出動。當然，日人對於四戰鬥艦蒞臨荷蘭港之消息，不免張大其詞，自相驚擾，終於猜測美國必已有大部分艦隊集中於是處。同時美政府又下緊急命令，對於一切海軍行動，概守秘密，此舉益使敵探深信，由阿拉斯加出征之舉，已迫在眉睫。此外，美方更調大批巡邏船及飛機，把守荷蘭港口，以防敵船來窺；果然，曾有日潛艇私行來探，却被立即逐退，因之對於美方之軍事秘密，仍無所得。凡此種種巧妙佈置，漸使日政府爲之不安。彼方初頗不信

美人將冒如此大險，然而阿拉斯加軍事行動之諜報既似雪片飛來，更鑒於前次遠征小笠原之大膽計劃，遂漸信美人真將即由東北來犯。日人既爲所欺，美人之狡計遂告成功，此後便盡力將其繼續瞞住，使深信其敵人將於一假託之方向進攻，實則適得其反。

至於真實之進攻計劃，則酌量收容乙項計劃中之一部分，並未完全採用。哈柏少將對於太平洋各島形勢，最爲熟悉，曾逐一估量其利害，以爲軍事根據地之選擇標準，研究結果，力主捨去坡內匹而代以特刺克羣島（Tonga）。此小羣亦屬喀羅林羣島，位於坡內匹島之西四百五十哩，更利於駐泊大艦隊，却因不及坡內匹著名，來往商船罕至其地。是處距關島（Guam）及斐律濱最近之民大諾島東岸（1700哩）更近，故爲較宜於坡內匹島之又一理由。彼信美軍若能攫得是處，並堅守一時，則必可補救關島失陷後之不利地位。

特刺克之征，經決議應由土士伊拉島出發，是處爲最接近之美國領地，可集中所需兵力而不啓敵人之疑。出征軍隊大部由夏威夷防軍供給，逐漸抽其精銳，揚言

調往阿拉斯加，實則暗運土土伊拉。防軍缺額則由新兵補充，並就地訓練，以備後日之需。同時徵兵計劃亦在進行，除強迫制外，更採用志願制，以應額外之需。初期徵兵，額定二十五萬，而應募之踴躍殊出意外，竟有百萬青年，自動向各地募兵局登記，聽受檢查，因之所選新兵，智力體格均在上乘。新兵之僅宜於防禦工作者，則列入特殊部隊，按時遣往阿拉斯加，以欺敵人。

時日人尙自有其他方面之困難。中國既知在戰時禁止品問題及其他類似事件上，可利用中立國利益以抵制日人，乃不敢怠慢，如法泡製。彼着手以日人戰時所需之礦山開採權讓與中立國，於此美人在幕後甚爲活動，其中傷日人之法，爲與讓與人方面訂立契約，須以產物運往他國。日人則悍然不願讓與之約，脅迫中政府，在合同中保留取消此種運貨之權。北平政府雖云懦弱無能，却工於敷衍推諉之術，日人亦恐開罪於中立國，不敢一味蠻幹，以遂所欲。

日人既見僅恃武力不能生效，乃改變方針，以恐嚇賄賂並用之法，迫令中政府就範；誰知以腰纏多金之美人在背後作祟，此策又告失敗。最後則利用李炳輝以與

中政府抗，李某名爲滿洲督軍，實則僅一曰人順奴，與中政府素有嫌隙。自曰人勢力伸入滿洲後，北平對於該地行政久已無權置喙，此時李氏既奉曰人之命，乃不顧事實之矛盾，藉口中央政府處理滿洲對外事務之不滿，要求洪英夫內閣總辭職，而以己方人員組閣。所求既被拒絕，彼乃迅向關內進兵，並佔領許多村落。

時李軍人數既衆，鎗械又較犀利，且曾經曰軍官之訓練，北平政府之少數軍隊顯非其敵，而其勁敵汪祖將軍又方率其精銳，遠往華南平亂，故李氏頗有勝利之望。詎當兩軍尙未決戰之前，警報傳來，北滿突起嚴重暴動。是處久受蘇俄遠東共和國之煽動，而今復有美金之暗助，李軍一經南調，亂事遂作。槍械，彈藥，及富有經驗之軍官，紛紛渡越黑龍江而入，暴徒勢力因之益見浩大，不久即遍佈黑龍江省，並猛向吉林伸入。少數要鎮如哈爾濱，吉林，齊齊哈爾等地防軍，猶能堅守一隅，而距離鐵路較遠之地，則紛落叛農之手。李氏大恐，乃擱起對北平政府之糾紛，以解決期諸異日，趕緊回兵瀋陽，而與日本顧問商議對付暴民之策。

至是，曰人之狡計，乃再度失敗，祇得尚銅，鐵，煤油之主要產地如山東，湖



北，雲南諸省地方政府直接交涉。此舉雖較糜費，且不及向中央政府交涉之滿意，却因本國各造船所及兵工廠之原料供給難以無缺，一時尙算差強人意哩。

美日開戰以來，日人取給煤油於漢口，因揚子江上交通便利，尙無多大困難；其間却發生一意外事變，值得吾人一提。許久以來，美日兩國均有砲艦（備有一尊或數尊小砲之輕便艦。）駐泊揚子江畔，既收警備之效，亦以保護各自商務；自戰事發生後，除雙方互紮防範外，此中立水道之地位尙未受有影響。而今竟因了一日船主之過慮，釀成兩國間之嚴重糾紛，險使事態擴大起來。

當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油船夕立丸方滿載離去漢口，瞥見船後有一美砲艦巴羅斯號（Palos）隨行，雖經事後證明與日船行動無關，此時却似在後追逐一般。此日船主必曾感於漢口盛行美人準備干涉日方油運之傳說，今見己船被追，乃下令其水手所携防禦中國海盜之來復槍，即向美艦施放；所發之彈，雖多未能中的，却有一二射及巴羅斯號艦身。美艦艦長與哈羅藍少校（O'Halloran）見日船無故開鎗，不覺勃然大怒，遂發一砲示警，彈越前船而過，時日船已鼓輪飛逃。此一

幕武劇若就此告終，則必可和平了結；却不幸此日船闖禍後尙遍發急電求救。時適有日砲艦伏見號泊於武穴附近，一接此訊，立即加足速率，溯江而上；及抵戰場，則巴羅斯號之砲聲方止，因之毫不遲疑，趕即還砲。夕立丸既遇救兵，立即駛離戰線而去，却拋下此兩砲艦自去決一勝負。此二戰船適是勢均力敵：各備一般武器，即六磅彈小砲二尊，並各不能駛越一三海涅；美艦排水量一九〇噸，較日艦多出十噸，各載水兵約五十之數。兩船既各無銅甲爲蔽，而相距又邇，因之損害立即發生。

時巴羅斯號方佔優勢，伏見號被彈起火之際，日方又來救兵；來者亦爲一砲艦保津號，建於一九二三年，排水量三四〇噸，架有一二磅彈小砲二尊，亦因接得夕立丸之告急信號，趕來救應。奧哈羅藍少校，既恐衆寡不敵，且欲至少制一敵船死命，乃即下令逼近伏見號，並始終使其介於己船及保津號之間。時此日艦上人，既爲濃烟所蔽，又因方忙於救火，未及轉舵趨避，致爲美艦攔腰撞個正着，船身立即裂成巨洞。當美艦退後時，即爲保津號猛烈砲轟，此勇敢之艦長，立爲一彈所斃，

乃由一下士代理其職；因見船首撞損日艦時亦被重創，漏水甚劇，彼乃設法駛往武穴左近岸邊，聽由保津號撈救沉船水兵。至是，巴羅斯號亦已全毀，船身上部均被擊壞，生還水兵不及二十。

中國地方當局，至此毫不隱藏其仇日之意，立即救護美艦兵士，極意招待，並遣華兵一隊駐守艦上。事後日人因伏見號之沉沒，甚爲忿怒，頗有佔領巴羅斯號之意，因之險與中國守兵發生衝突。

經數日之尋常外交機關間之一番猛烈爭論後，中政府乃勸說雙方以爭端聽受漢口英總領事之公斷。據英領調查結果，斷定此次事變，全由於夕立丸船主毫無根據之疑懼所致；此禍首當爲日本官方所不滿，而民間極端愛國主義派之輿論，却反尊之爲民族英雄。爲預防此類事變之重演起見，仲裁人乃議定此後美日兩國砲艦在中國水道之行動，須先期通知當地英領，使雙方各得藉此中立國機關，知悉對方艦隻下落，以免意外衝突。

大 平 洋 大 戰

---

## 第十四章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月

美分遣艦隊於阿普勒吞大佐統率之下調往薩摩亞

日分遣艦隊攜運兵船入其鄰區

美巡艦哥倫比亞號失利沉沒

美將安排妙策

洛塔馬之役日艦隊覆沒

阿普勒吞大佐晉級少將並得擴充部隊

至此，吾人又應回顧到南太平洋之事變。當阿普勒吞大佐西去時，曾奉密令，內容頗與未來南洋諸島之征有關，且簡直爲其先頭部隊。此行除新巡洋艦奧爾巴尼號與哥倫比亞號外，尚有航空母艦賴特號及驅逐艦十八艘隨行。彼曾受囑咐，此後行動須萬分謹慎，切勿使日人疑及其最後目的所在，並查明日人在特刺克以東洋面

是否確無定期巡行之舉。衡以上項使命，則破壞日人對澳貿易之舉，僅屬次要之圖，祇須於得便時行之。同時尙須捏造一可信之用意，以防敵人注意彼之行動。

說也奇怪，美方此項企圖，與日方攫取薩摩亞美領諸島之計劃，竟是不謀而合。東京曾有人提議，爲預防美海軍實現其謠傳襲擊日澳貿易之舉，最要之著莫如先下手爲強，佔領土土伊拉，因是處爲此項陰謀僅存之根據地。因之，日政府乃着手組織一小遠征隊，共步兵五千，多屬在鄉軍人，攜同大砲彈藥，分載運兵船十艘；此項船隻，船身僅屬中式，平均速率不及一一海浬。由一分艦隊護送，內有舊巡洋艦四艘，及二等驅逐艦十艘。巡洋艦爲堀井少將之旗艦磐手號，出雲號，八雲號，及吾妻號，均屬三十年以上舊船，久已視爲補助船隻，但以應此行之需，却依舊是適用的戰艦。每船附以水面偵察機二架，船身並加以種種新式之改裝，各置八吋砲四尊及六吋砲八尊，平均排水量爲九六〇〇噸。驅逐艦亦爲三〇海浬之舊船，排水量各六百噸。

當二月之末週內，遠征隊卽已齊集於查盧特島，預計於三月五日行抵土土伊拉

，並逆料敵及人不必備，島上又無多大兵力，故登陸之舉必無困難。且此征除與阿普勒吞大佐任務之不幸偶合外，此外更無不奏全功之理。至於此阿有重大使命西來之美司令，則在抵土士伊拉後數日，方忙於安排收容將由夏威夷遣出之特刺克遠征隊之一部分。彼決安置大部分軍隊於帳幕中，而此項臨時兵營又須勘定便於水給之處。是島知事，亦爲一現任海軍軍官；島地面積雖僅四十方哩，大佐與彼商權安排收容之事，竟亦費去近一週之時間。時與爾巴尼號，賴特號及驅逐艦二支隊留於帕哥（Pago Pago），哥倫比亞號（艦長帕刻 Parker）則與餘六艘驅逐艦，於添足燃料後，已向西北巡行。

當二月一日，哥倫比亞號於巡至洛塔馬島（Rotumah）之北二百哩處，不幸觸及一未經列入海圖之淺洲。船身初似駛上一珊瑚礁，使其後部擱淺其上；經各驅逐艦盡力拖曳，船上發動機亦加足速率，以圖駛離擱淺之處，結果未能移動分毫。迨經潛水人入水察視，始發見船身已緊陷二礁之間。乃以唧筒由其後部油槽，汲去燃油與水五百噸，以減輕船身重量，誰知於再度拖曳時，仍未見效。時已入夜，拖救工

作祇得暫停。

時阿普勒吞大佐已接哥倫比亞號遇險之電，乃調賴特號來援，已則擬於次日率同奧爾巴尼號及餘下驅逐艦前來。黎明後，拖曳哥倫比亞號之工作又復開始，經數小時之死力拖救，乃得出險浮海。船身損害甚大，龍骨一部分已被撞去，四暗輪均受損傷。正在這時，西北上空，突有二機飛來，哥倫比亞號飛出一機往視，發現敵艦一隊，掩護商輪多艘而來。更近審視，則見敵隊共有驅逐艦一小隊，及舊巡洋艦四艘；四艦行駛雖緩，却有堅固甲裝，其八吋及六吋砲雖屬舊式，其火力在短距離內顯見不弱。哥倫比亞號建築既遠較新式，又有更猛之八吋快砲，可惜却無鋼甲爲蔽；其砲塔雖置有砲彈不能炸損之鋼盾，却不足以庇水兵，且來彈有時本可飛過無傷，今則每爲此鋼盾所觸發，而致重大損害。

難有此項強弱不敵之缺憾，帕刻艦長若不事前遇礁，初可無須過慮，蓋彼船速率既在三三海浬以上，便可自由擇其最佳射程應戰，要不然更可遠走高飛，以避敵鋒。然而事實上此已成殘疾之美艦，其行駛速率僅及原定標準之半。彼既頗知處境



之危，並悉阿普勒吞大佐之艦隊已由帕哥帕哥首途前來，乃令其隨行之驅逐艦離彼而返，圖與大隊會合，已則獨禦強寇。

時日艦隊留下驅逐艦數艘掩護運兵船，已向美艦全力駛近。帕氏因欲及早利用其遠射砲之利益，乃轉舵東向疾駛。於此雙方越逼越近之際，日艦已由縱隊變爲橫陣，頃刻間其前鎗八吋砲漸能勝任射擊。同時哥倫比亞號亦力圖於爲首日船之較劣砲火未能勝任之時，先行將其擊燬。時雖有日方隨行之驅逐艦，大施烟幕，橫截於其巡艦之航道，以資掩護，吾妻號仍不免因美艦集中砲火而遭重創。是船方有多量砲彈由下鎗取起，以備射程較近時之施放，不料美艦突來一彈，穿越甲板而觸發之，隨即炸裂起火，船身向尾傾斜，乃不得不駛離火線趕修，直至戰事將終始行復見。

餘艦則已開始覓取射程，惟初時瞄準甚劣，恐因其砲手爲老年在鄉軍人及新受訓練之青年所充任之故。迨日隊愈益追近美船，其六吋砲塔亦即開始活動。有一時哥倫比亞號猶得恃其較猛之砲火及較佳之瞄準，不爲所屈。不幸美艦此次優勢，不

久即大爲日機所奪；彼等對於每彈之誤發，必予糾正，因之日艦瞄準漸佳，終至美艦爲彈雨所困。至是，哥倫比亞號漸入狼狽狀態，已有半數之砲停放，砲手之補充已不止一次，因之餘砲速射及瞄準之優勢亦已消失。

時美艦已三處大火，雖經盡力撲救，終歸無效，而傷亡之枕藉，隨船軍醫團員亦已不及應付。有些兵士，受傷倒地後，無人救護，任令爲火灼斃，蓋此時其救火之同伴，或因忙於工作未及留意，或因火勢過熾不能近前施救。戰初，磬手號即來一彈，擊燬艦橋，並射落前桅及一烟囪，帕氏及另數軍官當以身殉；愛撒克少校 (Isaac) 乃起代其職，隱於較不易受彈之處，繼續指揮作戰，直至亦爲一裂片重創，倒地不起。時據報船身吃水線上已受數彈，漏水甚劇，唧筒幾已不能奏效，此垂斃之勇敢少校，知船已不能倖免於難，却恐於未下沉時爲無權之人建議降敵，乃令開啓艦底嘴管，索性令其自沉。

日將既見美艦砲火稍懈，且現不濟之狀，立即授意驅逐艦往襲，並調指示發砲之八機往助，使敵不及兼顧。當有多枚炸彈擲下，中有四枚中的，惟效力甚小，船

身未受重大損害，兵士則續有死傷。其時此難逃劫數之船，猶能逞其臨死凶威，對於疾駛來攻之驅逐艦，發砲雖稀，瞄準却佳；中有一彈，炸燬橋號之汽鍋間，使其不能再行作戰，並死傷日兵多人。然而哥倫比亞號之最後掙扎，已盡於此。彼至少已爲魚雷四枚所中，當第二批日驅逐艦猶未行入射程時，船身已將下沉；日將見狀，卽令停攻，並遣驅逐艦近傍美船。時美船小艇均已被燬，幸得日人及時來救，且幸其救人之努力正似其方纔作戰之奮勇，因之於船未下沉時，未死美兵多半獲救。

掘井少將爲欲完成其任務起見，於修理各船後，卽仍向薩摩亞進發。祇有橋號，因受損過重，一時未能修復，乃由一運兵船拖帶隨行。次日，大隊忽爲賴特號水上偵察機望見，料知另一戰事立將發作，因將損艦有用之物全部移去，並以艦兵分配合各船，隨卽將其鑿沉。

此後一戰，便長被美人視爲阿普勒吞氏模範戰略之成功。於未接觸敵船以前，此足智多謀之大佐，決先奪取制空之權，乃集中其全體空軍——共計水上飛機十四

架，二爲奧爾巴尼號所攜，餘屬航空母艦賴特號——齊向日機猛撲。一場鏖戰之後，日機全被殲滅，美機則亦被擊落二架。

大佐既見空軍得手，卽進向日艦隊側面壓迫，並以其八吋砲連續發彈。彼有較優十五海浬之速率，故得從容避免日船接近射程之努力，而使日將深感己船連續被擊，却不能損及敵人毫末之苦。時奧爾巴尼號已分別以三砲向每一日艦施放，更有飛機指示方向，因之全體日艦漸困於瞄準遠射砲火之下。

其後日將見肉搏之計不成，不復作逼近美艦之想，泰然受彈，並往東駛，使其戰船介於美艦及運兵船之間，以冀僥倖轉危爲安。惜此時距暮尚早，要不然彼或尙有成功之望。至是，彼漸不能趨避美艦按時發來之彈，驅逐艦所施煙幕亦不見效；不久四艦均因連續受彈，而現痛苦之狀。

正在這危急當兒，堀井少將又遇一重新憂，蓋彼瞥見美驅逐艦繞越其陣地側面，以圖壓迫運兵船。爲欲解救此厄，彼急遣其驅逐艦往擊，混戰遂起；惟因美船既強且衆，日船遠非其敵，若不是日將率其巡艦趕來解圍，全隊必然無幸。檢點損失

日方有二船已成殘廢，美方則無大損；美船以奉有命令，既見日巡艦來援，立即向後退却，以避其鋒。經此一襲，已有運兵船一艘爲一魚雷所中，但這不過此時擱井少將損失之一部分；當彼移其注意於解救己之驅逐艦時，與爾巴尼號乘機轉易砲位，因之運兵船受其荼毒者有數分鐘之久。時各船日兵，方羣集甲板觀戰，經此美艦之一番遙擊，傷亡甚多，並有二船受損漏水，致使全隊速率再度折減。

日將急遣驅逐艦分傍損船施救，已則率領巡艦圍護運兵船之四周；却不知日船之這般密集一處，使美艦愈易瞄準射擊，因之又受一番嚴重砲轟。此時吾妻號前艙起火，出雲號中部烟囪被燬，二船漸現窘迫之狀。終於八雲號中艙發出巨爆一聲，響震全海，全船頓爲黑煙所封，迨濃煙消散，則見船身已裂成二段，察其狀顯因火藥庫爆炸所致。僅至此，旗艦磐手號尙無所損，但不久其戰鬥主桅因失却三脚器之支持，突向船尾橫倒，軋住舵機，船遂打着大迴旋，向運兵船盪去。

美驅逐艦見狀，二度衝前來攻，雖有二艦爲日砲擊沉，仍不稍却，終將日驅逐艦全數殲滅；同時磐手號亦爲一魚雷所中，船身甚是傾仄，絲毫動彈不得。阿普勒

吞大佐乃徐向敵船逼近，射程既漸縮短，美艦砲火便愈見準切。對此猛烈進攻，出雲號尙勉力還砲，惟因船上砲手之目已爲吾妻號濃煙所迷，目標亦視察不清，故無一彈奏效。日本帝國海軍之勇敢精神果然名不虛傳，甚至已在下沉之磐手號，其一部分砲仍在繼續發彈，且有一彈擊穿奧爾巴尼號前艙船壳，傷亡美兵甚衆，並鑿成一巨洞，非臨時所可修復，是爲此美艦所僅受之嚴重損害。經不起美砲之連續注射，出雲號之砲聲立止，數分鐘後船上亦起大火，美驅逐艦乃復奉令往攻。日艦仍抱死戰到底之精神，發砲迎戰，驅逐艦一艘當被擊沉，餘則繼續進攻，終至出雲號及吾妻號均爲魚雷所中，不能再作猛烈抵抗。二船日兵，至此仍不願降，美艦祇得設法撈救落水之人。出雲號立即下沉；吾妻號船首至主桅間全部延燒，船上日兵被迫落水以避火燄者甚多，船身終亦炸燬；僅餘磐手號，尙獨浮水面。

時日旗艦左舷縱有小艇，亦已不能下水；右舷則僅放下一舟，是處海水將與欄桿齊平。前桅雖猶飄着日將之旗，大佐料知日兵已不能有所傷害，因遂不問見拒與否，立遣數舟往援，比及到時，適日艦作一最後傾側而下沉，巨數傷兵同歸於盡，

獲救者都四百人。堀井少將一臂受傷，亦遇救不死，以戰敗甚是抑鬱，並表示不如以一死爲愈；然以當時彼之處境而觀，欲求更大建樹，頗非易事。

至此，美方所餘的工作，祇是處置運兵船問題。爲魚雷所中之一船已將下沉，時賴特號因速率之低，方臨戰場不久，乃奉令拖帶是船，所載兵士則移往他船。餘下運兵船，經堀井少將逐一登舟勸以反抗無益，始允取下軍旗，束手歸降。其中却有二船，堅執不降，時暮色漸濃，大佐恐其乘夜逸去，乃警告二船兵士準備逃命之具，隨後下令以魚雷之擊燬。事後方知二船之所以頑強不屈，乃由於船上某些剛烈軍官以立斃爲要挾，不准部下懸挂白旗或作投降表示所致。雖經美船種種人道的努力，二船之沉，仍不免淹斃許多人命。

歸降之七運兵船，美艦乃押之往帕哥帕哥，並嚴禁日兵於艙內，以待後日分批運往美國。時土土伊拉知事，對此數千俘虜禁錮其旁，不免頗爲擔憂，蓋若日兵萬一破艙登岸，則以此叢爾小島，單薄兵力，必將立被征服。爲戒備計，除防軍確實需用者外，島上全數武器，暫時移藏各艦，如此則即有意外，徒手日兵亦必不能頑

強抵抗。

此歷史上著名之美日一戰，世人卽以其鄰近戰場之有人煙的島地之名之稱，稱爲洛塔馬之役 (Battle of Rorua)，今且檢點其戰帳如下：

日方之損失

巡洋艦——四艘

磐手號

吾妻號

驅逐艦——一〇艘

運兵船——一〇艘

美方之損失

巡洋艦——一艘

哥倫比亞號

驅逐艦——五艘

雙方兵士之死亡，爲數頗衆。在日艦隊方面，連運兵船在內，當近三千之數。美方則死七百以上，多屬哥倫比亞號及驅逐艦隊之士兵。此役美人可算全勝，且因其爲太平洋戰爭中美方首次所獲成功，故影響頗不在小。戰初，阿普勒吞大佐曾以不欲担負彼所反對之政策的責任，而辭去海戰副司令之職，其不得志之狀頗可



想見，如今却一躍而爲當代英雄。彼以性素謙恭，故於建此殊勳後，已以接受本國政府嘉獎之電爲知足，僅向上峯請求另遣一巡洋艦以補哥倫比亞號之缺，以便繼續完成其所負之使命。不久彼欣悉政府已允其請，增調三巡洋艦，歸其指揮：特類號（Troy），爲奧爾巴尼號之姊妹艦，孟斐斯號（Memphis）與密爾窩基號（Milwaukee），爲「奧馬哈」式（Omaha）之七五〇噸巡艦。更有驅逐艦二分隊，補充此戰折損之船。同時彼更出乎意外，喜聞上峯已不願上級將校升遷之常規，贈以少將爵位。美國海軍史上，此次彼之昇進，恐爲最孚衆望之盛舉；而政府亦以不顧成例，逾格升遷此勇敢軍官，深爲輿論贊許。

大 平 洋 大 戰

---

## 第十五章 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月

日人聞洛塔馬敗耗後之不安

日人計擾荷蘭港

日機因氣候惡劣失利

若槻副艦長冒險賺進荷蘭港

美巡艦查理斯敦號沉而日將俘

美巡艦干涉日人對澳貿易

美武裝郵船在歐洲海面作同樣行動

堀井少將全軍覆滅之訊既至日本，舉國大爲震恐。不必說得，政府竭力申辯所  
沉日艦之如何陳舊，並諷示美方損失之尙未盡悉，以圖安定人心。飾詞文過之策

既未奏效，乃復師其故智，安排新計劃，以轉移民衆之注意。海軍參謀部經全部戰局之通盤研究後，覺此新計劃之最佳目標，莫過於猜疑中之美人將二度來犯之根據地。迄今雖猶乏充分且真確之消息，然由雪片飛來，衆口同聲，關於阿拉斯加洋面軍事活動之諜報而觀，足見敵方此項陰謀之不訛；因之，己方之應及早探知其將遇之敵軍實力，實屬必要之圖。據報攸那拉斯加島 (Unalaska) 之荷蘭港，新駐一批美國戰艦，確數雖不詳，但信其中必有主力艦多艘，日政府遂集中視線於是處，並認爲大可一攻之地。經過海軍參謀部之一番長期討論，出征軍隊之實力，始得規定。

因白令海 (Bering Sea) 航行之不易，尤因阿留西安羣島 四周頗多未經精密勘定之暗礁，故此征濟水艇決屏而不用。此外，羣島多濃霧，出征艦隊於行近時，務須萬分謹慎。既未詳悉美方實力，出征之船，自以速率強大者爲宜，却又不欲以最新戰艦冒此巨險。商榷結果，乃以航空母艦鳳翔號 爲空軍襲擊之大本營，是艦排水量九五〇〇噸，速率二五海浬，爲十年前所建，此行共攜爆擊機 十二架，以爲作戰主力，並有同數之戰鬥機隨行，以防美機迎戰。掩護艦隊爲輕巡洋艦四艘

，及速率三四海浬之驅逐艦一隊十二艘；四巡艦爲姊妹艦多摩號，球磨號，木曾號，及北上號，各五五〇〇噸，三三海浬，並置有五・五吋砲數尊。

出征隊總指揮之職，委由足島中將担任之，即以鳳翔號爲旗艦；另任上原少將爲隨行之巡洋艦隊司令，奧野大佐爲驅逐艦隊司令。全隊於大湊港取齊，是處位於本州島之北端，爲青森灣上之二等軍港。擇定三月三十日出發，並預計四十八小時後可抵千島羣島（千島）。在日本本部之東北。（東北端之柏原港。惟當繞越襟裳岬後，大隊即在惡劣氣候，及迎面巨浪中蹣跚而前，此本航行風暴地帶常遇之事，不足爲奇；因之，原定行程，立有改變之必要。當各船與似山天浪搏戰數小時後，日將見勢不佳，急下令全隊減低速率，並偏西而行，意欲穿越根室海峽，而利用千島羣島以爲前進時之屏風。果不出所料，鄂霍次克海（Okhotsk Sea）中，風浪較太平洋平靜得多，較易航行；惟途中仍不免風浪之阻，足島中將深恐各船相失，會暫行停航以集合隊伍者凡二次，故當行抵幌筵島時，較之原定時間，已不免脫誤了數小時。誠然，此一段航程亦非易事，因當入夜時全隊須遠離島地而行，以防觸礁

擱淺，而風雪之交作，更使各船不易相顧。停留幌筵島二日，以待氣候之轉佳，並乘機修理船上輕微傷害；隨後重又啓程前進。

迨行入白令海後，除偶遇清明氣候外，大隊又困於濃霧之中者凡二日。爲欲遠離科曼多斯啓羣島 (Komandor-Islands)，大隊乃避道千島羣島之西端他行；於四月六日正午，行近攸那拉斯加島東北之阿邱坦島 (Autan)，蓋料美人最不防敵由是處進犯。是處地帶之多霧氣候，雖云可使大隊易於偷渡而入，却未能減輕航行之困難，且更有阻礙飛機進襲之可慮。當行至普里俾羅夫羣島 (Pribyl of Islands) 之西南約五十哩處時，突於前首霧外洋面發見一船，察爲美國海防小艇貝阿號 (Bear)。是艇爲一木造之船，建於一八七四年，因原欲供作捕鯨之用，船身造得非常堅固，頗宜航行多冰海中，故屢經提議廢去而未果，直到而今猶供職於此偏僻去處。前行之六驅逐艦，當即勒令歸降。以美艇所備三尊六磅彈砲之實力而論，自談不到抵抗，而束手受縛已爲不必考慮之舉；然而，却不愧美國海防軍人之本色，艇長尙不屑爲降敵之舉，立以其不濟事之武器向日艦開火。日艦可不願於如此弱敵身上浪費砲彈

，乃以機關槍掃射，槍聲起處，幾於立即迫令美船停砲，而拘有之。

日將深知貝阿號已聞名於白令全海，其行動不致啓人之疑，故決利用之。乃選善操英語之軍官數人，率領水兵一隊，駕馭此艇，並令站於甲板上者，均以美兵油衣套於制服之上，免被敵人察破。

當逼近阿邱坦島時，初時掩護大隊前進之濃霧，已爲一陣東南風吹散，日將乃即試驗各機引擎有無損壞，以備進攻。中有爆擊機一架，由鳳翔號甲板飛起時，其推進器立即破裂，機身遂降落水面；餘機則完好如常，即於低氣壓下疾昇而上，逕向攸那拉斯加飛去。二小時後，各機三三兩兩，先後飛回，檢視數目，祇十三架。時風勢越緊，雪亦下得更甚，出征各機，猶能覓路飛回，豈非奇事。原來彼等全恃無線電信號指示方向，始得於大雪遍地之中，未致迷路。各機報告，大致相同。因視線不能及遠，故多數未能覓得荷蘭港所在。僅四機得抵目的地，但也祇能說望見戰船甚多，確數則不詳，中有數艘，由其格子桅而觀，料爲主力艦無疑。各機雖向戰船隊中及岸邊投彈，究竟生效與否，則不敢肯定；且其中至少有一機，因投彈器

爲雪凍住，不能向下投彈。故此空攻之舉，可謂全告失敗，而所俘古船貝阿號，亦不足抵償折去之飛機十架。

然在荷蘭港方面，日機來犯，全出意料之外，幸而損害極微。投下之彈，多半非墜入水中，卽落於海濱；僅一毫無軍事價值之堆棧被燬，另一括網漁船式之巡邏船則碎其船首。鑒於當時氣候之惡劣，美方未令已機飛出迎戰，此舉一時雖爲無知者所指摘，却是得策。當日機投下最後一彈時，頃刻間狂風大作，故料失蹤之日機多架，必爲這一陣怪風捲去無疑。數月後攸那拉斯加島內地發現一失事日機，機身全毀，旁有機師及航空員屍體各一具；另一機遇難時，爲一漁船目覩墜落於是島對面之拆諾甫斯啓港 (Chenovskii) 附近海中。以是處地帶之氣候而論，航空本已幾成不可能事，美機若更在當時風暴情形之下遣出追擊，則十九必無生還之望。

當出征時，足島中將會奉訓令，於盡其全力，施一有效打擊於荷蘭港美海軍根據地後，立卽班師回國。就原來計劃而觀，彼自覺已能盡職，乃卽不再遲疑，整隊而返。却在冷僻之阿邱坦島 (是處昔爲捕鯨站，今已被棄。) 留下貝阿號及驅逐艦磯



風號，山風號二艘，以便二度進窺，若得機會湊巧，此舉或可成功，以抵償今次之失利。但在敘述此出征荷蘭港一幕之壓軸戲以前，吾人先該了結大隊歸國一事，省却後來補敘的麻煩，當征船西返時，氣候非常險惡，風勢更是可怕，迨抵科曼多斯啓羣島時，風息而大霧又遇。於取道此多島海之迷徑摸索而行時，各船即行失散，驅逐艦天津風號且爲巡洋艦木曾號撞沉，溺斃多命，因之此行又增了一筆損失。因風浪之長期磨折，數船受損甚重；而當全隊終抵大湊港時，情形更是狼狽。因之，白令海之惡劣氣候，不啻成了美人的忠實同盟。

留於阿邱坦島之日艦，因氣候之阻，數日不能有所舉動，却得乘此空閑時間，將貝阿號甲板裝置，從事種種小改革。其最要之改裝，爲於中艙配置魚雷放射管二對；是項武器，乃大隊西返前由一巡洋艦所卸下者，爲二度進攻計劃中之要具。氣候一見緩和，貝阿號即向荷蘭港駛去，當於四月十一日午後行近該處。二驅逐艦則護送之於距港數哩之處，迨貝阿號入港後，即匿伏附近，待機行事，並欲援救貝阿號上逃出之人，却亦料其同伴既入虎口必無生還之望。

初時此計進行頗稱順利，毫無所阻。貝阿號之外形既爲盡人所知，因之當其取道斯匹特岬 (Spi Head) 及其對面綠磯岬 (Rocky Point) 伸出之暗礁間之水路入港時，並未引起任何警備站之疑。爲防對方由無線電中查問起見，其大中桅已被移去，尾桅亦被斫斷墜於船舷之外，索具則故使凌亂不整，如此安排，令人一望而知，是船方經驚風駭浪之打擊，其無線電具之天線已告遺失。且當貝阿號被俘時，船上信號符錄一本亦落日人之手，因之此時若遇美方旗語或閃光燈之盤問，猶可支吾過去。時港內霧勢甚大，貝阿號上人頗不易逐一辨認敵方戰船。正在這時，突有美巡洋艦查里斯敦號迎面駛來，遂使日人不及再行窺探，提前動手。來艦已因氣候惡劣，被困港內數日，方欲駛出港外，當行越貝阿號時，船上日司官若槻副艦長立令所備二放射管施放魚雷，二彈均中美船，擊穿引擎汽鍋二室，船身失道。查里斯敦號船員雖甚不解何以己國之船竟會向其襲擊，却立即猛烈還砲，貝阿號當被命中二三彈，直至濃霧掩蔽射程後始得脫險。時此中彈美艦似因引擎室爲水所淹，發電機失效，已不能以無線電向外報告所遇。惟魚雷炸裂及查里斯敦號發砲之聲

，則已傳出警報，因當貝阿號續向港內行進時，突爲一摩托巡邏艇攔住盤問。若槻幼會居於美國數年，其英語堪稱純熟，對此美方盤詰，早已準備應答之語。彼即鼓其如簧之舌，述明貝阿號會遇暴風，折去桅檣，並信查理斯敦號，必已誤觸水雷，故發砲以爲遇難信號；並解釋彼因已船漏水甚劇，狀頗危殆，對此難艦實已愛莫能助。美艇長官大爲所愚，深信不疑，乃答以同情慰語，並放其前行；到後來既知受騙，則其頓足懊喪之情狀，立可想見。

日司令乃竭力裝作貝阿號半沉之狀，並避入二巨艦之間；此二船由其高大之格子桅看來，可斷言爲主要戰鬥員無疑。然而自始扶助日司令之幸運兒，至此即捨之而去。原乘爲欺騙敵方間諜及窺探之人計，美海軍部事前曾向船公司徵用已因不宜長航程而被擱置船塢之郵船多艘，愼加改裝，飾以假烟囪，格子桅，木砲塔，砲，及戰艦甲板上之構造部分，凡主力艦所具備者應有盡有，務使其外表極似猶他號，紐約號，及阿肯色號之類的戰鬥艦。而今在大霧之中，此項變裝妙計更是毫無破綻，日司令既未察知就裏，當即不敢怠慢，重又下令以放射管向此二鄰船開火，當念

及美國海軍方將因彼之此舉而受嚴重打擊時，則其喜可知。時貝阿號與其左右兩邊之假裝戰鬥艦，相距尚不及鋪鏈長（一海裡十分之一，約一百尋。）之半，故所發之彈，無不中的。四彈炸力之猛，幾使僅一七〇〇噸之貝阿號受震傾覆；船上雖曾拋下二錨，而鋪鏈均因陡受劇震而斷，此輕小之海防艇，遂猛向一假無畏艦舢側撞去；時此巨船之一格子桅，亦因受震折裂，碎片適紛落貝阿號上，站於甲板之喬裝日兵，多半被擊受傷，其司令亦不能免。各巡邏船聞聲立即趕集，一方援救沉船之少數守船兵士，一方則圍攻貝阿號。至此，若槻副艦長見大功既成，且除投降外亦無他法，乃泰然束手受縛；迨後察覺彼耗去四彈擊沉之船，並無軍事價值，於是以前之滿腔歡喜，一變而為萬分懊惱，雖有捕之者在旁對其獨駕貝阿號闖入荷爾港時之鎮定態度及應變之才，滿口誇獎，亦不能稍寬其抑鬱之懷。

磯風號與山風號二艦，在彼那拉斯加灣外白候了數小時工夫，不見貝阿號出來，乃覓路返國，報稱於貝阿號驅入荷爾港後，曾聞魚雷炸聲多響，至其效果則不得而知。時美海軍部對此事變，嚴守秘密，僅發一簡短官報，云查理斯敦號於大霧中

行越一狹窄水道時不幸失事，意謂此種損害乃由於駕駛者偶爾不慎所致。一方則故向敵人耳目所在之處偷漏消息，云此艦之燬，乃由魚雷所致，同時尚有更重要之二船，亦被擊沉。此項諜報，似與二驅逐艦之報告相符，因之大爲日政府所樂聞，乃授意東京報界登載之。並論功行賞，賜若槻以三等勳章，晉級大佐。就其勇往直前之精神而觀，不問其實際成功如何，此等榮典，彼實當之而無愧。

然就美方立場而觀，此次事變，美人得以將計就計，傳送虛僞消息，使日人益入其彀中，雖折去一巡洋艦，却也值得。自此直至戰終，日人頗多深信荷蘭港有二戰鬥艦爲魚雷所燬，並益信美人必將由阿拉斯加來犯。

可怪貝阿號經此事變，雖受損傷，却未沉沒，且依舊服役於荷蘭港，以任軍需品運送之職。

同時吾人亦應知阿普勒吞少將之巡洋艦隊，並未鬧着無事。此忠勇武官，而今手頭既有更強之艦隊，乃準備作干涉日人對澳貿易之舉，以完成其任務之次要部分。乃遣出孟斐斯號，訓以攔截一切經由托列斯海峽 (Torres Str.) 在澳洲與新西蘭之間

。歸國之日船；二週之末，復調姊妹艦密爾窩基號往代。逆料祇須有一二商船失事之訊傳出，已足使日本商界感到恐慌，保險率增至非常苛重之點。事實上東京早料其海上保險市場有此一劫，故已安排一政府保險計劃，以資補救；要不然，美人此舉，必將使日人受到更大的痛苦哩。

孟斐斯號與密爾窩基號之聯合活動，時在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間，爲期略逾一月。其間彼等所剪徑之日船，不下十三艘之多，中有三四艘僅載壓艙之物，欲往澳洲運貨。被劫之船，多半載有值錢之貨品，如羊毛，凍肉，獸皮，穀物及乳酪，此外並有少數鉛銅之類金屬物。若不是美司令叮囑二艦艦長不得侵犯懸有中立國旗之商輪，則此類運往日本之珍貴貨物，必可截獲更多。海戰部對於此種審慎態度，很是嘉許，因彼等頗重視善意的中立，深知不分皂白之行動，必易引起美國與中立國間之糾紛。

未久，美艦因有下列原故，便中止其在澳洲洋面之活動。日人因欲避去美人之阻撓其對澳貿易，乃以駁運之利益，大部分讓與中立國商輪，却盡調己國船隻，改

取較遠之航程，繞道澳洲西岸而往伯斯（Perth西澳首邑），阿德雷德（Adelaide南澳首邑。）及墨爾本（Melbourne，在維多利亞州 Victoria 南部，為澳洲聯邦臨時首府，一名新金山。）諸要埠貿易；此路較為偏遠，故不似取道托列斯海峽時之易受干涉。此外，美方之欲集中一切有用巡艦，以為較直接軍事行動之準備，此已其時，蓋特刺克出征之舉，為期已迫。

此次美人對日澳貿易的短期作戰史中，僅有一事，值得吾人注意，便是雙葉丸之被拘。是船為一淨重七〇〇〇噸之商輪，隸屬日本郵船會社，時方近岸而行，突為美艦孟斐斯號瞥見，發砲示警，彼則不允停輪，直向約克角（Cape York，在澳洲東北端，即托列斯海峽之南岸。）附近之羣島駛去。孟斐斯號艦長察知若不勒令日船停駛，必被逸入澳洲領海，乃令砲手瞄準其船尾發彈，思欲損其舵機。雙葉丸船尾之受彈，遂已不止一次，惟其船主決欲盡力使其出險，乃以一五海涅之最高速率向前奔逃。美艦亦以快逾二倍之速率在後緊追，日船既被愈逼愈近，受彈漸多，因之除船身受損外，船員亦死亡多人。時日船部後漏水甚劇，速率漸減，船主

知脫身無望，急向近旁淺洲擲去，數分鐘後船身即擱淺於沙灘之上，時距馬爾格累甫島（Mulgrave 在約克角西北。）約三哩。美艦方欲近前迫降，不料日船却來了一位救星，來者為澳洲驅逐艦塔託號（Tattoo），為砲聲驚動，趕來察視，見狀即知照美艦艦長，此淺洲已在澳洲領海之內，故應停止侵犯傷船。因之，此勇敢之日船主，卒能使己船不落敵手，但為達此目的起見，彼已償付其重大損害之代價。

在歐洲海面，此項貿易戰，其性質却頗不相同。吾人當能憶及，由於現役巡洋艦之缺乏，戰前雖經海軍累次請求添造而不成，而今為破壞日人商務起見，乃不得不徵用本國最快商輪，改以武裝，以應急需。初擬以全體船隻組成一隊，繼乃決定各船一經改裝完畢，即行單獨出發巡弋，惟約定各自隨時準備，一經接奉訓令，立即集合，以便聯合行動。各船原有船員，盡量酌予留用，其職員由海軍後備軍部給以委任狀，其戰鬥管理則由海軍中之大佐或中校任之，較大船隻另有一副官助其行事，此外更分配少數諳練砲手於各船，以隨時訓練其水手。各船所置武器，為五吋與六吋之舊快砲，中有數尊係略有損壞而由戰船拆卸者。甲板與船艙均經改造鞏固



，以抵抗發砲時之劇烈震動，至於火約庫與子彈升降器，亦經臨時加以添置。

據料日人用以對歐貿易之大批商輪中，僅有二艘，恃其行駛之速，頗可不爲我方多數補助巡艦所追及。是二船爲長崎丸與上海丸，均屬日本郵船會社所有，建於一九二三年，噸數雖不大（總重五二七二噸），每小時却能行駛二〇海哩，美船中速率能勝之者，僅勒維亞坦號一艘。日政府大致亦料及敵人之陰謀，蓋亦在此時，是二船即奉令裝置六吋高炸砲四尊及魚雷放射管二對；惜乎此項消息，美海軍情報處得悉過遲，以致不及作對付之準備。

時美補助巡洋艦味嫩山號，喬治華盛頓號，馬狄孫總統號，及皮爾司總統號，已奉令遊弋於加那列羣島（Canary Is.，西班牙領地，在非洲西北岸附近。）與挪威海岸之間洋面，勒維亞坦號則滯留於布勒斯特城（Brest，法國西北部之海口名。）附近，爲聯絡船，既資接應，並隨時傳達敵船行動之訊於各船。各船之巡行區域，雖因情勢之需要而時有更動，但大致味嫩山號與喬治華盛頓號二船，分向直布羅陀海峽（Straits of Gibraltar，在西班牙與非洲之間。）之南北遊弋，馬狄孫總統號與皮爾

司總統號二船，則管轄英吉利海峽以北區域。餘三船克利夫蘭總統號，哲斐孫總統號與塔夫脫總統號，則過些時後，始奉令組成一隊，遣往地中海活動，自此日輪遂亦開始被阻而不得通過蘇彝士運河。此隊美船，於地中海努力掃除敵輪後，又向紅海前進，惟因奉有訓令，不得行越丕林島（Perim Is.，英屬小島，在紅海東南端。）故在彼處，除作示威行動外，並無多大成就。

經不起美人之此番干涉行動，日人不覺大窘，若無中立國船隻爲開方便之門，其與歐洲供給市場，幾有隔絕之虞。然而於此美人又復運用其經濟勢力，爭雇一切出租船隻，中立國船主因見船租可以飛漲而無止境，笑臉常開，却獨是苦了日人。此外尚有海上保險業者，亦因担保船隻之戰險，增收費用，而大獲其利。

## 第十六章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月

日武裝商輪出現於大西洋

美武裝船與之大起衝突

勒維亞坦號與喬治華盛頓號燬而味嫩山號俘

夏威夷日僑倡亂幸藉坦克車之力得以平定

羅干上尉計殲羣寇

亂事起因之追究

薩摩亞美出征隊在特刺克安然登陸

美國自遣出其武裝郵船後，其控制歐洲海面之勢力，似已非常強固，不容日人再插足其間了；但當四月十五日馬得拉島(Madeira)葡領馬得拉羣島之一，在北非洲

摩洛哥之西。)來了二日輪長崎丸與上海丸後，局勢遂頓為一變。是二船於裝足燃料，淡水，及其他需用物品後，即向倫敦進發。美巡船喬治華盛頓號，一經諜報處通知此訊，即趕往搜覓，當於聖芬羅特角 (Cape St. Vincent, 葡萄牙之西南端。)西南八十哩處，發現二船之煙。乃以一八海浬之速率前追，而日船似乎毫不在意，從容掉尾西行。時美船全未疑及敵輪置有武器，更不料其因裝有新式射擊指揮設備而更見凶惡；蓋日人殊狡，於不需用時，其砲身均隱藏於假甲板室之後。

日輪初時任令美船徐徐追及，迨行至相距萬二千餘碼時，即增加速率，不令追者更行逼近。美船乃以前艙之六吋砲向敵開火，惟以距離尚嫌過遠，不易瞄準；正苦鞭長莫及的當兒，不意敵輪亦有巨砲還擊，且其瞄準之佳，一砲立為所燬，前艙並起火。美船乃以船側向敵，以圖各砲齊放，却不料因此授敵以更大之鵠的，立毀其前煙囪及船橋；不久，餘砲亦均被轟燬，至是，此巨船即已不復能向敵還敬一彈。敵輪乃近前繞航其旁，並不斷掃射，美船遂滿船起火，吃水線上所剩未傷船員時已寥寥無幾。美船電報室戰始即已被燬，故其所發最後電訊，僅云彼正與二敵輪開

戰，已大爲敵方砲火所窘。

時咪嫩山號方在葡京里斯本 (Lisbon)，聞訊卽以極速率趕來，既抵出事地點，則見喬治華盛頓號全已無用，且燃燒甚烈，己已孤掌難鳴，況敵輪旣有一般速率，又有更猛砲火，遠不足與力敵。於此，艦長覺以退却爲妙，蓋如此則旣可將敵輪誘離其遭難之僚船，又可行近勒維亞坦號，一面更發求救之電，則後船必然來援。

日輪曾經熱帶洋面，船底頗受污損，對此同是二〇海涅速率之美船，無一能夠追及，却能不使失蹤，追至夜晚，則見逃船已躲入西班牙西北之科綸哪港 (Cortina)，乃卽將其禁錮在內。迨至翌晨，咪嫩山號接得救兵已近之電，乃復起旋出外，猛向封港之輪攻擊；彼力向敵輪衝進，以圖增其砲火之力，此舉雖得如願，却不料敵方不但置備較優之武器與射擊指揮設置，且尙攜有諸練砲手，因之發彈愈準，已反大受其虧，不過於此嚴重被創之下，亦使敵船受到數彈。正在這時，碩大無朋之勒維亞坦號突由北方水平線上出現，疾駛而來，美船員旣見救兵已來，大爲寬慰；至是，日人若無另一新武器之助，戰局本可大爲一變。雙方乃分作兩對兒廝殺，咪嫩山

號戰住長崎丸，勒維亞坦號緊逼上海丸，二船均欲縮短射程，以圖消滅敵方砲火之優勢。逼近之舉頗見成功，因二敵輪速率漸見低落；然美船損害均頗重大，且因敵彈炸力甚猛，幾於每次命中，即起大火，使船員有不及灌救之苦。勒維亞坦號以二三海涅之速率，首先追近上海丸，漸至肉搏之境，正在此時，忽見日船逸出航路，略一迴旋，即以船舷向美船船舷撞來，顯因無人駕駛所致，美兵不覺大喜，以為上海丸已成其囊中之物。誰知這正是日船主狡計，颯着美船不備，即向其巨大船身放射魚雷二枚，說時遲那時快，勒維亞坦號船橋上人方自欣喜未已，突見眼前有物飛來，轉舵不及，船腰連發巨爆二聲，頓時右舷第二三兩煙囪間，裂成巨洞，海水湧入鍋爐室，速率漸減；日輪見計已售，不待美船發砲，迅速駛離火線，往助僚船。

移轉視線，再來觀賞另一對戰鬥員的廝殺。味嫩山號曾有一彈，微幸擊損敵輪之舵，暫令長崎丸逸出航路，砲手失去鵠的，因之初尙勉強敵住；兩船互轟多時，各不相下。其後味嫩山號漸被重創，單戰長崎丸已甚費力，不料又來上海丸夾攻，局勢遂急轉直下。經再度之奮勇，逼近敵輪，其結果反使美船前甲板愈受敵方密集

砲火之荼毒，因之頃刻間炸去甲板及船橋半條，並燬去其他上部建築物甚多，碎片紛落艙面，前艙之砲及砲手遂均埋身其間。味嫩山號見勢已危，乃急鼓輪衝往西班牙領海，以圖脫身；誰知上海丸早就斜駛而去，包抄其前，猛烈向其掃射，美船後艙之砲則苦不能發彈還擊，至此遂立現痛苦之狀。其前桅已齊根折斷，墜落於近船面之處；縷縷長烟，排水亦由船傍移向船尾，使推進器大受污損，脫逃遂告絕望。二敵輪乃各據一方，齊向此不幸之船不斷砲轟。

陷此困境之中，味嫩山號未死之人，知除束手歸降外，已無他策，即於主桅懸一白旗，日船見而停砲。逾時，即由上海丸來一小舟（時長崎丸已無完舟），舟上日軍官要求無條件歸降。美船既無救兵之望，自無不允之理，當有日兵一隊登船駐守，上海丸却重往察看勒維亞坦號之究竟。則見此大船船身右傾，漂流無主；路過之中立國商輪，屢欲駛前施帶，因恐反致船身愈不可收拾而作罷。當有一挪威商輪緊隨在旁，準備遇必要時搭救美兵，却聽合此巨舶徐向岸邊漂去；其後終於漂至非尼斯特角（Cape Finisterre，西班牙最西之岬。）附近沿岸，雖經多方救濟，船身終成全

毀，是爲此次大戰中所損失之最大船隻。至喬治華盛頓號，由一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非洲摩洛哥之西岸城鎮。）法國拖船拖行甚久，復於惡劣氣候中失散，及其漂至摩洛哥海岸時，船已不可收拾。

長崎丸與上海丸乃攔味嫩山號往維哥（Vigo，西班牙西北之沿岸城市。）數日中三船各忙於修理，不復慮美船之出而干涉。時馬狄孫總統號與皮爾司總統號，已奉華盛頓訓令，於未增援以前，暫時不必有所舉動；況事實上是二船之戰鬥力，尙不如已毀三船，今若不自量力，出而挑戰，則無異飛蛾投火，愚不可及了。因之，此次日人因預知利用最佳工具，暫算獲得意外成功；然吾人應知此種勝利，除其所生道德上之效果外，並無多大實利，蓋自經美人之阻撓，日人商務早蒙重大損害，且已無法抵償了。

如上所述武裝商船間之一場惡戰，殆爲歷史上之創聞。僅當歐戰時，南大西洋中喀馬尼亞號（Carmania）與特拉法加角號（Cape Trafalgar）間，及北海中阿爾坎塔刺號（Alcantara）與格里夫號（Greif）間之苦戰，最堪相提並論。此大西洋商船



戰中最可注意之點，當爲日船忍受之砲火特殊能耐。據料當計劃建築長崎丸與上海丸時，日海軍當局必曾授意略仿現代巡洋艦之構造特式；此事確否雖不可知，然就今次二船之砲火抵抗力而觀，吾人更無其他合理的推測之詞，以打破此闕葫蘆。

至此，吾人又須注意到另一區域之軍事行動。自前章所述洛塔馬之役後，美海軍當局即積極準備出征特刺克之舉。加州，夏威夷，及薩摩亞間之軍隊調動計劃，已順次進行，薩摩亞亦已集有足數出征之精兵。時當五月中旬，各事均已佈置就緒，方待出征令下，突接夏威夷日僑作亂之驚耗，出征軍隊因遂展緩出發。亂事之由當地發動，抑爲東京噤使所致，則以不能明白決定，永成懸案；然事萌之必曾有大批來復槍偷運入港，運往發難地亞胡島（Oahu）後，隨後分發各地日人，則可無疑。時日人之卜居於夏威夷者頗衆，於全羣島人口三十三萬中，竟佔近十四萬之數。

此次事變，即當戰前，當局已曾顧慮及之，並討論種種預防計劃。有的主張開戰後將日僑全數移往美國，却未顧及實行此計劃時裝運與安置之困難。也有人提議將其聚囚於泥瓦島（Nihoa），然而以此有限之島地面積，能否收容得下如許敵國人

民，亦頗難說。其結果當地官吏之說估勢，日僑仍得安於其業，因彼等多半爲農商階級，對於其他島民之經濟福利甚有關係。外來軍火若能阻止輸入，本可毋慮事變之發生；而今則既有成千壯年外僑，手持武器，身在方與祖國開戰之異邦，亂事之發作，祇是時間與機會問題罷了。

其時由美國調來之新兵，方勤加訓練，事變之機即伏於此。火奴魯魯之東北五哩處，築有臨時兵營，中駐步兵兩大隊；入夜，各兵武器並不放在手邊，却堆置於一距其寢處數百碼外之屋內；彼處雖置有守兵，惟以均爲新入行伍者，終不如老卒般之警覺。這不能不怪少數高級軍官屯兵佈置之欠佳。因此番姑息大意之結果，當五月十七日之夜，遂有數千武裝日人，突來劫營。先將武庫守兵禁住，擢有全部軍械，隨後包圍兵營，衝鋒入內；兵士從睡夢中驚醒，手無寸鐵，倉卒間能力抗者甚少，而日人來勢甚凶。當者立斃，蘭多衛上校 (Landauer) 遂亦以事前失於防範而死於亂槍之下。而日人佈置之佳，如許美兵，竟無一人漏網，以傳出警報。大批俘虜，遂於叛徒嚴密押送之下，被驅往深山而去。

劫營既畢，大隊日人乃向火奴魯魯進發。彼等之組織，全依軍隊編制，各小隊由退伍軍官統率之。途中復有各地小隊叛徒，紛來會合，因之聲勢益形浩大，當將城中心通港要隘，一一佔領。次晨美人醒時，則見各街已滿佈武裝日人，正不知敵軍從何而來，幾疑其由地縫中跳出。島上美軍雖在萬人以上，却是分駐各地，兵力因之顯得單薄。主力部隊時方駐紮於斯科飛爾德兵營 (Schotfield)，是處位於二十哩外之島地中心，叛徒於破壞鐵路，割斷電報電話線後，即將其緊緊圍住。其餘美軍，則分屯於下列各地：珠港 (Pearl Harbour) 入口處之韋味 (Weaver)，卡麥哈 (Kamehameha) 二要塞，火奴魯魯 西北之沙夫忒 要塞 (Shafter)，火奴魯魯 東南與金剛鑽岬 (Diamond Head) 間之阿謨斯特龍 (Armstrong)、得刺慮 (De Russy)、魯革 (Ruger) 三要塞，火奴魯魯 之北約十哩，科那瓦紐 易山 (Mount. Konahannui) 坡之新建軍械庫。今敵軍既握有全島交通樞紐，佔領車站，盤踞電話局，上列各地軍隊之集合，遂非易事。築於要塞四周之營地多處，曾爲所襲，惟以守兵警覺，及時戒備，無一失陷，使敵缺乏根據之地，然彼等已被圍在核心，正不知敵軍有幾許

實力。

阿羅斯特龍，得刺息二要塞，約在火奴魯魯城界之內，駐兵僅二千，且非盡可出戰者。各砲大都指向海外，預防敵人由海外來襲；且非至不得已時，以砲轟城，亦非得策。既知有變，急遣一快艇往珠港駐艦乞援，一方盡調可戰之兵，驅盡兩塞附近叛徒。隨後沿街直向城中心進發，防軍與叛徒間之槍聲遂連續不絕，其後則各知徒耗彈藥，而於敵無傷。相持既久，雙方各有增援，美兵由各艦抽調來助，日人則由遠處村落趕來接應。直至當日下午，馬克味將軍(McVey)，時為亞胡島防軍司令，始覺己方兵力，已可施行總攻擊。屋頂乃密佈來復槍與機關槍兵士，軍艦亦奉令向料有敵人匿伏之建築物發砲。駐夏威夷艦隊之大部，適於前一日離港出巡，但這時却仍有十二艘趕來助戰；因日人隱匿得法，艦上砲火使之死傷無幾，却燬去建築物甚多。倒是槍刺衝鋒，較著成效，一陣肉搏之後，敵人陣地即被攻破。但當穿越建築物後之空場，以追擊叛徒時，障礙物後及壕溝中，子彈紛飛而至，與進行隊伍適成直角之勢，不得已即行退却。及返歸原來藉以藏身之建築物後，乃改變作戰

計劃，一方使少數部隊猛烈發彈，以牽制敵人，一方急遣兩支軍隊由左右翼衝往包抄其後。此舉美方死亡甚衆，而結果仍歸失敗，迨至日暮，深覺若欲動搖敵人陣地，而又不願作持久之壕溝戰，則非另籌良策不可。

天幸當夜來了一艘運送船，載來一批坦克車，這不啻是防軍的一支有力救兵。是項坦克車，式樣輕便，最宜於應付此次亂事，船經傍岸，遂連夜起卸配合，且幸車兵同船而來，故駕駛熟手亦無缺乏之虞。次日，一經坦克車開道進攻，竟奏大功，蓋日人全出不意，一見此新來凶器，勇氣大挫，頓時秩序大亂，雖曾屢欲整隊反攻，經不起車上機關槍之掃射，終不得逞，其後更有沙夫忒要塞駐軍之夾攻，全功遂竟。此支援軍，得有珠港海陸軍趕到接防後，始得脫身前來救應，當向敗退敵人側面進攻，叛徒至此益形慌亂，遂潰不成隊，四散奔竄。當叛徒退却時，沿途縱火，顯圖阻撓追兵，當有數街爲火焰所封，島上建築物因之又經一重浩劫，受傷日人之焚斃於屋中者亦甚多。至此，亂事遂呈一大轉機，雖云全部平定之期尙待數週之後，而嚴重局勢則已過去。

大火一經撲滅，秩序回復，大隊防軍，分向城中巡視，以防日人於夜中再度起事。其時島上餘地，猶多在叛徒之手，次日乃着手克復工作；斯利飛爾德兵營駐軍，時已逐退圍營之敵，並脩復鐵路，其與珠港間之交通既已恢復，乃得通盤籌劃，滅餘孽之舉。當一日前，科那瓦紐易山上，曾發出巨爆聲甚多，因之令人對該處軍械庫之安全，深為可慮。而今始悉當時該處為大隊叛徒所襲，守庫之海防砲隊軍官羅干上尉 (Logan)，曾死守多時，以衆寡不敵，終被衝入庫內；時上尉受傷甚重，見事已危急，設法燃着預埋之導火線，全庫當即猛烈炸燬，日人數百立斃，傷者不計其數。叛徒初欲攫得庫中大宗來復槍與子彈，以為增厚實力及擴大亂事之用，經此意外打擊，謀叛之計劃遂全歸失敗。因之，這次亂事之得早日結束，羅干之功非淺。

其他各島日人，則因武器較少，其騷亂之程度亦無如此嚴重。喜羅 (Hiro) 為羣島中次於火奴魯魯之大鎮，其所生事變總僅及暴動而止。之，日人此次行動，顯在偏重於美國海陸軍根據地之亞胡島。逃匿深山之叛徒，憑藉了殆與劫盜行為無異

之遊擊戰，竟得苟延殘喘至二三月之久；而美海軍部却在功勞簿上書着，島上新編的陸軍，於撲滅此叛亂餘燼之中，已獲有至可寶貴之戰事經驗不少。

凡手持武器之日人，被捕後即全數押往巴拿馬，並迫充運河區域之苦工。於一定期內，自動歸降之叛徒，則待遇較寬。仍居夏威夷之餘下日人數萬，則盡量加以隔離，並在憲兵嚴重監視之中。

亂事既平，珠港乃設立臨時審查庭，以追究此次叛亂之原。當審問時，雖有許多日因供述其首領曾揚言此舉乃奉本國政府之訓令，可是若便認定由於外界之煽惑，則又事無佐證。有一於指揮攻擊魯革要塞時被捕之農夫，名森原，向問官供稱，彼等曾據密報，本國將遣一支軍隊來犯，因之商定於其開到時起事，以爲內應。此人之口供，顯屬可疑，雖於嚴厲詰問之下堅持其說，庭上仍頗懷疑。另一人證名桑島者，亦於手執武器時被捕，痛駁森原供詞之捏造，並力言此事始終爲夏威夷一部分日人所主動。在蒞庭旁聽之軍官之意，桑島之語氣，顯在爲其政府辯護，然亦無法以判斷其供詞之真偽。

戰後數月，東京出版一書，其內容亦與此問題頗有關係。是書作者天曹大佐，曾爲海軍軍官，於書中含糊其辭，提及出征夏威夷之計劃，其規定日期與夏威夷亂事之日期相合。據彼云，此計終未實行，「因吾方間諜未能探得與此舉成敗有關之消息；但初時一切均已準備就緒，戰船運兵船已齊集於橫須賀，靜待首途之期，直至大隊出發前十天，出征夏威夷之舉，始行突然放棄。」

就此證據以觀，則吾人不能不疑及東京政府之有教唆叛亂之嫌。然在日人立場看來，此種陰謀，或爲非常合法之舉，蓋一國之引起其敵國內部變亂，實爲最習用的作戰方法之一。

此次亂事，若非美方之應付得法，必遠較實際爲嚴重。然而即云如此，美人命財產之損失，已頗可觀。其對於整個戰局，亦不無相當影響，蓋經此事變，出征特刺克之舉至少被耽誤了三週之久，因之亦可說兩國戰事又被延長了些時。

直至六月十八日，特刺克遠征隊，始由帕哥帕哥出動。此行共有陸軍精銳四千，攜去足數之機關槍及野戰砲，於驅逐艦二小隊及航空母艦賴特號掩護之下，盡力



遠避重要島嶼而行，北如埃里西 (Ellice) 及吉爾貝特 (Gilbert)，南如斐吉 (Fiji) 及蘇羅門 (Solomon)——四者均爲南太平洋之英領羣島。巡洋快艦二分隊，於出征之前二十哩偏北而駛，四十哩後則有戰鬥主力艦隊及其扈從之驅逐艦，潛水艇與補助艦，遠遠隨行。以偌大之船隊，雖在橫渡這般遼闊之太平洋面，仍難保不爲他船撞見，然隊形既作如此編排，則運兵船自可緊密隱藏，不爲人知。果然，此行途中共爲二船撞見，一爲英國巡洋艦，方由蘇羅門駛往斐吉，另一則爲商輪，由腦拉島 (Nauru，或稱快樂島，在蘇羅門羣島之東，本爲德領，歐戰後始由英國統治。) 裝運燐酸鹽而行；前船僅向本國海軍部報告所遇，後船則以未有無線電裝置，無法洩漏此項秘密，迨二週後抵達悉尼時，則爲時已晏，於美已無所害。

由土土伊拉往特刺克之航程，約三千哩，大隊以不及一三海裡之平均速率，於十天內畢事。途中雖因略遇風浪，耽誤了一二日，終於安抵目的地；而六月二十八日登陸之舉，更是非常順利，蓋島上僅駐有二三日本官吏，代其政府管理島務，自無抵抗可言。其時此偏遠島地之居民，是否已知美日兩國已在開戰，殊屬疑問；其

實彼畫縱令知之，恐亦不至若何注意。當行向特刺克之途中，大隊盡力滅發無線電信，一旦佔而有之，則充分傳達消息於火奴魯魯，隨又轉送華盛頓，以便從速作進一步之準備。華盛頓既覺以能朦蔽日人愈久爲愈佳，因遂將佔領特刺克之訊，盡力守秘，不令傳出國外。就探聽所得，日方巡洋艦並不常臨特刺克，但爲預防敵船突然蒞止起見，乃由攜來各機更番梭巡各島；另擇最速巡洋艦四艘，時刻升足火力，以便一聞警報，立即衝出海外，殲滅來敵；同時於登陸工作蕞事後不久，各船亦由隨來之油船煤船，裝足燃料，以備萬一。好久後美人始悉當特刺克佔取之前一日，有石山少將所統率之日本南洋艦隊，於由斐律賓巡往馬紹爾之查盧特島途中，曾蒞特刺克之東不遠之坡內匹島，則出征險爲所遇可知，而就誤大隊行程之風浪，初似不幸，實則正是美人之福。

● 特刺克，或稱和各盧羣島 (Hogou Islands)，爲喀羅林列島中之最大羣島，昔屬德人領地，自歐戰後，巴黎和會委由日人統治之，今則又已變爲美國海軍之前哨根據地了。此類雪花巖小島，爲數約計十二三，啣接而成一大礁湖之鋸齒形的邊界，更

有岩石小洲，分佈其間。湖面長約四十哩，寬亦如之，通海航道在六處以上，水深均可容納最巨軍艦，惟淺洲既多，波浪又猛，舟行出入，須持戒心。有厄吞港，位於厄吞 (Eron) 與達布倫 (Dublon) 二島之間，乃日人在是處之主要居留地及行政區。入港之處，有警標明白指示，開戰後日人竟忘記移去。果如哈柏少將所云，礁湖可容大隊船隻之停泊，雖云暗礁與淺洲甚夥，好在水明似鏡，祇要於各船桅頂置一靈敏之守望者，指揮舵手，及早趨避，則觸礁擱淺之厄可免。就地勢而觀，若欲另覓一更佳之地，以供此次出征之用，恐非易事了。至日人之何以竟會絲毫未防特刺克爲人覬覦，此中道理，則將永成不可思議之事。不錯，南太平洋中島嶼之多，且又均無堅強防禦工事，易爲敵人所乘，若欲一一加以保護，勢不可能；但以特刺克形勢之佳，顯爲戰略上要害之地，今日人竟連最簡單之防禦設備——長波無線電站，尙付闕如，是偶爾之失着，竟貽莫大之禍。試想以如此要害之地，今乃不費隻彈，不流滴血，唾手而得，以視彼勞而無功之小笠原之征，難易之懸隔，有如是者。不過，失敗乃成功之母，吃一回虧便學一回乖，全部之戰事成功史多半有賴於初起

之失利，隨後痛苦之經驗中長出奇制勝之智慧，始雖失之東隅，終且收之桑榆，  
此次戰事又豈能有所例外！

## 第十七章 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月

日人聞特刺克失陷之耗大驚

東京當局意見之紛歧

日潛水怪艇一艘被沉

美軍分取查盧特及坡內匹二島

假戰鬥艦虛張聲勢以欺日探

日本民衆大不滿於政府

對華又起糾紛——中政府對日宣戰

特刺克之易主，在得之者初不十分注意，而在失之者却非常重視。美國民衆，初不解政府此舉之用意所在，而日人則立刻感知恐怖之預兆。日人曾費盡心血以圖

避免，且爲不惜與美開戰之主要原因之一的不幸事件，而今竟似晴天霹靂，突如其來，能不爲之心驚胆寒，神沮色喪。原來在日人之心目中，今次所以悍然用兵，美國勢力之逐出於西太平洋，僅次要於其國內革命之避免。自征服斐律賓與關島後，彼等方自快慰，以爲一勞之後從此可以永逸。又誰知特刺克既告失陷，美國國旗再度侵入日人禁地，美國海軍重復威震西太平洋。失地已覺可痛，只恐其還是後日禍變之厲階。特刺克誠然相離日本尚遠，却已可使關島受到嚴重威脅；一旦關島失陷，進取斐律賓之路遂爲大開，甚且本國海岸因而亦有被攻之虞。

當東京當局方討論對付新局面之策時，又來一新危機之謠傳，頻敲彼等之耳鼓。於未敘述此新危機以前，作者須有一點說明，便是自兩國開戰後，日方海陸軍當局對於敵人之計劃與行動，自始即不能獲得可靠之消息。由於黃白人種之歧異，故裝困難，在美國之日方暗探，遂不能由己國人民充任；即經美人特許仍留該邦之少數日人，亦皆已陷嚴重監視之境，更不得居於海陸軍重要區域及其附近。雖聞有些白人，已受日政府重金聘爲間諜，偵取軍事機密，亦甚困難，有時好容易探得重要

消息，則又無法立時送出，却須繞道南美或歐洲，迨入日政府之手時，十九已成明日黃花，全無用處。

特刺克之征，便是一個很好的例。據日本歷史家中橋氏說，至少在出征隊啓程前三週，有一舊金山之日方暗探，即已編就一報告，說明美方計劃之目的，及所用兵力之精密內容，以密碼電拍發於喀老之同黨，由其以海底電報轉達日本；可是不知何故，直至出征隊於特刺克登陸後兩週，東京政府始接讀此項要電。

常有他項重要消息，方幸於非常短促之時間內，由在美暗探遞至東京軍部，其結果却證實幾於全屬不確。一部分日報記者，觀狀不覺忍怒不住，痛斥美政府之毫無信義，却不念及使敵作法自斃之計之爲情理所容。而在美方之情報組織，則因中國人士之樂助，自開戰後，其效力竟是與日俱進，並使華盛頓於後期戰事中，對於日方主要軍事行動獲得及時的警告。此項策略，雖不宜依賴過甚，但此後戰事勝利之間接有賴於虛偽消息之巧計傳送，使日方軍事當局着着受愚，已成明顯之事。

實。

當七月八日，即特刺克失陷後之第十天，東京突接由美國各不相知之二諜報處發來電報，均堅稱美人此次特刺克之征，僅爲滯人耳目之舉，希欲分日人之心，實則即將以四萬陸軍，於全批戰鬥艦隊掩護之下，襲取關島；並力言進擾北海道之傳說亦屬同樣作用，因此類計劃美當局從未予以認真考慮。上項消息，一時雖無法加以證實，而一經甫由美國或加拿大來抵遠東之中立國人口中之一番渲染，又不免有幾分可信。香港有一家英文日報，曾登載一篇戰局預測之文字，云美國已準備以雄兵突襲關島，且此舉猶爲未來攻勢行動中之初步計劃，彼方將傾其全力以進行之，迨斐律賓既復入其手，隨後更將進攻日本海岸，英報於此並暗示美方已在建造大批飛機，一俟獲得相當根據地後，即將用以轟炸東京及其他日本大城市。

前項消息雖不爲日本海軍領袖所信，其陸軍當局却頗注意及之。兩部人員之這般發生異見，已非初次，但觀乎往日一遇國防重要問題須待解決，陸軍方面主張每佔優勢，今次當亦不能例外，最高軍事參議院終乃決議於戰局較易明瞭以前，換言



之於敵人陰謀尙未露骨以前，暫不採取重要之海陸軍事行動。這就是說，在此緊要關頭，日人竟祇嚴取守勢，這正是美方求之而不得的。日政府初擬遣出一支精銳，往逐入寇羣島之美軍，担任此項任務之二批艦隊，且已取齊於關島，只待出動令下，而今爲遵從軍事參議院之決議案起見，遂不復作克復特刺克之想。時諸島之臨時防禦工事，尙不足以支持一猛烈之攻擊，日方果能按照原來計劃進行，立即出兵，則美方入寇艦隊於或不免慘敗。今則日人忽無故按兵不進，使美人得以從容固防，未爲所擾；有之，亦僅一日本潛艇，今且爲略述其獨犯特刺克之經過如下。

本書曾一度提及，當開戰時，日本已建有碩大無朋之潛航巡洋艦六艘。每船排水量在七〇〇噸以上，除砲塔一座架有八吋砲二尊外，尙置輕砲多門及魚雷放射管多具；水面速率二三海浬，耐航力遠及二四〇〇哩，其甲板，砲塔及司令塔均披堅甲。中有一艘，專供水雷敷設之用，曾往夏威夷領海暗埋水雷。另一艘據云曾巡行遠及巴拿馬，確否則不得而知。然自兩國開戰以來，此批龐然怪物之行動，委實少有聞見，美人遂料其必無多大能耐。美人之推測，果然不錯，此項怪船，其服

務能力，並不能如理想中之美滿；至其所以有此失望之果，則必或因構造圖樣之有缺憾，也許因建築欠佳，更許因駕駛人員之訓練不善。

此類巡洋艦式之怪艇，均以日本著名城市之名爲名。長崎號首先完工，當試航時，因水中駕駛此笨重艇身之困難，險遭不測，而受損甚重，乃重入船塢大加修理，迨戰事發生，此船才行脩竣。當即奉令出發，巡往美國海岸，憑其凶猛之武裝，料想必可使敵人大受一番驚慌。又誰知此怪船始終未抵目的地，且從此杳如黃鶴，一去不返；料其當已長眠於太平洋中深不可測之深處，聽令無情海水之鏽蝕，至其如何遇難及葬身何處，則將永無人知。

第二艘爲函館號，曾一度巡往南洋，亦無顯著成功，而今則已歸隸戰鬥艦隊。因機件時常發生障礙，其原有一七海涅之速率不免爲之大減；戰鬥艦隊之附有是船，得其助少而受其累多。某日，大隊方行於海外，是艇突然浮起水面，適在戰鬥艦山城號之前數碼處，一剎那間猶就如以卵當石，立被撞成粉碎，其短促之生命遂告終結。就當時情形而觀，是艇必因一時失於駕駛，遂致以非其時而上升

水面。

另二艘同等的船隻爲神戶號與大阪號，常因引擎有恙，故事實上並未參加此次戰事。至於最後建造之二艘，由日人口中探悉始終未曾完成，方始下水船體即被炸毀，以供他用。當特刺克失陷後之二週，突來一是類怪艇名古屋號；此來之爲奉有特殊訓令，抑係巡行路過，頗費猜測之詞；惟就其行動而觀，其事先之早知諸島已落敵手，則可斷知。

當七月十二日晨，厄吞港內泊有巡洋艦哥倫布號（Columbus）——艦長貝特曼（Bateman）——與哈得富爾號（Harford），航空母艦阿拉斯加號，驅逐艦八艘，其外尚有運兵船及補助船多艘。距岸六哩處，方有驅逐艦麥爾焚號（Melvin），克勒謨孫號（Clemson），勒德號（Reid）及托倫吞號（Thornton），分途巡弋，前二艘往東，後二艘偏北。水上飛機二架，亦已飛起視察，氣球約克孫號（Jackson）由其所附一補助船之繫留桅上，方欲升起。誰知敵人於此嚴密戒備之下，猶能出其不意，突然出現。克勒謨孫號守望兵首先發現此巨大怪艇，時彼方於岸邊與此美艦之中

間浮起，其砲塔與司令塔於露出水面時，爲陽光所射，閃爍發光。克勒謨孫號乃立以信號通知僚艦，一方傾其全力衝向敵艇，並以艦上各砲齊放，不久各驅逐艦亦即聞警趕集。此怪艇雖受數彈之威脅，並不潛下，却反不慌不忙，沿岸而進，當其移轉砲塔時，頃刻間但見一股火焰噴出，隨有二五〇磅巨彈一顆飛掠美艦而過，相去艦橋僅及數吋。克勒謨孫號急即改變航道，躲去敵砲瞄準，繼續發彈，而仍無顯著效果。時日艇已向右舷移動數度，二砲齊發，又有一彈由克勒謨孫號船首貫穿而過，適炸裂於舵機之上；美艦受彈立即不能動彈，隨水漂流無主，全露其船側向敵，因之吃水線處頓爲第二彈擊成一洞。

日艇既已收拾一敵，乃轉向麥爾焚號發砲，此艦艦長鑒於僚船之覆轍，知日艇之堅厚甲裝非四吋砲彈所能奏效，改以魚雷襲之。放射管三枚已運用其一，方欲續發一彈，即有一巨彈飛來，觸甲板而炸裂，同時必又燃着艦上待放之魚雷，蓋一剎那間，麥爾焚號即於一陣烟焰之中消滅不見。說時遲那時快，時日艇已趕緊轉舵，避去麥爾焚號之彈，又向勒德號與托倫吞號發砲，射擊甚猛。二船知非其敵，乃急

轉身躲開，施放烟幕以阻敵人視線，隨又返身冒烟突入，並向敵艇所在施放魚雷，不意當濃烟瀰漫間，敵艇亦已加上速率而行，時已遠離彼等所料之處，因之二船魚雷又成虛發。迨烟幕消散，日艇重向勒德號發射一彈；正在此時，却見空中來一水上飛機，則另以高射砲向之射擊。不幸來機並未攜有炸彈，無以應戰，急以「留伊斯」槍（Lewis gun，一種輕便來復槍或機關槍，通常每分鐘可發彈四百迴，為美國退伍陸軍上校留伊斯氏 Isaac N. Lewis 1858 所發明，故名。）彈，向下亂擲，結果僅擊倒少數日兵，日艇還砲則甚可怕，不得已悄然引去。

直至此時，日艇因尚未遇大敵，得以任所欲為，恍入無人之境，美驅逐艦計已沈一，燬一，傷一，艇上所受損害，則僅死傷六人及艇身鋼甲凹痕數處。此後則大難轉瞬將臨，巡艦哥倫布號已接警報，正向港外駛來迎敵。當哥倫布號繞航薩拉特島（Sarat），行向海外時，據梳頂守望員報告日艇方在西南南之前七哩處，知已為艦上八吋砲射程所及，乃即發彈，一時雖未能命中，却以瞄準之佳，第二砲即收跨射之效。日艇顯無鬥志，一見巡艦發砲，即行向下潛去，但當其司令塔頂入水前數

分鐘時，美艦最後一彈落水處僅距日艇數碼之遙，亦云險矣。

至此，貝特曼艦長即以高速率駛出海外，一方曲折其航線，以防魚雷襲擊，一方則緊緊掩護追隨出港之四驅逐艦。藉電警器之力，日艇所在立被發覺。時日艇若能隱伏水底，停機不動，敵人必致無從捉摸；惜是處水勢過深，彼若不繼續運轉電動機，勢不能存留片刻，因之機器震動之聲，不啻告追捕者以己身所在。當有七五〇磅水彈四枚拋下，炸裂於百五十呎深處，海水受震，頓時洶湧萬狀，當怒浪尙未平復，卽見逃艇船首漸露水面，適距驅逐艦匹爾斯巴立號 (Pillsbury) 不遠；艦長見狀，却不慌不忙，砲擊之外，並發射魚雷三枚。時巡艦僅在三哩之外，因恐誤傷己船，不敢發彈，實則此時已無須彼之助戰。日艇之是否因水彈炸裂而已受致命之傷，不得而知；若然，則匹爾斯巴立號便在了却其殘生，蓋此時彼所發魚雷，已有二枚命中日艇，船身頓成巨洞。但見此巨艇略一震搖，升出水面益高，直至露其半身，各驅逐艦乃向其未裝甲之部分射擊不已。至此，日艇末路已臨，以均衡之狀浮於水面者整一分鐘之久，卽猝然傾側下沉而不復見。爲加倍慎重起見，美艦重以電

警器試探，則知於日艇下沉之深穴，不復有聲發出，料想其沉至距離海底尙遠之時，船身必將因不敵水之壓力而碎。

駐守特刺克之美軍，當然無從知悉有否再度被襲之虞。在彼輩之意，似乎真已大批敵軍在途，準備死命攻克諸島，而此巨大潛艇則爲其急先鋒無疑。因之，凡可增厚防禦方之工作，無不加緊進行。俯視海面入口處之地，架設重砲；東北 (North-East)，烏力加 (Ulga) 及紐魯易 (Nerui) 三海峽，爲海外通入礁湖之要口，均經暗埋水雷；設立電警器站三處，以防潛艇之偷入；並有水上飛機一隊及一小氣球，晝夜更番梭巡，以資戒備。

特刺克之佔領，爲時既漸久，島上基礎之結實，砲台之強固，乃與日俱進，攻襲與侵擾之危，亦遂日見減弱。憶當最初數週中，扼守不易之憂委實非輕，又誰知因了前述緣故，竟無事變發生。讀者知日本軍事當局時已決定在未更得一些關於敵人計劃之消息以前，不欲於遠離本國領海之處有何重要舉動；迨日後察破美人之袖裏乾坤時，當又不免於坐失良機之嘆。

同時美方則又在作更進一步之企圖，以鞏固其與特刺克前哨根據地間之交誼。喀羅林羣島中之坡內匹島，及馬紹爾羣島中之查盧特島，均與薩摩亞·特刺克航路相距非遙，既因二處潛艇遊弋可及，又恐日人將設爲海軍根據地以事對抗，遂決佔領之。二處出征隊同時發動，坡內匹者由特刺克首途，查盧特者則直接由土土伊拉遣出。兩處軍事，均奏全功。

往攻坡內匹之軍隊，未遇抵抗，故不費吹灰之力，登陸而佔領之。島上未遇敵兵，僅見有破損之水上飛機二架及武器庫一處，因知是處必曾用作不重要之根據地。查盧特方面較不順利。彼處有一砲台，架設六吋砲四尊，駐島少數日海兵尙圖抵抗，幸經戰艦砲轟及飛機毒氣攻擊，立被攻下，入寇軍隊，遂以略一遲延及死傷二十八人之代價，據有是島。此二地既被攻取，美人從此不但可免去潛艇侵擾薩摩亞。特刺克航路之危，且還獲得戰略上之利益。其中以查盧特尤見重要，是處適介於夏威夷與特刺克之間，爲二地之聯絡點，從此由夏威夷遣往特刺克之兵士與軍需，可逕由查盧特而往，無須再繞道薩摩亞了。



哈柏少將一手創成之大計劃，而今既已逐步實現，於是幾經考慮之另一勇敢步驟，其進行之期轉瞬便臨。不消說得，美方從不作直接進攻關島之鹵莽之想。日人頗知美人征小笠原時之失敗，有賴於彼等自身之努力少，而得助於敵方惡運之功大；敵方有勇無謀之印象既已深入日人腦際，則料想而今關島已成美人真實目的之假消息，當亦可使彼等深信不疑。爲欲安排此項疑陣起見，乃聽令日方在美間諜蒐集將攻關島之全部消息，當其傳遞報告於東京時，亦未疑及敵國當局何以忽然竟會大開方便之門，不加阻撓。此外，華盛頓負責官吏中，亦有人向將往遠東之旅行者明白吐露口風，俾由彼等之口傳播假消息。就日方此後行動而觀，則可知其軍事參議院，至少是其中的一班陸軍代表，畢竟上了美人的圈套。承認此項謠言爲可信。

特刺克佔領後之數日，留駐荷蘭港數月之久之美戰鬥艦四艘，忽悄然離港而去。不錯，此支海軍之滯留於如此偏僻之彼那拉斯加港中，此事若被國內喜談時事者得悉，必將語無節度，指斥政府分散兵力之失當。然而事實往往與表面情形相反，尤以近代戰爭爲然。當七月初某日有霧之晨，此隊駛出荷蘭港之巨船，觀其外

表，極似戰鬥艦阿青色號，歪俄明號，猶他號，及佛羅里達號，實則全屬贗鼎，乃由大貨船改裝而成。其砲身及砲塔，雖爲木製，看去却最覺陰森可怕；其中任何一艘，經不起一巨彈之轟擊，勢必立成焦木，好在彼等之使命，僅以欺敵，並非用作戰。利用假船之狡計，在戰略上已非新發明物，英人曾一度行之於歐洲大戰，若能信任某些史家之記載，則吾人當知卽日人自己亦曾用之於對俄戰事。而今美人却因襲用此歷史上之古法，竟將坐獲最重要之效果。

除上述四艘而外，譜燕海峽之海軍船廠，又已安排同樣之船六艘，因之此時可供應用之假戰鬥艦，共有十艘之多。其中有馬里蘭號，科羅拉多號，加利福尼亞號，及田納西號之贗製品，此原來四船，則爲美國現時真戰鬥艦隊中最厲害之戰船。二隊假船，七月十五日於波特蘭會合後，卽緩行西進，終於八月七日駛抵特刺克。三日後，於航空母艦阿拉斯加號及驅逐艦二小隊掩護之下，直往西北巡行，於駛至距關島百五十哩之處，突遇一敵方潛艇，隨卽折回。數小時後，有大號日機數架，由關島飛起來追，彼等守候美艦已久，亟欲施以轟炸，今既見在眼前，豈肯輕

易放過。當敵機開始投彈時，美船上人暗中不免提心吊胆，深恐一彈中的，而至破綻全露；蓋此次彼等出巡，僅爲未來驅敵計劃之準備，萬一有誤，全部計劃勢必盡付東流。縱令在劇戰之中，日機上人無暇細察，但若發見於已彈爆裂之下，艦上砲身砲塔遇之而炸飛半空，亦必窺破此中秘密。幸經各驅逐艦高射砲向空掃射，使日機初時不敢低飛，太不易覩準投彈，及後見不得逞，方欲相率飛近攻擊時，則阿拉斯加號已有美機飛起追擊，立即將其逐退。

恐慌時期既過，大隊乃徐行回特刺克。此行運氣可謂絕佳，因一切均已按照預定計劃而行。日當局自接潛艇與飛機之詳細報告後，對於美國戰鬥艦隊或其大部分以實力偵察關島之舉，已無可疑，然則此非謠傳已久之攻擊迫在眉睫之預兆而何？欲知後事如何，吾人應先明瞭，關島之在日人心目中，決非僅僅一遼闊洋面之冷僻小島可比。彼等已認之爲異國盤踞遠東之標識，並知其遲早必將變爲金湯之固，美艦隊由此不特可雄視四方，甚且能危及大日本之帝國威權。雖云華盛頓條約已曾束縛美人，使其不得於關島設防，或經營之以成海軍根據地，然在彼東方木屐

兒之意，紙上保證每不足恃。因之，當戰事之初，關島之征服，不覺引起了日人方面，較之實際成功未免過分之熱烈情緒。惡劣之消息，雖於嚴厲檢查之下，每仍不免於洩漏；當關島將被大隊敵軍攻襲之訊，自政府中傳出後，試閉目一思，彼邦民衆之反感當何如。

至此，日本軍事當局，壹意孤行，對於民衆意見，早就充耳不聞。時國內對於需用物品，已因美國巡船之活動，來源短絀，大感恐慌，軍事參議院乃擬定辦法，保藏全國食糧及其他主要物品，使軍用無缺；曾有數家日報，以溫和語氣，大胆批評此項辦法之短處，不料便觸怒了軍事當局，當即勒令停辦，罰以重款，並拘禁其主筆。平時人民之憲法保障，戰時已不適用，政府及一班反對革新之人，遂獨斷獨行，一切均以高壓手段出之；這時，全國事務，不啻均被繩以軍法，獨少名義上之規定。因此專橫政策之施行，戰初民衆所表現之愛國情緒，已日趨於冷淡之境。議會雖照常集會，而一九三一年二月間發表之政黨休戰宣言，久已不生效力。自由黨人，已被拒絕旁聽，且爲保守派出資雇用之暴徒毆辱者甚多，並有六人，因曾大胆

反對政府之專橫政策，今已飽嘗鐵窗風味。總之一句話，全國態度，至此已不復能一致了。不獨如此，於政府法令之下，全國人民雖表面上同受飲食上之限制，實則富人進餐時仍得佐以公開市得之佳肴，單是苦了貧人，日以少量食物充飢，因之厭戰空氣，已成顯著之象。此外，貧人尚有軍役之累，被徵去者已有數十萬之多，以兵士標準給薪，故待遇極薄，而規律甚嚴，稍一觸犯，即被重懲。

當一九三一年之秋，橫濱，大阪，神戶，及其他工業要區，均發現秘密之和平運動。警局一聞風聲，必立往解散此類集會，並大施拘捕。然而此種運動，頃刻便蔓延全國，官方之制止已不生效。凡目光遠大之觀察家，均曾警告統治階級，對外開戰原欲避免國內革命，今若偶一不慎，反致勾起此欲醫愈之宿疾。可是雖在此種緊急局面之下，政府仍恃其最後勝利為解決之道。彼等深知祇要獲得一次大勝，立可驅除民衆之怨聲，並可使其忿然不滿之色，一變而為愛國狂熱之狀。果然，由各方面看來，此類勝利已成迫切之需要，蓋此時又有新糾紛發生，益使日政府侷促不安哩。

當特刺克失陷之數週前，中政府曾表露一種態度，其性質之嚴重，無可諱言。時北平已舊事重提，對於軍需品之出口，再度主張厲行禁止，即日人經營之礦產如煤鐵之類，亦在其列，並請日政府立即停止此項運輸。日政府明知其本國軍需工業，仰給於亞陸之原料，一旦斷絕，便難維持一週之久，今若順從華人之請，停頓之禍勢難避免；然而在另一方面，當此對陸戰事緊張之際，對華邦交之公然破裂，實為日人最不願意遇到之事。於此進退兩難之中，乃不得不出以因循敷衍的手段。

但北平方面決不肯就此罷休，見日人毫無解決誠意，乃又致送一無異最後通牒之強硬照會，重申其請，並聲言日政府若不能立即照辦，中央政府為維持中國主權起見，將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一週後，未接日方答覆，北平當即對日宣戰。中政府此舉，據云一部分由於美人之外交政策，但料決非完全由其影響所致。時汪祖將軍之戰功，不啻已成爲中國統一之急先鋒，並喚起了中國民衆麻木不仁之民族精神，使彼等對於外人蠶食己國領土，漸覺不容，此時日人侵略最甚，故對之尤爲痛恨，無奈國勢積弱已久，無法抵禦此野心者之欺凌。而今情形可不同了，此民族英雄之

汪祖將軍，手下已統有精兵四十萬，是項軍隊均經過去內戰中之美滿訓練，雖乏新式軍器，大砲一項尤付闕如，却是頗堪一戰；再加有汪祖及其手下身經多戰之良將統率指揮，其戰鬥力便已非同小可；最後，彼等又於全國民衆熱烈擁護之下，對外作戰，則其道德上之勢力，殊更不可忽視。此項軍隊之主要行動，將於後日適當時期內予以說及，此時則吾人又須回顧到海戰方面的事實了。

戰 大 洋 平 太

---



## 第十八章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月

美方誘敵出戰之策

假戰鬥艦又施狡計

日人準備一戰

美人於佯取關島之際佔領安哥島

美方地位之漸佳

日戰鬥艦隊之實力

吾人已知，日方軍事領袖至是已不復能久待其敵人下次陰謀之發動，尤不敢再輕冒慘敗之險，如關島或甚至皮羅羣島（Pelew Is.）位於斐律賓之東南，昔爲德領，今歸日本。之失陷。以論皮羅羣島之地位，雖不如關島般之重要，却亦爲戰略上必爭之地，日本海軍界料其必爲美人再往西太平洋推進時之主要目的地，事實上此

種觀察，果然不錯厘毫。此時美海戰部之計劃，爲逐步向西推進，以圖獲取一進犯斐律賓之根據地，幾經考慮之後，乃屬目於此皮盧羣島中之安哥島（Angean）。華盛頓方面深信此次若能按照既定策略進行，除非日方戰鬥艦隊出而干涉，不愁會失敗的。既有特刺克以爲根據之地，及集合該處之海軍力以爲進攻部隊，則西犯皮盧之途中，可不復慮日方巡艦與潛艇之出而剪徑；此外，明知安哥未有強固設防，却仍準備足以對付意外抵禦之實力。因之，所餘下之不可知的阻力，僅爲日方戰鬥艦隊；但在一般人之意見，除非到了萬分危險的當兒，日方決不願輕易以其主力出戰。

日人對於安哥島之受威脅，是否覺有傾其全力出敵之必要，雖不可知；但料彼等必將保存其主力船隻，以備於防守如關島之類更要區域時之孤注一擲，則似更覺近理。此時美方之整個戰略，便以此項推想爲唯一基礎。隨後有遠東傳來之諜報，證實哈柏少將前項意見，確是不错。日人顯已認定關島爲其成敗攸關的要害之一，由於戰略上之重要，一般地更因了道德上之關係，非死守到底不可。吾人雖作如許假定之答案，眼前却還遺下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尋思一計，迫令日艦隊於有利美方條

件之下出戰，——換言之，於美方總司令擇定相宜之日期，並以調虎離山之策，誘出敵人遠離其本國巢穴，隨後一鼓殲之。這問題看似非易，實則未始無解決之方。

這問題如何解決，且看下文便知分曉。海戰門艦隊特刺克之行，及其隨後出巡關島之舉，前章已曾說過，讀者想尚能憶得。出巡關島之一幕，事在八月十日至十七日之一週間。十日後，此一幕重又開演，計劃頗與前回相同，惟略有變更之處。這次大隊行至遠及更前五十哩之洋面，僅距關島之東南岸百哩。是處又爲日機發見襲擊，而蒙較大之損害。時戰事正酣，日機數架猛向掩護砲火撲入，突聞巨爆一響，發自加利福尼亞號之船側，一剎那間又來第二聲震人耳鼓，隨後又有爆聲多響，惟其由於炸彈抑魚雷所致，則不易斷知。此巨艦頓時窘態畢露，並以首尾均衝之狀卽向下沉，於非常短促之時間內已告沒頂，船上水兵多半諒已與船俱沉，因近旁各驅逐艦之撈救而得生還者，僅五十餘人。日機觀此意外成功，不覺大喜，卽復撲前襲擊，其餘戰鬥艦見狀，逃避不迭，頓時秩序大亂，匆忙間一船突然轉舵向左，其船首猛撞於旁船攔腰近處。此被撞之船，日機察知非俄克拉克何馬號，卽其姊妹艦泥

瓦達號，其後即據此回報上峯。是船顯亦不救，蓋當日機最後一瞥時，見其已傾向可怕之角度，並有數船滿載難兵，離彼而去。

至此，日機雖欲續窺水面事變，已不可能，阿拉斯加號之大隊美機，已飛起來追，一場空戰之後，日機四架被逸，實則此亦美方狡計，故意縱其逃回，以便傳送此捷報於關島當局，隨後再轉達其本國軍部。俄克拉何馬號之下沉，恰又發生於此班敵國目觀者離去之後，否則當此「戰鬥艦」下沉時，彼等將見其架設六五噸重砲之砲塔，竟會由甲板上徐徐漂浮而去！明眼讀者必已窺破此一場假戰鬥艦隊所遇之大禍，簡直是一齣巧計安排之舞台劇，再欲從頭加以說明，未免過於詞費了吧。蓋當時日機所投之彈，無一會落於近傍美船之有效距離，迨至相當時期，此假加利福尼亞號船側乃發出炸聲多響，表示其近吃水線處已為炸彈所中，蓋是處當為船隻最致命之傷，隨即啓放艦底嘴管，使船身以均衡之狀下沉，蓋若不如此，則此假戰鬥艦之船首或船尾之水面以下部分，過分顯露，敵必立即識破此中秘密。俄克拉何馬號之被撞，亦為事前安排就緒者。

緊張時期既過，串演此幕喜劇之人，因見一切已依預定計劃進行，未露絲毫破綻，不覺額手相慶。所期望之效果是否已能發生，雖尙有待於事實之證明，但料知必能如願以償。吾人初時必覺以假裝之戰船，而能瞞過如日方水上飛機司機般之諳練海軍軍官之目，似難置信；然若再一衡以此喜劇表演當時之特殊情況，則當瞭然知己之過慮。第一，當日機進攻時，距離水面甚遠，於此上空最不易認清戰船之形狀。第二，况有驅逐艦施放煙幕，更雜以高射砲噴出之煙及炸彈落水時激起之浪花，水面目標遂益覺模糊不清。第三，此外尙有心理病態從中作祟，遂使彼頭腦最清晰之人，於參加猛烈之戰事時，所見事實，亦每不免於並非實際情況，而爲期望中之幻象；已往之多次海戰中，兩國記載之錯誤，及各自從身歷戰場者口中所編成敵方損害統計之荒謬，而此目擊之人猶堅決自信確已據實報告，凡此種種錯覺，皆由於上述心理現象所致。觀此，則日機逃回關島後之必將堅稱有最佳美戰鬥艦二艘，一因被炸，一因被撞，均已沉沒，此事斷然不足爲奇。

捷報傳至東京，朝野歡欣逾恆，至於消息之可靠與否，從未置疑。不但如此，

以彼二艘大無畏艦而竟如此易於毀滅，且炸燬其一之彈猶非炸力最猛之一種，遂使一般人漸信美國式之戰鬥艦，實較預料為易於對付。甚至海軍專家，亦不免為其所惑，一秉其東方人輕視西方文化之天性，推料美國之戰鬥艦於構造上必有缺憾；此種見解，對於彼等今後之戰略，實有重大之影響。直至此時，彼等心中老是記着一艘美國戰船，其戰鬥力必等於一艘同式之日本戰船，因之若以其小艦隊與美國數目遠在其上之戰鬥艦為敵時，彼等頗無勝利之把握。而今既知美船因計劃或建築上有了重大缺憾，致減損其戰鬥力，則此主力艦隊，數多無用，以不多而優之已艦與之周旋，何懼之有？

日本最高幹部既具此種見解，蓋以情勢所迫亟欲一戰，乃決取消海外活動之禁令，並訓令海軍當局從速準備一切，以待決戰。前經遣出服務之各船各隊，均被立即召回，以收集中之效；大隊既集，即予佈置就緒，以便一聞令下，立以全力出動；上自戰鬥艦，下迄潛水艇，均各裝足燃料，只待後命。並令海軍飛機，除為本國海防所需者外，全行集合於關島，時該處已建有廣大之空軍根據地。艦隊中之補助

船隻——油船，煤船，修理船，軍需船及拖船，其初暫駐各地如大湊，久根，佐世保者，今則奉令迅向橫須賀港取齊。未了。全國海軍船廠亦均奉令將一切工作，除最急需者外，暫行擱置，以備應付未來大戰中大批損船之修理責任。

上項準備當然需時，但不及三週之間，一切均告就緒。九月十七日，艦隊全體即首途往小笠原羣島。一方則由關島遣出潛艇，偵察特刺克方面之敵人動靜。此舉頗含冒險性質，蓋此時美方已戒備得非常嚴密，日艇若行近羣島十哩以內，岸上之電警器站即可發覺，且其四出巡邏之飛機與驅逐艦，實力亦已增厚不少。當九月十四日，有一日艇愛字五九號冒險深入，為敵所覺，即被水彈炸沉，餘艇亦曾險遭同樣之命運。然而出偵各艇，雖冒非常危險，除回報特刺克到有戰船及類似運兵船之商輪不計其數外，不能再獲其他重要消息。關島當局因遂決以他法往探。

當九月二十日，航空母艦鳳翔號，於驅逐艦掩護之下，駛出魯意港，直向東南前進，行至距特刺克百五十哩處，即由甲板遣出飛機一隊，內有偵察機四，戰鬥機八。彼等奉令力避與敵人衝突，惟無論如何，須飛入特刺克之上空，詳察港內戰船

情狀，一方並以照相機攝入。行抵特刺克時，尙在日出後一小時，一行即困於朝霞之中，雖或因而使彼等不早爲敵方所覺，却於偵察之工作甚有妨礙。迨低飛機繞行島地及附近水面一周，下面戰船與砲台之砲火已甚猛烈，巡邏機亦飛出追擊，日機見不可再留，急行逃回，中途被擊落五架。

餘機返鳳翔號後，報告此行發見特刺克港中泊有藤壘巨艦至少八艘，料爲戰鬥艦無疑，大巡洋艦四艘，驅逐艦不計其數，此外尙有商輪十二艘，迨照相顯影後，所現景物證明果然不錯。東京海軍參謀部既接此訊，料知日內特刺克方面必有大舉，但在彼等斷其必將進攻皮盧羣島時，陸軍參謀部則堅稱美人之最近目的乃在關島。海陸兩省之爭論未息，而海外警報傳來，證實陸軍參謀部之觀察爲不訛。有一日艇，巡行於特刺克之北，電告發見有一大隊船隻，方往西北推進，逼近察視之下，見爲戰鬥艦十艘，及運兵船至少十二艘。當發見時，一行猶在特刺克之北七十哩，若果來至關島，尙須渡越近五五〇哩之洋面，假定其運兵船之集合速率爲一四海涅，則將歷時四十小時左右。至此，海軍當局，雖甚訝其敵人何以輕舉妄動不顧利害



若此，而對關島之將被襲，亦遂深信不疑，不敢怠慢，立即發出緊急命令。於接得潛艇電告不及三小時後，日本戰鬥艦隊，即已奉令離去小笠原，方以最高速率趕往關島而去。

海戰史名家中橋氏，時亦隨同大隊而行寫道：『此時軍中人人都信吾等方將趕往從事一吾人歷史上最大之戰役。吾軍於敵人行抵關島後不久，即可趕上迎戰，這是不必慮的。由吾等之出發點往關島，爲程約八六〇哩，而吾等如今方以二〇海涅之速率前進，敵軍之行程雖較短，惟因遲鈍運兵船之隨行，速率低於吾等六海涅，故預計吾等可僅較敵軍遲到三四小時。全隊士氣甚壯。吾等曾由旗艦上探悉，敵軍祇有戰鬥艦十艘。餘船則往何處？——或許已由他處趕來，鑒於已往美人之屢次失策，則彼之戰鬥艦隊於作戰時分散其力，自亦不足爲奇。這在吾軍再好沒有！吾等現有戰鬥艦十一艘，速率均較敵人爲高；此外尚有更多之巡洋艦與驅逐艦，或許更多之飛機。以此優越之兵力，而猶謂不能一鼓盡殲彼大胆入犯之敵軍，其誰信之！此時上自總司令平賀大將，下至少年水兵，均已具着同一決心，便是——爲天皇

陛下及祖國求一大勝之光榮！」

欲知後事如何，最好莫過於續聆此口若懸河之歷史家之明晰報告。彼云，此後日艦隊於全日並通宵中，始終以高速率趨程前進，僅保留二三海涅，以應開戰時之急需。時旗艦長門號上，由關島出巡之潛艇及飛機所發電訊，猶似雪片飛來，每次均告知敵隊正向關島積極推進，其後有一報告則云敵船似已減低速率。

『及十月三日午後四時，吾等駛離魯意港已三十五小時，行程將及七〇〇海涅，故此時已在距關島一五〇海涅之處。次日將使敵人之命運落於吾等之手！然而便在這時，却似頭頂潑下一桶冷水一般，旗艦上突來一電云：「偵者報告敵隊已於午後三時三十分改道而行，而今方往東駛。速率加至二一海涅。」且不問此事預兆如何，吾等之戰鬥艦此時已奉令加速至相距最高率不及一海涅。到手兔，不至肥於被脫身逸去吧？這時各人情緒之緊張已達極點。有數位軍官，性素浮躁，頃間縱談勝利如何必有把握，與致最高，此刻則正蹀躞於甲板之上，悶悶不樂。這時吾等尚不肯絕念，直待午後五時，又得大將電告「敵已轉舵，並以全力南退」，至此，初時一

番痛懲敵人之熱望，始於一剎那間委地以盡。不錯，吾等若趕緊加足速率，繼續窮追，則或許仍可於此遠走高飛之敵未歸特刺克之巢穴以前，追而及之，然以燃料匱乏之船，撞入敵人海面，正似虎落陷阱，自尋死路，此種冒險之舉，決不爲高級幹部所贊許。果然不出所料，到了五時三十分，旗艦有令下來「速率減至一二海涅。」追敵一幕既終，關島之圍亦解，吾等而今正向是處緩行而遙。此行雖云未能懲創敵人，却至少已挫敗其重要計劃，並使一要害之地轉危爲安。」

然而事實上只怕此位筆桿偉人，連這一點安慰也不能得到吧。關島之安全，始終未曾發生一些危險。美方頃間的這一支出征隊，忙壞了日本探子，驚動了日本軍事當局，更引得日本戰鬥艦隊慌忙從魯意港飛奔趕來，實則呢，祇是一隊假戰鬥艦，及一批已不堪用之舊商輪所充的運兵空船，裝腔做勢罷了。這番狡計，却有兩重用意：一來試探此期戰事中，日人有否以其主力出戰之意；二來則欲以聲東擊西之法，牽制敵軍，使另一方面真正出征之舉不受干涉。時進犯皮盧羣島之出征隊，於此假征隊出發之數小時前，已由特刺克首途西去。其運兵船乃由夏威夷直接遣

來，於日機來窺後一週，始抵特刺克；又二日，真戰鬥艦隊亦到，途中曾停傍盧特島，俾隨行之巡洋艦與驅逐艦補裝燃料。

十月二日，皮盧出征隊由特刺克啓程偏南而行，以避去由雅浦島（Yap）喀羅林羣島之一，介於關島與皮盧羣島之間）出巡之日本潛艇，戰鬥艦隊則西進爲前驅，掩護全程三分之二，卽千四百哩。同時，並有巡洋快艦一隊，偏北出巡待敵，蓋料日艦隊若南下干涉，此爲必經之地。及至十月四日，遣往關島以北窺探之美潛艇電告，曾見日方戰船無數，方以全力南駛，知爲往迎行近關島誘敵之假艦隊，因之疑慮頓釋。此時出征隊相距目的地僅有二日之行程，而日艦隊至近當在皮盧羣島之八百哩外，故已不愁其趕來剪徑。所可懼者，祇是敵方之巡洋艦或潛水艇。然而讀者已知，因日本軍事當局之橫須賀大集中計劃，此類南洋方面之戰鬥員，於將近一月前，差不多即被全體召回。

十月六日，大隊安抵安哥島，是處爲皮盧羣島中之主要居留地。先有驅逐艦行近偵察，驚動岸上日兵，以沿岸要塞上六吋砲向外射擊；隨由航空母艦哈發德號

(Harvard) 遣出飛機一隊，投下多量之磷氣彈及爆炸彈，頃刻間岸上已寂然無聲。故未傷一命，而登陸之目的已達，及至當晚九時，八千陸軍全已登陸。此時之搬運隊，因有特刺克，查盧特，及坡內匹之數度登陸經驗，起卸工作已臻純熟，乃刻不停留，開始搬運大砲，彈藥，及他項軍需品。不及一週之間，安哥島上已架有七吋及較小口徑砲多尊，並築有飛機塲一所，故已不復有爲敵偷襲之虞。當十月十二日，防禦設備即奏膚功；蓋是日雅浦島突有二日機來探，均被美軍擊落。

當皮盧羣島失陷之訊傳至日本，全國大爲震驚，多處人民甚且表示從此最後勝利已成絕對無望。軍事參議院祇得自認已爲敵人所愚，海軍當局又不免抱怨一番說，彼等曾料美方有此一着，屢經提議設法解厄而終不蒙採納，陸軍領袖聞之，遂益覺無地自容。此時誰都覺得，事雖猶非不可爲，却已至極端嚴重之境。憑藉了接連多次智勇並用的行動，美人竟已將戰局全部轉變，以使有利於己方。當戰爭之初，美人之活動，僅能及於太平洋之東部，初無擺脫地理束縛之望。其後彼等曾不顧利害，更冀視戰略上之基本定律，貿然進兵小笠原，希圖突破此地理上雖不可見却甚

堅固之警備線，結果終至勞而無功。然而從一次重大的挫折中，所得的教訓，未嘗沒有用處。原來出征小笠原慘敗之日，正是健全的新戰略萌芽之時，而今佳果滿樹，已入採藏之期了。迨佔領皮盧之一幕既畢，戰事之終局已不在遠，蓋日人若不願自認戰敗，不久必將被迫作一最後之掙扎。

初視之，此時美人之地位，似去美滿之境尚遠，甚且可謂為頗不足恃。雖云此安哥新駐守地，築防之堅固，除非強大艦隊，已難攻陷，可是勢成孤立，距離美國重要根據地未免過遙——距夏威夷三八〇〇哩，距土土伊拉亦三六〇〇哩。不特如此，因關島日人要塞之虎視其側，由二地通往安哥之路，大有被截中斷之勢；而雅浦島僅居安哥之東北三〇〇哩，尤有朝發夕至之憂。五〇〇哩之西即為斐律賓之海岸，日人不難於此暗集一強大艦隊，以圖收復皮盧。旁觀之人，頗多以為美人如此冒險輕進，無異引頸於猛獅之口，終必有供其膏吻之一日。

可是若作較深刻之觀察，見解便覺不同。美人在伸足於皮盧之先，已將一切足以斷其歸路之敵方要地逐一攫為己有，並即以為己船根據地，組成一強大巡邏兵力

，以保護全線之交通。眼前絡繹不絕於途之運送船隊，雖或不免有敵方遊擊性之巡艦或潛艇，出而剪徑，致受挫折，甚且肇成重大損害，然而此等小騷擾，對於整個戰局，決無多大影響。巡邏天隊之後，則有戰鬥艦隊坐鎮全線，此時彼既有查盧特，坡內匹，特刺克，安哥四處之燃料貯藏，故從此不特不再拘束其活動力於東部諸港，且更可隨時傾其全力以進攻夏威夷與斐律賓間之任何地點。日人若不先擊敗此敵方主力，便不能再望規復已失島地，更無法防止敵人不伺隙而動，衝入己方領海。而且眼前除此決戰之途以外，日人簡直已別無足以挽救危局之方。

至是日方若猶按兵不動，美人便可自由伸展其勢力於西太平洋上，而進窺馬利亞納羣島，更漸成可能之事。日人雖未接有確實探報，頗知於過去十八個月中，美國之兵力必已增加甚速。於此期內，除主力艦外，其海軍力之已增厚一倍，或非過甚之詞，即其戰鬥艦隊之大事補充，亦非不可能。憑其全國工業與財富之無窮寶藏，舉凡海外進攻所需之物，此時彼必已置備就緒，同時其陸軍力亦必已擴充至數百萬。據傳彼之造船廠，而今方交卸大批新船，其數已足敷規模最大之水陸進攻中一

切運兵船與補助船之需要。至此，傾諸戰場之國幣雖已無數，然而彼之財源猶未大竭；一切食糧與原料，彼又可取用不盡。彼之人民，素來雖深惡戰爭，此刻亦已充分表示百折不回之決心，繼續作戰，非爭得永久之和平不止，加以眼前戰運又日與彼邦有利，更不如以前般之輕易願休戰了事。

凡此種種，均為日本當局所深悉，再一回顧己方地位之不利，更覺不快。戰事進行，已及一年有半，國內已現筋疲力盡之狀，那末此後尚能支持戰局多久呢？以全國上下和衷共濟而論，更作寬大的估計，彼或可繼續支持六月之久；然而目下的民衆態度，使政府對於此種自信力，漸覺動搖起來。再說此時若能獲一明白之勝利，使美國民衆感到再戰無益，則日方所遇之結局，或尚可差強人意。日政府前曾假中立國人之口示意美方，謂願聽取合理之和平條件。美方若能承認日方所奪得之島地歸日所有，則日政府亦將放棄賠償要求，以為交換條件。然而此種試探意見之建議，從未為美國民衆所贊許，及至皮盧失陷後，更無人注意及之。

不過東京方面雖已感到局勢之嚴重，此時却尚無屈服求和之意。軍事參議院猶



有所恃，以爲彼邦之主力艦隊，實力元氣依舊無恙，尙堪與敵決一死戰。眼前縈繞於彼等腦際之主要問題，乃是如何於最有希望之條件下以之出戰。此時美人進攻之陣線既遠在太平洋之南部，則小笠原羣島已不宜再爲艦隊之主要根據地。以關島之地位而論，頗適合此項需要，無如其寄旋處所之狹窄，及岸邊設備之不全，均不堪容納巨額海軍。馬尼刺灣上之卡微退，雖距安哥較遠，終被擇爲未來戰事之大本營。好在是處之兵工廠，自經日人佔領後，已曾大事擴充，此時正可利用；同時更有巡邏隊，由民大諾出發遊弋，偵察敵方重要行動，如此則萬一關島甚或民大諾將受威脅時，主力艦隊便可及時出而邀擊。

因之當十月十五日，全體艦隊即由關島駛抵馬尼刺，途中取道巴令湯海峽（Balintang Channel），以避旁人耳目。然而此行何嘗無人注意，蓋其時適有美潛艇徽字七號與徽字一〇號，巡行於海峽之東，既覩大隊敵船，當即電告上峯。

至是，海戰之最高點迅將蒞臨，兩國主力間之衝突僅數週中事，在此緊要關頭，吾人乃頗有較量一下雙方實力之必要。一九二二年二月華盛頓條約之簽定，便從

那時起直至九年後此大戰爆發之日止，實質上固定了美日兩國的戰鬥艦隊。當開戰之初，兩國均欲添造新艦，以擴充此主力軍之實力，然而談何容易！頗有一時謠傳日人有一批新戰鬥巡洋巨艦，已在動工之中，實則彼邦雖有此種企圖，却從未脫離紙上計劃之時期。日人深知此項理想中之新無畏艦，即在最順利的條件下，決不能於二年內完工，既可料其必不及參戰，又恐其於未造成前即變陳舊落伍之物，因之爲免勞而無功起見，決以不建爲得策。其他增厚實力之計劃，則在積極進行之中。

日人有加賀號及赤城號二船，其原來計劃爲主力艦，自受華盛頓條約之拘束後，爲避免拆毀起見，乃改造爲航空母艦。然以航空母艦之特殊功用而論，其速率通常至少須較與同合作之戰鬥艦快上七海涅，今速率僅二三海涅之加賀號，却未能適合此項要件。赤城號，以有二八海涅之速率，故於改爲航空母艦後，較可勝任；無如近年來因了鳳翔號及其他快船多艘之完工，使日本海軍對於航空母艦之需要，已不感短缺，赤城號遂亦不免於秋扇之捐。因之當戰機勢將爆發之際，海軍當局即決將二船重復舊觀，使其戰鬥艦隊平添二無敵戰鬥員。二船改造工作，乃即加緊進行

，並爲求早日完成起見，所需大砲與鋼板，多半購自歐洲。及至一九三二年六月，二船均已完工備用。此時加賀號已成四萬噸之戰鬥艦，速率依舊，架有十六吋砲十尊，船身之緊要部分並裝以強固之鐵甲。赤城號則爲四萬四千噸之戰鬥巡洋艦，其主要砲位架有十六吋砲八尊，速率已增至三〇海浬。二船之戰鬥力，美戰船中無一堪與匹敵，一旦竣工後，頓使日方主力艦由十艘增爲十二艘。此支海軍主力中，五爲戰鬥巡洋艦，其集合速率爲二八海浬，餘七艘則爲戰鬥艦，集合速率爲二一海浬；所架重砲，都百一十四尊，其中十六吋口徑者有三十四尊，餘則全屬十四吋者。此外尚有航空母艦四艘；巡洋艦二十三艘，中有八吋砲巨船頗多；驅逐艦近百艘；潛水艇九十四艘，其間噸位及戰鬥力之大小不等。

至於此時美人在西太平洋可以召集以與日艦隊爲敵之海軍力，則爲戰鬥艦十六艘（其時尚有戰鬥艦猶他號與阿肯色號，方在本國船塢修理，故不在其列。），巡洋艦二十三艘，航空母艦五艘，驅逐艦百一十五艘，及潛水艇八十艘。各戰鬥艦所架重砲，合計百七十尊，其間十六吋者二十四，十四吋者百二十四，十二吋者二

十二；速率均遜於日船，無一能超越二一海涅，尚有數艘舊船，其汽鍋雖經改換，猶不逾二〇海涅。而在日方，則戰鬥艦中之五艘，其速率爲二三海涅，二爲二二海涅；至論其戰鬥巡洋艦五艘，則美方更是瞠乎其後，欲覓同等武備且有一般速率之船一艘，亦不可得。故若日方主力艦之船數及火力亦居上風，則此移動上之優勢，在戰略上必佔最重要之利益，而美艦隊之將爲所敗，亦可斷言。

至於其他式樣之戰船，兩國堪稱勢均力敵。日方之驅逐艦，數目雖是較少，却因其各船之噸位，速率，及火力，均大於美艦，頗可相抵。吾人當知，美方之主力艦隊，亦未因添造而擴充實力。當戰事之初，曾有新戰鬥巡洋艦四艘，計劃就緒，各爲五萬二千噸，亦因日方之同樣理由，故建築甚緩，目下且尙未至進水時期哩。造船之主要力量，乃傾向於較小武器，好在此項小船，就眼前需要而觀，也正是愈多愈妙，其結果竣工而在服務中之新船，爲數已是不少。有一時，因據報日方戰鬥艦扶桑號，山城號，伊勢號與日向號，每船已改裝十六吋砲八尊，以代原來之十四吋砲十二尊，美方遂亦作改裝重砲之想。當時有不少海軍軍官，似已忽視了構造上

之不可能，對此傳說，竟是深信不疑，獨有海戰總副司令馬勒上將與哈柏少將，則不置信；幸經二氏之堅決反對，改裝六戰鬥艦以加重砲位之冒險嘗試，卒未成爲事實。（於此，令人不覺回憶當歐戰時，統率英吉利大艦隊之澤力科上將（John Russell Jellicoe 1859—），曾有一時亦爲傳聞所愚，以爲德人已將戰鬥艦，由十二吋砲改裝爲十四吋砲；實則此種改裝之舉，含有種種工程學上之困難，幾於無法打破。不消說此次美方所聞傳說，終必證爲不確。）

至論人員方面，雖似不足重，對於戰事之利鈍却較爲物質上影響更大；於此，兩方差不多也是不相上下。於過去十八個月中，美國水兵之訓練，已臻非常純熟，新兵之百分數已日見其小；雖云美方訓練制度，不如日方之嚴厲，却也已有良好的成績。在軍官方面，最顯著之差異乃是美方高級將校之平均年齡，遠在同級日官之上；美方大佐有數人已現老態，日方大佐則年在三十餘者不在少數，其旗級將官有數人年亦纔逾四十之數。雖云此未來大戰之發生，已在日人數敗之後，然其水兵之元氣，仍未稍露斃喪之象。評論戰局之日人，差不多異口同聲地說，彼邦海軍亟欲

一戰，且甚有勝利之把握；然就大戰中日艦隊之行動而觀，即可證實此種宣傳之過分。在美方評論家之多數公正意見，日人若能置有更多之戰鬥艦，大戰之結果，或可反敗為勝。不過，此次日人確已能極盡智勇之能事，更不愧為當初鴨綠江（*Yalu*）一八九四年中日海軍大戰於此，結果中國海軍大敗，遂種三十年來一蹶不振之禍根。（）頭，對馬島（*Tsushima*，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八兩日，日俄海軍大戰於此；結果俄艦隊全軍覆沒，遂造成今日日人在東三省之地位。）畔，樹立日本海軍力的功臣之後。就各方面而觀，此已成歷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幕雅浦大海戰，兩國民衆於回憶之中均堪以之自豪哩。

## 第十九章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月

雙方艦隊均各準備接觸

美人虛攻雅浦島

日主力艦隊由馬尼刺往救

日艦隊之構成

日人發覺受愚非戰不可

至此，美方海軍當局之原定計劃，已一一付諸實現，此時僅餘一最後之步驟，以待進行。此着若能成功，則彼等自信可以擊敗日方主力艦隊，或全毀之，或使其無力再戰。敵人主力既破，戰事雖未必能即行告終，而告終之期當不在遠。既據探報，日艦隊已在馬尼刺，欲得澈底解決，機不可失。平賀大將之移駐是處，足證日方已有決心，與其再失南洋領地，却願決一死戰。因遂思得一策，以誘之出戰：便

是，遣一艦隊，出征安哥東北三百哩處之雅浦島。此舉雖頗含冒險性質，當局却毫不遲疑而進行之。自日艦隊駛抵馬尼刺後的一月中，美方各根據地，便都忙於作出征之準備。安哥既在斐律賓日機之巡行範圍，特刺克則較不易為敵所偵，遣派出征之船隻，乃決取齊於後述地點。在這一齣壓軸戲中，假戰鬥艦隊又再度被委充當要角；不過這次隊中却有一真戰鬥艦佛羅里達號，混入其間，至其用意所在，日後自當分曉，這裏恕不說明。伴攻關島時所用之貨輪十二艘，此時仍用作假運兵船。依據預定計劃，這支混合隊當在十一月十六日那天，於巡洋艦及驅逐艦一隊掩護之下，由特刺克抵達安哥。是處大隊若為日方飛機或潛艇察見，已可無妨；實則此時敵人如肯來探，美人方求之而不得哩。

二十四小時後，大隊當啓程向雅浦推進，不但須行至是島射程以內，且須做作得彷彿登陸之舉已在眼前。港口由佛羅里達號以十二吋砲向岸轟擊，並有其假僚艦以所裝輕砲助攻，虛張聲勢。據聞日人曾於是島設防，故若岸上還砲，至少須有一假艦伴作被彈損壞，惟佛羅里達號不得過於現身，以免遭受重創。伴攻數小時後，



即於適當時期遣出運兵船二艘向岸行近，裝作軍隊希圖登陸模樣；逆料是項船隻，必遭岸上猛烈掃射，或被擊沉亦未可知，故船上兵士，均擇自願犧牲者充任之。

此時，雅浦被攻之訊，立必傳至馬尼刺之日軍部，蓋島上設有一高流之無線電台，於此美方故意不加干涉，不過遇必要時，由安哥隨來之飛機立可施以破壞。不但如此，當大隊出征途中，或恐已爲日探發見回報。日艦隊一聞此訊，立必盡力趕來救援，殆可無疑。彼等或疑及此次又爲敵人戰略，但以無法證實此疑，仍必冒險趕來。蓋逆料日方總司令若曾奉有明令，須不顧任何犧牲，以制止敵人之攫取新領土，則彼一聞雅浦有警，惟有率其艦隊來援，以盡職守，更無暇計及敵人此舉之出於真意，抑係佯攻關島一幕之重演。

由馬尼刺往雅浦，爲程計一一六〇哩，故預計日艦隊以一八海浬之速率，於六十五小時內駛至。也許平賀大將深恐雅浦有失，將以其艦隊之最高速率行來，如此則約可早十小時，即於二十日午後五時趕到。更許當接獲警報時，彼已由馬尼刺出巡，則何時蒞臨戰場，益不可知；此點美方亦未忽視，蓋會據巡邏潛艇回報，當日

艦隊初抵馬尼刺之一週後，又在洋面發見之。於此數種情形之下，若欲安排一嚴格之行軍規程，頗非易事。

所可爲者，祇有謹慎將事，使真戰鬥艦隊能於危急關頭及時出現。幸而此舉尚非難事。騰普勒吞上將奉令於十一月十五日由特刺克出發，取道向安哥前進，迨行近是島百哩內時，大部分驅逐艦及他項船隻，入港添裝燃料，戰鬥艦則於餘下驅逐艦掩護之中，留於海外，以待是批小船重來歸隊。事畢，全隊乃駛往雅浦東七十哩之指定地點，預計迨抵達該處時，日艦隊當亦行近雅浦。爲防敵來或早或遲起見，亦預作充分佈置，以免過或不及之弊。因欲早知日軍之已否行近，遣往雅浦之西百五十哩內魚貫作縱線巡行之潛艇，不下二十艘之數，蓋逆料日艦隊若來，必駛越線中之一段；且以各艇均設有電警器，無論晝夜，不慮爲其偷過。各艇均奉嚴令，對於東駛即往雅浦之任何敵船，不得施以襲擊，以便保留足數魚雷，於其大戰後歸途中邀擊之。

騰普勒吞上將一聞日軍行近之訊，應即以全力北駛，於渡越雅浦與烏盧替(Uluk)。

(三)二島後，乃轉向西北前進，並沿途聽取敵軍下落及其航道之確訊。依此計劃進行，彼或可於未接觸前，以其全隊橫截於日軍及其斐律賓根據地之間。同時假征隊則仍留於雅浦附近，以待彼之退却信號；此但項命令，須於日艦隊行至僅距雅浦數小時航程時，始可發出，蓋若假征隊退却過早，深恐日將一聞是島危險已過，不再東進。假戰鬥艦及假運兵船之任務既畢，當於少數驅逐艦掩護之下，迨返安哥；至若佛羅里達號之此後行止，則當臨時決定之，如爲情勢所許，將取道雅浦之北，以與主力艦隊會合。

凡上所述，均爲美方之軍事佈置，希望如此可迫令敵人於遠離其根據地之洋面接戰，而獲一澈底解決之道。吾人當憶及日人此時尙深信美方之最優戰鬥艦中，已有二艘葬身於太平洋底。此外，彼等對於敵人其他主力艦之有否滯留於本國船塢者，雖不獲確訊，却敢斷知其中必有一二艘，尙在修理之中，一時未能應用。因之彼等料知目前騰普勒吞上將麾下之戰鬥艦，至多僅有十四艘，或且不逾十三艘之數耳。然以吾人所知，彼却有十六艘之多。日人自身既有主力艦十二艘，且其速率均高

於美船，自無怪彼等認爲目前情勢大有利於彼方，而樂於出戰哩。

而在美方，則對此眼前大戰，初不敢作容易對付之想。迫令敵方艦隊與之發生接觸，是一件事；既經接觸，而欲擊敗之，則完全是另一件事。美方主力船數及砲火壓力之優勢，可不甚顯，而日方之高速率則頗有戰略上之便利，若被善加利用，勝利或恐反落其手，蓋日將藉此可自擇射程，若見美方砲火過猛，更可從容退却。

故就美艦隊之戰略而論，若欲制敵死命，其唯一機會，祇有在接觸之初，即以瞄準之猛烈砲火嚮敵。海軍當局久知此種道理，曾盡力以改進艦隊之射擊。在過去一年中，屢曾舉行放砲演習，尤注意於最遠程射擊。主力艦八艘之砲身仰角，已由十六度加至二十五度，遂使有效射程，又平添四五千碼之遠；此項變動，在一九二三年時即已有人建議，惟因國際政策之關係，延至戰初始行實現。在演習放砲時，因恐同時遣出數船，大有減於艦隊實力，在此緊急時期殊屬非宜，乃由各艦輪流舉行，每回一艘，故這時演習已近十八個月，却尚有五船猶未舉砲。並有餘砲積存，以便替換因屢經打靶演習而損壞之砲，故此主力艦隊之砲，常年能保持完全無恙之

火力。當戰事進行之中，因經驗所得，射擊指揮之設備，亦經改善不少。總之，射擊術之改進，凡人力所及，無不加以注意。日方之亦曾從事此類準備，事誠可能，然而即云雙方射擊技術不相上下，則美方多出重砲五十六尊之優勢，仍可使戰風爲之一變，而况彼尚有勒克星敦號與薩刺拓加號，這兩艘速率容量無與倫比之航空母艦哩。

一切出發準備既已就緒，雅浦假征隊，乃以佛羅里達號爲旗艦，於哈巴德少將統率之下，在十一月十七日晨間七時，由安哥啓程前進。同時，停留於百哩以東之騰普勒上將，亦準備率領主力艦隊，駛往雅浦附近之指定地點，以待大戰先驅之諜報。當假征隊前進未久，即爲一敵艇所覺，向爲首一船施放魚雷數枚，幸未命中，隨從之驅逐艦聞警，即趕集將其逐退。二十分鐘後，美方電報員接連截獲密碼電訊多通，料爲此日艇所發，以向馬尼刺之平賀大將報告所遇者。二小時後，空中發見大號日機二架，多分來自民大諾，却未向下襲擊。出征之舉，既已顯爲敵方所覺，即可斷知日方艦隊，必立將疾駛向雅浦趕來。

大隊遂以一四海涅之速率，續向東北前進，沿途並循鋸齒狀而行，以防敵艇暗中襲擊，迨至十八日之晨，目的地已在眼邊。當有日機數架來襲，阿拉斯加號上戰鬥機，則不待行近，即迎前將其逐退。哈巴德少將乃將「運兵船」留後，由半數驅逐艦在旁保護，已則率領各艦，列成戰鬥隊形，緩緩前進，迨行至距岸一八〇〇〇碼處時，即以其所乘旗艦之十二吋砲向岸發射。既見敵未還砲，乃又近至一四〇〇〇碼處，於此其假艦之六吋砲亦能加入轟擊。至是，岸上一砲台始行還擊，發彈緩而瞄準甚佳，由其落水時激起浪花之高度看來，諒為七吋或八吋砲彈。其後突有一彈墜於佛羅里達號附近水而，美司令因卽下令遠避，蓋彼曾奉令不得使此船受危。當彼掉首離去時，其船後之假艦亞利桑那號，煙囪立為敵彈所中。時空中方有美機多架高飛，指示彈落地點，岸上之砲位，已有一機告知所在，佛羅里達號頗欲將其擊燬，惟為節用砲彈起見，真正有效之轟擊，勢非所宜。岸上砲台，至少已有二次受彈，却仍整日不斷發砲，以致假艦三艘被彈而傷，中有一艘曾經預先安排，受彈後即離陣緩緩駛向海外，沿途並作船身傾仄甚劇之狀。岸上人見狀，諒必立即電告

平賀大將，而彼既聞敵方戰鬥艦又損一艘，必更堅其勝利之信心。

及至傍晚六時，運兵船三艘悄然行近岸邊，似將放下小舟，渡載登陸軍隊，一方佛羅里達號及其僚艦砲轟更烈，佯作掩護。島上輕砲，其始鎗聲匿跡，至是即開始發彈甚準。三船不及退回，均被重創，其中洛諾克號 (Ranoke) 受彈既頻，傷亡亦衆。幸而此隱伏之武器，僅爲十二磅彈野戰小砲，要不然口徑較大，三船必不能倖免於難。洛諾克號，經救出船上未死兵士後，卽於當晚沉沒。

黑夜既臨，雅浦防軍必以抵禦得力，而方深自慶幸。彼等似已力拒半數美艦隊一日之久，重創其主力船一艘以上，並挫敗其登陸之舉。然料其中較有思想之人，或將詫異美艦攻擊何以如此無力，更將驚訝敵人何以如此鹵莽，竟令運兵船撞入隱伏各砲射程以內。惟不論對方態度如何，哈巴德少將自覺對於白晝工作，並無不滿意之處，蓋適纔經歷，已與預定計劃，完全相合。當晚大隊留於雅浦東南三十哩，次晨天未破曉，重又行近，搬演隔日之一幕，不過這日佛羅里達號之巨砲發彈更稀。這一日便又在散漫零落的砲聲中銷磨過去，間以日機之出襲。惟日機爲數過

少，不能突破美方空軍之警備線，故投彈無一奏效。午後四時，有一日艇，曾二度向假戰鬥艦猶他號施放魚雷，却得船上浮水裝置之力，始免被沈。

近暮時分，岸上突然停砲，至於是否由於砲彈之用盡，抑因各砲已損，不得而知。爲繼續伴作登陸企圖起見，乃復有運兵船四艘，行向岸邊，至此又爲密藏岸邊之野砲所擊。哈巴德少將不忍見各船之勇敢志願兵再有傷亡，終於下令退回；彼等可謂已頗能盡職。

自假征隊離去安哥後，至此已有六十小時之久，假令於其出發後平賀大將立即接獲探報，則料再過五六小時，彼當可行抵雅浦。故假征隊之任務，已無多久，即將告終。惟在另一方面說來，洞嚇防軍至最後時期，亦屬極要之事，蓋恐彼等發出平安之訊過早，赴援之日艦隊或將中止前進；且哈巴德少將既奉訓令，於停止伴攻以前，須候總司令之命，此時自亦不敢有所怠慢。但當晚間九時逾未久，彼已停止砲攻，方欲安頓大隊，以度過今宵，即接得守候已久之上峯電示，告以主力艦隊方將渡越雅浦與烏盧替二島之間，以圖駛在截斷日艦隊之歸路，囑彼率領旗艦及驅逐



艦六艘，乘程趕來會合；假戰鬥艦及運兵船，則令返返安哥，途中由餘下驅逐艦之掩護，擇一偏東之道前進，以免誤中敵艇埋伏。因之，佛羅里達號即於九時十五分離去僚船，以一九海涅之速率趕在指定地點，却聽令此虛張聲勢之假征隊自返安哥不提。及午夜後未久，佛羅里達號已趕上大隊，却因彼之蒞臨，遂使騰普勒吞上將之兵力，增至戰鬥艦十六艘之全力。

若要知道在上述事變發生的當兒，平賀大將方面的情形，吾人又該提到中橋君，彼在所著對美戰爭中之日艦隊（The Japanese Fleet in the American War. 一九三三年東京生競社印刷股發行。）一書中，對於此事的報告，較之官方記載，更詳盡且有條理：

『當十一月十七日之晨，有潛艇洛字六〇號（Ro. 60），時方巡行於皮盧羣島之北，電告發見敵方之大隊戰船與運兵船，正向東北北方面前進。該艇曾以魚雷進攻，然無一中的，於敵方驅逐艦搜覓後，復在敵隊六哩之後浮起水面，則見敵人仍取原路而行。於此吾等料知，雅浦即將被犯。可是敵人如何竟會當吾主力艦隊之面，

貿然爲此進攻之舉？不要是敵方表面上的造次，却暗藏着處心積慮的陰謀，引誘吾等入彼圈套，以自速我死？余知此類問題，必方起伏縈迴於大將及其參謀之腦際。然而彼等此時已不復爲自由之人。軍事參議院曾有明令：「雅浦或關島一有危險之最初暗示，須舉全力以赴之。」而今所獲警報，已甚於暗示，然平賀大將若得自由依其直覺行事，必仍欲加以考慮。此時敵人若欲求一海軍決戰之機會，則其進犯雅浦之舉，實爲意料中事。吾方主力艦隊之南下，必早已使彼料知未失之島地若再被危，吾方已有一戰之決心。果然如此，則彼之趨向當甚明顯。而今彼只要安排妙計，虛攻吾方在外島地之一，一方則預伏主力艦隊於適當地點，故必將於彼方最有利之情形下與吾作戰。凡此種種盤算，在大將及其參謀之心中，均已瞭如指掌；然而上峯命令，已不容彼等有所斟酌。（既讀日方此種猜度之詞，更回憶美方軍事當局之所下按語，吾人必將深訝雙方所見，何以不謀而合至此；當美海軍戰略家安排進攻計劃之時，曾湊合零星觀察而成一種理論，誰知而今事實之經過，竟與之不差釐毫。）

『既接偽攻雅浦之訊，情勢所迫，不及且亦不願請得東京方面之新訓令。在海軍戰略上，水兵而欲就商於陸兵，往往無補實際，過去事實便是明證。彼陸上軍人自始即操縱此次戰事，且欲主持到底，初不願戰事性質之以海軍爲重心。不過據艦隊中軍官之意，雖已窺破美方狡計，對於敵人挑戰却亦表示歡迎。既信敵人已因折去戰鬥艦數艘而實力爲之減弱，——唉，又誰知竟是受敵之愚——吾等遂甚願，不，簡直是渴欲與之一戰。於是主力艦隊即時準備出發。各船均已升火待發，蓋此時所接集隊之令，早在吾等意料之中。時第一巡洋艦隊中之船隻，除少數驅逐艦外，均尚在添裝燃油，大隊已迫不及待，先行啓程，却令其於事畢從速趕上歸隊。既據水雷掃除船回報，水道無阻，全軍乃分隊出發，時當午前十時三十分，首批戰船即渡越科勒季多而去。

『當此日本國旗下破天荒之大海軍，浩浩蕩蕩，前去迎敵時，行列之盛，煞是可觀。其先行爲驅逐艦二分隊，及上原少將之第四巡洋艦隊，內有巡洋艦妙高號足柄號，米澤號與嚴島號四艘；當其尖形船首向前推進時，馬尼刺灣之碧波，盪漾於

下，彷彿綠色乳酪一般。繼之爲航空母艦一隊，其廣闊之甲板上棲有飛機無數，並有青衣之司機及技師蠕動其間。復次爲主力部隊，居先者爲戰鬥巡洋艦隊，中有龐大之赤城號，及較小却亦甚爲凶猛之金剛號，比叻號，榛名號，與霧島號，於和田中將指揮之下，威風凜凜而前。緊隨其後者爲清水少將之第一戰鬥艦隊，指揮全軍之旗艦長門號，爲戰略上之便利計，亦居其中，餘爲加賀號與陸奧號。第二戰鬥艦隊押後，中有伊勢號，日向號，扶桑號，與山城號四艘。戰鬥艦隊之後，則爲第二，第三，及第五巡洋艦隊，計共巡洋艦十三艘。

『迨第一巡洋艦隊趕上大隊後，可供平賀大將支配之巡洋艦，已達二十一艘。留於馬尼刺之潛艇共三十三艘，時已令其中最快速之船，盡力追隨大隊，俟抵目的地後，再由總司令委以職務；較慢之船，亦已奉令向雅浦前進。此項潛艇，除已巡行於雅浦附近者而外，雖恐無一能及時駛抵戰場參戰，平賀大將盼其終可趕至，以收拾敵方已損之船，再不然尙可於半途就近截斷敗退敵軍之歸路。當戰鬥艦隊行及科勒摩多島時，岸上防軍，整隊前來送行，一陣陣歡呼萬歲之聲，隔水送來；吾等當

亦報以歡呼之聲，隨後魚貫而過。

『一出馬尼刺灣，大隊即採取巡洋隊形，航空母艦爲首，重船居中列成三短縱隊，巡洋艦與驅逐艦則在四周圍護得水洩不通。全隊之速率爲一八海浬，惟以各船均已开足火力，一奉命令，立可隨意增速。仰視赤日高懸，碧空無雲。於此晴朗之際，視線當可推及遠處，惟因折光之阻，覓取射程恐較不易。極目四矚，則收入眼底者，幾於盡是大小戰船之影。從無量數之烟囪中，濃烟縷縷，隨風消散；當各船於此玻璃般之水面破浪而進時，船後便曳着一條白色水沫之長痕。沿途僅以視覺信號互通聲息，蓋即以短波無線電之應用，亦恐因而使敵探發覺吾等行蹤。是日吾等共接探報六起，均云敵軍續向雅浦前進。迨至午後，吾等已駛行二〇〇海浬以上，可是仍有九五〇海浬之水程，尙待渡越。逆料及抵目的地，隨行之驅逐艦，其燃料必已半竭，然而此點甚不足慮，吾等若能立即迎上敵軍而擊敗之，是項小船可由大船分以足數燃油，以爲返航之需。

『是夜頗覺平安無事。敵方潛艇與飛機全未發見，但有二次，甚疑及敵探在相

離吾等不遠却不可見之處，發出電訊。及至十八日午前十時，雅浦發來一電，報告已在島之西南洋面望見敵軍。十時四十五分，又來一電云：「戰鬥艦十艘向吾砲轟；運兵船隊則停留於射程以外。吾方砲台方在還擊。」此次敵人看來必在認真進攻。前番彼表面上以關島爲目的物，實則從未行至該處數百哩內；然今次彼在雅浦，則非但逼近之，且已在切實向防軍轟擊。此非彼欲登陸而何？吾等乃深恐防軍將立被征服，敵方登陸成功，蓋如此則其掩護登陸之戰鬥艦，於吾等趕至以前，早已退去。因之，吾等對於此後消息，盼望極殷，總司令亦下令全隊略偏東南前進，以便敵軍退回皮盧時，斷其歸路。

『但從續來之電訊，知悉不但防軍能頑強抵抗，且敵方進攻亦非常不力。當午後五時，吾等得悉雅浦依然無恙，且敵艦僅以二等武器向岸射擊，祇有巨彈數枚落於岸邊。四小時後，島方電告大挫敵方登陸之舉，敵運兵船不及駛離射程，受彈重傷。晚間十時，又來一電云：「敵已無蹤。」吾等於是通宵與雅浦之勇敢同伴通話不輟，並屏息切待敵軍重又來犯之訊；蓋若敵方果已放棄進攻之舉，則吾等與之接

觸之望，勢必又成泡影。及至次晨八時，聞得敵艦重又行近島地向岸砲轟之訊，心始大慰。但吾等不免復向自己發問，敵人當知吾艦隊已以全力東下，那末彼何故欲繼續此種癡狂之軍事行動？彼快將準備坦受吾艦隊之全力攻擊，何以這時尙作此種愚蠢之舉動，以浪費其彈藥，並冒戰船損害之險？

『此時平賀大將對於敵方行動之真偽，已甚懷疑，但又不得不續向目的地前進。蓋彼若中途返航而萬一雅浦終落美人之手，則將何以自恕？事實上因軍事參議院之失策，吾等既已聽令敵方先發制人，此時除以敵方行動爲進退外，委實已無他法。眼前敵人已可任性所欲，攻此或攻彼，而在吾方，事前既不知其行動之虛實，則大將爲盡其職守起見，惟有一開警報，隨時反守爲攻以迎之。不過吾等應該承認，此時全隊軍官中，除參謀人員而外，疑及敵方欺騙行動的人，爲數甚少；彼等頗多懷着輕敵之心，以爲敵人不諭如何凶惡，必已有所失算。對美戰事中，吾方之累次失利，其由於此種聰明自負之害者，委實不在少數。惟此時吾人尙無暇作此感慨自惕之語。雅浦不斷電告此第二日之攻擊，方在繼續之中；至是，敵船砲火雖不猛烈

，却已使岸上砲台停止還砲。

『是晚吾等滿以為必將接獲敵軍登陸之訊，誰知到了七時，島上電告敵運兵船四艘已被野戰砲逐退。至此，敵人已浪費彈藥，向設防最不濟事之島，有氣無力地進攻了整兩日！及至夜間九時，照常又來一電云：「敵已退向海外。吾等方努力修復砲台，惟已僅餘二砲可用。」此時吾等已行至距島三百六十哩處，故以目下速率計算，當可於次日午後五時抵達。明晨敵若依舊來犯，可不慮再被殲脫，蓋吾等既已略偏南行，必可斷其歸路。總之，是夜吾等仍須繼續前進。次晨天將破曉，雅浦電告敵船已不復見。這雖表示敵人進攻之舉已經拋棄，但尚不足以爲吾等此後行動之標準，蓋美艦隊隨時仍有返身來攻之可能。但晨間光陰已漸過去，而不聞敵又來犯之訊，大將乃斷知敵必已風聞吾等來援，故終於放棄進攻雅浦之舉。此時必已在退往安哥或更可能的特刺克途中。直至午後二時，此種猜想始經證實，時有吾方最快飛機二架，曾被遣往前方偵察，於雅浦東東南之二百哩處，發見美戰鬥艦九艘，及運兵船甚多，正往東南緩行而去。（這當然便是任務已畢奉令退回安哥之假征隊



，時方遶繞東途而行。）

『這時，似乎敵人又將二度被其遁去。不過，吾等不免發生兩個疑問：攻擊雅浦之美艦，如何會由十艘減至九艘；餘艦尙在何處？對於前一個疑問，吾等祇能料此失蹤之船，必已爲島上砲火或巡邏潛艇所燬。至於後一個問題，吾等則斷定美艦隊之餘船必在特刺克或其鄰近處所，總之決不在眼前可及之處。此時亟待解決之問題，倒是吾等此後的行動。時大隊相距雅浦僅六十哩，總司令乃決駛往是島，以便隨行之小船添裝燃料，並料抵彼處後，或可接獲新消息，以定吾等此後行止。故當午後二時三十分，大隊速率減至一六海浬，續向雅浦前進，並已遣出飛機數架，往探皮盧及其四周洋面之動靜。至此，吾等費盡一番心血，結果又是撲了個空。這番與敵人又玩了一場無目的之捉迷藏戲，且似仍無結局可言，而此神出鬼沒之敵人，不論其有否他項短處，單講行動上已可證明其爲神秘藝術之能手。

『於是突然間已歸冷靜之頭腦，重又轉變到屏息注意的情緒。又有電告，發現敵方艦隊，但不在吾等所料數百哩之東，却差不多在吾等之正西百哩洋外！此電乃

由潛艇洛字五七號 (R. 57) 發來，初時吾等對此顯不合理之消息，全然不信。但此項懷疑，不久即因另一潛艇「望見敵方大艦隊」之報告而冰釋，其所述地點及航道極與前電相同。大將乃立遣最快飛機趕往所示地點偵察，數分鐘後即有數機由母船甲板飛起前去。同時大隊亦奉令轉舵左舷八方位，結果乃使航道由正東改爲正北。當此令傳出後，全隊人員大爲震動；由於本能勝於智識的直覺上，誰都知道大戰即將降臨。在余所乘之船長門號上，各人均靜待作戰。半小時後，船上正無所事，又聞大將傳下改變航道之令，此時却轉向左舷六方位，此舉乃使大隊直向敵人迎去，同時「作戰準備」之信號亦由旗艦發出。然而雖在此種屏息忍聲的情緒之下，人仍不禁自言自語地反覆問道：這全然是什麼意思？敵軍如何能有一大隊在西，又一大隊在東？難道美人已完全添造成了一新戰鬥艦隊麼？但是即令如此，則彼等何以又要分散其力，而不合作組成一無敵大艦隊呢？」

此位議論風生之日本歷史家，此後乃費去數頁的筆墨，對於自己所發的疑問，專求推理上的答案，於此吾人即當與之告別，以移轉注意於美艦隊。

## 第二十章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 美艦隊之編制

空戰——大海戰之序幕

雅浦之役

一場惡戰中美軍以實力優越獲勝

主力艦之折損——日五美二

當騰普勒吞上將由特刺克出發時，由彼直接調遣之戰船，編隊如下：

(I) 全艦隊旗艦 西維基尼亞號

(II) 戰鬥艦隊

第一隊——科羅拉多號 馬里蘭號

旗艦西維基尼亞號，為戰略上之便利計，亦編入此隊。

第二隊——副司令馬克阿忒中將 (McArthur) 之旗艦加利福尼亞號 田納西號

愛達和號 密西西比號

第三隊——新墨西哥號 紐約號 俄克拉何馬號 泥瓦達號

第四隊——賓夕法尼亞號 亞利桑那號 達薩斯號 佛羅里達號 歪俄明號

(III) 巡洋艦隊

第一隊——哈得富爾號 (Harford) 奧林比亞號 哥倫布號 (Columbus) 亞特蘭

大號 (Atlanta)

第三隊——奧爾巴尼號 堪薩斯市號 勞斯安吉爾號 (Los Angeles) 波特蘭號

第四隊——特類號 (Troy) 克利夫蘭號 (Cleveland) 但維爾號 (Denver) 維爾民

敦號 (Wilmington)

上列十二船，均爲萬噸新巡艦，一九二五年以後所建。

第五隊——辛辛那提號 里滿士號 刺里號 底特律號

第七隊——俄馬哈號 孟斐斯號 密爾窩基號

第八隊——匹茲堡號 休倫號 聖路易號 此三船均爲舊式裝甲巡洋艦，惟其速

率仍可有一九海浬。

(IV) 驅逐艦隊 六分隊，合共驅逐艦一一五艘。

(V) 航空隊 第一隊，第二隊，第三隊。內有航空母艦勒克星敦號，薩刺拓加號，

阿拉斯加號 夢托克號 (Moranau)，及刻替斯號五艘，共攜飛機百九十架。

刻替斯號爲一新船，卽以一九三一年三月被擊沉於羅邦之役的航空母艦刻替斯號之名爲名(請參看本書第二章)。

(VI) 潛水艇二分隊，各爲「微」級船五艘，速率二一海浬。

此次大隊出巡，未攜補助船，蓋當大隊以全力前進時，此項船隻，論其速率，無一能追隨同行。但此時有補助船不下三十艘之數，多爲燃料船與修理船，方在由特刺克往安哥途中，其行動乃海戰部大調遣計劃中之一部分。因雅浦附近洋面已被視爲眼前大戰之預定區域，故此項補助船之調往安哥，乃備於大隊作戰後補充燃料與修理損船之需。

當十一月二十日午後三時，平賀大將初次聞悉全部美艦隊已在雅浦之西西北百六十哩處，故與彼之艦隊相距僅百哩之遙。彼遂發覺歸路已爲敵人截斷，而此敵人之突如其來，出現於彼方，又爲其始料所不及。至此，彼縱欲避免戰事，亦已有所不能，蓋彼之艦隊速率雖優於敵，却尙不足以使彼偷越美艦隊之任何側面而逸。至少其艦隊之一部分，不免與敵接觸。而況若以全力逃去，其驅逐艦之燃料必感不敷。然而吾人知彼這時已決意一戰。

時兩方艦隊於四十海哩之集合速率下，越逼越近。美方各戰鬥艦分隊一字橫列而前；巡洋艦二隊爲先行，左右舷各一，一隊押後。兩方飛機斥候隊迅即接觸，雖經相互干涉，仍得各自報告敵方之舉動。兩方空軍之猛烈互擊，遂成此空前大海戰之開幕禮，此在軍事家屢已預料及之。

騰普勒吞上將鑒於敵船之優越速率，亟欲於戰鬥之初期中，即損傷敵方主力船一二艘，逆料並希望如此則日將與其捨棄已成殘疾之船，寧願留而不去，死戰到底。因之，當午後三時二十分，有飛機五十架，多爲爆炸機與魚雷機，由勒克星敦號

與薩刺拓加號之甲板升起，奉命飛往集中攻擊於敵方第一縱隊中之爲首一戰鬥艦。飛行四十分鐘後，已望見敵方大隊，即轟擁衝去，不料這時適有日機一隊巡行上空，見狀突然下撲堵截。這一場空中混戰，若欲詳細敘述，委實不可能。混戰一經開始，片刻即有飛機近十二架，失於駕駛而降落。於機關槍拍拍聲中，兩方以機首相撞者凡三次，日機師初亦有襲擊敵船之想，此時却毫不遲疑，力與周旋，蓋寧願放棄進攻之舉，並犧牲一己，以阻擋美機炸彈之落於己船。酣戰結果，美機得隙衝過者不及半數，正往日艦隊撲去，迎面又遇到一陣猛烈之高射炮火。

這班空中勇士，當其參加和平的假戰演習時，因了束手無抗之目標的易於對付，便受了愚，以爲戰場中的滋味也差不了許多，可是眼前呢，事實與所料是多麼的不同啊！下面船上的炮彈，疾似流星，密似噴泉，亂飛而上，繼以連珠不絕的爆聲，炸力激盪空氣之猛，使機身彷彿困於狂風之中，搖撼得不易駕馭。這時空中已充滿了雨點般的彈片，觸鼻的火藥氣，可是勇敢的美機師，依舊奮不顧身，往前直撞。將欲行近投彈距離時，突有日機六架，在眼前閃電般橫飛而過，尾後放出一陣黃

色濃烟；當美機師撞入此陣黃烟時，頓覺窒息之苦，繼以一陣劇烈之頭痛。原來由於軍事當局之一時疏忽，彼等竟未備有防毒面具；因了此番失誤，吃虧却是不小。各人既已中毒，無力駕馭，機身遂頭先後尾，墜落海面。其中却有二機，一為爆炸機，另一為魚雷機，當穿越煙幕時，煙中毒性猶未完全發生效力，機師受毒不重，雖覺非常難受，却尙能駕機而前。但因頭昏目眩，呼吸急促，遂無怪其視察不清，誤以巡洋艦隊為戰鬥艦隊。二機乃齊向敵巡洋艦妙高號進攻。其中魚雷機方欲施放魚雷，突為一彈所中，當即炸成粉碎而墜；爆炸機則投下一彈後，始被射落，其機師及航空員卡司柏特孫（Cuthbertson），馬丁（Martin）二上尉，則為一日方驅逐艦救起。妙高號雖於船首處炸燬甚重，尙能作戰。

是役美機折去近四十架，生還者僅十二架。當美機進攻時，日方亦向美艦隊作同樣之襲擊，結果殆較成功。賓夕法尼亞號之上甲板被炸成一洞，達薩斯號之兵士八十為毒氣所中，但日機僅有七架逃回。經此一番初度接觸，即可知徒恃空軍，不能決戰，若欲早分勝負，應另由他項武器出場。且雙方所攜之飛機實力本屬有限，



一場無結果的空戰之後，各不欲再作如此犧牲，卻想留待後用。

當午後四時三十分時，雙方前行掩護之巡洋艦隊已經接觸，惡戰立即開始。美方指揮第一巡洋艦隊之布林少將 (Blaine)，發覺已船已爲日方巨艦八艘所攻，若非阿普勒吞少將之第三巡洋艦隊立即來援，必將不支。經此初回接觸，哈得富爾號，奧林比亞號，與波特蘭號均受重創，死亡甚衆；及見敵艦足柄號被彈炸沉，自覺可喜。同時日方驅逐艦隊亦猛向第一巡洋艦隊衝進，結果大敗而返，挫折甚巨。當此前哨互相較量之際，雙方重艦隊已迅速逼近至巨炮射程以內。兩隊之方位約爲西北偏西。但當午後五時十五分，雙方距離在二八〇〇碼時，日將突令轉舵左舷三方位，並增加速率而前，於是兩陣頓成輻合之勢。同時其巡洋艦又復前進，希圖恃其數衆，困住美方巡洋艦隊；一方並有驅逐艦三隊，由巡洋艦陣中衝出，沿途施放濃煙，逕向美方前軍撞去。

然而美方機警之瞭望員，早已窺破敵計，立將所見電告總司令。騰普勒吞上將聞報，料知日船希圖利用優越之速率，以直角形橫駛其陣線之前而過，若果如此，

則彼之先行部隊，必將受到不可趨避之猛烈砲火。爲對付計，彼即轉舵向右四方位，並令先行部隊立向敵方前軍開砲。此時因距離尙遠，砲手對於目標毫無所見，幸有上空瞭望之機不時來電告以敵船之方位，距離，速率，及航道。當午後五時二十五分時，科羅拉多號施放二砲一排，彈落於爲首日船料是陸奧號之前後不遠處。既經飛機告以瞄準頗佳，科馬拉多號，馬里蘭號，及西維基尼亞號之各砲開始齊放，每一砲聲之後，但見二十四噸巨鋼彈直向敵船奔去。一排之後，立由飛機電告：「第一排，過六百碼，」並示以偏角之改變。第三排後，即來一樂聞之信號「跨射」，及至第四與第五排後，則聞「數彈命中爲首一船」之佳音。

此時各砲又向第二船施行鞭撻，是船非長門號即加賀號，及第八排時，據報有二彈中的。以射程如此遙遠而言，砲手瞄準可謂甚佳，但耗費彈藥未免過巨，而收效甚微。可是這些中之彈，雖寥寥無幾，卻使敵船受損甚重；彈於峻峭之角度下落，擊穿甲板，並猛炸於船之丙部。長門號雖僅命中二彈，其前艙似已受損甚重，故暫時離陣落後。陸奧號亦爲一十六吋砲巨彈所中，燬其第二砲塔，砲遂停止活動。

平賀大將不願己船損害更重，乃急轉舵向外，駛離射程，美艦隨亦立即停砲。至此，日將之狡計遂歸失敗。此時美將決欲利用其偏舷砲火之優勢，下令各船加足速率，並將全隊轉舵向左四方位，一方由驅逐艦施放煙幕，掩護此項動作，同時滯留上空之機，則向敵機猛烈搏擊，使其無暇注意下面舉動。當煙幕尚未消散至顯露其行蹤時，騰普勒吞上將之先行部隊已逼入與敵隊中軍相距一七〇〇碼處，當即施行猛烈砲轟。集中砲火於伊勢號與日向號之船不下八艘，因之此二日艦不啻成爲最巨重砲約九十尊之鵠的。此時全體美船已以最高速率放砲，平均每二全發之間，相隔僅四十秒鐘。前方上空的瞭望員，守着這隊灰色巨無畏艦，但見其舷側於一定時間內，從陣陣黑煙中發出爆炸之聲。

此時美方可怖之連珠砲火，已掃蕩及於日艦隊之中軍與後隊，每分鐘之過去，使加入火線之美戰鬥艦，漸見增多。平賀大將見勢不佳，即死命趨避，希圖跳離射程，但因隊中已有數船受損，集合速率跌至二〇海涯，故彼已不復有移動上之便利。

這時大戰已至最酣時期，發生重要事件不少，其中有一二件事在這裏很該記述一下。日方之五艘戰鬥巡洋艦，至此猶未切實應戰，蓋彼等之甲裝不厚，除赤城號外，對於敵方冰雹般打來之巨彈，委實承受不住，日將暫令保全實力，以圖待機而發。但彼之地位愈見不利，使其不得不採取勇敢之步驟。因之當午後五時四十分時，和田中將奉令立率此最猛之戰鬥巡洋艦隊，轉舵十六方位，全力東駛。途中彼等突與文司洛普少將 (Winthrop) 之第四巡洋艦隊相遇，時此美艦隊方掩護其戰鬥艦隊之左翼而前，以防日方驅逐艦之襲擊。迨越出美砲射程後，和田中將乃復轉舵北行，當穿過一陣煙幕時，忽望見文司洛普之部隊僅在萬碼以外。日船見機不可失，不敢怠慢，首由赤城號發出十六吋砲巨彈，繼以其僚艦十四吋砲之立即附和，不到一分鐘工夫，巡洋艦特類號已被轟燬，船體傾側，水兵半數非死即傷。克利夫蘭號亦被致命之傷，但維爾號與維爾民敦號則幸得負傷逃離火線。

騰普勒吞上將聞得陣後重砲轟擊之聲，情知有變，其空中偵察機亦在這時，告以戰局已有新變化。和田中將於收拾了第四巡洋艦隊後，復北行五分鐘，隨後突然

折往西進，其五艘戰鬥巡洋艦因了非常優越之速率，此時已與美艦隊後陣成爲平行之勢。這正是美方第四戰鬥艦隊，其中戰鬥力最弱之佛羅里達號，歪俄勿號二船，本居隊中其餘較強三艦之前，但當戰事進行漸酣，全陣以最高速率撲向日方中軍之際，二船便逐步落後，此時已在餘船數鐘鏈長之後。和田中將乃集中砲火於此二船，數分鐘後，餘船賓夕法尼亞號，亞利桑那號，及達薩斯號聞警來援，而日船已是得手。歪俄明號已被十四吋及十六吋砲彈擊中十二次，此時漏水甚劇，並已失道；其前桅及二煙囪均已失落，船尾砲位亦已全燬，因吃水線下已中一彈，右舷機關室水方汨汨而入。

佛羅里達號之遭遇則更壞，亦城號之初排砲聲中，即有一彈適中司令塔，擊斃哈巴德少將及其大部分之隨從人員，船乃暫時失於駕馭，並於駛上航道以前，又領受敵彈三全排。可驚之事於以發生。其後艙之彈藥儲藏室一二處恐已爆發，蓋此時船尾全部突然炸成粉碎，旁觀的人都捏着一把汗，以爲頃刻間即將下沉。然而可怪得很，這船船身雖已炸去約三分之一，卻依舊浮在水面，當敵船前進另覓攻擊目標

時，仍是浮着；直待半小時後，作一最後之傾側，始行沉沒，經了這一番的耽擱，船上兵士均得救出，卻已死亡了三百五十八人。

和田中將既已施行一痛快之攻擊，使美艦隊後軍遭受重創，應可掉首返航，以與大隊會合，蓋此時彼已漸成美船衆矢之的。不但如此，因突出不意之襲擊，彼已移轉了戰事重心，解救了自己方中軍之厄；蓋美將既見己船一部分已是腹背受敵，趕緊率隊落在東北，此時已追來應付此大胆敵人。和田中將之所以不肯即回，乃思欲延長其使命，抑因臨時貪功心重，此則永成不可解決之問題，即日本歷史家對之亦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當時彼卻不顧危險，依舊向西挺進，沿途與半數以上之美艦作遊擊戰，隨後跳出重圍，準備全軍退回本陣，然而為時已晚。

當佛羅里達號與奎俄明號之砲末被轟燬以前，已奏膚功，使赤城號與榛名號受創頗重。赤城號因有堅固鐵甲為蔽，得免重傷。榛名號則在船首砲塔之前，已為砲彈擊成巨洞一處，當彼以二一海涅之速率繼續前進時，因船首波浪之沖激，遂有巨量海水，由此裂處湧而入，片刻後其船首顯向下傾，乃不得不減低速率。其後亦

城號，比叡號，及金剛號，因與其他美艦交轟，亦有損傷，比叡號且有一砲塔已被擊燬。

至此，和田中將見勢不佳，始欲恃其優越之速率，停戰歸隊，然已不及。此時榛名號之速率雖已減至二一海涅，仍因船艙感受壓迫過甚，不能持久；追船首進水愈多，速率又漸跌至一八海涅，其後更跌至一六海涅，卻見僚艦已紛紛追越其前，趕往歸隊。美艦既見榛名號跛行之狀，羣向猛攻，以砲火集中之密，此敵船船身遂屢為落彈激起之巨浪所蔽。

和田中將對於此後行動，遂頗覺遲疑不決。若欲扶助此僚艦，必致全隊覆沒，可是遑爾捨去，聽令奄奄待斃，雖云情非得已，又為彼與勇敢同伴所不願。因之彼之後文便是一個逡巡不去的行動，此為情理所不能免。彼繞行榛名號之旁，徘徊留連者為時數分鐘，遂使餘船亦分受美艦密集砲火之一部分，而終仍不足以解救其厄。榛名號船身已被砲彈打得已如篩眼蜂巢，且又飽浸海水，無法駕馭，察其狀顯已難逃劫運；正在這時，又有美機似餓鷹攫食，撲下收拾其殘生。日將見已無法挽救

，即以最高速率駛離是處，聽令此巨船忍受其垂死之痛。是船因分艙之建築極佳，領受美機魚雷五枚後，浮力始告全失，故直至午後六時四十分方行沈沒。全船官兵千二百人，因撈救而獲生還者僅三百人。

然而和田中將所將悼惜之損失，尙不止此。當彼向前奔逃時，各船屢爲美方砲彈所中，金剛號於一行方欲離去火線時，突因舵機損壞，越出隊伍而行。一分鐘後，是船卽爲美機六架所攻，雖以猛烈砲火逐之，仍歸無效，且有魚雷二枚擊中舷側。船身雖尙浮着，可是祇能移動，正在這時，卻又來一批美機飛下，加重其致命之傷，日將知留此無益，乃卽離去。至此，日船僅剩三艘，且各負傷，和田中將急卽倉皇率之而遁，沿途美機緊追不捨，希圖再建一功，然彼終得不再折兵，逃歸大隊。偶然間，魚雷機在海戰武器上，再度顯出其遠較爆炸機優越之長處。水上飛機所能攜載之最重炸彈，爲六百磅彈，但其炸力僅能損燬較小戰艦，對於主力船隻，則頗不易奏效。力足使一主力船遭受致命傷害之炸彈，其重量至少當在千磅左右，然此項巨彈，陸地飛機尙能攜載，水面飛機則已力不勝任。



至此，這場大海戰，其猛烈之狀，雖已超越一切現代海戰之上，而交戰雙方，依舊勢均力敵，各不相下。這時，正當日艦中軍遭受砲轟最烈之際，日向號連中數彈，若非和田中將及時趕回救應，是船與伊勢號勢將同被擊燬。日向號已有半數之砲被燬，船身且已進水三千噸之多。伊勢號之砲多半雖尚可用，却已受損甚重，更因舵已被燬，不得不改以暗輪爲駕馭之具。然而雖在此危急之際，日船砲手仍能從容不迫，瞄準發彈，美陣因之大爲所苦。

新墨西哥號遭受一最重大之劫運。當是船突然轉舵以迴避其舵機已損之後船密西西比號時，連受敵砲數排之貫射，彈來時掃蕩甲板，猶似巨人之帚。煙囪，二艦桅，及甲板建築之大部分，全然被燬。幸當主桅下墜時，適橫倒於二後砲塔之間，因得收掩護發彈之效。（美艦之艦桅，僅以上甲板之環檻爲維繫之具，故若甲板之附近部分爲彈所損，桅遂易於下墜，此事已數見不鮮，有時且致嚴重損害。）時船上之五吋砲塔，方有砲兵站立其旁，以拒敵方驅逐艦之襲擊，突來一彈，炸裂於人叢之中，因之死亡頗衆。全部戰局中，敵方發砲，以長門號瞄準特佳，新墨西哥號

所受之彈，料即來自此船。密西西比號大抵亦受此船及陸奧號之賜，幸經駕駛得法，始未致離陣失道。

時已午後七點。因頃聞其戰鬥巡洋艦隊牽制攻擊之成功，平賀大將遂乘機以全力駛向西北，此時其後隊已在美方前軍三萬碼前。若非其一部分船隻之速率已受減損，彼必可輕易擺脫追者；今則不然，其中尤以日向號爲甚，速率已跌至一七海浬，因之大受其掣肘之苦。不但如此，時夜已漸臨，若能於此後一二小時內不令敵人追近，則全隊即可安然無事，蓋美船只因燃料所餘不多，或將不再向西窮追。而况美方亦有數船已受損害，大隊行動亦必受到牽制。日方第二戰鬥艦隊，受傷最重，時方居於前軍，第一戰鬥艦隊中最強戰船加賀號，長門號，陸奧號三艘，則緊隨其後。更後有驅逐艦隊，不斷保持空中煙幕之濃度，一方上空更有日機苦戰追機，使不能逼視艦隊行動。敵雖如此嚴密警戒，仍有二三美機，窺得敵隊行動，以報上峯，騰普勒吞上將料知痛懲敵人之最後機會即將逸去，因決乘此時機尙未消失之際，加緊追擊。彼乃留下損害較重之船指揮巡洋艦與驅逐艦隨後趕來，已則率領戰鬥

艦十二艘，以二〇海浬之速率前追，於七時二十分時，已見逃兵又在射程以內。鑒於光線不足及日方煙幕之阻，雖有飛機之助，遠程射擊恐仍不能見效，騰普勒吞上將乃未遽令開火。直待射程縮至萬六千碼後，彼之第一隊及第二隊立即先行發砲，片刻後第三隊及第四隊中尙能隨同追擊之船，亦即加入轟擊。美船之主要目標爲加賀號，也有數船則集中砲火於陸奧號，追距離更近，長門號亦爲美砲所困。

美人對於這一段戰事的觀察，大都偏重於戰場上可怖與偉大的情節。當此暮色四合之際，發砲時或砲彈炸裂時的每一閃光，益顯得燦爛輝煌，而彈落處激起半空以與蒼茫暮色搏擊之大浪，更彷彿是海底深處鬼世界中奔出之巨怪。時距離之邇，雖已大爲各巨砲所勝任，惟因視線不佳，發彈中的甚少，美將乃於七時三十分下令停放排砲，於大隊繼續前進中，偶行一二照準射擊，以校對從射程測量器上所得之數字。及至七時四十五分，彼以榴霰彈及高爆彈向施放煙幕之日驅逐艦掃射一陣後，復遣出己方驅逐艦二隊逐去之。此舉目的雖達，美方折損却亦甚重。迨至八時，射程已縮至萬三千碼，視線亦因煙幕消散一部分而略有改進，美將乃又下令發砲，

日艦亦即紛紛還擊。於此較短之射程，一經發彈後幾於立即中的，且有些時加賀號之船舷及甲板竟至連續中彈炸裂，因之全船火燄亂冒，似將不可收拾。行在此船更前之諸船，亦不獲推却此項惡意的賞賜。時美艦隊中人人都知，此為與敵算賬之最後機會，故均盡力工作，以求全勝。然而在此眾寡懸殊之境，日人仍能以鐵般的決心，死力應戰。當八時零五分時，科羅拉多號前砲塔為敵轟燬，須臾又來二彈，船身鐵甲為之陷入，漏水甚劇。受傷後，彼遂逸出陣線，而船上餘砲則依舊吼聲不絕；然彼於失道以前，對於加賀號之鞭笞亦頗有功，時此日艦已經逸出航路，船上燃燒甚烈。

實則此巨大日艦，其時早負致命之傷。其船身創痕雖為仁慈的夜色所掩，但其滿船裂處均已伸出火舌，且砲塔祇剩一座尚在發彈。當其漸次落後而與美陣並行時，全體美船差不多均以巨砲響之。於此電光巨流之下，是船愈現不支之狀。當火勢延及前艙軍械室時，突聞巨爆多響，其聲之猛，遠過於一切砲聲與砲彈炸裂聲，其後更繼以震天動地一聲，彷彿大火山之爆發，同時光耀全海，宛如白晝。隨後大洋

復歸漆黑。雖有美驅逐艦多艘趕往援救，聊盡人事，及抵出事地點，則人船早已俱杳。至是，以重達四萬噸，而由千五百人駕馭之巨船，終於毀滅無遺。

可怖吼聲之餘音甫行消逝，美砲又覺得一新遭難者。此時便輪到陸奧號，來接受追兵之密集砲火。時彼方努力前進，在夜色沈沈中，望去僅見一個搖曳不定的黑影，其砲口吐出之陣陣火燄，與所受砲彈遇鐵甲或較脆弱的船體結構而觸發之金黃色的光芒，交相輝映。於是便突然發生一費解的怪事，即日本歷史家亦不免議論紛紛，不解所以。且來引用一段田納西號副艦長厄爾麥氏 (Quincy A. Elmer) 的話。彼對於此次戰事的記載（一個海軍軍官日記的摘錄 "Extracts from a naval Officer's Diary"，即厄爾麥所作，文見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之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以冷靜客觀的觀察見長，較之其同僚之戲劇般的描寫文字，為切於事實，若欲覓取戰事史料，當然舍此莫屬。

『當夜間八點二十五分時，加賀號早已炸燬無踪，吾隊與陸奧號及長門號戰事方酣，前軍數船則已與更遠之敵船交戰，料為日方「扶桑」級之戰鬥艦。忽有偵察

機電告陸奧號已轉向右舷八方位，這便是說此船已掉首直向吾等迎來。舵機被彈之船，有時確會這般逸出航道，但不久必藉暗輪之駕馭，駛上原路。敵船既以船首向我，吾等當然施以貫射，時吾方砲手發彈之急，實超越余所信之最高可能速率。從望遠鏡中窺見是船方喘息於似雨點般巨彈之下，却時刻料其必將轉舵重返原道。但可怪彼竟續向吾等行來，其始船首雖指向吾軍前隊，此後若仍依此方向迎來，則以吾方陣線推進之情形而觀，逆料彼將適於田納西號之船後撞入吾隊。難道彼之士兵明知已臨末路，而遂決作偉大的自殺？當射程縮至萬二千碼，隨後萬一千碼，甚且萬碼時，吾等發彈又發彈，直至砲身發熱，近砲口處油漆遇熱填起作水泡狀，猶未肯歇手。余乃深恐吾船及各船砲手，或因以如此巨船，慙不畏死，獨向大隊進攻，為見所未見之事，而致神經錯亂，蓋此時目標已甚清晰，且在越逼越近之中，余則見吾方仍有多彈未能中的。陸奧號則雖以所餘六砲應戰，而發彈極準。自科羅拉多號受傷越出航道後，西維基尼亞號已居大隊之先，時來敵且戰且前，似已決欲突入吾方陣線，西維基尼亞號遂首當其衝，受彈甚頻。若事前有人告我，即世間最大戰

門艦，於僅五哩之射程內，可忍受巨砲百尊以上之密集砲火，而並不立時下沈，余必嗤之以鼻。可是而今陸奧號方在領受此種嚴重刑罰，却依舊能浮水不沈。

『但當陸奧號更漸逼近之時，余已可見彼於巨鎚如雨之下，船體漸成瓦解之狀。其巨大之七脚前桅已成彎曲不堪之鋼條，第一支煙囪已是不見，第二支已爲砲彈貫穿得活像一件長形濾器（底有多數細孔以濾液體者），時方成銳角狀傾於船側。幾於每秒鐘都可見到此垂死敵船上之碎片，飛入半空：時而大塊之甲板或鐵甲，時而小舟起重機，又時而輕飄旋轉如風車之物似爲船上兵士之屍體。於此鵲的距離之下，吾方砲彈顯已能貫穿其船身之首尾而過，而彼則依舊向前迎來。時船首又已深陷水中，砲彈遂開始穿越前甲板，並射入船體機件。迨至八時四十分時，射程僅及七千碼，此日船已經停輪，却以船舷向我漂來。船上兵士毫無歸降之意，其所僅剩之二砲，仍斷續向我發彈，因之除將其結果而外，實無他法。吾等乃又賜以二排砲，最後見其船體已傾至三十五度，顯將下沈。此時吾方飛機始至近前，事後擊云敵船之沈，全憑彼輩魚雷之力，實則建此殊勳者，乃吾等之砲。』

時已將近九時。於此且戰且却之中，日人雖折去最佳主力艦二艘，却亦使追者大受重創。旗艦西維基尼亞號，於近射程中曾爲十六吋砲巨彈命中十二次；砲塔被毀二座，死傷逾四百人，即總司令亦未能倖免，爲一彈片擊中，昏厥不省人事；船身漏水甚劇，幸經各抽水機努力工作，前艙海水始未續增。科羅拉多號已落於隊後數哩之遙，故已不能參戰。馬里蘭號，論其戰鬥設備尙屬無恙，兵士則死亡甚衆。餘船中得免重創者，爲數無幾，且僅剩六艘，尙能保持其最高速率。

自騰普勒吞上將受傷倒地後，指揮之任，乃由馬克阿忒中將代理；至是，此新總司令尙欲作一最後努力，不願卽行停追。彼於整頓縮小其狼狽零落之隊伍後，卽以一八海浬之速率，由其旗艦加利福尼亞號指揮前進，並向越過暈之夜色中猶可望見之敵船發砲。同時並遣航空母艦上半數之機，飛往以魚雷及炸彈進攻敵隊前軍。正在這時，日人便出其最後之技。正當爲首數美艦重向長門號發彈時，突有大羣日驅逐艦，列成二縱隊，分向美陣左右翼進逼。雖經美方戰鬥艦與巡洋艦立即發砲逐之，仍不能阻其前進，卒被衝入魚雷射程之內。馬克阿忒中將趕卽變爲縱隊向之



，因之迎面飛來之魚雷多數得以趨避；然巡洋艦奧爾巴尼號與波特蘭號已經中彈，戰鬥艦俄克拉何馬號亦爲魚雷一枚所中。至此卽有美驅逐艦一隊趕來襲擊，一場惡鬥之後，一部分敵船仍被死戰得脫，於彈雨紛落，水沫四飛中奪路逃去。是役日艦進攻時共四十艘，生還者僅十八艘。然彼等此舉，已解救了自己殘餘部隊之厄，而數分鐘前美方空軍之進攻，則不甚奏功。

當進攻美機發現敵船下落時，但見其已有濃煙密密護住，絲毫不能窺見其內部情形，雖藉鎂光照明彈之助，魚雷與炸彈仍不得不於目標不甚清晰之中向下亂擲。是役唯一受重創之船，爲戰鬥巡洋艦霧島號，除兩被魚雷命中外，全船復爲燐氣所充塞，初尙勉力掙扎前進，其後乃被拖往民大諾岸邊附近，然而卒成全廢而無法修復。

時已九點三十分。夜色已濃，晴雨表之低降表示風暴卽將發生。敵已遠去，己船損壞又多，馬克阿威中將知再追無益。日方之損害，固無從知其詳情，但料其必然嚴重。此戰雖不如預料般之能分出勝負，却已可使日本艦隊至少在最近數月中不

復能雄霸一方。當中止追敵時，大隊察見所在約距皮盧西北四五〇哩，此為相距最近之根據地，乃向安哥進發，損壞之船則由受傷較輕之僚艦拖曳而行。近午夜時，果遇暴風雨。不久，巡洋艦奧爾巴尼號浸水過多，乃於中途鑿沈之，阿普勒吞少將則改以勞斯安吉爾號為旗艦。戰時受傷之驅逐艦五艘，行至中途，不復能拖帶前進，亦予鑿沈。另有數船，幸賴船上人員之工作不輟，才得勉強浮水而行，其中西維基尼亞號與新墨西哥號二戰鬥艦，途中曾有一二時期，險告絕望。

但這次的風暴，一方雖是個不幸，一方却是件恩物，蓋大隊因而得免敵方潛艇之襲擊。當夜曾有二次，次日則有一次，發生潛艇警報，然而雖有魚雷射來，却無一枚中的。當二十一日晨間五時，竟不幸發生一件慘劇。於晨光熹微之中，美驅逐艦突然發見一巨大潛艇，立即向之開火，及其潛下失蹤，則投以水彈無數，中有二彈見效。是艇乃又浮起水面些時，美船上人始察為己方潛艇微字六號，然已不及施救，眼望着此受傷之船沉入海底。是艇初曾離其戍地出巡，當時方欲回去，不幸竟被僚艦誤為敵艇而突襲之。全艇人員八十，獲救者僅軍官一人及士兵三人。

艦隊之大部，於二十二日正午時分行抵安哥，故以四五〇哩之短水程，竟費時近四十小時，而受損更重之餘船，則直至許久後始行到達。幸而安哥此時已有補助船隊之守候，緊急修理工作立可開始。二週之間，各戰鬥艦，除西維基尼亞號外，均已力能駛往夏威夷。當大隊留駐安哥時，日機由民大諾飛來，希圖施以轟炸，然因美方巡邏機之勢力雄厚，敵機無一能逼近美船。

一場大海戰之結局，初非以比較兩方之損失，便算了事。當歐戰時，遮特蘭（Jutland）半島名，為丹麥之僅有大陸部分。之役，英艦隊之人船損失雖遠過於德艦隊，以論戰略，勝利却屬之英人。然以這次大戰而論，戰略上之勝利屬諸何方，已無疑問可言。日人所有遠較量小之兵力，此次所受損害，却亦遠較嚴重。主力艦僅十二艘，而燬去者不下五艘之多，為加賀號，陸奧號，金剛號，榛名號，及霧島號。不特如此，餘下七船，因受損之重，須費許久時期，才能修復原狀。巡洋艦與驅逐艦之損失，亦甚嚴重。因之日方戰鬥艦隊，經此重創，已不復成爲有效力之戰鬥單位。至於美方，僅折去巨船二艘，為佛羅里達號與歪俄明號，且此二船，無一隸

於主力艦中之最強級。戰鬥艦尙存十四艘，且猶有二艘，留於本國船塢備用；故各船損處一經修復，美艦隊尙可以十六艘主力艦之雄厚實力，巡視海外。巡洋艦擊沉三艘，驅逐艦則折去二十三艘，然而此批缺額，立可由將近完工之新船補充之。因之從各方面看來，美人今番勝利，簡直稱得痛快，且又澈底。此次成功，可謂已達海戰部署慎安排之軍事計劃中之最高點，而此項計劃之見效，時已盡人皆知，實有賴於哈柏少將一人之神機妙算。至此，美人終已攫得主要戰區之制海權，此後僅須利用此種優勢，以施壓力於敵人，使日方不得不出以屈服之一途。

第二十一章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九三三年三月

日政府已陷絕境

華軍征服滿洲

薩哈連降俄

關島復歸美人之手

美軍登陸呂宋之舉成功

盤踞日軍之敗衄與馬尼刺之攻陷

東京不流血之空襲繼以兩國休戰

上海和約之內容

一場無一交戰國獲益之戰

日本上下既接大海戰慘敗之耗，真彷彿遇到震耳霹靂，驚怖欲死。反政府派領袖當即要求無能之現內閣總辭職，以謝國人；軍事參議院中之海軍委員則痛責其陸軍同僚，因不接受海軍界指示危機之忠告，而致坐失一切獲勝之機會；至於民衆方面，既由報章充分得悉戰敗之經過，更是舉國譁然，頗欲取得此班敗壞國事的罪魁之首，而後甘心。

正所謂禍不單行，日人勢力經此頓挫，其他不幸事件，亦便接二連三而來。當其對華開戰之初，日政府曾分兵佔領戰略上險要之地多處，以圖保持其在華勢力；然不久此項日軍，漸為汪祖將軍之兵所困，結果或被追歸降，或狼狽遁去。然日人命運之打擊猶不止此。既由暴敵手中收復本部領土，中央政府乃移其兵方於丙蒙古，日人在彼勢力，因之又被剷除。事畢，汪將軍即復親率軍隊，於十月之末數日，由秦皇島取道攻入滿境。李炳輝初見汪軍之節節勝利，本就大為不安，及見己之地盤果受威脅，即倉皇調兵迎戰，結果又證實其非汪祖之敵。時彼雖不顧北滿暴動之復作，盡調精銳南下，其實此舉反促其勢力早日崩潰。牛莊以北之一戰，李軍大敗

，未逃之兵紛向此新主人投誠。李氏既敗，尙不知悔，欲圖集合殘餘再戰；然其部下，已不願見長此同室操戈，即拘之解往汪氏軍營，以示歸降之誠。中央政府則從此豪俠將軍之請，將李氏放逐遼省，使彼禍國軍閥得以懷於其地盤野心之下場，而有所反省。

時適有日軍一師團，馳援其傀儡之軍隊，至則李氏大勢已去，無法挽救，已反陷身敵境，華兵近二十萬人四面合圍，遂被緊困核心。雖經奮勇衝鋒，希圖突破重圍，退往岸邊，終以衆寡不敵大敗，死傷枕藉，餘衆彈盡而降。滿事既定，汪氏遂一秉其往日用兵神速之長，立即率其大部軍隊沿鐵路南下遼東半島，乘日人未及調兵來援之前，進攻其在旅順之根據地。時大連僅爲日人所經營之商埠，並不能作有效之抵抗，當即成爲中國軍隊及其攻城砲隊之大本營。在此危急之際，日人若不調動朝鮮駐軍，而欲抽得足數兵力，以解旅順之圍，事實上已不可能，然鑒於當時朝鮮不穩之象，抽調駐軍之舉，更顯得是萬分危險。再就本部情形而觀，工業中心區已發生大暴動多起，局勢日趨嚴重，因之政府對於本國出兵之舉，亦頗覺遲疑不決

，尤其是因了海軍參謀部忿然於海上支配權之橫被陸軍領袖侵奪，對於運兵船由佐世保往黃海的短航程中之安全，已表示不負責任。

時川村親王仍在內閣總理之任，既見政基發生動搖，乃採取得過且過政策，以靜觀時局之變化。平賀大將之戰鬥艦隊，自經重創後，駛回卡徹退略加修理，即退往橫須賀，此後便不復出戰。馬尼刺附近僅留少數輕巡洋艦及其他小戰艦，以守衛斐島，其指揮官上原少將並奉令嚴取守勢，如此則既不能使局勢有新發展，更不能防止領土之繼續失陷。時斐島日軍共約十萬人，集中呂宋一島者佔四分之三，只因美人欲先征服關島，故是處於最初數週內，除被封港外，却得平安過去。戰鬥艦隊既遭慘敗，救兵顯見無望，然關島日軍，猶能力戰不屈，真不愧大和之魂。可是經不起美方戰略上之擺佈，戰船遠距離之不絕砲轟，雜以空軍毒氣炸彈之斷續投擲，日軍抵禦力便漸見挫折；終至十二月八日那天，星條旗又復飄揚島上。是役美方戰艦，無一遭受重創。

返觀斐島方面，時美方已有巡洋艦十二艘及驅逐艦六分隊，組成封港艦隊，駐



守於馬尼刺灣口，故日方海軍已失却活動能力，所待解決者僅是征斐軍隊之登陸問題而已。美國軍事當局乃效法一九三一年三月日人之戰略，思欲以計勝敵。幸賴空軍之助，此舉更見容易；原來自民大諾日機進擾特刺克失敗後，美方空軍已完全佔取優越地位。呂宋東岸，曾伴作登陸企圖多次，日軍不知就裏，爲戒備計，大部分乃密集於阿爾貝（Alber）附近，及狄拉薩克灣（Dilasac）之周圍，遂使美方之軍事進行爲之便利不少。十二月二十八日，美軍乃真於呂宋西北羅瓦格（Larag）附近登陸。不料其時日方仍有步兵一大隊聞警馳至，力戰幾至最後一人，希圖阻止美軍取得根據地，以致美方死亡甚衆。日兵之犧牲終歸無效，蓋當其趕到時，登陸軍隊已攫得一強固根據地，不易被逐。續來之運兵船即紛紛傍岸，於戰船砲火掩護之下，起卸兵士彈藥，直至力能採取攻勢，始列隊南下，並由巡洋艦與驅逐艦掩護其右翼前進。

此後四十八小時中，退却日軍沿途不斷作猛烈之後陣戰，最後退至林加煙之南，是處駐軍已築有堅固之戰壕一道，壕後似藏有日軍主力部隊近五萬之衆。同時第

二批美軍又於狄拉薩克灣附近登陸；日軍因羅瓦格已受威脅，故對是處之防範未免稍疎。此支軍隊當即恃衆向前推進，沿途毀除日軍所置之障礙物，終抵林加煙之附近，遂得及時參與將發生之戰事。日軍總司令宮武大將發覺此後來敵軍將取包圍之勢，立即向右移動，以圖保全陣地；爲應付腹背二敵計，彼顯欲施其狡計，分出較弱兵力迎戰一支美軍，已則傾其大部軍隊撲擊另一支敵軍。但日將此計，立爲美機窺破，當被其敵軍左右夾攻，因之日軍若然失利，便無接應之望。以論兵力，兩方相去無幾，惟美軍大得爆炸機之助，日機則寡不敵衆，一經飛起，立被美方大隊飛機擊落。

此等衝突，只能有一個結果。一場惡戰之後，宮武自率萬五千人，殺出一條血路，退往馬尼刺而去，大部軍隊則爲美軍圍住，直至死傷近半，始被迫歸降。美軍傷亡亦衆，逾萬一千人，然而若無空軍助戰，尤其是毒氣炸彈之建功，實際損害恐尙遠過於此。此戰實爲今次太平洋戰事中最猛烈之陸戰，參戰兩國，均值得引以爲榮哩。此戰官方稱之爲林加煙之役 (Battle of Lingayen)，而今已有一碑，樹立於

該鎮之南雙方死亡最衆之處，以誌永久紀念；至其經費，則由某協會中之美日會員共同擔負，此團體專以促進兩國邦交爲宗旨。

是戰之當夜，被困馬尼刺灣內之日巡洋艦與驅逐艦，一度欲突破封港隊之警戒線。阿武隈號，夕張號，及驅逐艦至少三艘，得以逸去。餘被逐回，並有二驅逐艦於激戰中被沈；美方亦有堪薩斯市號一艘，因中魚雷而被毀棄。數日後，上原少將鑒於敵將大舉來攻，馬尼刺不可久守，乃下令毀去未逃之艦；此批戰船毀壞之得法，使其後不復能有所用，令人不覺憶及當一九〇五年，旅順口俄艦隊於降日前，破壞工作之不濟事。

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馬尼刺日軍投降。宮武大將及其部下，以不再參戰之誓言，被允釋放回國。初時有一部分人士，曾痛斥此種措置之不當，及今方知當時美軍總司令克雷將軍（Craig）於敵軍未出降前，曾暗下授意日將，不如早停敵對行動，以免無謂之流血。不但如此，馬尼刺駐軍於此溫和條件下出降之訛傳出後，顯可使鄰島孤軍易於就範，蓋彼等多已厭戰，急欲返鄉。

至此，人都料知戰事已近終局。中國，日人曾冒巨險以支配之，而今已完全成爲一獨立國家；朝鮮若有外援，大有如法泡製之勢。薩哈連已聽令全部歸降俄國，以免另樹新敵；東京則有一富於民主色彩之新內閣，取代了川村之舊內閣。自日艦隊敗於雅浦後，美巡洋艦已可放胆侵掠敵人商務，因之日本國內需用品之短絀，益見明顯，益以社會經濟之非常恐慌，終使此羣爾島國陷於絕境，而無法自拔。

最後，此太平洋大戰武劇之臨末一幕中，美國航空隊總司令普蒙茲少將 (Shimo-  
zo) 亦當分居一功，蓋彼適於此良好時機，爲一靈敏行動，此舉甚有道德上之效果。當一九三三年一月之末週，美艦隊巡行於日本太平洋岸附近，以圖引誘橫須賀之敵出戰；時航空隊亦編入大隊隨行，中有航空母艦阿拉斯加號，刻替斯號，勒克星敦號，薩刺拓加號，及夢托克號五艘。當一月三十日之夜，有飛機五十架遣出，於東京上空作示威飛行，投下炸彈甚多。此項炸彈，外塗發光之物，雖繫於降落傘下，以免墜地時發生巨聲，却已使此日都車水馬龍之街道大受驚慌。但當東京人士發覺所投炸彈無一爆發，恐懼之念立爲好奇心所勝，羣往檢起怪彈，細加審視。當即

察見每彈藏有大束摺疊傳單，說明兩邦初無不睦之原因，故與其在此無益之爭端中，繼續犧牲生命，美國民衆願意聽取日本民衆之聰明的意見。乃陳述此次戰事名義上的原動力中國，此時方以己力處理已事，毫未得有外助。更力言此隔居世界最大海洋對岸之兩國，其在和平貿易上之合作，實遠較互相殘殺爲有利於任何一方。此批假炸彈，雖爲警察沒收不少，却仍有成千上萬張傳單，落入平民之手。

此項傳單自以新奇之法散發後，果使厭戰之日本民衆大爲感動，要求和平愈切，政府不獲已，卽向美國請求休戰。二月四日，美政府當從其請，此後雙方卽完全停止敵對行動，直待是年（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那天，和約成於上海。此約內容，早已盡人皆知，這裏簡直不用再提。大概其中包括日人在太平洋赤道以北舊德領諸島委託統治權之讓與，及美人在上項島地未來行政權之取得。兩國正式相約不再使用政治或經濟壓力於中國或其鄰接土地，並同意於若遇第三國有此企圖時，商權共同干涉之策。戰時已經易轍之領土，仍維現狀；此條實際上僅適用於美國，蓋彼除以武力收復西太平洋一切失地外，尙摺有喀羅林，皮盧，馬利亞納，及馬紹爾羣

島；惟爲維持日人之體面計，故列入之。美人並未索取賠款；一方却另有一章約，規定商業互惠之條款，目前兩簽字國由此均已得有經濟上之良好效果。

而今和平既已重建於健全且恆久之基礎上，歷史家執筆至此，必將喟然嘆曰，世有一國，於己初無直接敵對之因，且其友誼轉爲己身繁榮所必不可少，日本乃竟無故向之攻擊，其愚誠不可及！經此一戰之結果，這東亞島國遂瀕覆亡之境，且於今後三十年間，更無恢復其舊日一等強國地位之望。

至論美國，雖由此場惡鬥中，爭得最後勝利，但除消滅了許久年來其政治家時刻目爲腹心之憂的戰爭危險而外，決不能說彼已因而取得任何實質的利益。其航業畢竟因而破壞不堪，直到而今，猶無復興之象。繁重戰費之支付，不免種下了苛征暴斂之禍根，終更招致了社會不寧之病象。因之，就任何國家觀點而觀，戰爭從不會是獲利之道，而此齣本書已述其梗概之大武劇，至少在物質上，其對戰勝國之不幸影響，只怕也不下於戰敗國吧！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太平洋大戰

(每册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Hector C. Bywater

吳耶 鳴醒 飛石

民智印刷所  
上海塘山路九百二十六號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〇〇至二〇二號

民智書局  
南京廣州北平

民智書局  
武昌漢口長沙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二〇〇至二〇二號

版權所有



原 著 者  
譯 者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分 發 行 處  
分 售 處  
總 發 行 所



